皇上欽點三十三員一時大小臣工懽聲雷
動有點者蒙恩拔擢各官既樂於向用
無點者明示可否臣等亦知所適從恭
誦明綸不任踴躍謹遵
旨照缺擬進以憑
聖裁再照原缺藩臬七十餘員必推過候
旨旬日以外臣等方敢類題催請其在旬日
以內者方在待命前日類奏之疏未敢
列名一則以期日太近不敢逼請一則
以人員太多恐欽點之繁耳今類奏請
諸臣既蒙點用臣謹將近日推過官員
亦附名於後總祈
聖上留神省覽當
聖意者即賜欽點不當
聖意者亦當如前旨容令臣等再行恭擬臣
等不勝悚息待命之至奉
聖旨是有點的各依擬用未點的擬來
為肅官常清吏治端士習懇乞

聖明嚴為申飭以挽回世道人心疏

臣等竊見今天下通患有三官常弛於

惰吏治敝於貪士習壞於侈請為

陛下明言之而願

陛下明禁之當

皇上初年大小臣工日奉朝參淬勵精神處

修職業至於今日怠惰之極積成廢弛

視公務為故事或行或否視典禮為具

文或至或否玩歲愒月無復奮然趨事

赴功之意懈怠既久一遇繁劇不勝其

艱辛委靡既久一遇振刷不堪其操切

利病興革既不究端委簿書期會又等

若弁髦公差則以久不還任為常當官

則以全不沾事為巧久缺而未補既不

肯以暫攝之心代當事已推而未報又

常欲以見在之事待後來無之令無定

期事多新格在上以為緩急無所不可

而在下亦以遲速委之固然每見往時

但有一事人爭獻所欲言書生料事未
必盡中然亦曾經一番思索一番講求
今則漠然事不經心言不出口優游歲
月苟且塞責士大夫精神不在政事國
家大患也夫修政如繕室不繕則傾頹
用才如流水不流則腐敗伏乞
勅諭中外臣工各率其屬隨事考成奏覆皆
有期程議論必歸切實以為可則即行
以為否則即止不得含糊兩可致誤事
機以公事出者當如期還朝以公事入
者當如期還任不得飾詞寬限致曠官
守務在以實心居官以同心憂國用成
陛下綜核精明之治其有怠玩因循偷安廢
事者部院科道不時論劾所以振官常
之惰者莫切於此
祖宗時懲貪之法極嚴官亦愛惜名節視利
若兇視民如傷其在今日非無恬雅清
介之士而貪官汙吏亦多有之或重於

徵收或輕於支放或明科於紙贖或暗
派於丁糧或橫罰以營私或鬻獄以求
貨日增月益窟穴多端即今時事艱難
黎民愁苦貧既到骨怨已傷心猶吸民
垂盡之膏充已無底之壑力所不及者
既謂無可柰何心所甚欲者又復不自
禁止嗟此元元安所歸命部院非不申
飭撫按非不糾彈然而挂一漏萬亟重
難返蓋因貪縱之吏多是有才可以粉

飾文案藏匿事踪結歡上官延譽過客
雖有奸贓多不敗露不但不敗無竊聲
名在上者虛鋪其精幹之名在下者實
恣其奸貪之狀遂謂貪縱如此尚可名
利兩全因而效尤浸成風尚竊見國家
設官最重察吏御史曰監察司道曰按
察凡有察舉與風聞言事者不同論劾
當核實其贓勘問當致行其法今彈章
所指動盈千百及行勘問十無二三先

後之詳畧不同彼此之寛嚴迥別止以
聞見未確故寧罪疑惟輕若既真知有
何難斷人之好利實繁有徒嗜利淺者
猶奪於名嗜利深者獨惕於法若名器
不足以耀其心法度不足以持其後居
官則竊榮於簪佩歸家則矜富於鄉閭
各為身家了無媿畏中才以下盡趍彼
途狂瀾滔滔安所底止夫才如布帛之
有幅尺寸已定不能增之使長貪如溪
壑之難盈隄防若嚴尚可障之使塞乞
勑都察院轉行撫按諸臣嚴察所屬詳慎舉
刺有才無守者不得濫與薦章已列贓
跡者不得止擬降調每必復
命必將貪酷異常官員一二人另本劾奏務
在訪確贓跡不必過為鋪張後來勘問
定須明正法典勿致曲為寛縱如無其
人則於舉劾本內明言並無貪酷異常
官員部院別有訪聞則撫按實任其責

所以救吏治之貪者莫急於此夫官常
吏治皆士人為之士猶處子也處為貞
女始嫁為貞婦女乏幽靜之德而欲其
盡婦道難矣乃士習之壞於今特甚民
間之物力日耗士人之風尚日奢鄙淡
素為固陋矜華麗為豪爽游閒公子競
高富貴之容鉛槧儒生亦侈衣冠之美
甚而服多不衷巾多異式冠而綴玉舄
且拖珠通都大邑比比皆然即窮僻之

鄉且寖淫成俗矣幸而雲霄得路遂謂
富貴逼人車馬甚都服食俱侈不急之
應酬一日多於一日無名之浮費一科
甚於一科一月賃房價有至四五兩者
一日張宴費有至二三兩者驚為觀美
爭相徵逐縱有質素之士意不欲為而
習尚已成轉難立異於是不費亦習於
費不奢亦化為奢本以寒素何從辦此
今日取債明日倍償今日如此侈靡異

日豈能廉靜則有盛供張侈騶從以明
得意則有飭廚傳厚饋遺以獵名聲則
有廣田宅美居室以營身家蓋侈固情
之媒而貪之根也
朝廷求士得之甚難士之自待亦當慎重
慎之在始乃可有終今日儉則持廉之
始今日靜則守正之始今日進不相競
能不相妬耦俱無猜則異日協恭和衷
之始譬之築臺先有根基乃可以高譬

之作車先有規矩乃可以遠伏乞
勅下禮部都察院明著車服燕會之節明示
簡質儉素之規咨行各撫按兩司及提
督學校及郡縣正官務以禮維俗以儉
矯奢其有奇衺奢僭者必法無貸并
勅各衙門堂上官嚴諭各觀政進士務以謹
厚持身以淡薄明志倘有太浮太侈放
達不檢者開送吏部本部亦不時廉察
懲一警百以挽頹風所以釐士習之侈

者莫要於此臣等職在用人當以人心
世道為已任而官常未肅吏治未清士
習未正臣等誠心愧之夫以上下隔
臣子若能實修其職業上心終有感格
之時以民物凋敝臣子若能實勵其操
修民力尚有蘇息之望以風靡俗敗世
事多艱士人若能實定其趨向則目前
雖難以取效而異日尚有維持匡濟之
人臣區區愚心不但為士大夫慮而已

惟
陛下留神采納俯賜施行臣等幸甚
為推廣德意代陳待命諸臣情苦以聽
聖明裁處疏
行取諸臣到京將近三年羈旅已久資
槖已竭謁
帝無時呼天未應進退無門臣等陳請至四
十餘疏今亦不復知所以置詞獨有以
情告

皇上而望其矜惻耳比者
皇上命九年考滿行人陳治則為給事中黃
吉士為御史當言路一空忽聞
新命非但二臣即滿廷無不翕然稱
明聖者臣請以此意推廣之行人九年而優
擢以積俸多也外之推官知縣有俸七
八年而取者有五六年而取者益之以
守候三年則多者十餘年少者亦八九
年京官携家外官守候者不携家京官
食俸外官守候者不支俸以此例觀而
諸臣之情可憫惻也比者
皇上准考選部屬添管事當羣情又鬱忽聞
新命非但諸臣即滿廷無不翕然稱
聖明者臣請以此意推廣之諸部屬之得補
者以待命久也外之推官知縣近千餘
人多以序遷而拔其尤者行取行取分
授各衙門而拔其尤者擬授科道官今
未行取而陞部者俸三年矣同取而授

部者俸幾月矣諸臣至今未沾一命其
選彌精其授官彌後其望彌著其得
旨彌難以此例觀而諸臣之情可憫惻也比
者
皇上點用道府諸臣約六十人當官守乂曠
忽聞
新命非但道府諸臣即滿廷無不翕然稱
聖明者臣請以此意推廣之夫諸臣之見擢
以歷資相應也此其中半與行取諸臣
爲同進者均之
陛下所取士也均之
陛下所任用之官也名次偶有先後而內外
因之論勞瘁則外官較多論風波則京
官較多今起家部署或至參政副使而
諸臣依然一候旨之推官知縣耳以此
例觀而諸臣之情可憫惻也臣等所言
之事皆
皇上所自行羣情所共快若將行取諸臣亦

以此比類從事其於
聖政更為完美總之恩出於上名歸於上而
臣等無與焉再照散館諸臣待命亦將
一年今新科庶吉士亦已選矣夫新士
已將入館而舊館選尚未授官非情也
同是金閣之彥留館者授官一年而散
館者經年未補亦非情也臣等亦願
皇上以此意推廣之臣等不勝顒望祈請之
至伏候

肯

為大僚懸缺已久懇乞
聖明蚤賜點用以修實政疏
竊見兩京大僚員缺未補臣等屢次催
請恐涉煩瀆不言則於心又復不能自
已夫大僚之缺至十餘員缺久有至二
三年者不知此數缺者為未有其人而
尚待乎為已有其人而姑緩乎以全盛
之世而諸司額設之缺即無其人非所

以昭人才衆多爲國光美也若有其人
而槩從停閣九列大僚尚不蒙簡注自
此以下更復何望又非所以示明斷於
天下也漢臣有言簾遠地則堂高人主
委任大臣正所以尊
朝廷耳若以不當缺之官而示以不必用
之意則於觀聽已損體面已輕風采已
銷意氣已阻天工誰代庶績誰凝揆之
政體所損非小自古人才衰乏莫甚唐

之末季每有難處之事即無堪托之人
其原蓋始於德代之世上下隔無故
見疑有缺不補當主心漸疑漸輕之始
常有才而緩於用及人才既乏之後雖
欲用而無其人臣等所以請
皇上蚤賜點用者一則早得人而分任可以
修明政事爲此時之用一則使衆才聚
於
朝廷預養其風猷節槩可以弘濟艱難爲

異日之用一則示天下知人之明與用
人之斷可以振天下之偷惰而作其氣
功用甚博名譽甚光惟
皇上加意臣等言臣等謹開列職名以請
為仰體德意分別郎署小臣處分重輕
以平
聖政疏
頃以兵部主事朱化孚株連待罪已出
國門荷蒙
聖慈念其有差俯從寬宥如已稿之苗重沾
膏潤已覆之水重返盆盂不但化孚銜
感再造誓效捐糜即在廷諸臣皆謂
皇上罪不妄加事有區別人人感服人人稱
誦臣等始知以前得罪郎署諸臣非是
皇上有意禁錮之也
聖怒初發既急於救援
聖怒既平又寧無分別以致事外與事內者
同被嚴譴承行與不承行者並錮清朝

皆由臣子不善處事不善悟
主耳臣猶記萬曆二十二年
皇上欲差科臣體察朝鮮事情禮兵二部經
旬未覆彼時承行者郎中蔡宗明賈維
鑰也遲慢之罪誠有之
皇上處之甚當然員外主事本非承行之人
止以同司因而波及則其情有可憫者
臣猶記萬曆十九年因推及科臣舉及
張棟等彼時承行者郎中孟化鯉也二

十年因推舉閣臣拘泥舊例舉及李世
達等彼時承行者顧憲成也二人雖甚
賢而執滯之罪亦誠有之
皇上處之未為無因然員外主事本非承行
之人止以同司因而波及則其情有可
憫者蓋郎署諸臣各有分定專職郎中
可以總管員外主事之事而員外主事
不敢干與郎中之事其奉堂官諭委在
部外者如禮部之教習駙馬典儀部之

督武學是也其奉堂官劄委在部中者
如吏部之看單禮部之冊庫兵部之編
軍驗軍是也給領劄付各管一事若司
中事體惟郎中一人主之員外以下小
事則與聞而不專張主重事則緘密而
全不與聞今以不敢張主不得與聞之
人與承行者同處並錮不亦究乎郎中
任事之官臣等不敢論其品之高下事
之是非但既取忤於
皇上在天威自有聞齋之時至於員外以下
原不與事不但無愚不肖之跡併無其
心不但無賢知之名併無其事當時臣
部未敢執奏今歲月既久從事後而觀
委有可原數年以來因事因言而處者
不少矣皆為首者稍重其餘者稍輕獨
有同司槩處或因
君父一時之怒或因臣子一時之激而非
聖上初心本如是也故臣代為剖別仰成盛

美伏望
皇上俯念諸臣與朱化孚事例相同
勅下臣部開具職名上呈
御覽或復職而量罰或降級而別用則輕重
得平人心允服滿廷頌
聖德者又不但如化孚一官之復而已
為司道缺官甚多謹改訂歸一以便
聖鑒併乞申飭撫按慎保留以肅政體定官
守疏

項蒙
皇上點用司道二次約六十人一時羣情無
不翕然稱快者顧所謂司道者參政參
議副使僉事皆分司而理一道者也如
副使陞參政則副使缺矣參議陞副使
僉事陞參議則參議僉事又缺矣故司
道之官雖陞而司道之缺尚在見今員
缺有五十餘人臣等酌量資俸陸續推
補推而二三次未下則其俸獨深勢難

久抑不得不改推別缺故有一人而推
二三地者地方缺官既推二員未蒙點
用臣等恐所推不當
上意而地方之官勢難久缺不得不改推別
官故有一地而推二三人者今推官之
牘所積已多臣等一一催請未免繁瀆
皇上一一檢點未免勞神謹將推過官員改
訂歸一與未推者俱每缺定擬二人總
開具於後

聖目一覽即可知天下缺官廢事之多
御筆一動即可收天下吏治民安之效且推
用既免二三點用可無重復亦所以明
政體也再照各處巡撫保留司道近似
太多蓋司道各官一經奉
旨陞用便當星馳赴任以從簡書今撫按上
章保留不得不於舊任候
旨或允或否或遲或速往返之間便須數月
此數月者去留兩難事多停閣且普天

率土莫非王臣徒見此地不可一日無
官而不知彼地已經年廢事悠悠世情
誰無并州之戀若謂留者為賢能則不
留者否留者為知厚則不留者否勢必
至於人人盡留地有險遠事有艱難人
人皆避而不肯往矣政當自上而下自
中而外若已有成命而相率保留事特
外決裁且倒持似非政體合無申飭以
後撫按遇有人地相宜曾經推舉未下
者或具疏上聞或移咨臣部商確其已
奉
明旨官員即宜馳往新任視事非係邊務軍
機必難移動者不必保留則事體歸一
而官守可定矣
為司官荷蒙
特恩掌選已滿謹照降級遷轉以遵
主命以終聖恩疏
臣等竊照自來選司掌印官止許六選

即行出部不復管理選司事務蓋以選
退人才之地無悠所歸未滿不容一日
曠既滿不容一日居也今文選清吏司
署員外郎管理郎中事務主事王永光
先以擬推謫官奉
旨詰責荷蒙
皇上俯諒臣等敬畏之心特寬其罪降一級
留本部用永光自蒙恩以來兢兢奉職
今六選已滿例應出部舊例文選司郎
中類陞正四品京堂臣等伏念永光管
理郎中之事而所居實員外之官前既
薄降一級則遷轉之時亦當退遜一階
合照所降員外職級推陞正五品京堂
以遵
主命以終臣等引咎銜恩之意查得在京衙
門別無正五品見缺止有通政使司參
議員缺係正五品但向由揀選合無暫
將王永光填註供職以後缺出仍行選

補恭候
命下將章尚學轉通政使司左參議王永光
陞右參議臣等未敢擅便仍照舊例用
陪推一員仰俟
皇上點用謹題請
旨
為總開大僚員缺以便
欽點疏
看得南北大僚及邊方督撫共缺十六
員已經會官推舉未蒙點用臣等欲一
一題催未免再三之為瀆
望上一一批答又恐九重之過繁謹將各缺
及廷推官員開具上請臣等愚昧寧敢
自謂所推之盡當如衆論可採惟
聖明點用或未稱
上意亦望明示臣等另會官推舉取自
圣裁蓋在內卿貳則有正已率屬之責在邊
督撫則有安內攘外之責

皇上一舉筆即可使官無虛位事有責成臣
等不勝顒望
為喜大典之將行念愚忠之可諒懇乞
廣
聖度以光國慶疏
臣等讀詔書處分之旨如雷霆驟發不
勝震驚聞擇日舉行之言如日月昭垂
不勝欣慰蓋廷臣一春靜俟因先春奉
有
聖諭也近日恭請因過春未有定期也今
皇上明示以器具之將完明示以擇日而即
舉臣子所累牘交懇者
皇上以片言立決臣等惟有舉手加額歡以
俟命而已但
冊立冠婚
朝廷吉典士庶之家遇有喜慶尚不肯訶
譴僮僕以取吉祥況於三禮之行將垂
萬世之慶君臣上下正當歡欣交暢以

觀聚成今以下之激詞干
上之嚴旨罪在臣下夫復何辭二臣止以備
言責于掖垣遂至采風聞于道路
皇上所謂有何疑議覬覦淩遲者既足以破
其惑而所謂降旨擇日舉行者又足以
服其心彼所聞之不實適足以彰
聖意之無他所言之不驗尤足以信
宗社之有福言雖過激而其心亦有可諒者
伏望
皇上俯念六科司諫寥寥數員特降
恩綸得寬降謫則
儲位升而人心自定諫臣宥而士氣益培
吉典增光令名永播矣
為引咎候旨懇乞
天恩蚤賜批發以免曠官疏
比因科臣論及司屬臣等忝為堂官義
不得不為引咎前疏已悉不敢贅陳候
旨經旬不勝跼蹐臣等既皆杜門部中遂至

空署不但常行事務盡皆停閣且恐緊
要題覆或至稽遲倘致誤事則臣等之
罪益重而臣等之心益無以自寧伏望
皇上曲賜批發特從罷免別選賢能以充是
任庶幾部事不至稽誤臣等心亦少安
矣
為直陳大臣考滿始末以祈
聖鑒併乞罷斥以明臣節疏
臣於二十七日聞戶科都給事中李應
策因題趙壽祖投刺一事隨論及尚書
蕭大亨考滿不當前後通理趙壽祖先
被論劾臣部擬回籍聽勘勘到處分原
非輕縱至其投書乞憐鄙卑無恥不但
科臣惡之即臣等亦惡之合行重處至
於蕭大亨歷從一品三年給由到部中
間曾奉
旨革去官銜以敘功而復歷查官保尚書未
有旋革旋復延至三年考滿之事止據

會典凡在京起用復任官不論為民謫戍
前後歷俸皆得通理大亨先後所任止
是一職中以議獄而革宮銜後以敘功
而復宮銜
明旨不曰加而曰復則中間為譴責先後為
一官先朝左都御史屠滽以六年考滿
任內曾奉
欽依降五級本部具題
世宗皇帝許其通理萬曆十二年潘季馴以
太子少保刑尚書回籍為民後以右都
御史起用考滿通理蓋
朝廷優禮大臣事在兩可疑似之間往往
從其寬如此大亨與二臣事雖有間
理可相推臣等當大亨考文到部之時
初已遲疑歷查往牒援情比擬故疏中
直言未有成例疏後不敢遽擬恩典中
間歷敘先革後復之詳以取裁於
皇上實未有一字朦朧一毫欺蔽也至於馬

大儒以三月二十一日到京而蕭大亨
考滿到部乃在二月二十九日引奏在
三月初三日有無串通情弊
皇上自有洞鑒總因臣等物望輕微識見短
淺不堪表率致累司官念及於此如刺
在背伏望
皇上檢查原疏有無朦朧串通之弊俯賜昭
雪將臣等罷斥以為率屬不職之戒臣
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奉
聖旨趙壽祖被劾自宜靜聽公論如何投書
該科畀鄙乞憐人品可知着革職閒住若
聽勘事情未結上緊從公催勘不許庇護
大臣考滿舊例中間曾經降級為民的既
准通理蕭大亨見任復銜通理非過況考
滿之法原係斥陟幽明兩稟上裁與單請
恩典者不同爾部今既詳查事理明白馬
大儒着照舊供職卿等因言引咎具見畏
慎即出用心供職不惟辭李應策舉發私

書公直可嘉着與紀錄

卷五十五 至 卷五十七

宗伯集卷之五十五

北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禮部稿

為慶賀疏

照得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用立

皇太子正位

東宮暨冊封

福王　瑞王　惠王　桂王

上海圖書館藏

詔告天下例該各　王府及天下文武五品
以上諸司差官齎進表箋慶　賀其表
箋式樣必須預行各　王府及總督撫
按衙門并天下文武諸司欽遵知會免
致臨期差誤合候
命下本部行移翰林院撰擬通行各　王府
及各該衙門依式謄寫照例差官齎進
慶　賀庶禮儀不忒而慶典有光矣
為慶賀疏

仰惟
皇上大孝尊親益隆
聖敬於本年十月二十八日加上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號及蒙
詔告天下　恩溥臣民例該本部行移各
王府及總督撫按衙門并天下文武五品
以上諸司差官類進
御前表文一通
慈聖表文一通前來慶　賀其表文式樣必

須預行各　王府及總督撫按衙門并
天下文武諸司欽遵知會免致臨期差
誤恭候
命下本部行移翰林院撰擬通行各　王府
及各該衙門依式謄寫拜　進庶禮儀
不咸而慶典有光矣
為恭進冠禮儀注疏
茲遇
皇上舉行　冊立　冊封大典則　冠禮當
以次舉而臣等先舉一併加冠之
旨敢不博稽詳訂以求至當查得　會典
皇太子冠禮皆設冠席醴席於
文華殿內今
文華殿既為
皇上臨御遣官之地則冠席醴席似不敢設
于　殿內其勢不得不移于　殿之東
序在
皇太子一向講讀之所　親王冠禮舊在

皇極門之東廡若
皇太子于
文華殿東序行禮則
四王之禮其勢又不得不移于
文華殿之西序臣等酌量地勢開具儀注
上請伏乞
皇上欽定臣等遵奉舉行
為慶賀疏
查得累朝舊制
皇太子加冠文武百官朝賀
皇上之後即以朝服賀
皇太子
親王加冠文武百官朝賀
皇上之後另具吉服賀親王載在
會典班班可考
皇太子受賀原有定所臣等以列之儀注
惟是親王舊例詣
皇極門前東廡坐百官行四拜禮今

四王冠禮既行於
文華殿之西序而西序之地勢偪窄百官
班次不能盡容相應俟賀
皇太子禮畢百官易吉服司禮監請
四王常服坐西序內文武大臣堂上官及
近侍官拜於西丹墀內庶僚拜於
文華殿門外近西行禮伏乞
皇上裁定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為懇乞

聖明信　諭旨以安
聖躬以安天下疏
臣等於十六日夜漏下二鼓接
聖諭盡停礦稅臣民歡呼自夜達旦無不奔
然頌祝者次日復聞
聖意尚欲必行百僚惶惑萬民愁嘆無不黯
然失望者臣等於時即議具疏上聞復
以
聖躬未寧未敢輕有陳奏比見

皇上批荅章疏如平時仰諗
聖體清安乃敢合詞以請夫
聖躬由病而就安臣等所同喜也
聖德已光而復晦臣等所同惜也四海水火
之民一旦釋之復一旦增之千秋堯舜
之名一旦得之復一旦失之
陛下試思　累朝以來有此政體否此自
聖心所明不待臣等辭之畢也夫
皇上所敬者天也凡有災福皆天也

皇上寬民之諭一下海內歡忭感頌者且億
兆人豈有億兆人歡忭感頌仰天而呼
而天不聽聞者乎取民之旨一下海內
咨嗟愁苦者亦且億兆人豈有億兆人
咨嗟愁苦仰天而呼而天不聽聞者乎
財與民孰重財與天之喜怒災福孰重
則
皇上保身保民之策頃刻而可決矣人之一
身在身內者為重在身外者為輕

皇上新瘥之後正當凝神靜攝一切外物勿
以攖懷試思前日之病侍御滿前何人
可以代之珠玉滿笥何物可以療之乃
知在身外者與身全不相關當其急迫
總屬無用何苦以無用之物而敝有限
之精神以營之臣願
皇上省思慮以養神平喜怒以養性布恩惠
於天下以養福夫天下之苦極矣其望
前諭不啻眼穿矣甫慰其雲霓之望而又中
改之民不敢復望矣布二三之令失億
兆之心一旦有緩急即有詔命民不
敢復信矣臣等所慮萬端有心不能盡
有詞不敢盡但願
皇上力行前諭以安
聖躬以安天下臣等不勝懇切仰祈之至
為吉典告成天眷孔厚恭請
聖駕親郊祀以荅玄貺疏
恭惟

皇上御極三十載春秋鼎盛如日中天而
青宮與朱邸同開
太子與四王同冠此從來臣民未覩之上
儀實自古帝王難備之完福也惟
皇天為能降福詩曰萬年永錫祚胤又曰我
將我享惟天其佑之蓋天之降福惟有
子孫衆多為最大最久人主受天之福
無可酬荅惟有一將一享必躬必親乃
所為報耳伏見
皇上以大典之行歸德
聖母徽稱顯號躬荐 慈闈遠近聞之咸稱
純孝臣願
皇上以事
聖母之心事 上天因以行 徽號之禮行
郊祀精誠沉格居歆不遠蓋
皇上天之子也子有吉祥必告成於父父聞
之且益喜而降福祉益多一氣迎和三
靈錫慶其享壽考而茂本支者方當萬

年如一日耳臣等不勝懇祈顒望之至

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但今三殿未建一應禮儀不便親行且郊祀大典豈可率爾輕易行之還着遵奉前旨遣官竭虔恭代

為類奏災異疏

臣等看得今歲所報災異為地震者三為水災者一為火災者二總之天心仁愛明示譴告　君臣[illegible]宜同加修省以荅　天威然歷觀往牒今歲所報比之前年上年僅十之一臣請言其故夫天地間一氣耳氣和則見祥氣乖則見異去歲以前不但災異而已時見怪災矣此無他臣民之鬱氣多故天地間戾氣亦多也今歲鴻儀肇舉萬國同歡各處所報災異比前頓減此亦無他

朝廷之喜氣多故天地間戾氣漸少也以

此觀天人之際顯若提命捷於桴鼓不可不深省不可不祗畏夫人主事天猶人子之事親親喜則承歡親怒則引咎當其已怒而漸回則人當益喜益畏盡誠盡敬以承之夫歲屢祲而今歲乍收災屢降而今歲乍減人情久鬱而今歲乍舒天心久怒而今歲乍霽天下安危否泰之機正在於此此亦人主益喜益畏盡誠盡敬以承天意時也臣聞漢時河決平原史臣皆大書於冊以為災異者謂其將為國家害而先見兆耳若河全決則非徒為兆而已蓋實為國家害者也夫政令如流水一壅則難通綱紀如堤防一決則難塞人情鬱而不達則防川者反以潰民力以竭而不堪則載舟者反以覆既關國運亦象人事論為兆則應如影響論為害則近在咽喉臣等竊謂

皇上所當祗畏深省修德修政者莫急於此
伏望
皇上念天人之際可畏感應之機甚神發章
奏以達羣情補缺官以綜庶務任臺省
以開言路釋滯獄以雪沉寃減宣索以
佐國儲停礦稅以蘇民力仍
勑大小臣工精白一心分猷共理毋狃因循
毋避勞怨毋事粉飾毋滋分爭使
朝廷之上真欲修垂政事則殃民蠹國之
事不戒而自除僚寀之間真欲報荅
朝廷則畛域異同之見不攻而自破總之
臣子以真心同心仰荅
主上而君臣共以真心同心仰格
皇天則修省之實而導迎和氣之本也伏望
聖明采納
為遵詔懇恩憐念舊臣微忠俯賜贈謚
併乞開壙　卹典以光泉壤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原任吏部尚書兼大學士已故高拱嗣
男河南新鄭縣學廩膳生員高務觀奏
臣父拱由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翰林院編修蒙
世宗皇帝充日講官恭事　裕府藩邸歷陞
侍讀侍講學士國子監祭酒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總校重修永樂
大典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府事禮部
尚書蒙

世宗皇帝簡入內閣辦事供事
穆宗皇帝登極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值重修永樂大典告
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奉勑知經筵事
總裁
世宗肅皇帝實錄忽疾發具奏乞休蒙
穆宗皇帝准馳驛回籍調理尋復召起以原
官兼掌吏部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建
極殿大學士奉勑進授勲階柱國遷中

極殿大學士維時朝　覲會同都察院
加意體訪虛心咨酌去留秉公以請
上裁中外允服廣東海寇猖獗屢俱撫臣剿
除密授機宜設立州縣選擇守令專責
統轄使廣東阽危復安貴州土官安國
亨疑畏即推誠斡旋西南底定與有微
績遼東邊外女直達虜汪住等侵擾邊
疆請　勅令撫臣會同總兵整兵擣勦
當陣斬首五百八十餘級內有酋首三
顆奪獲明甲二百餘副達馬六百餘匹
夷器無算北虜俺荅世為中國患趙全
等九人又以中國人甘為虜用城居板
升領衆數萬每歲內侵會俺荅孫把漢
那吉來降密授總督方畧俺荅款塞稱
臣獻趙全等九人於　闕下三陲晏然
又恐久則生變乃請
穆宗皇帝封俺荅為順義王進馬謝　恩其
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由是套虜吉

能等亦慕義而來西北一帶邊民釋戈
荷鋤息鋒安枕全百萬之命省百萬之
財至今賴之臣父又親受
先帝顧命奉
皇上登極惟恐有負
先帝遺託條陳五事有裨新政萬一奉
旨回籍朝夕焚香祝願
聖壽無疆皇圖鞏固臣父不幸於萬曆六年
七月初二日病故臣母一品夫人張氏
具奏乞 恩復蒙
皇上憐念舊臣准復原職賜祭賜葬竊念臣
父一介草茅遭逢
聖世歷官一品叨任元輔不惟平生遇
主過沐寵榮抑且每事乘時幸臻續效講讀
先皇裕邸實多犬馬之勞豎績南北封疆盡
著救寧之效既竭生前之愚悃宜有身
後之恩榮但祭葬雖已俯賜而謚贈尚
爾未周臣昧死上請查得大學士馬自

強張四維與臣父品級相同贈謚已全
臣父行能雖無踰於二臣其過荷
世宗皇帝叛擢親承
穆宗皇帝榻前顧命及躬逢我
皇上正位之始依託　寵靈與僥倖勞績視
二臣實又且多伏遇新詔　皇恩遐荒
普及臣父舊臣乞　垂憐憫至於臣母
張氏病故於萬曆十六年臣伏覩
卹典條例內開兩京二品以上文官並父母

妻曾授本等封者俱照例祭葬內有病
故在先者許於故後應得祭文內列名
並祭臣母累封一品夫人正與例合又
查得馬自強妻李氏張四維妻王氏一
切　恩卹俱蒙
皇上准給臣母事體正與相同伏望
聖明勅下吏禮二部再加查議准補給臣父
恩卹贈謚偁錫並臣母開壙合葬仍准臣父
列名並祭則臣父母仰受　洪恩當結

草銜環以報萬一於九泉矣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
准吏部文選司手本查開本官履歷與
奏相同考功司手本查開本官隆慶元
年四月內該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題
為再申忠悃乞罷奸橫不忠輔臣愜公
論以光新政事內論本官拱之性行本
極傾危拱之才識實是濟惡踪跡閃倏
情態乖張敢為奸暴行私不思公忠體
國罪狀顯著人所共知等因奉
聖旨高拱侍講讀年久端謹無過朕所素知
你每攻擊不已是何主意拱着照舊安心
供職吏部知道欽此又該南京廣東等道
御史李復聘等題為險惡輔臣欺君蠹
國仰乞
聖明早賜遣斥以鎖禍胎以定人心事內論
本官縉紳元惡治世奸雄貪淫汙鄙既
無望於潔身陰險彊梁更安有於廉濟

等因奉
聖旨高拱事朕多年勤勞素著你每說大奸
巨惡有何指實朕初嗣位無故即去一輔
臣豈不有傷大體況已屢有旨處分了你
每紛紛排擊必欲求勝何耶且不究拱着
安心供職吏部知道欽此又該工科給事
中李貞元題為懇乞
聖明亟罷屢被論劾輔臣以順輿情以全恩
體事內論本官清朝無倖位之臣內閣

非容奸之地今拱姑為求退之狀而實
懷患失之心等因奉
聖旨高拱已屢有旨眷留如何又來奏瀆拱
着安心供職吏部知道欽此又該兵科左
給事中魏時亮題為懇乞
聖明全大臣之節重 主上之權速罷不堪
留用輔臣以安 宗社事內論本官不
職等因奉
聖旨高拱留用已屢有明旨你每何又奏瀆

拱着速出供職以副眷知吏部知道欽此
又該工科都給事中馮成能題為邪正
相持人心靡定懇乞
聖明斷從公論以安天下事又該禮科都給
事中何起鳴題為懇乞
聖斷亟從天下公議罷斥屢論輔臣以定中
外人心事又該浙江道御史王加言題
為懇乞
聖明果斷以處輔臣事又該直隸巡按王廷

瞻題為輔臣七被論列不堪再留乞
賜亟罷以昭乾斷以隆新政事等因俱論本
官不職緣由俱奉
聖旨已有旨了吏部知道欽此又該直隸巡
按郝杰題為輔臣屢被人言懇乞
聖明早賜宸斷以全臣節以隆 聖治事內
論本官不職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南京吏
科等科給事中岑用賓等題為懇乞

聖明精鑒別慎去留以定國是以重輔弼事
內論本官不職等因奉
聖旨高拱留用已屢有明旨你每何又奏擾
拱着速出供職以副眷知吏部知道欽此
及查本官一品未經考滿驗封司手本
查得隆慶六年正月十二日以
勅諭給本官誥命伊妻張氏封一品夫人在
案翰林院手本查得本官於隆慶元年
四月內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同知經筵事各等因回
覆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卹典條例內一款凡遇大臣已
故應得謚考除文臣行查吏部將本官
生平履歷有無論劾詳悉開報外本部
仍廣加咨詢稽覈明實必其節槩為朝
野之具瞻勲猷係國家之休戚公論允
服毫無瑕疵具由請自 上裁又一款
一品官妻封夫人者祭一壇又一款二

品以上文臣曾經賜葬者妻故在後俱
許附葬惟授封夫人者例給開壙工價
又一款其品官妻係贈夫人者亦許並
祭及查原任吏部尚書兼大學士已故
高拱先年病故已經造有墳壙今該前
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吏部尚書
兼大學士已故高拱嗣男河南新鄭縣
學廩膳生員高務觀奏乞伊父贈蔭謚
號并伊母張氏祭葬一節除贈蔭務觀

吏部議覆外為照本官器本高明才兼
謀斷爰從講幄入贊機廷以輔弼之任
而握銓衡則威權不免過重自搏擊之
餘而當樞要則恩怨不免太明然其人
實有憂　國家之心兼負濟天下之具
意常不可一世慮則常在四方即如處
安國亨之罪不煩兵革而夷方自服
國體常尊所省兵餉何止數十萬又如受
那吉之降薄示羈縻而大虜稱臣邊氓

安枕所全生靈何止數百萬此皆力為
區畫卓有主持當其成敗利鈍之未形
不顧毀譽身家而獨任倉皇去國孤
臣之罪難明寂寞蓋棺君子之澤已斬
相猷炳若家計蕭然論者謂其意廣而
氣高間不合於中道要之性剛而機淺
總不失為真人臣以為如拱者量則非
大心則甚忠自為謀則疎為國謀則
遠集思廣益調劑宮府則不足長駕遠
馭計安邊境則有餘跡不足以累其心
功實足以蓋其過宜加易名之典以勸
任事之臣或以方當議謚聽公論于輿
評或以曾佐繁機出
成命于宸斷皆非臣等所敢定擬其妻張氏
已封二品合照例與祭一壇開壙合葬
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與本官列名並祭河
南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

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一員致祭
仍行工部照例開壙合葬等因奉
聖旨高拱雖屢被論黜但在閣之日擔當受
降至今使壯虜稱臣功不可泯准與他謚
伊妻照例並祭合葬
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矜憫賢勞俯賜　卹典以勵臣忠以光
泉壤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原任工部左侍郎守制回籍今故沈節
甫男翰林院檢討今丁憂沈滙奏前事
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
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查開本官歷
任與奏相同考功清吏司手本查開本
官三品未經考滿任內並無論劾各等
因回覆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　卹典條例內一款文官三品

本身祭葬不分在任致仕俱祭一壇其
未及考滿病故者祭一壇減半造葬又
一款文官三品如妻先故者俟夫故之
日方行祔葬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
為照已故工部左侍郎沈節甫實歷正
三品俸未經考滿時以居喪在籍病故
除贈官一節聽吏部另行議覆外看得
本官貞靜持身澹泊明志屢進屢退居
家曠若無營守道守官署部毅然有執

蓋清慎之褒兩見於
特旨而恬退之譽久著於公評據條例三品
未考滿官給祭一壇減半造葬但本官
去考滿之期止差一月而合從三品俸
計之已歷四年例有二品三品併敘年
資給與正三品全葬則正三品與從三
品併敘當給與從三品全葬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
給官錢買辦祭品等項就遣本布政司

堂上官致祭仍行工部照例造墳安葬
其妻唐氏祔葬允宜惟
賜謚一節本官向係士論所歸但其里居之
日最多則月旦之評為確合無行彼處
撫按覈明具由上　請定奪等因奉
聖旨
為遵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　卹典以光泉壤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日講官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掌院事教習庶吉士今病故敕
文禎男生員敕景喆奏臣父敕文禎
卹典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
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查開本官履
歷與奏相同考功清吏司手本查開本
官三品未經考滿任內並無論劾翰林
院手本查開本官委於萬曆十九年九

月內題充日講官又於二十九年十月
內復題充日講官驗封清吏司手本查
開本官於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內遇
詔伊妻黃氏贈淑人各等因回覆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　卹典條例內一款三品官病
故曾經考滿者祭一壇全葬未經考滿
者祭一壇減半造葬又一款
特恩所加祭葬大約於本等品級內量加一
等應半葬者給與全葬如講讀官三品

祭得及其妻又一款侍郎兼學士贈尚
書者祭二壇又一款三品文臣若妻先
故者俟夫故之日方行祔葬又一款凡
遇文武大臣應得謚號者備查本官生
平履歷公論允服毫無瑕疵者具請
上裁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日講官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故
敕文禎講讀近臣隕身官次一應
卹典委宜從優除贈廕移咨吏部徑自議覆

合於常例祭一壇外加祭一壇仍給全
葬及照本官視躬一意清修仕路恥由
捷徑賢關視篆式宣造士之猷講幄談
經茂著責難之義入競進而已獨退世
尚圓而已獨方雅有松栢之標之媿脂
韋之態相應易名以符公論恩典出自
朝廷伏惟
聖明裁定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撫謚號伊妻黃氏列
名並祭其聞喪祭一壇合在京舉行順
天府買辦香燭紙光祿寺辦祭品就遣
本部堂上官致祭其下葬祭一壇行江
西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品等
項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仍咨工
部照例差官造墳安葬伊妻黃氏祔葬
等因奉
聖旨

宗伯集卷之五十六

壯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禮部稿

為黃河淺涸災變異常懇乞
聖明亟圖消弭以維治安疏

比聞陝西河州城壯黃河水竭僅有七
尺臣等不勝駭愕此緣臣等典禮曠職
致河流失常席藁修省無容他諉顧臣

等犬馬之誠豈遽足以動天所恃者
皇上一念之挽回耳今歲火星入太微垣日
光如赭風霾塞天黃霧晝晦占候中有
天下大擾關梁不通兵車滿野等語業
已足為寒心然未有如此河之為變且
異者夫河出崑崙入中國經秦晉梁趙
淮徐而東注蓋中原血脉大總萃處也
昔夏商之季伊洛告竭尚為異兆廼黃
河為亘古巨浸豈容竭澤古時間有斷
流率由山傾沙壅夫有因而塞如血脉
因病而底滯耳無因而竭則病在內傷
血脉耗竭矣臣等且置事之吉凶而策
國家之利害西北之河天設此險以限華
夷東南之河天委此利以轉糧餉而今
徐淮之下流褰裳可涉運艘不前洮河
之上源又告枯竭不過三尺就目前事
理事勢已自了然然揆諸事應亦非誕
漫竊謂河瀆之行地猶元氣之周身而

貨財流布於天下也今天下財力可謂
匱詘而元氣亦已耗矣論
國家之經制則千瘡百孔其費難支論百
姓之困窮則十室九空其情可憫大閭
閻貧矣府庫貧矣獨貂鐺與參隨土棍
之家富耳則神河天塹源涸流徙而中
乃更挾百川之勢以衝
祖陵而泥運道斯亦氣索而財壅之徵象也
人情饒則安樂匱則愁苦民愁苦矣亂

直須時耳說者謂秦監梁永作惡已極
致此咎徵要之河自關天下不獨秦分
也間者滇以張安民故火廠房矣粵以
李鳳釀禍欲剸刃其腹矣陝以委官迫
死縣令民洶洶不安矣兩淮以激變地
方打搶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翁故
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在所見告試觀
此等民情譬之壅水有久而不潰者乎
比者解澤將流屯膏未布苦樂相形則

其苦彌甚恩怨相激則其怨轉深苦怨之極何事不有大小諸臣類言亂在旦夕此雖亂形屢見而旋復撫定

皇上若以為皆恐動之詞而不盡驗不知向來多事大畧以調停小定耳其間屈情屈法招辱招損已不知幾何今獨法度尚在莫敢先發若人到必死勢到必窮亦必有法度所不能制之時夫民怨猶火也小而炎竈大而燎原總是此火耳

自古大禍亂難撲滅者即小激變而失於收拾者也　天心仁愛星變不已而以日光示之日赤不已而以河竭告之勤勤懇懇真不啻耳提面命

皇上寧得無動心乎夫

皇上求雨則雨應禱雪則雪應　天心人意呼吸可通即如頃者熒惑犯太微未幾聖體違和一渙　德音旋復退舍聖躬大安之日與火星順度之日相符以此

言之可謂天象渺茫否乎伏望
皇上憬然深思曠然更始勿為潰膳避殿之
文當求修政修德之實亟罷礦稅撤回
中使仍
勑大小臣工同心憂[illegible]修[illegible]則人心
既悅天意自回[illegible]見四海安瀾九河
順軌特在
皇上一念轉移間耳
為敬陳救急易行之策以收天下人心

疏

自礦稅事興天下民力可謂極窮民情
可謂極怨臣等前疏已悉不敢贅陳伏
讀
聖旨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臣等不勝欣
誦但
皇上一溫言撫之而中使以百千豺狼噬之
民窮怨之極屢有譟讙之狀平居如此
倘遇水旱之災風塵之警必然變亂無

疑一有變亂不得不羅此時恩不自
上出民亦不知感矣臣等同心商量救急之
策最易而可行者敢為
皇上陳之去歲楚民洶洶
皇上一易中使楚帖然無他以用舍得宜故
也今天下最為民害萬人所指者遼東
之高淮淮上之陳增廣東之李鳳陝西
之梁永雲南之楊榮五人之惡皆不減
陳奉天下小民不堪擾害因此歸怨

朝廷臣願
皇上照陳奉例將五人撤回其原管事務歸
併就近內臣廉忠謹慎者管理此
責一下小民始知害百姓者乃是中官而除
百姓之害者賴我
聖天子也蓋遼東是京師屏障淮徐是天下
咽喉豈可少令反側即陝西廣東皆
國家財賦戎馬雄鎮而雲南孤懸天末控
制西南諸夷又豈可少令反側此五人

不換則此五方不寧而　國家之大憂
集矣今文武官員滿天下而莫敢不奉
約束者有斥陟故也獨此內官乃無斥
陟賢者何所勸不肖者何所懲任其作
惡國事何堪天下紛紛章疏大半為此
五人而發五人若除
皇上之紀綱亦振　仁恩亦流耳目亦得清
淨心思亦得逸豫在
皇上無所減損公私無利無不如意矣夫誰

非中使誰非奉差而天下獨怨此五人
者何也以其行事最酷烈而手下人最
放肆故也
皇上何不召回民之所怨者而姑以畀民之
不怨者且其人即在
皇上所差之中使就近無管朝受命而夕
任事至便而易託至簡而易行請以王
忠代高淮不然則張燁亦可請以魯保
代陳增不然則暨祿亦可請以李敬代

李鳳不然則劉忠亦可請以趙欽代梁
永不然党存仁亦可楊榮之差則以萬
里孤懸之鎮付之鎮巡官照額代進亦
可前項各監遺下事務皆令就近各監
各官兼管不必另差以滋煩擾如此則
免叅隨等役之害省旁出漏巵之費民
猶可勉强而亂猶可緩發也夫圖治當
去其太甚救患當先其最急者而先處
此五人令此輩知

朝廷法度皆有所忌憚令百姓知
朝廷仁愛皆有所係屬可救蒼生倒懸一
半可收天下人心一半即前日
德音旋發旋收亦可藉此以謝天下而有詞
於後世也臣等赤心為社稷謀為
皇上謀直是夜不安枕食不下咽伏惟
皇上採納施行
為禮儀疏
查得會典凡朔望日文武百官於

皇極殿朝參後赴　文華殿請
皇太子前行禮暨　千秋節正旦冬至令
節俱合行慶　賀禮又查弘治九年禮
部為禮儀事奉
聖旨慶賀禮待加冠後行欽此又查隆慶二
年禮部為禮儀事請照會典於每月
朔望行禮及　千秋節正旦冬至令節
行慶　賀禮奉
聖旨是欽此令

皇太子　冊立加冠禮成一切朝見禮儀
臣不敢不具疏上請合無自今以後遇
皇上陞殿之日百官朝參後即於
文華殿門外東間設座內侍啓請
皇太子陞座百官行禮如遇
皇上朔望免朝之日惟復別有
聖裁其　千秋節及正旦冬至令節合照舊
例行所據合用陳設儀仗侍衛人員當
預先通行各該衙門查照施行

為禮儀疏

為照八月十七日恭遇

皇上萬壽聖節所有各項禮儀例該禮部官

啓奏又該本部題萬曆三十年八月十

一日敬遇

皇太子殿下千秋令節例該各　王府及

天下諸司進箋慶賀至日文武百官各

具朝服赴

文華門致詞稱賀一應禮儀已經本部題

奉

聖旨

欽此通行各該衙門欽遵外

例該禮部啓請但臣抱恙註籍左侍郎

未蒙　欽點右侍郎李廷機未任所有

前項禮儀難以曠缺相應題請

簡用左侍郎一員代臣供事或別委詹翰衙

門暫充啓奏啓請官臣等不敢擅便伏

乞

聖明裁定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為恭進　東宮初次開講儀注疏

萬曆二十二年本部具題

皇長子出閣講學儀注奉

聖旨此初出講儀乃東宮出閣儀況皇長子未行冊立不用侍衛儀仗自着提調輔臣并侍班講讀等官行四拜禮內侍進案不必用爾禮部及鴻臚寺官其謁告先師及其餘俱依擬行欽此臣等仰誦

聖謨剖悉甚明裁酌允當蓋未行

冊立之先則

皇長子出講之禮自當簡已行

冊立之後則

皇太子出閣之禮自當詳謹據　會典所

開再為參酌新春第一次出講當照

累朝已行舊例備　東宮出閣之儀謹開具

儀注上　請其每日講讀不用侍衛侍

儀等官相應照常行至於提調侍班講

讀校書侍書起案徹案等官及侍衛儀

仗等項合行[illegible]院及各衙門預先遴
選備辦徑自[illegible]請施行伏乞
聖裁

為星變頻仍
天心仁愛敬陳修省第一實政懇乞
聖明早奮乾斷以答天誡疏

臣等於九月二十三日夜見東北方有
星大如雞子青白色西南方有星大如
碗亦青白色尾跡散光照地西南行後

有二小星隨之復有流星數千四面紛
紛交錯而行不勝駭異政擬疏懇
皇上消彌禍本乃忽於本月二十日接得福
建巡撫朱運昌揭帖內開八月二十五
夜一長星頭大紅色尾尖白色發響一
聲裂開中心紅兩邊白圈轉一半身彎
能動九月初六日夜一星圓大似碗身
色血紅燦爛霎時變為五聚成堆各如
碗大俱血色至三更復并為一血紅如

初至四更復分為五至五更總歸為一
大如米籮俱血紅色至雞鳴又復碗大
臣等相對驚嘆何今歲星變相仍若此
至福建所報則又從來耳目所未覩聞
竊惟　天之於
明主如父母之於愛子也事有不可以意示
之又申誡之操之太急復少緩之緩而
不改又譴告之天於
皇上何其諄諄仁愛無已也臣等聞

書而聞諸道路皆謂政散民流之象而
或以為主兵竊見海內小民實有容嗟
困苦流離騷動之情而莫為
上聞故天以象戒之若曰庶民惟星星流散
如是民流散亦如是是可不為大懼乎
以海內百姓而十分之其二為富厚有
室家多地著而不輕於流徙其二為經
商服賈牟水陸之利其四則為貧窶饑
寒仰竊地著商賈之民力作以給朝夕

其二則無賴惡少游手游食不為派冗棍猾仰機利而食則為盜賊主魁挺而走險者耳以今天下所差礦稅中使不下數十輩每一人所帶原奏卷隨司房委官又不下數十人其為地方積棍及他縣逃軍逸徒罷吏廢士奔走而蠶食者又不知其幾何人此輩皆不顧名義不畏法度不管百姓死生不論國事成敗見錢即取取財必盡更不留一分

贏餘與百姓取居者而嚇之曰盜礦取行者而執之曰漏稅乘宗族之嫌隙而獻之曰捐貲乘田廬之貿易而訐之曰漏契百姓傾所有與之則破家不傾所有與之則殺身於是乎鬻田土廢室廬停織作止負販勢不能不為流移而又無可流移之地何地無礦何地無稅惟有不農不商至貧極匱始可免於剝削而不農不商又無以給衣食弱者委於

溝壑强者起為寇盜耳蓋十分天下之百姓八分俱為魚肉其二分無賴者為鼎俎而彼亦自知朝不謀夕一朝事敗攘臂搆釁為亂民倡即若輩也故夫為鼎俎者驅民以散者也而為魚肉者計無復之而勢不得不至於敗者也百姓聚則無事至於民散其為兵禍尚何忍言夫盜起兵也誅盜之兵亦兵也星占而無應則已星占而應豈可[illegible]

哉若謂天道玄遠何以下有流散之情而上即垂流散之象若謂小民微細何以閭閻情狀乃至上動天文乎其最顯最速者莫如閩地之星異夫張嶷閩應隆機易山仙金十萬白金三十萬之疏為時無幾耳而流星之見於彼者一裂為二二分為五五聚為一一又分而為五

明旨方發天象已著天之顯赫威靈亦何可

畏也蓋　國家最嚴者夷夏之防而最重而不可犯者塹山帶海之界機易遠在海外七日夜乃至絕海異域洋盜島賊出沒之地鄙有金可採非中國之人所能為也倘或無金可採又非中國之奸人所宜去也二三奸徒實懷不軌駕長舸犯洪濤聚賊徒而銜王命名為採金於山而實掠財於海其富商大賈往來琉璃呂宋諸國而納稅於閩者惟所

殺而刼之刼之而勝則以什一奉
皇上而以什九潤囊橐而商賈不通矣刼之而不勝別生事端彼且被外夷之殺僇損　國威矣彼且身挾重貲往而不返又或勾引異類窺伺內地通倭之路開而防海之禁弛矣即使萬萬無事而以取利之名傳於外夷亦非所以揚中國之德美增　日月之光華也伏乞
陛下深惟星變之異洞察民散之理信

仁愛停止之旨杜盜賊兵革之端將各處礦
稅悉行報罷嘉與海內元元生養休息
使離散轉為飽煖盜賊轉為良民兵危
轉為袵席其張嶷闔應隆妄開海禁以
生夷釁立置極刑以消天變則邊防可
固　國勢無虞
九廟神靈可妥萬年金甌無缺矣伏懇
聖慈裁納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為請給　勑書關防以便遵守以杜奸

弊疏
儀制清吏司奏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等題稱萬
曆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該羽林前衛
指揮同知袁順時奏為獻現銀供急用
以免遺漏以副民情事奉
聖旨這所奏江南徽寧二府買產稅契約銀
十五萬兩便着南京守備內官邢隆等會
同撫按等官查勘收解進用立限與他該

衙門知道欽此竊思臣等前往彼處查勘
徵收遵　旨會同撫按等官移文府縣
若無　勅書何憑遵守若無關防往復
移文則弊端百出有虧　國課臣等亦
難行事其防奸緝弊非土民莫能盡知
伏望
萬歲爺爺俯給勅書關防人心悅服臣等得
以遵行　勅書到日臣等責同土民吳
良輔方坤成前往彼處移文府縣逐一
清查造冊徵收解進庶國課無虧而人
心遵守則弊端屏跡矣等因奉
聖旨是勅諭關防都准與他該衙門知道欽
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等題稱差
往徽寧二府徵收買產稅契銀兩乞要
勅書關防一節為照該監以徵收銀兩上下
文移必取關防為信該本部查得
國朝舊制有一官止有一印故官可以無

攝多事從未有一事而必須一印者也
再查故監先年守備南京已給有關防
一顆即以此徵收各項銀兩及文移往
來無不可者如以稅契一事仍欲重給
關防是有一事輒用一印恐印文愈多
稽查愈不便適以啓奸竇而滋之擾也
合候
命下容臣等知會本監即將前項關防使用
不必另造所有應給
勅諭行移翰林院撰擬外等因奉
聖旨這關防御前已給與了
為懇舉湮祀惇重典以光
聖孝以慰羣情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通政司通政使沈子木題前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
呈到部看得通政司通政使沈子木所
奏懇舉湮祀惇重典以光

聖孝以慰羣情事一節臣等為照建文以
高皇帝之孫　懿文太子之子嗣位五載系
明統順易世之後禋祀杳然蓋由當時
諸臣徒見建文遜國之迹而未能推體
成祖文皇帝之本心也臣嘗考求其故建文
命將北征輒戒曰毋使朕負殺叔父名
此一念也天地祖宗鑒之
成祖亦信之故當[illegible]宮中變起之後
為發哀致祭治喪葬如儀倉卒時猶喪
葬以禮矣而忍殄滅其歲時之祀乎練
子寧以不屈受誅他日又曰使子寧而
在朕固當用之有罪之臣猶將錄用矣
而忍不祀其無罪之主乎
成祖即位之數年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
晚年又劄諭禮部盡赦諸死義家使是
時有乘間以建文祀典請者當亦首肯
舉行不至今日矣蓋建文諸臣謀削
親王之權以激北師之怒而在建文則常

有保全
太祖之盛心靖難諸臣欲甚建文之罪以彰
南伐之功而在
成祖則未有顯斥建文之明肯彼時典禮既
失奏聞以後相沿遂成忌諱不知天下
高皇帝之天下也正朔
高皇帝之正朔也本自一家原非兩敵代郎
天授少帝何尤豈可使禮樂明備之世
有未祀之懿親亦豈忍使五年臨御之
君無一綫之血食此時尚謂缺典後世
其謂之何通政使沈子木所陳深識大
體臣請於
懿文太子廟側別立一廟四時致祭庶
高皇在天之靈可安而
成祖盛德益光本心益明其益於
聖孝大矣惟
皇上斷以必行天下瞻仰在此一舉臣等豈
勝惶悚待命之至

為大比屆期乞

賜申明省直歷滿應試通例以便遵守疏

照得歲貢選貢恩貢例貢官生恩生入監者俱謂之監生京府鄉試另置中額制也而聽選監生許就本處鄉試亦制也從其便也蓋歷滿歸家而復之京師科舉往返數千餘里誠不便於孤寒之士然南方監生多利於京闈而北方監生多安於省試則中式難易之大較耳查萬曆元年有監生上選未及行取者起送兩吏部應試之例萬曆九年有監生歷滿回籍者悉聽提學官取送本布政司鄉試之例而二十五年有選貢歷滿歸本省者提學官考選應試試卷不分皿字之例俱各遵行已久第如北直入北監者應北京試南直入南監者應南京試原無在監在歷在籍之別京闈監生編號中額自有舊規亦無提學起

送與諸曹六館起送之別而兩科未及
申明於是有以監生占生員之額如丁
酉而生員稱不便者有以監生分監生
之增額如庚子而監生稱不便者乃知
本處鄉試之法為各省監生設非為兩
直隸設而監生編生員之號在各省則
可在兩京則不可何也各省監生可京
可省而兩直則總之京闈無有兩也各
省監生中式無另額而兩京監生中式

有另額也無另額則合之有另額則分
之此理之確然而不易者今科場在邇
宜再明白申飭一應歷滿聽選監生各
省除起送兩京應試外其願就本處鄉
試者不分貢粟官恩通與生員一體編
號取中不得另分皿字以妨收錄兩直
仍赴提學御史及吏部各考送京府應
試不分貢粟官恩通與監歷諸生一體
編號取中亦不分有無增額通不許混

入生員及另加識別再有差錯提調各
官俱不得辭責如此則十三省既聽其
便又不妨其進取之途兩直隸各仍其
舊永不復有紛更之擾科場事宜較若
畫一矣伏候
聖明裁為定制通行順應各省直及各提學
官知會施行奉
聖旨是

宗伯集卷之五十六終

宗伯集卷之五十七

壯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禮部稿

為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材
疏
頃者
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
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於崇正闢

邪甚盛舉也臣竊惟春秋大一統統者
統於一也統於聖真則百家諸子無敢
抗焉統於　王制則卿大夫士庶無敢
異焉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性
鑑正史而外不列於學官不用以課士
而經書傳註又以宋儒所訂者為準蓋
即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此所
謂聖真此所謂　王制也自人文向盛
士習寖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
靡不已漸騖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
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
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
語是宗是競以實為空以空為實以名
教為桎梏以紀綱為贅疣以放言恣論
為神奇以蕩棄行檢掃滅是非廉恥為
廣大取佛經言心言性畧相近者竄入
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强同於
禪教嗟乎聖經果如此解乎士子制義

以聖人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世
曾有此語意否乎夫學宮所列至要亦
至詳童而習之白首未必能窮世間寧
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之外博極羣
書之理棄本業之精髓拾遺教之殘膏
譬如以中華之貢雜雕結之語語道既
為蹐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
經學幾為榛莽鄙科交列其弊
明旨申飭再三而竟未能廓然一大變其習

者何也解書或用註疏或不用註疏則
趨向不一也掄文或正體而取平奇或
講才而收奇儁則鑒裁不一也同是淳
側而或參或不參則法令不一也同是被
參而或以為當處或以為可以無處則
議論不一也士有不一之趨向取士乃
不一之鑒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不
一之法令政體且有二三士習何由歸
一即如燒毀異說去年亦奉有

明旨嘗學而下何曾禁止一處燒毀一言等
經學於弁髦得　詔書而掛壁如此即
朝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復何益臣請一取
裁於聖人之言與
天子之制而定為畫一之法士子授受當先
明經術講書行文以遵守宋儒傳註為
主二三場以淹貫性鑑正史為主其有
決裂聖言背違　王制援儒入墨推墨
附儒一切坊間新說曲儀皆令地方官

雜燒之各該提學官員仍具文報部要
見黜過險詖邪妄之士幾人焚過離經
叛道之書幾部生員引用佛書一句者
廩生停廩餼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
以外酌量降黜考過試卷前五名以原
卷解部如有違式過多者照題准歲貢
不堪三名以上事例議罰敢有抗違不
解卷赴部者定行參降兩京各省鄉試
錄及中式墨卷亦以聖言　王制為準

違聖言則參不違則否背　王制則參
不背則否士子有引用佛書兩句以上
者停勒一科不許會試多者斥革各解
卷到部劄委司官評隲送科覆閱各以
虛心平心從公從實互相參較不得遠
近異法輕重異處致有後言事關考試
官提學官違式之大者具疏參究其應
停應降生員徑行提學官處治至於文
章之體裁士子之條格容臣等細思參

酌再行題請伏乞
天語叮嚀勅下部院斷在必行行之三年而
士習不歸正文體不歸雅則臣等與天
下有學官員均受其咎乃臣等猶有說
焉自古世道升降之會往往以士大夫
好尚為徵世之治也高明之士盡以其
才識用之修政立事主於為國其議論
必典實平確而天下靡然從之世之衰
也盡以其才識用之談玄課虛主於自

為其議論必奇僻空曠而天下亦靡然
從之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
運必不盛即能真詣其極亦與國家無
益何況襲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
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
於吾道之外自為二氏自南宋以來於
吾道之內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
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
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非

聖主執中建極揭皎日於中天士大夫一德
同風挽頹波於砥柱悠悠世道臣等未
知所屆也伏惟
聖明留意奉
聖旨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
章宋儒近來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
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忠孝
節義之士為朝廷用祇緣主司誤以憐才
為心曲收好奇新進以致如此新進未成

之才只宜裁正待舉豈得輒加取錄以誤
天下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還開列條
款來務期必行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
獨修有等好尚的任解官自便去勿與儒
術並進以混人心欽此
為遵奉
明旨開陳條例以維世教疏
先該臣等題為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
心以勵人材事奉
聖旨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
章宋儒近來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
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忠孝
節義之士為朝廷用祇緣主司誤以憐才
為心曲收好奇新進以致如此新進未成
之才只宜裁正待舉豈得輒加取錄以誤
天下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還開列條
款來務期必行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
獨修有等好尚的任解官自便去勿與儒

術並進以混人心欽此竊惟士風文體之
議言官無歲不建白部臣無歲不申飭
而未有卓然見其成效者何也議論既
多則彼此不無牴牾布令太數則前後
亦有異同天下視之以為可言不必行
可行不必久故欲正士風而士風愈頹
欲正文體而文體愈壞始於議與法不
歸一而行之不決耳伏蒙
皇上俯採臣等芻蕘之言令之開具條款期

在必行仰惟
聖意所嚮天下向風同軌文之治當以此時定
矣臣等謹查歷年建議前後事例酌量
歸一開列條格共一十五款上塵
御覽伏乞
聖明俯賜裁定著為定例
勅下本部容臣等移文各衙門及各省直提
學官遵守奉行臣不勝激切屏息之至
一經術士子肄業必經術明而後學術

正我

朝明經取士經書傳註必宋儒所訂者為準要在發明理與羽翼聖真近日習趨詭異語尚虛無甚至背孔孟非程朱以恠誕不經之說競博進取夫經之義取諸常而士心則厭常主司復持此意藉口憐才稍見新異即離經畔註亦加簡拔經術何由而明學術何由而正典制必聖賢經書語命題自有本旨決非佛老莊列可得參入以後提學官嚴諭諸生先將經書性鑑熟讀詳閱有餘力者可及歷代正史

皇明制書其誣聖不經及浮華無用之書不必入目作文必依經傍註照聖賢口氣發揮廩生有用佛書一句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帮補三句停降三月送考定奪五句以上者黜其講說如蒙引存疑之類不悖朱註解說者存以

備考餘如近日初問意見理解火傳
正新錄名公答問名公新說諸如此
類盡數燒毀仍將黜過生員原卷并
所燒書籍名數解報本部以憑查考
一文體學術自有正路文體自有定裁
如兩扇兩截等題俱有一定體格不
得一味淩駕隨意割裂又如理致原
有深淺豈容以只作空虛一段議論
改頭換尾隨題揷入題意各有指歸

豈容以影響傳會指後人之事為當
年口語蓋人才長短原自不同與試
特衡亦非盡棄才儁士乎果能於聖
賢意旨逐句逐字體帖融透隨其才
情所到各成一家自足賞識何必分
外搜求別生枝節近日文字似盛實
衰既壞士風亦關世運其弊在於譎
而不平駁而不純巧而不渾華而不
實欲盡剗夙弊歸之正體必以平正

純雅渾厚典實矯之其體一以弘正
年間之文立為標準必問學充足理
致明實方許中式若行文未純便是
學業未成說理有悖便是學術不正
不照朱註解說便是不知題旨不記
註疏此等文卷即有一二雋語只可
待將來之造就不許輕易收錄以壞
文體

一三行檢士子以行檢為本行檢最要者
惟以養恬養靜守道守身為第一義
我
朝建立臥牌諸人俱許言事惟生員不許言
事蓋以養其廉耻堅其德性欲其異
日有待而為為
國家効實用耳乃近來士習大壞一人有
事羣起扛幫或挾制上司或侵損小
戶或包攬錢糧或揑造歌謠揭官保
官肆行無忌法紀蕩然以後提學官

巡歷地方宜嚴行查訪或被人告發及自犯發覺事有的據者即行拏問為首者依律治罪其餘酌量革降若生員有事止許家人把告聽有司從公剖斷如有安靜守已讀書修行者亟示優異以彰風勸

一後場

國制原三場並重今士子有實學未充或前場摘擬科題勦襲時套而倖中者真正文章惟試以論表判策其學問淺深才識高下即錙銖不爽矣今初場取中後場寂寥短篇僅不曳白皆在所收初場見遺後場即有佳卷置不復省偏重如此何以得士即有俊拔之士皆去極力初場盡逞其伎倆於七作之中遂至横逆跳梁以見奇安得不詭於經術以後提學官考試斷以四篇為準書義二篇經義一篇論策表間

一篇不完者雖考居前列不惟幇補
科場閱卷其後場不稱前場者亦置
不錄初場未純而後場博雅過人者
仍為簡拔以示並重之意即如對策
之法當對其所問而名士趨捷徑全
畧策問徑逞胸臆素不考覽正史只
將通報抄誦以便剽襲不務博古而
自號通今主司且以為究心時務而
優錄之如此遇合士子寧復有讀古
書務實學者自後主司閱策務以條
對詳明者為上即未及詳對什能對
其五六者次之如恣意淩駕遮飾空
疎者即是浮偽之士斷不收錄
一提學士子選舉雖由科目而訓厲則
自學校始蓋矯正於場屋難激勸於
學校易故提學官關係最重自非有
學有識至公至明不能厭服衆心非
年力精壯才思敏裕不能遍閱多卷

今後宜查照
欽依事例吏部會同禮部協同慎選學行俱
優公明兩到素有物望者正倍各一
員請
旨點用每科場之後除提學御史聽都察院
考覈外其司道官禮部會同吏部查
照萬曆初年事例將三年之內提學
官考過次數及稱職與否甄別上
聞有獨持風裁卓然師範能正士風文體者
定以京堂優處其次循資遷轉下者
酌量劣處蓋提學視各道獨勞責成
獨重若不特加優異何以為任事之
勸如有郡縣官玩視阻撓考校時關
說生童者許提學官照
勑內事理即行參論
一歲考歲考者一歲一考也近督學習
於玩愒有一郡而十數年不經一試
者有考過一二年不行發落者有駐

劄別府移文弔考者有止出一二書
義置經論不一校者豈獨文義以疎
散不精且行檢以間曠不飭但人才
之多寡懸殊地方之廣狹迥異槩責
之一歲一考心力時日或難周遍今
酌量定期如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
限一年半一周其餘俱一年一周即
遇事故亦須三年之內歲考一次歲
考無科舉一次考過年終解卷赴部
要見某月考過某府某州縣取假等
生員若干名儒童若干名以便稽查
吏禮二部甄別疏內即明言某官在
任幾年考過幾次某官在任幾月考
過幾府一一據實上
聞即報陞候代或本官以事故離任而代署
印務亦要照前法考校造報不得視
為傳舍多端推諉新官到任去科舉
年分約有感餘亦務以歲考無科舉

不得委郡縣選考以圖簡便但三年之內歲考科舉未及二次及違限不解試卷者定行參處

一入學學校為儲材之地豈不欲無收並蓄但一切雜進冒濫正虞先年入學太狹矯者過闊寬之之路寬之說得行而縱之弊滋起校文止據一篇進取每踰百數蓋因歲考稀闊則取之不容不寬今既申飭歲考之法則人材自無遺漏即應酌量地方限以名數大府不過四十名大州縣不過三十名中者不得過二十名小者不得過十五名較之萬曆初年原行事例其數已增一倍此外不得復容濫進至於鄉場期迫會城收考儒童動以萬計不獨難防倩考之弊抑亦盛開請託之門以後儒童預行文各府州縣一槩停止毋得跋涉滋擾

一冒籍人戸以籍為定律有明條士子
初進豈容詐冒有等競進之徒或因
家干曾經事犯或利小縣人才短少
寅緣囑託竄入虛甲指借遠宗易姓
改名倖圖進取即有丁憂緣事情弊
何從查覈法宜痛懲自後嚴行各府
衛州縣但有冒籍儒童生員即行斥
回原籍如有中式者在內科道官在
外撫按官覈實題參照依萬曆乙酉
科事例冒籍者革去舉人發回原籍
當差查有冒喪為事在逃等情仍行
依律治罪如祖父入籍二十年以上
墳墓田宅俱有的據本生聲音相同
同袍保結不扶並無違礙者方許赴
試如有上納錦衣衛等衙門職銜者
子弟不准妄關京師籍貫以開徼倖
之端
一祠祀名宦義在報功鄉賢義在崇德

固以表揚前哲亦以風勵後來必合
士民公論方可入祀若任有力子孫
請託憑無行生員呈舉何以維風振
俗以後提學官將該學有司所舉遵
奉勅書慎加廉訪必其有大功於
地方方謂之名官有全德於鄉閭方
謂之鄉賢核實報部本部再加評隲
類奏請
旨定奪如推舉濫觴將制行有疵明悖公論
者攬入即將本官罰治仍將具呈生
員為首者行提學道黜退示懲其節
孝鄉飲亦宜慎重不許冒濫及匪人以
辱大典
一典試主司奉
命以往多士進退與生平名節所係不可不
慎今後遇大比年除奉近例禮部禮
[illegible]差外本部先期於各衙門官員
[illegible]廉訪擇其學行俱優者具疏上

請
欽點之後各官即於次日啓行毋得遷延道
路携帶多人以滋奸弊場中出題皆
要冠冕正大不許割裂文義仍須查
照會典會典行事例每場先一日
三堂與各考官考會於內簾堂上將
經書分段書義公同拈鬮如論語分
為十段鬮其某書某一段各房考即
於本段內各擬三題通呈主考主考
再加斟酌於內點用二道餘題俱準
此例至於閱卷惟才是取仍以重經
術正文體為主毋得崇尚異說收錄
佛語如有生員沿習不悛者除不取
外仍將原卷送提學官將本生黜革
其場中閱卷房考分擬其差等主考
總裁其去留三場各取優卷以參校
其短長各房互檢其落卷以曲防其
遺失毋得分彼此避嫌疑以致士有

遺才為考有執迷自用者聽主考參
處

一程式舉業之有程式猶射之有儀的
然既繫舉子之名必用舉子之文方
是先年主司刻意求工盡出手裁以
故題多預擬文多夙構致有洩漏之
弊萬歷乙酉科禮官議探策出題程
式之文即取墨義之優者稍加潤飾
而刊甚為良規比年以來又多試

官自創夫業奉
明詔用墨為程而又更撰多篇別程於墨似
非原題初意自後主考務遵
前旨頭場止用舉子原卷內量有刪潤不許
過十分之五後場或有空疎不妨量
為填實亦須稍用其意毋得改擅失
真反滋多事

一參閱近例各省直硃墨卷解部本部
及該科復加檢閱法至密矣第主司

之憐不多恕參閱之守法多嚴總之
皆欲為
國家羅真才收實效耳今後遇各省直解
到原卷聽本部劄委司官一二員秉
公檢閱查其硃卷墨卷有無異同筆
跡字眼有無可疑完日通送禮科覆
閱如有荒唐繆悠決裂聖經背違
正制者量摘數卷參題以示懲創各省直
俱一體參闕駁正不得獨重一處但
用佛老五句者停勒一科十句者停
勒兩科不許會試多者革黜主司房
考一併罰治
一關節
國家公典無如制舉明有法度幽有鬼神
豈容貪緣以圖徼倖若其事果實則
三尺之公法難逃萬一未真則一生
之名節難枉以後部科各衙門查參
當分別風聞實據兩端風聞者酌量

議處實據者必鞫審贓證明白依律
處治士子并過付人等比之別項鑽
刺打點者尤為可惡立枷三月滿日
問遣如有親識書辦家人指稱本官
誆騙本官能自舉發則剛明正直立
意較然即與紀錄以俟優處或士子
有始為棍徒所欺能自出首據實跡
報官者特免本生之罪止於重處誆
騙之人若隱忍不報事發一體枷號

究遣至於文體險恠鑒別不精又當
別論勿得摘取一二影響句字混入
關節疏內反滋辯端
一禁匿名帖科場原是公典當否自有
公論有等奸惡挾讎忌才於臨場之
日或賄將匿名紙帖揭於通衢或編
就歌謠預先傳播萬一偶合公然指
為左券是以
國家登明選公之典祇供此輩含沙射影

之謀允宜痛懲兩京宜預行廠衛衙
門及五城御史嚴督兵馬司分坊密
訪各省巡按御史嚴督府衛州縣各
巡捕官細行體察獲有原造揭帖歌
謠真正人犯本官紀錄各役優賞本
犯依律擬罪其匿名帖登時燒燬如
兵馬司及巡捕官各人派定分管地
方通衢委巷有粘掛片紙隻字見而
不揭取燒燬聽其惑衆者即罪坐派
定分管之官定行重處
一刻書近日非聖叛道之書盛行有誤
後學已奉
明旨一切邪說僞書盡行燒燬但與其焚其
既往不如慎其將來以後書坊刊刻
書籍俱照萬曆二十九年
明旨送提學官查閱果有稗聖賢經傳者方
許刊行如有敢倡異說違背經傳及
藉口著述創爲私史顛倒是非用淆

私憤者俱不許擅刻如有不送提學
查閱徑自刻行者撫按提學官及有
司將賣書刊書人等嚴行究治追板
燒燬等因奉
聖旨俱依擬着實行士子必潛心聖經恪守
王制他日方能奉公履正裨益國家始學
既已不經將來有何監立今後考試經書
務重聖賢本意失旨的黜退後場條對無
遺方稱實學毋以浮文詭語為奇解卷到
時該部科據此評論坊間私刻舉發重治
勿饒近來大府州縣有十數年不經歲考
漫無激勸提學官職掌何事今後非科場
逼近不許槩委府縣官類考以致孤寒積
學之士無由上進違者以不職論欽此

宗伯集卷之五十七終

卷五十八至卷六十

宗伯集卷之五十八

北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禮部稿

為類奏災異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節奉本部送禮科抄

出巡撫甘肅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三畏

題據西寧兵備道副使李有實塘報內

上海圖書館藏

稱三月初四日據夜不收朱阿以與守
把歸德河橋夜不收四中報稱黃河水
乾見底今經數日又據張伯遊擊陳三
奇及巴暖三川守備鄧紹芳報稱閏二
月二十五日黃河水乾數丈半月來見
源水流通又據該道副使李有實遊擊
陳三奇守備鄧紹芳報稱黃河自閏二
月二十五日乾涸數丈至三月十九日
晚水陡漲發將橋邊墩院房屋衝去又

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李時華題稱南
澳於本年正月十八日寅時本澳地震
有聲如雷自東北起往西南去旋地大
震有聲以致居民惶惑等因具報臣會
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都
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戴耀提
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朱運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劉
應龍會同前事又該欽天監監正徐浩

題稱本年四月十五日丙午夜望月食
又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
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四科
題稱擦崖子關於本年七月初四日未
時在本臺根底起霹靂雷火一塊進十
八號臺擊碎旗杆一根本臺百總湯明
兒子在炕上擊死年方一十三歲又小
孩子一名提在臺外放下未死又該總
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

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王象乾題據守壩底指揮彭從德報
稱萬曆三十年五月二十三日未時忽
然地震自東而來至此而去大鳴如雷
又本年五月二十三日申時地震自東
北方而來西南方而去至六月初一日
戌時又震一次聲如微雷房屋俱動又
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劉應龍題據福
州府陰陽學於本年六月十八日辰時

初一刻地震三分二十一日卯時正四刻地震三分各自東南而來西北而去興化府陰陽生康秉後報稱本月十八日寅時二十一日卯時各地震自東南方起至西北方止又泉州府陰陽生林惟秀報稱本月十八日卯時地震四分二十一日卯時地震三分各由東北方而來西北方而去又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劉應龍題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夜

五更時候觀見天上有一長星頭大紅色尾尖白色初時發響一聲裂開中心紅兩邊白自東邊飛過西南方圈轉一半未曾全圓後身彎能動將紅色星一箇圈圍一半後來不動漸漸影去又據閭頭墩水隊兵田淮報稱九月初十日一更觀見天上一星起自東南方初出只一箇圓大似碗身色血紅燦爛霎時間變出共成五箇作一堆各大似碗俱

血紅色一最鮮明至二更被雲遮掩又
至三更尾只原一箇如初血紅色至四
更復分五箇血紅鮮明到五更總歸一
箇大似米糴血紅色至雞鳴又復碗大
漫漫影去准等一夜又該南京內外守
備部院科道等衙門司禮監太監等官
邢隆等題萬曆三十年十月初八日據
孝陵神宮監掌印奉御潘時并
孝陵衛直月右僉書指揮王尚德等各稟稱
本日申時分據巡山官旗軍徐應金申
之等報稱本陵山頂煙氣上沖少頃火
起有神宮監掌印奉御潘時并僉書左
監丞等官常永等及
孝陵衛掌印指揮蕭大仁等東城兵馬江化
鱗督同旗軍火甲人等奔赴延燒去處
救護當時撲熄周圍約十餘丈許並未
延及林木又該欽天監監正徐浩題稱
本年十月十六日甲辰夜望月食等因

節奉
聖旨是禮部知道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陸續
抄出到部送司案候在卷又本年九月
二十三夜都下喧傳有星如雞蛋大青
白色光照地後有大小流星數百千枚
四面紛紛交錯而行今照年終所據前
項各處奏報災異相應一併類題案呈
到部臣等竊惟天地間稍失其常者皆
謂之異失常之甚令人目駭而心怖則
異之異也今歲奏報如黃河源竭星妖
再見
孝陵起火等變皆前古所稀覯除臣等禮官
奉職無狀不勝震恐席藁待罪外惟是
妖不自作皆由人興今歲天變何以獨
甚於往年臣請得而言其故天之仁愛
人主甚矣天不言示人以象蓋日夕冀
人主一悟悟而改也當其迷而未悟之
先則其譴告者猶小及其悟而不改之

後則其譴告者常大何者迷而未悟悟
之日可待悟而不改則改之日難期也
皇上為天宗子呼吸常與天通邇者一二新
政未合天心而幸今年二月於
靜攝之中下省躬之諭罷礦稅停燒造雪誣
獄錄廢臣煌煌數語盎然春溫乃渙汗
復反屯膏未下
皇上有此美意天欲成之
皇上有此美意而未竟天又欲儆之於是乎
示之災異又示之怪異河竭於秦星變
於閩此猶在遠耳至於羣星亂流為邦
畿萬衆所睹鍾山起火在根本發祥之
地此其譴告豈不深切著明哉凡災異
之來人情未常不動色相誡久而漸安
之又久而漸玩之則不但視天變為常
而視避殿減膳羣工修省之文亦常矣
天下之患莫大於以異為常往時羣臣
數日不朝見為異今數年不得一瞻皇

翠華以為常往時章疏一二留中為異今大
半不報以為常往時或黜陟或另推為
異今京堂缺至二十人藩臬以下缺八
十人經年不補以為常採山之始中使
與部郎金吾分道而馳為異今開礦不
已轉為收稅餘鹽不已轉為漏契變產
不已轉為損資珠池不已轉為寶井無
一地而無中使以為常往時採榷使者
害一命官為異今遷謫不已而編民編
民不已而係逮以死甚而
天潢苗裔亦被摧折無一人不被中使之害
以為常天下可驚可愕之事相率以為
習見習聞而往時常行之政令偶一舉
行反視以為曠典異數以常為異以異
為常以此而求挽回
天意消弭災變不亦難乎夫羣臣比肩事主
彼此不能相諭而望精誠格於
君父此為一難一體君臣近在交戟不能使

其說一入而望窮簷下姓疾痛愁苦聞
於萬里重闈之上此為二難士氣銷矣
民情鬱矣蓋亦大其聲以疾呼而不能
自達乃欲以人事符天意回
上帝之疾威而求其昭格此為三難臣以為
堂簾之上元氣之始也咫尺之地通則
無所不通咫尺之地壅則無所不壅伏
願
皇上以泰交一事為弭災首務延見大臣修

明政事罷言利之事不使於百姓者批
答章奏明示羣臣以意補缺官而程其
功效仍諭羣臣同心憂國方當時事艱
難正如風濤洶湧安則同其福利危則
共其禍敗安得自分彼此安得自營身
家
陛下收天下之心必同憂用天下之才以共
濟以此仰承
天意轉災為祥在旦夕耳伏惟

聖明留意臣等曷敢析待　命之至
為百載班行一旦隕越請乞
聖裁申明舊制以肅官常以存　國體疏
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文選司郎中倪斯蕙等奏前事又該浙
江等道御史何淳之等奏為朝班原有
定規部屬妄生異議懇乞
聖明俯賜申飭以肅官聯以尊
朝廷事俱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又該南京湖廣道
御史胡鶚奏為正班次肅官聯以尊
朝廷以冀和衷事奉
聪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
查隆慶元年二月該本部會同禮科都
給事中辛自脩等看議得翰林院不拘
品級敘於京堂之內科道官自為一等
列於部屬之先今後常朝列班悉照此
例其御殿大賀原有歷年習儀舊禮各

宜遵行等因奉
穆宗皇帝聖旨是欽此今該前因通查案呈
到部為照班次一節
國初之制專準品級永樂以後無隆侍從
故典制諸書所載其詞往往可以旁引
而互執而隆慶初年本部題准事理與
萬曆初年常朝舊儀亦稍不同今日吏
部司屬與各道御史至露章而爭臣等
再三參酌查本部原疏科道自為一等
列於部屬之先奉有
穆宗皇帝明旨炳然可據臣部原題如此今
日更相違異則何以昭畫一自
皇上登極以來常朝班次四班先六科而吏
部郎中等官接之五班先十三道而別
部郎中等官接之三十年衆所共睹之
舊規一旦昂彼以抑此又適當吏部四
司空署之後則非偏亦偏非狥亦狥矣
夫班次以近上為尊亦以押班為重諸

臣所爭之事不失而事或因爭班而起
蓋有爭之端倪即有爭之流弊今各執
一事理各據一舊章愈講而說彌不定
愈爭而氣彌不平恐至偏執生成心公
事成私隙臣等即欲以辯息辯徒益之
爭耳臣謹開具事理及舊疏舊儀以請
於
皇上惟
皇上一言決之蓋

朝廷之禮當須布自上而臣子守之不當
爭執自下而
朝廷狥之今日之議或遵隆慶二年本部
題准之事例或照萬曆初年習行之舊
儀斷自
皇上則羣臣俛首輸服無敢異同矣蓋爭本
非盛世之事爭而失者有失之爭而
得者亦有爭之跡若出自
宸斷則班在前者遵

君命也無爭之跡矣班在後者亦遵
君命也無失之嫌矣從此盡息爭端一以共
濟國事為主亦所以率諸臣以順以讓
以共適於師濟揖遜之路非但為班次
一事而已
為仰遵
明旨并乞申飭章疏體式以肅臣工以便
裁覽疏
該內府抄出奏王誼漣奏為懇乞
聖明廣推敦篤榮及末品比
詔例以彰大典事奉
聞
聖旨禮部知道近來本章字畫太細不便觀
覽且易作洗改等弊着通行體式與各衙
直知會遵守如有參差的該科參奏欽此
仰見
皇上總覽萬幾留神批閱除奏內庶人秉柠
等乞恩冠帶容臣等另議外謹查照嘉
靖八年奏准本式酌量字畫大小通行

省直務令端楷整齊便於省覽以彰
皇上同文之治然臣猶有請焉本章者臣子
所以陳於
君父之前而輸忠效悃者也取其足以達
宸聰通下情已耳歷代名臣奏議皆明白正
大垂之至今乃比來諸臣建白往往有
過於修飾過於冗長過於奇僻過於隱
秘悄忿者臣等以為皆宜禁如作字必
依正韻不得間寫古字如裁作財駭作
駭之類用語必出經史不得引用子書
及雜以小說俚語之類薦章但論其行
能政業之實不得以海嶽風雲麟鳳金
玉等語過於虛稱參劾但指其貪鄙昏
謬之實止用散文逐一開列不得以牽
合對偶文致人罪論人論事必須明顯
不得有陰摘其人而隱其名姓及不直
斥其人而微聞其事使互相疑質而不
可解者條陳利弊必須簡切不得有一

事數語可了而反覆千言及敷演款項
絶類一篇策套者又如天下事非一家
私事爭論是非必須公平不得有偏執
成心而盛氣以求勝者蓋君臣之間貴
於洞見底裏在下者披衷直陳則在上
者一覽可決所關係於人心治體良非
細故相應并行申飭恭候
命下臣等通行兩京各衙門及在外撫按官
遵守自後章疏如有仍踵前弊聽都察
院及該科指名參治則不惟諸臣之奏
議可還淳於前代而朝上而夕報可行
有冀於今日矣奉
聖旨是本章字畫着查嘉靖八年體式行還
刊印須示題奏文詞本以宣上德達下情
各宜據事直陳豈得匿情浮談駕虛失實
非告君之體亦何使遠近臣民通曉遵守
依擬嚴行申飭故違的指名參治
為抱病日深曠職已久懇乞

聖明俯容回籍調理以延殘喘疏

臣以草茅下士蒙

皇上掄置館局備員講幄消埃未有効又蒙

拔擢畀之典禮臣即捐糜此身不足報

恩厚豈敢言去豈恐言去顧臣於三月中偶

感痰症虛火上炎日夜咳嗽飲食頓少

精神漸消舊日肌體瘦減十分之六屢

經醫官吳海張鶴年等調治皆謂脾肺

兩虛已成勞損非需之歲月難以望痊

竊思三禮非臥治之官九列非養病之

所治病則曠官理事則增病萬不得已

乃敢哀鳴

君父之前伏望

皇上憐臣真病久病零臣回籍調理萬一得

愈則自今日以往有生之年皆

皇上之賜也臣不任激切屏息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為部務曠久懇乞
聖明亟補左侍郎員缺以資經理疏
臣抱病寖尋肌體瘦削骨立如柴此舉
朝所共見者本月初六日具疏上聞未蒙
俞旨竊念臣部事體重繁目今冊封在邇
貢生雲集俱屬重典料臣之病既非旦
夕所能平而右侍郎李廷機遠在數千
里又非頃刻所能至若非亟補左侍郎
員缺則經紀久虛部務日弛臣之心益
不自安臣之病益有增劇而已伏乞
皇上俯查吏部會推官員速賜點用以理部
事容臣大馬之軀回籍調理臣雖在田
野敢忘
皇上再生之賜曷勝哀懇隕越之至奉
聖旨該部侍郎員缺着將原推寫來看卿有
疾宜慎加調理稍可即出供職吏部知道
為積病難痊曠官已久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以延殘喘疏

頃該臣以抱病侵尋職業入曠再疏上
請奉
聖旨該部侍郎員缺着將原推寫來看卿有
疾宜慎加調理稍可即出供職吏部知道
欽此臣感激
天恩多方調治當典禮繁重之時恨不蚤愈
蚤出以圖少效消埃之報不意調理再
旬百藥無效精神日減肌肉日銷痿歟
連綿夜不得寐迄今骨瘦如削面黃似
蠟臣覽鏡顧影自歎自驚誠不自意强
壯之年而一旦骨立形銷遽至於此夫
以臣之年則宜爭
陛下之日長以臣之病則憂事
陛下之日短無之部務煩多欲置而靜攝則
瘝曠為懼欲强而視事則困憊不支兩
者交戰臣心益苦臣病益進萬不得已
乃敢哀鳴
君父之前伏望

皇上念臣真病又病別無假託容解部務就
醫故里萬一狗馬之病漸有起色與黃
童白叟共祝
萬年之壽未報之 恩當圖銜結於異世耳
臣無任伏枕瞻望懇祈之至
為患病已久部務多弛懇乞
聖明俯容回籍調理以保餘生以免曠職疏
臣頃以真病真情兩疏上請未蒙
俞旨臣抱病沉綿既不能免[illegible]即出待
命竭蹷又不敢急迫遽奏多方調理今半已
有餘而病勢日增元氣日減咳嗽晝夜
不止日吐稠痰升餘日用飲食不為肌
膚盡化而為痰涎以致身益瘦削面益
瘦黃而復聲啞氣促行步無力此滿朝
臣工所共知共見臣不敢有一字之欺
也臣部中自尚書范謙病故之後經年
而余繼登代之繼登到任半年臥病一
年而故又經年而臣蒙

聖恩明鑒其任不意臣之病體今又危劇如
此然彼時猶有左右侍郎可以管理今
臣既以病而左侍郎懸缺未補右侍郎
告病未來一堂之上空虛無人人情自
然懈怠事體自然廢弛臣不足惜因臣
之病而至誤
朝廷一部之事則臣雖在牀蓐困頓之中
又安能一息安也伏願
皇上憐微臣久病難以遂瘥部務久廢難以
再曠容臣回籍調理別選耆碩早代是
任則典禮可無瘝官臣得專心藥長
林豐草之中皆臣祝
壽銜恩之日也奉
聖旨卿有疾宜慎加攝衛安心靜養瘥可即
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為備陳病臣情苦懇乞
聖明鑒憫放還以延殘喘疏
臣頃奏為患病已久部務多弛懇乞

聖明俯容回籍調理以保餘生以免曠職

奉

聖旨卿有疾宜慎加攝衛安心靜養痊可即

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莊誦

恩旨感極流涕念臣自為禮部右侍郎臣

病重上書請急荷蒙

俞旨即日放臣又推講幄恩給臣父母

誥命臣五月抵家猶及侍臣父三日臣父

及至被封典臣父子相見生死永別感

激

聖恩此時此情即剖心刎頸豈敢有愛及蒙

召佐銓旋即時就道以為

皇上既體臣之情而放歸臣安敢不急

君之召而即出若得隨分盡職隨事盡心庶

幾少效涓埃以代先臣報荅不意葵藿

之悃未申而蒲柳之姿已瘁臣之病蓋

傷損虛勞之症也自去歲與聞大計旋

奉典試之

命出聞而臣已患消渴肌體瘦削矣經秋稍
蘇至今春而前症復發加以勞嗽而臣
病遂增劇矣即今氣血兩耗醫藥無功
形容枯槁顏色憔悴對鏡顧影自危自
驚既不能酬
君父優禮講官施及其父之意又不能踐先
臣垂死教忠報効
君父之言每一上章踟躕累日然而不能自
止者病至萬分難支而情出萬分不得
已也夫人臣無病而欲偷安者欺也有
病而隱忍不言以至曠官誤事者亦欺
也臣病根已經歲月萬無旦夕可愈之
理伏望
皇上憐臣真病真情放臣早歸田里臣即愈
也終身一飯不敢忘
聖主即不幸而從先臣地下亦當永矢銜結
效犬馬於異世臣不勝真切懇懇仰望
之至奉

聖旨覽奏情詞懇切但典禮重寄倚藉方殷
卿宜倍藥慎攝疴可即出供職不准辭吏
部知道
為病勢沉重疴可無期懇乞
聖恩早放生還疏
臣頃奏為備陳病臣情苦懇乞
聖明鑒憫放還以延殘喘事奉
聖旨覽奏情詞懇切但典禮重寄倚藉方殷
卿宜倍藥慎攝疴可即出供職不准辭吏
部知道欽此仰惟
聖慈高厚業已體臣之情而仍惜臣之去訓
以倍藥慎攝此真
天地之造父母之心也臣感荷
恩眷涕泗橫集念臣伏枕自春徂秋初尚一
面調理一面供職至於症漸危迫乃始
具疏陳情然醫未嘗一日離門藥未嘗
一日去口以為萬有一甦猶不敢恝然
於

恩旨之惓惓也乃今
天語益溫臣病轉篤始而肉消今且骨立矣
始而痰今且帶血矣聲啞喉乾神傷
形憊多醫罔效顧影自悲一息雖存生
意垂盡耶
主上念典禮之重令臣暫肩印務顧當此時
吸存亡狗馬何由自効一身非有百慮
俱灰獨餘一念未斷之私緣臣尚有衰
齡老母隨住邸中臣以隻身承顏朝夕
今母憐子病雙淚欲枯子慮母衰五內
如割母子相依為命則安危不問而同
若非今日勉侍還鄉恐臣一旦溘先朝
露將使忠孝兩虧
君親並負臣雖銷殞私憾何窮此臣所為紙
骨支牀控誠瀝血不得不乞身於
皇上者也伏望
皇上仁覆如天惠然憫惻容臣回籍調理臣
得扶病護母與生入里門瞻望故土如

或弛負擔而勞瘁稍舒辭榮祿而災殃
漸減從危獲起頂踵仍全實惟
皇上再生之賜臣激切仰控無任延頸悚息
待
命之至

宗伯集卷之五十八終

宗伯集卷之五十九

此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禮部稿

為病深情迫七懇
天恩矜允放歸疏
先該臣奏為病勢沉重痊可無期懇乞
聖恩早放生還事候
命月餘未蒙俞旨仰窺

聖恩深厚不即棄捐臣獨何心固於求去但
臣久患虛損漸成勞疾自四月迄今咳
嗽日增肌膚日減奄奄僵臥旦夕憂惶
方思具疏再請適當
聖節屆期普天稱慶臣欲起屢仆恨不能與
於
闕廷舞蹈之末方用竭蹶何敢遽言其私
今慶典既畢臣乃始敢以情上懇臣禮
官也臣既臥病左右堂虛無人日日曠
官事事 遣代臣一息尚在寧能自安
臣見醫書勞嗽肉脫者難治臣之嗽亦
已久矣肌肉銷鑠亦已甚矣臣如得生
則再生也非
皇上憐而放臣臣得盡謝世事一意調治豈
敢復有生全之望夫生臣者父母也能
使臣再生者
皇上也是用瀝血陳於
君父之前伏乞

呈上念臣真病久病十分難支俯容回籍調
理臣如未填溝壑惟母子日夜祝
天世圖銜結牙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為久病難痊懇乞
聖明恩斷早賜生還疏
臣病五月餘矣瘦削危困之狀滿朝大
小臣工無不知之七上章乞歸而
上未忍棄臣也臣竊自念負痾沉重既不能

旦夕望痊待
命趦趄又不敢急迫上
請靜聽半月前症彌深緣臣病始於勞心因
而傷脾傷肺今雖在告而身綰部章名
列朝籍豈能事事無所用心稍運心思
便覺勞瘁故雖醫不離門藥不離口僅
能支撐目前而肌體之銷鑠顏色之憔
悴絲毫無加於舊臣此時此病稍退則
望生稍進則憂死王如秋深敗葉津液

先枯一經風霜輒虞隕落臣有
恩未報有母在堂若令溝壑先塡將使忠孝
兩負栖栖衰母誰爲侍養左右之人耿
耿孤悰永無報荅
朝廷之日此臣所以撫七尺而自憐干
九閽而上控者也臣事
皇上頗久蒙
恩遇最深一念未酬寧忍自棄然而至於此
者臣之病臣之命耳伏望
皇上垂察俯容回籍倘或尚及調治得保餘
年則全臣之命視用臣之身者
德恩更倍臣雖沒齒敢忘銜結臣無任懇切
待命之至
爲待命甚久病勢轉深九懇
天恩早放生還以全殘喘疏
自臣患病綿歷三時百方調治訖無寸
效瀝情控血
天聽彌高犬馬微悰未蒙矜察仰諗

聖心知臣用臣不輕棄臣臣若尚可支持寧
忍固執求去顧臣脾肺交病形神兩傷
久歉成勞日見沉頓臣亦知
厚恩不可以不報而力難從心
宸聰不可以屢瀆而勢難久待今臣之肉已
銷矣臣之神已耗矣臣之詞已竭矣臣
之情已亟矣臣之病狀去未必生而去
猶有可生之理臣之曠廢留亦何用而
留終為難保之人

皇上與其留臣而徒增曠職之尤孰若放臣
而予以可生之路伏乞
聖慈俯賜矜允乞臣回籍調理則
朝廷再生之賜微臣百生之幸也臣無任
激切待命之至
為病危情苦十懇
天恩垂憫放歸以保殘喘疏
臣以久病乞骸未蒙矜允待
命枕上以日為年伏念臣部自尚書余繼登

抱病經年又缺官經年而臣得承乏其後方數月而病病瘦病歟又適與纔登相似不入部署又半年矣從來部中空虛無人諸事廢弛未有如今日之甚且久者臣欲强起經理而疾勢沉重不能自持欲堅臥調理而部務殷繁豈宜久曠因久病而曠官因曠官而增病臣非敢自惜也國有六職因臣而廢其一臣即臥病何以自寧夫人痛則呼天病則呼父母

皇上之尊天也臣子視之則父母也臣呼籲乞身之章凡九上矣臣叨列詞林二十五年供事講幄十年臣雖不肖託在近臣病篤情危一旦至此譬如依人鳥雀垂死哀鳴

皇上至仁至慈寧無矜惻惟

皇上批發臣奏俾得回籍調理庶幾無職業曠廢之憂就故鄉水土之便臣若幸而

得愈實惟
皇上再生之賜臣情竭詞窮不勝仰望懇祈
之至
爲病勢愈久愈深調治百方無效十一
懇恩早賜生還疏
臣自夏初杜門抱病八月於此矣上章
請告屢蒙 恩留仰諗
聖明未忍捐棄臣多方調治萬一得瘥臣尚
可以無去也乃病至今日有不能再延

者夫長至者天地剝復之會也故醫家
診病每視冬至增減之症爲入春輕重
之徵臣數月來飲食減少明係脾土虧
損當此時而脾氣不復將來春木侵之
必益虧矣臣數月來肌肉消瘦明係相
火熏爍當此時而水不能制將來春木
佐之必益熾矣就今臣今日得蒙
恩賜歸解組釋負以從事於靜攝猶恐無及
而況可再一日緩乎夫臣禮官也

郊祀大禮而不能與俎豆之役長至大慶而
不能隨拜祝之班雖牀褥之上能一息
寧乎伏惟
明王之恩不可勝量顧臣之病勢實是沉重
辭榮養靜未必其生臨事當官徒速其
斃與其使臣在京邸而死孰若使臣就
田里而生
主恩自厚臣命自薄臣之求去非得已也伏
望
皇上察臣危亟之勢憐臣哀切之情
俯俞臣請慨然放還使臣得及此時以養微
陽萬一再生有機則自今不死之日皆
皇上所賜之年也奉
聖旨卿典禮寅清朕所眷倚既疾未瘳宜從
容調攝俟稍瘥可即出供職慎勿再辭吏
部知道欽此
為患病日久十二懇
天恩早放生還并乞點用部貳以綜典禮疏

臣力疾十一疏乞歸養
聖旨卿典禮寅清朕所眷倚既疾未瘳宜從
容調攝俟稍痊可即出供職慎勿再辭吏
部知道欽此夫臣之病已深而求去已亟
矣而
皇上猶不忍令臣即告諭以從容調攝
天地父母之恩非臣頑昔所能上報顧臣臥
病太久痊可無期已庠之精神難以驟
復已銷之肌肉難以驟生生死關情俯
仰係念臣惟一母母又垂老母惟一子
子又垂危此臣急迫之真情諒亦
聖明所憫惻也且臣之此時為身謀則有憂
生之嗟為國謀則有曠職之懼本部侍
郎二員左者未補右者未到獨臣以一
身臥理病憊難支夫使臣拮据部務則
不能靜攝使臣一意靜攝又不免廢事
是臣身與部事蓋交相病也萬不得已
乃敢哀控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容臣回籍調治或先聽臣暫解部事將
臣部印信別委大臣一員管理仍將左
侍郎員缺速賜點用庶幾餘生或猶可
起而部務不致久瘝矣
為病深時久情迫詞窮十三懇
恩早放生還疏
臣於前月奏為病勢愈久愈深調治百
方無效十一懇恩早賜生還事奉
聖旨卿典禮寅清朕所眷倚既疾未瘳宜從
容調攝俟稍痊可即出供職慎勿再辭吏
部知道欽此臣伏誦
天語不勝感念臣抱病九月有餘陳
請之疏亦已十二次矣臣今年四十有五蒙
皇上拔擢至正卿海濱寒士初望豈敢及此
前時臣父病亟蒙
皇上體悉速命臣歸臨危相見又推講幄恩
賜封賜卹臣每念此未嘗不中夜伏枕而泣

也若臣尚可支持不思報效不病稱病
欲自偷安無論
皇上不可欺本心不忍欺即
皇天在上寧容此不忠不信忘恩負德之臣
我臣閱醫書勞瘦而肉脫者難治臣之
體比舊已減十之七矣久歉而聲啞者
難治臣啞而小愈愈而復啞者又一月
餘矣秋冬間尚賴藥餌以活耳屈指春
陽木氣將旺脾土受尅脾氣不能勝藥

力則何所恃而自存乎夫臣所藉以報
主者此身耳若先無此身將何致身從前
異數隆恩無由報答即稱銜環結草亦是渺
茫此所為顧影自悲仰
天上控者也臣有寡母已迫衰齡頃在家鄉
驚聞虛信千里宵征涉霜雪而視臣於
京邸臣母子相抱痛哭兒之不孝使母
劬勞如此母則謂臣途中但望見汝了
不知寒也顧別幾月而汝遂瘦削幾不

可識認乎臣病勢如此情事如此一字
不敢欺謾伏望
皇上念臣生死未決之危症憐臣母子相依
之至情早放臣歸俾之一意靜攝但此
身得全異日或有可以報
上恩者而非所敢必也奉
聖旨卿疾未平宜安心靜攝以俟痊復如何
又有此奏還遵屢旨在任調理毋得固辭
吏部知道欽此

為病勢深沉恐誤典禮十四懇
恩憐憫苦情疏
臣於本月初四日奏為病深時久情迫
詞窮十三懇恩早放生還事奉
聖旨卿疾未平宜安心靜攝以俟痊復如何
又有此奏還遵屢旨在任調理毋得固辭
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泣病殘微軀致
塵
聖眷自當安心調理豈敢復有塵瀆乃臣心

有萬不能安者不敢不明陳
君父之前臣自患病以來日甚一日肌肉盡
消嗽不絕聲瘦不絕嘔肺氣已竭脾氣
已傷九月臥牀百方無效日者
福王婚禮選吉驟聞
天語傳宣臣病未及死敢不趨　命匍匐至
長安門顛仆不支司官代臣接捧
勅旨宣召中使在朝臣工衆目所見咸訝臣
一病至此夫莫重於
君命禮有不俟履卑者而臣中途自廢力不
能安臣心何以自安元旦在即百辟朝
天而臣咫尺　闕庭方當僵卧不能從諸臣
一效舞蹈祝願之私臣心又何以自安
且　福王婚禮有司矣禮官宜有執事
而左侍郎尚缺右侍郎未來獨臣一人
尚綰部綬今臣病經一載瘦削如此豈
敢於兩月之內遽望痊安若於此時不
能强起部中又別無官豈不有誤

朝廷之事則臣之罪益大則臣之心益不
安矣伏乞
皇主念臣真病真情並無一字虛假
俯容臣回籍調治早選賢能以襄典禮則於
國事既濟臣命得延臣犬馬何足道或不
孤
聖明二十餘年作養微臣之至意耳臣無任
激切待　命之至
為病勢危篤苦情可憐十五懇
懇速放生還疏
臣自患病經年猶扶掖視部中文書昨
正月二十四日俞抑忽然一陣痰暈筆
落於地尚不自覺已而稍蘇乃始自驚
而自憐也臣自入春以來痰嗽相增元
氣日損飲食日少奄奄待盡喉啞不能
出言手顫不能書字觀臣之面猶三分
似人也解衣而觀其體尪羸憔悴已全
不似人形矣況安常理何足深惜獨念

堂上慈母特遣士甸抱中雛子未及五
歲俯仰如此悲苦可知伏願
皇上憐而放臣臣聲而萬一得愈猶是
陛下之草莽臣也不幸而死死於故鄉亦戴
陛下之恩不朽臣病危神亂不知所云
爲病危職廢情苦詞窮懇乞
天恩別簡大臣管理部務
賜臣生還以延殘喘疏
臣自入春以來瘦弱日甚聲日啞痰日
稠飲食日減神思憒亂動須人扶臣之
病懼加於春而今果加矣見者皆駭而
醫者却步矣臣不能視部事僉押用印
者二十餘日矣
皇上未忍遽聽臣歸不知臣今不憂不得歸
而憂不及歸也伏乞
別簡大臣一員代署部事仍許臣回籍調理
則
皇上始終恩遇臣生死俱當不朽臣伏枕陳

情不勝迫切惟
皇上哀憐之
為病勢十分危篤母子二命相連懇乞
聖慈憐憫拯救疏
臣自患病以來請告疏至十六矣
皇上未忍放臣蓋猶謂臣病尚可生耳臣病
半月以來十分沉重蓋因勞瘵之病虛
弱羸瘦肌肉消盡氣血耗盡臣之在世
捱日而已臣母年近七旬因愁成病若

臣有不保臣母何以自存懇乞
聖恩早放臣歸臣及生前與母還鄉臣即不
起尚免臣母怨苦異鄉或致不測也
為病危戀　主恭進微言懇乞
聖明省覽大修德政以慰輿情以補未報
深恩疏
臣自患病愈逾一載生平受
恩隆重無可仰酬今病且篤矣古大臣當有
遺疏而臣已昏瞶一字未成謹取臣病

中未上疏補綴上之仰惟
皇上在位三十一載矣自古帝王即有享國
長久未有歷三十餘年而方春秋鼎盛
際中天之運如
皇上者也主勢尊國勢强中外無隙東征西
討神武赫然五子同日受冊同日加冠
麟趾螽斯之盛皆前代所未有天既尊
陛下為中國之一人又福
陛下為千古之一帝
陛下永念此意何以報荅歷考古帝王臨御
既久或以治久而生釁或以將亂而生
悔歷年既多則大亂大治生焉臣願
陛下穆然自省所行盡是耶則三十餘年者
固
陛下持盈保泰之時所行未盡是耶則三十
餘年者亦
陛下回心轉意之時當此壯盛之年正是理
亂之介若不將大小政務整頓一番中

外人心收拾一番日復一日盛年漸往
蠹壞益深即欲挽不反之勢於倦勤之
餘亦無及矣
陛下天質英明神謨周到但未必盡用之往
人行政吃緊當用之處故朝政猶未肅
吏治猶未清君臣上下之交猶未孚而
天下人心未盡欣頌耳
陛下試自省高明英斷比之前代詰王何人
不如若問政事民情可方何代臣願
陛下奮其英畧卓然以整齊天下為事以副
上天篤厚寵綏之意請畧言其槩夫朝政未
肅者病在人情之惰臣比見人心怠玩
綱紀陵夷令多稽緩事多廢閣彼此喜
朽仗上下不相貫議少成效人無固心
即如
皇上批荅間有不時或欲慎重以示不輕或
欲操縱以示不測羣臣不曉此意直謂
可緩可急可作可置

朝廷緩之誰肯急之朝廷置之誰肯爲之
蓋政事是朝廷政事若朝廷不着緊發
然主張於上則任事者近於招權執法
者易於招怨相率偷安尋隙自便遇一
事則曰我非不欲爲也未得
肯耳建一言則曰夫業已言之矣如
留中不報何如此則是與臣子以藉口塞責
之地而廢弛之名反使
朝廷當之臣以爲天下之事寧使

朝廷責成臣子無使臣子催請
君父疏上必報明示可否疏下即覆顯立期
程
朝廷躬爲精勤以率先羣下勿更
留中以滋弊端則所以振天下之惰而歸之
整肅者也吏治未清者病在士風之貪
夫人情所趨者利也欲利而不敢取者
畏法也懸法而不能使不犯有人執法
而莫敢不肅者畏官也故州縣治民郡

轄州縣總以司道為之紀綱大約一司
道所管有司常不止十人司道有人則
十人皆奉法矣伏見此時司道之缺不
下五六十人而其他以公事馳驅及陞
遷未任者不在此數則是司道之缺者
常近百而有司之無所束者常近千況
藩臬既苦於無人而郡守半幾於空署
有司既無人管領無人查考廉者不勸
貪者不懼非卓然自立者則相率而乘
時漁獵耳
陛下但知慎重爵秩予奪自由豈知一官缺
而一官之法廢一官之法廢而十官者
皆無所稟畏矣臣以為宜速補天下兩
司及郡守員缺仍諭以檢察所屬期共
澄清要於三年之後計所釐正幾何激
揚幾何以為黜陟則所以革吏治之貪
而歸之澄清者也君臣上下之睽者病
在形跡之疑夫事有所不行者疑其事

也人有所不用者疑其人也

皇上明睿原出羣臣之上羣臣忠邪不一豈

謂盡無可疑

皇上所疑委亦有時而中有疑而中則遂以

疑爲常始因一端漸及衆事始而疑端

在事既而疑根在心今合在廷之臣舉

措稱

上意者幾人一歲之中

上所點用卿貳大臣幾人羣臣處見疑之勢

巧者益自彌縫以蓋其所短潔者遠避

嫌疑趦趄而不敢前誰肯挺身以任

朝廷之事若

君父推心任人有缺即補以官有官即責以

事羣臣無可顧忌展布四體以幹王事

縱使才有長短其意常欲向前夫使人

人盡心人人盡力　國家之利孰大於

此唐德宗時猜疑羣臣人才消沮及遇

患難無人可託乃知天下人才用之即

有不用即無信之即無人可疑疑之則
無人可信臣請
陛下明詔羣臣從前上下相激以致不能無
疑一體君臣有何嫌忌自今以往當復
坦然用舍因廷論之是非賞罰付已成
之功罪羣臣亦各洗心滌慮精白事
君有事寧直陳有過寧引咎不得欺隱回護
以開疑端亦不得彼此猜嫌致成傾軋
周防盡撤表裏洞開則所以釋上下之
疑而成泰交者也其要莫急於收人心
大凡人情既有所懸人言原內難奪惟
英明之至自知而自斷之耳以
皇上之英察平日於人之賢否政之得失天
下人所未知者
皇上知之豈以今日小人聚斂之禍小民愁
苦思亂之情天下人皆知之而
皇上反有不知者乎百姓是
朝廷赤子假令朝廷取財猶關痛癢猶如

斟酌今一槩委之中使中使聽之參隨
此輩於民有何情分畏何法度但有一
分可取之隙有不盡充囊槖而更留與
百姓者乎百方取財苦總歸於百姓萬
人得利怨總歸於
朝廷當此時而尚有咨怨況於千萬世而
下誰肯諒
皇上此心者夫前代之易亂也其前王功德
淺後王福力薄也今取民數年而亂未
形者
高皇帝之功德大
皇上之福力厚也如人當壯年起居失節漫
不經意及至遲暮百病相乘總有良醫
不可救藥古之治者藉民心以不亂亂
者藉民心以復興
陛下奈何以二百年固結之民心而一旦令
其渙散至此乎古稱成湯改過不吝非
是聖人無過惟聖人乃能改過耳漢武

帝垂老而悔唐德宗經亂而悔若不老
不亂而悔者千古更有何人古惟成湯
今惟望之
皇上耳皇上以聖主當盛年一日不悔即漢
唐一日悔即堯舜臣非敢為妄說也前
代欲為堯舜者在積累其所不足
陛下欲為堯舜者在克治其所有餘以臣前
所陳者惟君臣上下之乎稍需歲月耳
章奏可一日發缺官可一日補百姓所

不便者可一日罷也
陛下奈何憚一日之發憤不以成一世之業
立萬世之名乎臣[illegible]入春病危旬日以
來不可復起思戀
聖主伏枕張書纔及數語便已困憊即復置
之置之而終心不能自已蓋十日始成
此疏其語無足採而其情有足憐者臣
言止矣臣終無報[illegible]之日矣惟
聖明留意省覽臣不勝[illegible]嗚感戀仰望之至

宗伯集卷之五十九終

宗伯集卷之六十

北海馮琦用韞著

論

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

善謀國者必慎君心之所由起君心起於知而成於一念畏為興資一念侈為敗資非一念之興敗而極此一念則興敗分焉吾畏其卒蔽怖其始不先其未形折其將萌待其敗而繆救駭而後圖則已晚矣是故態臣

獻諫於已安直臣弼違於既過智臣識幾於將動蓋臣事業[illegible]未[illegible]十志欲[illegible]不欲移於彼[illegible]不欲伏於此夫是之謂謀國之臣宋至真宗時稱極盛已景德數十年間內帑充陳閭閻富厚即郡國舉災傷亦以時常例耳事文靖為相輒聞而輒奏之斯不[illegible]憂勞天子常及語王文正曰人主當使[illegible]四方艱難[illegible]符天禧之問然後嘆文靖之見遠也夫人主生深宮之中

不離茵褥之上成業襲於累世什資取於四方未嘗知憂未嘗知危未嘗知勞未嘗知懼又況六合為家羽檄不馳桴鼓不鳴桑麻徧野露積充溢內快心於勢之足自給而外騁志於時之無可憚彼其視天下國家曾何足為我難者其無乃寬然而有侈心一有侈心而天下弊端從茲起矣語曰侈惡之大也夫侈於事其患小侈於心其害大何者事有方而心未有極也譬之水然惟所導之則有侈

於欲侈於遊侈於居侈於功侈於福澤利益於是乎長袂利屣進騕褭纖離御柏梁建章之役興大宛月支之使者出鄜畤雍祠建蓬萊五城三神山之屬庶幾遇焉始不過幾微方寸而後乃舉環海內外以奉此方寸之侈心而不足人主惟無侈四方亦相與則而象之天子傳之左右左右傳之藩鎮藩鎮傳之州牧州牧傳之鄉吏然後及民民欲弘侈衆賈繁興逐末商賈矜子毋燿鄉里閭左少年負才使氣任俠無弁弄迂富厚窮卑知民亦且智盡能索慕所不如始以天下奉人主之侈心既且以天下奉天下侈心而益不足天下之勢至於不足而國費又不可卒省則不能無重斂重斂不能無重法重法不能無重怨天下有此三重者國必大傷夫安知吾一念之極使四方人至此也人非顓愚誰肯以四海之大累世之業以狥此方寸之侈心彼固實不知耳夫其端居高拱處深稱聖人主

固然其無足惟朝廷置公卿輔弼之臣亦惟
是朝夕獻善敗於王所豈其矯太平虛名爲
一切奉行故事彌縫顧忌而不以上聞且大
臣而不使人主知四方艱難天下更有誰能
使知之者天下蓋有欲言而不能能言而不
敢敢言而不得得言而不欲則陳閭閻疾苦
道田野情狀吾既不敢望之小民不敢望之
小臣不敢望之遠臣又不敢望之嬖幸貴近
臣然則微大臣無責已大臣者既已任天下

之責則不能不憂勞天下與其求之天下則
不如求之人主之一心求之人主之一心則
莫若使之有所畏而無所侈使之有所畏而
無所侈則莫若使之知難所謂難者曰王業
艱難天步艱難而此兩者則自四方之艱難
始故牂羊在道蜚鴻在野芋菽不充蔬糲不
給吾必使之知其饑被苫蓋臥荊棘褐不
完蒙犯霜露吾必使之知其寒裹糧坐甲櫜
戈待旦塹山堙谷暴骨草澤吾必使之知其

勞奇請它比鍛鍊周內呼天搶地斷肌刻膚
吾必使之知其急捐親戚去墳墓委道路廢
町疃澤葵依井荒葛胥塗吾必使之知其離
揭竿裳呼庚癸伏潢池依萑蒲作氣無聊吽
呼山澤釋耒帶劒走死地如驚吾必使之知
其危其視祥麟神雀芝房蓂莢之瑞直廐豢
圃植無足知於人主惟是四方可驚可愕可
憫可涕之狀是進是御是匡是弼此豈徒攝
此區區危慄束縛人主令之無所誰何者耶

天下所視治亂者在人主一心耳以天下奉
之則不足以天下檢制之則有餘夫一夫向
隅滿堂動色安有天下阽危而人主不動念
者亦安有念天下阽危而晏然不為所者必
且穆然深思淵然遠覽宵衣而起當饋而嘆
則必不忍歛四方之憂以為樂歛四方之勞
以為安歛四方之咨嗟太息而以為豐亨豫
大太平無事夫然後驕怠之心折荒淫之樂
絀後宮不敢闘妝而望頻笑糟丘酒池虛為

林奔秦隴之材不浮於江張放李明不在側
長平冠軍之校不遣新垣平文成五利之屬
不進以照臨百官風示天下天下亦相與則
而象之故朝廷無浮靡之閥貴幸無僭擬之
誅守牧無貪黷之辟閭閻無誅求之擾禮義
自生刑政自清甲兵自寧溝洫自平浮蕩自
耕如是而國不治天下不安者未之嘗有其
效始於人主知四方艱難而大臣能使知之
也昔太宗侈民物繁盛呂文穆避席以都門
外饑寒死者對上默然爲色變陳恕爲三司
使有詔趣上中外錢穀數恕以爲天子富春
秋恐知府庫充實生侈心不進也蓋老成深
慮類如此王子明豈不亦稱賢相哉猶且以
爲細事不足煩上聽蓋至天僖之末而始嘆
李文靖真聖人彼真宗之侈不在天僖而在
祥符之始不在祥符而在景德之末景德之
末邪說已入君心已侈大矣不早先其未形
折其將萌及侈德已成欲進一言不可得則

豈非相天下之炯戒哉戒之則莫若使知四方艱難而愚以為四方何艱難之有如君相者乃稱艱難耳匹夫匹婦得一金不知所措彼其欲易足而求易給即不然亦安住不得貧賤者而君與相以天下為家天下一人不得其所者且壅盼而冀幸焉蓋四方各以一人艱難為艱難而君與相以四方人艱難為艱難此其難易相去遠矣書曰后克艱厥臣克艱厥臣君與臣自知其艱難也即四方

賢能之事

軍事當將出

善將將者不自任而任人任人而聽其自任然後可以責成功夫安危非可嘗試也生死非可假借也入而謀之出斷死而效之非可以岐而用也謀當事成則議功謀失事敗則議罪必規其形必襲其情非可以分而任也故明主不越國而謀智士不離局而議夫以安危存亡之事明主豈不欲自謀之而衆議

之顧獨以爲業已掃境而屬之將彼於事近我於事遠授之以計計至而機移臨之以命命達而局變違之則拒命從之則敗謀從亦失不從亦失與其自任而至於兩失則不如任人而聽其自任之爲得也軍中之事皆由將出請申師尚父之旨蓋有主權有將權然將權待主權而重將權者主權之所假也所假者重則假者可知也奔走禦侮固吾圉也股肱羽翼成威神也輕將權者輕主權者

也輕之之說有二有輕其事而輕之者有重其事而輕之者平居無事以國容爲軍容以受事制戎事以一人言而用以一人言而舍爲而若無用不舍而若舍者此輕其事而輕之者也及其有事多徵兵而慮其寡博求將而虞其缺又設之貳以偪之立之監以參之爲中授計畫從旁設議論以持之此重其事而輕之者也夫輕其事而輕之是謂無將重其事而輕之則無人非將無人非將其究乃

與無將同夫將所仗者威也所布者令也所
執者法也所假者權也威不兩立令不兩行
法不兩尊權不兩重劒有兩刃而無兩柄弩
有連矢而無二栝兵有三軍而無兩將自古
及今未有兩而無害者也兩心相御兩力相
軋兩功無忌兩敗相諉官屬得以左右其袒
軍吏得以陰陽其術而士卒亦且有詛有祝
朝議亦且紛紜有與彼與此為二中與外為
三將方自諉自衛之不暇而何暇惟敵是求
弋是故國之危徵有三而強弱不存焉軍之
敗徵有三而勇怯不存焉君不知將而寄以
事懼其不任而伐之謀謀成於此而下不相
應者國危吾顯有所出事而實無成算以虛
策自居而取成於下下欲副吾策而不能欲
自用其奇而不敢上上無策而交相蹐者國
危權無統紀以利害為嘗論無定衡以多寡
為勝毀譽交據而誅賞不平者國危事有二
柄柄有兩持計成而多撓令下而數易如是

則軍疑軍疑者敗將不敢專制而內請內請又不能獨斷而衆議人多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謀泄謀泄者敗以人之死爭勝而將不能制死命以臨之進死退生人誰求死且前且却法不必行如是則軍玩軍玩者敗若是者何也事有所由起功有所由成罪有所由出事之由未得所歸則功罪未可定而號令未可齊也是故國有可易之將而將無可奪之權吾業以事任將又反與所不任者議之任者一議者百勢必反制于所不任彼以不任輕而此以見議輕是兩輕之道也業以見議內不能無動而猶使尸之勢不得不取程於議議多而莫適從則並存以幾無失昔以無策敗而今以多策敗是兩敗之術也知而論之與臆而論之同狀言其所知與言其所臆異情當事而譚利害者身在利害之中情形現乎前而生死迫其後不患其慮之不真也而患其說之多蒙也旁睨而譚利害者

心在利害之外夸言煩稱以為高而不憂其終毛舉苛論以為公而不與其禍期于聳聽不期于當情不患其說之多蒙也而患其慮之不真也持聳聽之談撓當事之慮則議日煩而無當情數變而愈蒙蒙不已而欺蔽逾滋議不已而瑕釁互起始於為國漸以自為及其自為之極則雖至敗國事而不恤總之起於人各操一心心各橫一事也故使人以為國之事自為則無不敗也使人以自為之心為國則無不濟也何者天下之謀未有如自為之工者也明君任將必使將自謀之自謀之而自任之自任之而自收之昔者漢王將韓信而使信自謀之信請北舉燕趙東擊齊與漢王會滎陽已考其成功無一語弗酬也攻祝阿收富平東擊張步耿弇實自謀之肅王亦以為落落難合已考其成功無一語弗酬也使兩人言之以授他人未必效他人謀之以授兩人亦未必效何者謀自已出則

不敢不審力自已出則無所愛也唐之賢將莫如臨淮汾陽兩王將李則勝將郭則勝以李代郭則勝惟以兩人並將則不勝益之九節度則益不勝獨將則勝並將則不勝者何也前之軍事出於一而後之軍事出於二也世之將畧未必如兩人忘私郄狥國難亦未必如兩人即如兩人亦已不能無敗則勝負利鈍之所由畧可覩矣蓋天下有不可假者有不可不假者有不可不分者有不可不分者不可假者器與名而權則不可不假不假則國無重將將有侵權不可不分者權與事而官則不可不分不分則人有侵官官有侵事所謂官者或在事之內或在事之外事之內與事之外不相狥也凡謀事則事之外者效謀而事之內者裁決而錯事用惟將不用惟將獨明獨斷獨往獨來而後計畫可定也成功則事之內者效力而事之外者覆覈而行賞功惟將罪惟將公是公非公予公奪而後

賞罰可明也故兵有勝於原野有勝於朝廷勝於原野者先籌策勝於朝廷者先賞罰賞誠信罰誠必則君可以得死力於將而將可以得死力於士卒故將權者待主權而重者也世之將者吾惑焉行軍料敵銷萌厭難若皆以為非吾事也全軀保妻子與夫中有所憑外有所營則盡以為吾事也故有將事而無軍事其人在外之外而其事在內之內假令以結納之費養士則何士不附以窺瞰之術料敵則何策不工乃令人主宵旰而憂拊髀而嘆乎軍事當自將出將事當自將將出將之事勿使自內出也將將之事勿使自外入也故曰凡軍之道莫貴乎一而又曰天下之政出於一則尊主權重將權蓋必有本矣

策

問京營之設所以重本強幹威不庭備非常示天下壯也漢之南北軍更而為七校唐之府兵更而為彍騎此二代者皆當承

平之世而議變法意者不如是則無以新耳目勵武節歟然武備不加飭而一代之制因以遂壞何也我　國家統兵於五府練兵於三大營權輕重强弱虛實之勢至熟也後更為十二團營又更為東西官廳已復為三大營至嘉隆間而議論滋煩矣有議汰兵以精簡練者有議募兵以實行伍者有議合三營而授之一大將者有議倣五府而授之六提督者有議京兵戍邊以習行陳者有議邊兵入衛以强根本者此其說孰得孰失歟夫增與減為兩端分與合為兩端出與入為兩端且議增議減議分議合議出議入而一無所效其咎安在茲欲使將無玩愒兵有紀律以庶幾二祖立法之初意則何道而可諸士其借前箸籌之

御兵者無輕議祖宗之制為也有祖宗之制有祖宗之法法者制之所託以行

也夫虎賁七萃宿屯京師左偏右承中
權後勁祖宗之制也敦陳整旅三令五
申賞不遺賤罰不阿貴祖宗之法也故
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
行以有法在也法在而制託以行若不
能用祖宗之法則法壞不能用祖宗之
制則制壞以不能用祖宗法而因以議
祖宗之制則法與制兩壞何以明其然
耶昔漢之置南北軍也南軍以衛宮城

而調之郡國北軍以衛都城而調之三
輔兩軍相爲表裏而相制伏爲後世計
至深遠也自武帝增京師兵置期門羽
林七校之屬又羅二尉盡屬大將軍而
南北軍之制變焉唐之置府兵也無事
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
解輒罷斯亦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也至
玄宗時衛士浸益耗廢於是一切召募
實之號曰彍騎而府兵之制變焉當其

更制之初精神足以行其法豈不亦燁然澡雪一時耳目哉乃其後浸靡浸廢蓋至元成天寶之季而後覩其害也何也制有所起而弊有所始法者制之所託以行而法之不行則弊之所從始也將將法高帝南北軍必不弊將兵法太宗府兵必不弊向使武帝玄宗思所由弊而遡之以至於所由起補苴其漏彌縫其闕而又無所侵撓於其間則南北軍府兵雖百世不易可也不務出此而輕狥一時之見一人之議故其始也以不能用祖宗之法而議祖宗之制其既也更祖宗之制而猶存一時之法其終也祖宗之制壞而一時之法亦壞故衛兵者慎無輕議祖宗之制爲也我

太祖高皇帝設五軍都督府將權分而易制古今善將將者莫加焉

成祖文皇帝設三大營兵分而易練古今善

將兵者莫及馬洪宣而後兵革不用士
不能無引而怠玩土木之役幾不能罕
故於蕭愍更爲團營武備亦稍稍振焉
所謂精神足以行其法者也至正德中
兩官廳之設法與制兩無取矣大抵兵
制始未嘗不善而後稍弊弊則不能無
變變而復弊後必有受之者漢之法至
文景而弊至武帝而變變而復弊元成
受之當漢之末季故不能復振也唐之

法至高中而弊至開元而變變而復弊
天寶受之當唐之中葉故不能復振也
我 朝之法至正統而弊至景泰而變
而復弊正德中受之會當
皇帝中興之運擴然大變積習之陋復爲三
大營天下乃始復見
二祖之制其所以駕馭諸將吏朝白羽暮黃
鉞亦與
二祖將將兵之肯符焉而天下玩愒久弊

實深

二祖之法有所行而不必盡行也至於今二十餘年而京營復弊矣議者見兵之弊而不精也為之說曰汰冗兵夫冗兵曷嘗不汰也簡精銳為團營而汰冗者為老營未幾而團營猶老營也簡精銳為正兵而汰冗者為備兵未幾而正兵猶備兵也嘉靖中嘗議簡精兵四萬人矣難者曰拔十得四其六且安用也且夫以本之所定令之法則兵不可得而汰也為夫汰之不可為之說曰實行伍實行伍不過清勾召募兩端召募則嘉靖中民兵是已不三年而亡其半彼其易聚易散散而不可復聚者無尺籍伍符可按而稽也可按而稽者正備兵也然清勾之令下而吏以為市一兵未具而民已擾矣徵解既至而軍尉以為市國未得一兵之用而尉已飽矣且夫以今

之將用令之法則行伍不可得而實也
為夫減之不可增之不可為之說曰重
將權合三營而授之一大將如嘉靖庚
戌之制是也夫舉國之六師而授之一
人非故也將而不賢則安取此如其得
士心而握兵柄旁觀者寧無置喙也即
國家推亦心而任之彼寧無震主之懼
乎且夫以令之將用令之法則兵不可
得而合也為夫合之不可則為之說曰

分將權分三營而授之六提督如隆慶
庚午之議是也然以三營而立三提督
以三武臣而用三文臣多指亂視多言
亂聽師無成命雖多何為且夫以令之
將用令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分也為夫
分之不可合之不可為之說曰京兵之
弱不習戰也乃始有京戍邊之議夫邊
且奚以此為也如以待戰是委敵也不
然則安用兩軍之士戲而京兵憑軾觀

之為數十年來曾有大建旗鼓當一血
戰者乎戰猶未也習於何有且夫以令
之將用令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出也為
夫出戍之不可則為之說曰入衛京師
以強本也乃始有邊兵入衛之議夫諸
邊之卒列鄣而守令簡以入衛虛門垣
守堂與虛所必攻守所不至非計也正
德中邊將嘗入矣所謂四外家者交通
窆寘禍機不測說者謂彼見京兵脆弱

而恣為横也且夫以令之將用令之法
則兵不可得而入也夫所謂令之將者
何也謀帥必於勳胄則其選太隘也協
理以旬月驟更則其權數易也裨將之
選太輕則其令不行也部將之屬太濫
則其弊難覈也所謂令之法者何也盛
為之聲容而不中其實則其事玩也多
為之禁令而不考其終則其法弛也顯
為之舉劾而不程其職則其聽紛也槩

為之賞罰而不鞭其後則其權撓也故
以今之人行今之法必且拘攣必且掣
肘必且玩日必且視蔭必且剥軍以自
潤必且便文以自營必且逸於法之外
必且舞於法之內而
二祖之制乃始一切廢格而弊端滋起於是
議者覩其一不覩其二覩其末流不覩
其本始遂乃議增議減議分議合議出
議入呶呶而起不知以此人此法也議
增則益冗議減則益削議合則太重議
分則太輕議出戍則滋勞議入衛則示
弱徒日取成制而紛更之而營務愈以
不振故愚以為以今之將用今之法無
往而可也若以
二祖之法御今之將即無往不可也夫五軍
者
高皇帝之所釐定也三大營者
文皇帝之所練習也則徹我

二祖當孰法哉

高皇帝諭武臣曰用兵之道先固其本內欲其實實則難破武備不可一日忘也故以飭武備

高皇帝法在也諭陸齡曰軍旅之事申嚴號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怠志故以申軍令

高皇帝法在也諭趙宗等曰軍出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閱騎士弓弩各為部分將士私乘戰馬者罪無赦故以肅軍紀

高皇帝法在也

文皇帝諭兵部曰將士為國敵愾必養之有素而後緩急得其力無以四方無事將士家恩不周也故以體將士

文皇帝法在也諭行在兵部曰聽征將士多以羸弱應數所簡官須罪之軍士逃逸缺伍當奪所管官俸故以覈軍伍

文皇帝法在也閱武營內指麾諸士卒坐作
進退無不如指顧謂方賓曰節制之師
庶幾可用然朕每御師未嘗特其已習
輟操練也故以勤訓練
文皇帝法在也是故議法者與其自為議不
若取府之載而條奏之柄法者與其自
為制不若取象闕之憲而申布之有所
遺佚吾致明之有所廢閣吾致行之有
所未備吾務成之有所太過吾務平之
如此則
二祖之法必行
二祖之法行而制可無議也嗚呼今獨不得
三祖之臣而與之行法耳何以呶呶議制為
哉大抵祖宗行法甚易垂法甚難後人
變法甚難守法甚易祖宗不憚其難以
貽後人後人舍其所甚易而圖其所甚
難則胡不引漢唐之事觀之也彼武帝
玄宗其精神足以行其法猶為厲階況

夫法之不行而議祖宗之制者哉蓋洛陽有淩雲臺焉衆木輕重無錙銖相負臺雖高峻隨風動搖而終無傾倒魏明帝支以大木而壞說者謂輕重力偏故也彼其以增減分合出入議營制者皆支淩雲臺之類也

宗伯集卷之六十終

卷六十一至卷六十三

279673

宗伯集卷之六十一

北海馮琦用韞著

策

問書稱禹作司空讓於稷契臯陶而孟子謂伊尹爲任與天下之重夫舜之初載天下不無事矣禹何以不遽任而讓尹之登用豈其無可讓者而獨以身任之何歟清原之命讓於羣卿綿上之蒐羣卿皆讓讓太尉而舉所不如者三人讓開府而舉所

上海圖書館藏書之印

不如者亦三人此皆古所稱讓官者也顧其所讓者豈盡出數君子上而斤斤稱其長以下之斯不亦近名而遠於情歟先零之役則請無如老臣淮蔡之役則請躬自督戰澶淵之役力主親征汴京之役獨絀神議此皆古所稱任事者也當其時盈庭之議豈盡非是而確然執其初說雖事幸而集不幾於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衆論者歟夫任則[illegible]無讓讓[illegible]無任任與讓不其兩妨歟古人則必有所重矣而後之君子移其任於官移其讓於事是以人鮮姱節事無成功今欲矯世勵俗俾讓不近名任不近刻以庶幾古君子體國之誼其何道而可

吾觀盛世君臣僚友之際何其相得驩而相信篤也其君與大臣合而無二三也其大臣與百執事合而無爾我也其大臣百執事與天下國家合而無顧慮

也爵祿名位懸於朝廷以朝廷之官官
朝廷之才何必在人亦何必在已進退
出處關諸天下以天下之心處天下之
事何必於任亦何必於讓此蓋臣之上
忠貞士之茂軌而伯禹伊尹所以為萬
世立極也夫舜之命禹則讓矣稷契之
儔當無出禹上者而禹何以讓惟時洪
荒始闢天下多故譬之治室然羣工未
鳩羣材未具而曰一身任之者無是理

也尹之相湯則任矣行袖之倫豈其無
可讓者而尹何以不讓惟時曷喪興嗟
民朝夕急譬之極溺然褰裳濡足惟力
是視而曰待人馬無是理也故禹之讓
也其所以任也尹之任也無害其為讓
也蓋任與讓未嘗出於二也世降而下
而此兩端者始分矣原季之為卿也讓
於狐偃讓於先且居士匄韓起之將也
請從伯游辭以趙武陳蕃讓太尉則曰

不愆不忘不如胡廣七政五典不如王
暢文武無資不如李膺羊祜讓開府則
曰秉節高亮不及李喜潔身寡欲不及
魯芝莅政弘簡不及李胤書稱推賢讓
能庶官乃和則諸公近之而偃之三德
軫之三賞皆民譽也衰其景優乎以廣
恭色媚詞取容於世而蕃固悅而舉之
何也讓則讓矣而所舉亦大不任矣乎
羌之役趙充國請自將而先零服伐蔡
之師裴度請自督戰而元濟禽澶淵之
冦冦準獨主親征禁制專決而中國之
氣伸汴京之圍李綱獨絀和議一意用
兵而南渡之社稷存易稱王臣蹇蹇匪
躬之故則諸公有焉而不貪小利當為
後法忠臣之慮斯閑遠矣充國其最懿
乎準誠有社稷功乃顧震而矜之以藐
同列任則任矣而自處亦大不讓矣蓋
古之讓與任出於一而後世修士主讓

材士主任立功之士主任立名之士主
讓於是讓與任始岐而為二雖然彼固
未嘗飾其不讓者為讓而持其不任者
以任也有所辭無所取之謂讓若夫競
於心讓於色恬於勢鋭於名則是以不
讓者為讓而君子不謂讓矣有所負無
所撓之謂任若夫喜於有事疎於料事
果於生事昧於成事則是以不任者任
之而君子不謂任矣君子之所謂讓者

有四所謂任者亦有四有度德不如而
讓者有度才不如而讓者有處則同心
出則共濟欲以相援而讓者有進則不
足退則有餘善用其短而讓者故辭方
旌之招遜上卿之禮則讓班也惟君之
訓惟二三子之力則讓功也治內不如
種治外不如蠡則讓事也寧與人以分
過不代帥以受名則讓名也四者乃真
讓已有度其理當為而任之者有度其

才可以為而任之者有度其時其勢可為而任之者有其時其勢已無可為猶且不避而任之者故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則無問難易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無問勞逸也恩欲歸已怨將誰歸則無問恩怨也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則無問險夷也四者乃真任已世之治也其君子自以為不足其敝也自以為有餘世之治也其君子以天下事為事其敝

也以一身事為事以天下為事則任以一身為事則不任自以為不足則讓而自以為有餘則爭爭之始猶曰爭事也爭事不已則併功伐而爭之爭功不已則併權勢而爭之爭之而得也則據其吭背而奪之爭而不得也則設為坑穽以排之始於爭事卒於爭利固勢之必至者也不任之始猶曰畏事也畏始事之難而託為高曠以避之畏後事之難

則假示不專以諉之成與敗未分而恐其屬已也則唱為異同以阻之成與敗已分而惡其形已也則持其短長以中之始於畏事終於妬能亦勢之必至者也而又有巧於此者則以古人任事之心移之於官以古人讓官之心移之於事將為名高則讓之將為厚利則任之陰為厚利顯為名高則陰以任而陽讓之始為名高終為厚利則始以讓而終任之利大害小則就之利小害大則去之無利無害則漫為之以塞觀望而曰我無所冀也有利有害則少嘗之以卜可否而曰我無所避也簿書筐篋則曰何足與治吾任其大者而當艱危震撼之衝則蓄縮不敢進也辭受取與則曰何足傷廉吾讓其大者而處去就進退之界則內戰不能斷也嗟乎三代而下士習何其紛紛耶則豈非君臣僚友之

間物我町畦欣厭意氣有不能相忘而
相信者此任與讓兩無當而兩無佐於
國家之急歟茲執事慨然欲矯世勵俗反
天下以純臣體國之誼愚以為純臣之
誼辨其為國與否而已一身之中手背
足行無所不役使而不言任焉一家之
中兄友弟恭無所不揖遜而不言讓焉
此無他一體故也今
朝廷之臣孰非一體何人何我何任何讓
乃上下人我之間不勝彼此形骸之隔
而沾沾談任讓之名跡意者其非純臣
之誼乎純臣者其視天下國家猶一身
也其視君臣僚友猶一家也故集衆思
廣忠益所以讓也即獨知獨慮紬衆議
無所用我處其勞人處其逸亦何必非
讓也決大謀定大議所以任也即弗躬
弗親而舉賢者以自代我啓其端人竟
其事亦何必非任也協恭和衷師師濟

濟所以讓也而此章彼弦彼可此否如
王味不同而和八音不同而諧則雖無
讓之名可也鞠躬盡瘁埒益鞅掌所以
任也而老成持重坐鎮雅俗操無事之
智貴不可見之功則雖無任之名亦可
也故所貴乎大臣者惟其心之純然為
國而已其心果純任可也讓可也即不
必於任不必於讓亦無不可者彼其君
臣僚友之間合也苟無是心則讓為近

名任為近利雖取古人之已事而一一
踐之偽乃滋長矣彼其君臣僚友之間
離也故上下人已合而無間者任與讓
所由出於一也有間矣而其離也不勝
其合任與讓所由出於二也間有合焉
而不勝其離不任不讓所以岐而二也
離而無復合矣而外示以合之跡轉移
於任讓之間假近似者以濟其私不任
不讓之極所以併而一也故夫離合之

端醇偽之首千載上下可覆說也故愚
以執事之問而深有感於古今君臣僚
友之際也
問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蓋
其重也而說者稱帝王之世口不煩言而
治令行禁止見謂伯者之餘謀王政弗急
也然歟否歟三代而下惟漢近古有詔書
下山東而父老扶杖願觀德化之成者有
璽書下西河而遠人驚以為天子見萬里
外者操何術而致是也彼其主勢最尊國
勢最强誠以令在必行而已廢格法至重
而其戶乃數封還詔書何以得不罪也甲
子詔書盡蠲除之此不亦反汗歟又何以
使令必行也自帝王之世已不能無升降
而或以為漢之詔令幾於典誥則又何舜
也夫以神武定天下無如我
太祖高皇帝而文治之盛無如
宣宗章皇帝時洋洋

聖謨載在
實訓者惟修令布令為兢兢其大指可得而
具陳歟我
皇上神明懿懋紹庥
聖緒夙夜憂勞天下蠲租賜賑及諸所興建
釐革 詔書下天下皆訢訢焉以為帝王
不足侔尚何論漢然而
德意不盡宣法令不盡行其原安在議數陳
令數下則幾玩而頓矣欲重
詔令何道而可諸士其昌言之
降人主制令於天下而後人主重唯天
下一稟於人主之令而後人王之令重
故布令陳詞吹噓鼓舞以震耀遐邇者
成王之要機也奉憲貞度設誡必行以
仰副德音者藎臣之極忠也蓋上德不
令其次能令其次煩令其次急令其次
不能令至於不能令末矣易曰厥有風
姤后以施命誥四方令不良重矣哉不

觀之風乎風之發於青蘋之末也窅窅墨墨耳及其披拂四海播揚萬有也鬱者暢結者解困者起其震撼擊撞亦足殺萬物而不厲蓋物莫不稟令於風令也者君之所以風也日月遞代雨露霜雪遞降而不能一日無風世有升降道有醇駁而不能一日無令世儒闇於大較以為帝王不煩言而治惟伯者令行禁止耳則何遽責人以無為之理乎夫

令必行禁必止誠不足盡治然亦有令不行禁不止而可以治者乎司馬法曰有賞民大戒於國以是知未嘗廢令也商周之誓不從有佚罰不迪有顯戮以是知未嘗廢法也夫治不能廢令令不能廢法則從古以然矣三代而下惟兩漢最稱近古詔書下山東疲癃策杖願見德化之成者孝文也而奉詔不勤勤民不明則責有司之奉行者急焉璽書

下西河遠人咸驚以為天子見萬里外
者光武也而千條萬端臨事勃亂則責
將史之奉行者嚴焉是故御史大夫下
樞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
守無留令也誤宣詔所察過詔議詔不
如詔各以輕重被法無壅令也有不便
則大臣請之如丞相嘉司徒意封還詔
書是也既下則無敢阻撓也有不當則
天子改之如甲子詔書皆蠲除之是也

未革則無敢不承用也彼其意氣藹而
不虛視聽一而不二規摹闊而不褊旨
嚮簡而不亂主勢最尊國勢最強固非
唐宋所敢望文中子曰漢之制志典冊
幾於典誥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
豈不諒哉夫漢事其區區者也我
太祖高皇帝英謀神斷手闢一代其諭羣臣
有曰凡政事施設必欲有利天下可貽
後世一令之善四海之福一令不善亡

窮之禍則所以修令者何審也
宣宗章皇帝深仁厚澤身致太平其諭侍臣
有曰治天下以信為本朕每詔令必求
可行可久而後發不然徒失信於民耳
則所以布令者何慎也
皇上踐帝王之英蹤法
祖宗之麻烈　詔書每下方內皆訢訢焉愚
生即託在草莽誠不敢自處漢市掾下
竊以為
皇上天下聖主也蠲租賜賑議獄緩死海內
有不安其所者為之惻怛於懷
皇上於德令可謂渥矣政不二門威不錯貸
操太阿而制海內之命
皇上於政令可謂斷矣萬方輻輳歸命
天子氊裘之長稟正朔受纓縻而稱外臣
皇上於威令可謂行矣椒房之戚尚主之貴
一挂議論立見切責崇山幽都何可偶
也

皇上於法令可謂無赦矣然有憂勞天下之
心而德意不盡究有獨御區寓之柄而
憲令不盡行威伸於遐遠而玩愒於輦
轂法行於貴近而抗敵於姦巧上布令
以名而未嘗課令以實下不敢謾令以
文而敢謾令以意蓋其弊有四請遂正
言而無罪可乎　國家急於用言切於
求理朝進一言覆而行之暮上一議覆
而行之可否異論則隨可否而應之彼

此互執則合彼此而存之如此則上下
相狗上下相狗令必不行矣我言之而
以必行言人則以為便人言之而以必
行責我則以為不便緣人之說而加詳
則[illegible]為有便無不便嬌人之說以求勝
則又以不便掩二便無此則前後相反
前後相反令必不行矣留令者罪壅令
者罪令自
朝廷下令至於有司幾何時矣奉布於畿

內都邑已緩矣彼見都邑之緩則復何
急焉未布於他郡國幾輔已緩矣彼見
幾輔之緩則復何急焉一令行甲以視
乙乙且復然一事貶乙以議甲甲且復
然如此則遠近相伏遠近相伏令必不
行矣言官申飭矣不逾旬而如故
詔責詰責矣不逾朔而如故問之在內曰郵
而置之四方矣問之在外曰牘而徧於
羣吏矣問之有司有司未有效問之百
姓百姓不知也如此則虛實相冒虛實
相冒令必不行矣此四者令之所由不
行者也然令之不行非獨下不行也木
之曲者不於其影也又非不行之日而
後不行也弓之折者不於其盡也故其
端在上其制在始聖王之治天下莫如
重令莫如審令議欲廣斷欲獨擇欲虛
行欲果議之始必以問主者度人情揆
事理議不審則主者得而駁正之議既

定吾即以責主者綜名實覈功過行不
力賞
朝廷隨而賞罰之勿下不可給之令勿操
不可繼之政上先見成事而下執符以
合焉勿浸浮於繩之外勿屑越於法之
內下先具成言而上操券以責焉言之
而便行之而始見不便也去不便別議
其便者無嫌反汗焉行之不便而其中
猶有便也存其便稍更不便者無盡改

紘焉大要令之行也必先慮事之所終
令之不行必先究弊之所始
詔蠲租稅矣而親隴畝視旱蝗者為奉令剥
民鏹以潤私囊者為廢格
詔賑貸矣而發倉庾惠窮民者為奉令餘粲
肉以不恤其所者為廢格
詔恤刑矣而疑從訊重從輕者為奉令益情
致罪以殘無辜者為廢格
詔減織造矣而規灌濯抑芳靡者為奉令侵

女紅以自繭絲者爲廢格

詔警邊防矣而嚴斥堠固疆圉與士卒同甘

苦者爲奉令脫軍須弛武備及效首虜

不實者爲廢格定服制禁奢侈貴臣無

敢侵令無論庶姓矣重舉劾慎題覆重

臣無敢侵令無論庶僚矣停大農之取

伸大府之憲裁九御之恩數省

矣內之供奉

天子不自侵令無論臣下矣

主臣無二心宮府無二體貴賤無二法遠近

無二令此

高皇帝所以造區夏

章皇帝所以致上理也彼漢事者何足爲一

日之間而覆說於前哉蓋自古稱奉法

强則國强奉法弱則國弱而先臣崔銑

之言曰我

朝之勢有漢之全盛無其强無宋之苟安有

其弱夫漢令無不行也而法未必平今

也法則平矣而令未必行以今之法行漢之令倣强國之意修平世之政化何以不若有實政何以不若商周執事所以惓惓漢事者意者其在斯乎若曰德之化人捷於令民之從好甚於令則固有立於未令之先者在安所事漢矣

宗伯集卷之六十一終

宗伯集卷之六十二

北海馮琦[illegible]著

策

問言路通塞關世道治忽尚矣古之帝王有獻書獻典誦諫傳語然未有言路之名也至漢而求直言之詔無歲不下至宋而開言路之章無歲不上其於求諫進諫亦良勤已而治不逮古何歟漢之士氣始乎隨卒乎激宋之言路始乎開卒乎塞夫隨

何以入於激開何以入於塞儻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者歟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所以弘奬言路者至深切矣二百年來一通一塞可覆說也而王文恪乃謂其通也乃其所以塞也何歟所以通所以塞之機果安在歟

上循止輦之風開轉圜之聽羣臣爭上書論列天下事然深識之士猶不能不喜其開而虞其漸則人臣獻納之體安可無講歟古稱諫有五而孔子與諷夫孔子何以不與直歟蘇洵曰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爾而又有謂須純意於國事有謂理勝而以至誠將之此兩言者與蘇子相反而或以術或以誠得失必有能辨之者諸士其明著於篇以為諫法

天下身也言路脉理也脉理通則陰陽陽而身安言路通則幽垢宣而天下治

言路通塞之機在上者十七在下者十三無論在下者即其誠不足格君父而使至於塞則亦臣子之過也以隨而塞者十七以激而塞者十三無論隨者即其志本欲引當否而第至於激則亦臣子之過也故專祿以周旋非人臣也翹君過以自為名非人臣也依阿唯諾人臣之利而非國之福也激昂奮迅人臣之害而亦非國之福也夫以人臣之利

與害為國家慮此必不待之數也惟夫以國家之心為國家慮則蔑不濟矣夫言路之名何昉乎虞夏殷周之盛也杯盂戶牖皆諫詞也工瞽士庶皆諫職也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此豈有所謂言路之名哉官之有言路也言路之有通塞也其在中世乎求直言之詔漢蓋無歲不下矣開言路之疏宋蓋無日不上矣夫朝廷

有直言而下詔求之耶忠諫之路坦然大開而上章以請耶旋復開之旋復塞之以直求之於復以直棄之故治與亂相尋也盖反復漢宋之事而咨咨嘆焉西漢之俗尚事功而薄名檢故世祖重節義以風之重節義不能不奬名高奬名高不能不立臧否立臧否不能不競標譽名以君宗比諸元凱稱為顧厨俊及而黨錮之禍起漢亦且敝矣宋之立國依忠厚而務優容故天下多議論以應之多議論不能無同異有同異不能無欣厭有欣厭不能無勝負乃始置邏事之卒立黨人之籍重遠州安置之法而忠讜之路絶宋亦且敝矣故天下之事至於靡焉而弊至於矯焉而過至於極焉而返隨之極也常激激亦且然闢之極也嘗塞塞亦且然微獨漢宋即千古同揆矣哉

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賴左右盡忠補過耳無論當時拾遺禁闥之臣即如張工部致中詩大使士哲倪舍人基皆得叩閽闔而盡所欲吐故羣策畢舉而大統始肇也我成祖文皇帝諭解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若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何患不治當時如陳鎮撫恭議侍衛姚知縣弘言議輸納王政以編氓建言擢諫官文雅舉建文事被重劾而不問故忠謨畢進而大業再造也蓋創業之主習於事而揆策之臣孰於計以不失本末之計入不惑一二之聽故其機相入而言路之開也易守成之主襲安於已然深計之臣圖患於未至當太平無事之時而陳憂危不必然之說故其機不相入而言路之開也難以不相入之言重以相隔之勢不能不稍有摧折

天下見以為無益於事徒令朝廷有罪
直臣名乃始擇地而蹈擇口而發其究
至於以言為戒而士氣約結不得伸夫
使士氣約結不得伸則其勢不可久也
故塞者開之機也明主固未嘗畢世而
愁直臣必且復召或尊用過其故官天
下既曉然知上意所向又當蓄積之久
驟而發舒乃始扼腕談折檻之事瞑目
語踐繩之節其究至於以氣相激而人
主積漸不能平夫使人主積漸不能平
則其勢不可久也故開者塞之機也我
國家至
仁宣稱盛際已延見廷臣嘉納讜直間以戇
罪尋復其官洊至崇膴言事者爭為激
切至正統中巨姦憑社紕言者無所用
一鳴輒斥或繫獄或杖於
闕下而言路始禁塞矣
孝廟時數詔百官言政事關失給事中御史

上殿則大臣重足立言事者爭爲激切
至正德中大鐺煬竈首治言官上封事
輒不省省輒得罪至論死論鬼薪城旦
而言路又禁塞矣二百年來一通一塞
可指數也蓋水激則旱矢激則遠事勢
之流相激使然而已
上廣合官之聽納嘖室之議信必然之畫
開亡諱之路而羣臣亦且披肝膽抒情
愫畢議願知切摩左右章交公車言滿
朝聽豈不稱千載一時哉執事喜其開
而猶虞其漸者何也得無以比者一二
憂盛危明之談猶有見詰責而至斥逐
者耶伏蒲徒薪之論猶有久始得報或
遂不報者耶意者諸臣論說雖詳而誠
意不足感格耶無亦以堂陛既隔而於
羣臣未必信耶夫人臣畫一策便一事
其利小而使人主有不信羣臣之漸其
害大人主有所攖拂而遂諫臣其事顯

而留中不報決使人索之茫昧不可知之地其患深人主惟不信羣臣勢不能他無所信而所信者且內乘信外乘疑擾釜鬲而關天下之口此王文恪所謂其通也乃其所以塞者也夫誠不足感格而使人主有不信羣臣之漸此在臣子宜自引以為過則柰何不講於獻納之體哉蓋古稱諫有五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所謂諷者何也真誠婉篤

不欲彰君過者也以真誠婉篤不欲彰君過之意而諫則諷也直在其中矣孔子之與諷蓋與直也而蘇子曰諷與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嗟乎君臣之間顧可術也乎哉世固有以蘇秦張儀之術而成其為比干龍逢之心者乎蘇子以為宜機智勇辯如古遊說之士而吾以為宜真誠婉篤如古純德不二心之臣純德不二心之臣善諷與直之用

而融激與隨之跡者也故意欲其至而不必靡於辭靡於辭則誠意或幾而掩也理欲其勝而不必亢於氣亢於氣則事機或幾而僨也人主內有所詘以伸其法則無過以急操之以急操之恐其遂無所詘也人主陰有所避而憚於議無過以說暴之以說暴之恐其遂無所憚也軍國要機雖三請十論不為煩習談習闌而不必可行者則無煩累牘也

恐其厭而不省也宗社大計雖排閤伏閤不為戇獨知獨見而不必僉同者則無煩合詞也恐其不入而莫之繼也勢有緩急無務說之行也而迫其詞以為急吾以為急而上且意其為緩疑於其緩則併其急者不信也事有大小無務說之行也而張其事以為大吾以為大而上且意其為小疑於其小則併其大者不信也蓋事中主則第恐其不聽而

事明主則聽於此又恐其疑於彼也責中臣第恐其不言而責賢者則不欲隨又不欲激也葉公之使齊也問諸孔子孔子曰傳其信詞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於其出使而在本朝可知也傳咸之拜左司也謂以直致禍當由元厲為聲安有悾悾忠益而見疾者於其當官而其諫主可知也子之諫父不於衆中而於私室屏處於子事父而事君可知也

明主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於君父所以納諫而臣子所以進諫又可知也王沂公謂須純意於國事韓魏公謂諫主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兩公之所謂誠即孔子與諷之旨也知孔子與諷之旨則知所以用直矣蓋孟子稱人不足適政不足間夫朝廷事孰大於用人行政而勿適勿間也君臣之間諷諭未形籌畫至密幸見聽納十不得五焉況於

操咫尺之牘而逆已行之令救已然之
過縱其聽也其與幾何唐太宗將獵畏
魏徵而止玄宗遊宴小過輒問韓休知
否此兩人所謂大臣格君之非者耶即
無諫之名可矣

問孔子辨聞達而恥沒世名不稱其旨則
異矣然名一而已後則有曰名教曰名節
曰名法曰名理何其稱名之繁歟夫名非
古人所急也而古人固有以名集事者如
拾遺禁闥而强藩寢逆謀晚拜平章而京
兆毀大第為侍中而契丹書輒署名入門
下省而北邊戒無生事此四君子者非身
詣而口諭之也豈不以名歟晉殷浩唐房
琯亦皆自居伯王之佐其聲名何必出四
君子下而竟以敗則以名取士者安所憑
歟夫聖無名善無近名立名者行之極也
而後之君子何名之易歟古人鄉舉里選
其稱士不過曰有鄉曲之譽然皆實中其

聲而適於用後乃決之以天下士論猶或
終始不酬真偽相冒何古人成名之難而
致用之易後人成名之易而致用之難歟
彼戒天下勿取名士者誠有激爾而或又
謂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然則名者
固為善之路歟夫論士必曰砥礪名行論
治必曰綜覈名實此兩者君子之所務白
也故與諸士詳辨之
夫名者實之賓也可以徵實亦或以敗
實實者名之主也可以成名亦或以名
成謂名盡可信乎則人不競其實而競
其名不可覈也謂名盡不可信乎則人
闇於名亦闇於實不可辨也孔子曰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非疾其不名也疾其
無所以成名也是故射則名射御則名
御有一物則有一物之名名者所以命
物者也無名者聖人不可知之事也無
近名者自修者也立名者行之極也有

名者有為者也以之持世曰名教以之
開道曰名理修士樹之曰名節稱士操
之曰名法總之名與實相為用而不相
離也名者古人之所有而不專任也楚
以子玉重輕魯以季友治亂隨會用而
晉盜奔段干存而秦兵息此皆望在本
朝名施敵國譽豈虛立士豈虛附也彼
所以致是者蓋有本矣當漢武時才臣
盈廷汲黯位不過九卿至淮南之謀謂

守節死義不可說而下者惟黯也即丞
相弘亡敢鴈行矣楊綰拜平章事制下
之日朝野相賀而一時宿將大吏省騶
從撤大第即郭汾陽且為斂袵矣韓魏
公之為侍中也契丹使來必問安否彼
不署名於天子之使而署名於一侍中
曰為侍中在此故也司馬光之赴闕也
民遮道留不得去願公遂相天子既相
而契丹戒無生事彼不戒於大將之三

軍而戒於一門下省曰中國相司馬矣此四公者計不下席身不出境而誠之於此望形於彼彼以實致名以名收實其所以至是者詎一日之積也而耳視者遂謂四公以名重耳夫名猶火也火之用近而火之光遠然火盡而光無所傳實所被者近名所加者遠然實亡而名無所著以存昔者殷浩之於晉也房琯之於唐也皆自居伯王之佐而天下亦伺其出處為時隆替引領望其登用及其用也無毫釐益於人國徒以虛聲為天下禍始蓋天下乃始嘆盛名之難副矣夫賢者有名偽者亦有名人主得賢人則以治得偽人則以亂天下賢人少偽人多則以名治天下者常少以名亂天下者常多而以名取天下士者常失不常得也蓋古人貴不見不聞之功如詩人所稱干城腹心顯相髦士之倫

皆不著其名不鳴不躍亦復何限而後之君子何名之易也古之成名難也無以名為者也今之成名易也有以名為者也無以名為者積土成山積水成淵實先立而名隨之故致用易也有以名為者猝而成猝而毀無故以合無故以離名先立而敗隨之故致用難也古者士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其得名也亦自家而鄉而國漸漬以往未有無階驟得名於邦國間者也其仕也積日之成而為要積月之要而為會積歲之會而奏功其得名也亦自庶人而士而大夫漸漬以往未有無階驟得名於公卿間者也彼四君子者之以名重也其出之有本而得之亦有漸矣長孺面折廷諍九卿嚴憚出其下公權沉靜寡欲疑塵滿席而人無敢干以私稚圭垂紳正笏不動聲色

而天下晏如也君實晷處有法度誠心
不妄語即田夫野老亦交口誦述之矣
此皆踐規蹈矩含淳樹朴不離跬步不
失尺寸束髮登朝迄於沒齒而後有譽
於天下蓋名若斯之難也而後之君子
不根本實不緣積累以善合虛譽為能
以暴得大名為福囂然若揭鍾鼓而求
亡子且奚以此為哉蓋天下趣名久矣
然而言之其流有五刻意自飾詭故不

情離縱以為賢跂訾以為智棄千金而
不顧爭壺餐而動色平津侯之布被郎
中令之敝衣是曰矯名其流一也智如
輻輳辯如飛屑危冠而稱道術抵掌以
論功名程其職業落如風影類趙括之
談兵等馬謖之過實是曰談名其流二
也廣求以合衆勤遠以自旌游大人以
成名指青雲而自附長鳴驥坂比價蕭
葵睎李郭之仙舟置鄭莊之驛騎是曰

交名其流三也事私而託公行汙而寄
治徼好爵而靡至藉令名以自通及魚
兎之既收類蘧廬之託宿毋將挫廉於
薊州孫寶亂法於杜稱是曰借名其流
四也司馬安之善宦直塞侯之微巧欲
而如讓躁而如靜時有擊斷亦時有縱
舍時有圓通亦時有同異避名以為高
而亦終於收名辭榮以為名而亦終於
獲實是曰巧名其流五也故實者有名
偽者亦有名實之名二偽之名五五者
之變又復不可勝窮然則孰從而辨之
以今之名則固不得士之情矣以今之
所以名士者則又不得士之名矣世議
之愛也憎也愛而佯憎憎而佯愛也愛
而譽也憎而毀也一譽而厚和一毀而
衆誹也士固不能無飾行而傳者又不
能無飾言聞者既已信耳而傳者又未
必信目真偽相間是非易位然則孰從

而辨之蓋古者官於鄉國取士於鄉政成於上論定於下至歲莫若與人而曰與人論之至愚莫若庶人而曰庶人不議至拘曲說如鄉人而曰鄉人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吾非以與人庶人鄉人能加於士論然而此三人者近也吾非以此三人者無愛憎毀譽而其為愛憎毀譽淺也今有人於此日相與也貌相習也雖工為矯飾而人習其本末則色沮而退也雖敢為夸誕而人悉其底裏則赧赧不能出也今有人於此日相與也貌相習也雖其所親媚而習見其疵類心終不謂善也雖其所疏遠而習見其修潔心不謂不善也夫其外所不能飾者真聞見也內所不能昧者真好惡也真好真惡而口不能無道者真是非也出於真是非者真名也故處而不愧友朋不愧妻子寢不愧衾行不愧影者

此者士之實行也仕而不愧編氓不愧
左右上不愧主下不愧心若此者士之
實效也有譽於遠不若無愧於近與其
使人譽則不若使人信也夫四君子信
之者也如浩如琯則譽之者也使人譽
之而未必信則未有不敗者也琯之敗
也怏怏不朝請而浩咄咄書空讀曹顏
遠詩至涕從橫不能止然後二子之真
態始露矣借衣者被借車者馳至於輪
摧襟裂盡還之至人而後詫曰惜矣借
矣彼不謂其始不宜得而徒悲其後之
失也豈不悖哉雖然名亦未可盡去也
魏詔勿取名士也名如畫餅不可啖也
名即不足得士亦何至因名逆折天下
士耶夫砥礪名行者不以行廢名綜覈
名實者不以實廢名以天下熙熙攘攘
無名高以分其所嚮而獨使利受其必
騖之勢其為害甚於好名故名非為善

之路也而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范公蓋有激乎其言哉故取士者勿迎而許之亦勿逆而拒之士勿有心狥之亦勿有心避之皇甫規之附名也韓伯休之逃名也杜預之好異代名也張季鷹不願有千秋名也此其心皆不能忘名而或以趨或以避趨與避則有間矣其心為名所動則一也夫士顧實至與否耳名誠不足狥亦復安足避哉

宗伯集卷之六十三

北海馮琦用韞著

策

問周以六計弊羣吏漢以六條察郡國此於法亦簡矣遂足以盡天下事無所遺歟六條所檢大郡二千石事也何以不及令而所稱良二千石者務安全長吏責大指而已則何嚴於守而寬於令歟且太守刺史重等耳有請罷刺史署州牧者有議罷

太守任刺史者有改太守爲刺史已復此
刺史爲太守者其亦有見歟　國家張官
置吏區畫周詳固已兼周官參漢法矣
皇上凝精太平　詔銓憲大臣簡守令重監
司至於數四頃復責撫按課上監牧郡縣
治狀而吏治民安之效天下考有以稱
上意者豈於法猶有不詳於官猶有不備者
歟抑亦法雖詳官雖備而所以任官用法
之意猶有未盡者歟諸士行與計吏借筆

願具陳所以興起吏治之畧
人主欲計安天下而悉問閭疾苦道何
由哉則惟監牧守若令共此民也民也
安惟監牧守若令賢民也不安惟監牧
守若令否顧不重哉蓋天下有吏事有
計吏之事吏治民計吏者治吏聖王治
吏不治民則操之有要術矣夫考課莫
善於周舉刺莫嚴於漢周考課之法小
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曰善

能敢正法辨而已六計之外無寄舉焉
漢舉刺之法刺史班宣周行六條問事
其一強宗豪右而其五盡檢察二千石
事也六條之外無他指焉此六者非謂
其足以盡天下吏事也而計吏之事則
畧舉之矣事簡則易遵法簡則易從凡
世之能立法者必其力能推行之者也
其後也力所不能推行者則往往還而
為弊端宋嘗須舉刺二十九條矣唐嘗
舉刺令四十九條矣以二十七最定
課法矣此皆法詳於前典而治遜於往
烈則治天下亦安用此苛煩為也綜核
誠密賞罰誠當即周六計漢六條足矣
綜核不密賞罰不當雖繁科條至於千
百猶之亡益故明主任法不如任人而
其任人不如聽人自任漢之刺史獨檢
察二千石郡國煩細則二千石自治之
刺史不代守為守也其二千石務在安

全長吏責大指而已簿書委瑣則令自治之二千石不代令為令也故上下有體職事不侵不肖者不得行其姦而賢者得行其意漢之良吏所以為最盛也漢之季也翟方進請罷刺史任州牧矣然中才自守功效陵夷則望息褰帷風寢解綬故未幾復設也夏侯玄議罷太守專任刺史矣然盡罷師帥獨任糾察則佩犢蔑聞烹鮮絕響故其議不施用也唐改太守為刺史已復以刺史為太守矣夫不務因能授任綜修其職而徒取古人官名紛更之所謂不策馬而策車失之彌遠矣吏治之興也為官擇人以人任官而其後也不得其人而更其法不得其法而更其官不得其官而更其名吏議滋繁官方愈耗斯其效可睹已哉

國家張官置吏歷畫周詳恐吏治之不修

立監牧以董之恐督監之容曲設司察
以糾之監牧定其流品而撫按歲舉奏
之撫按上其殿最而主爵三歲黜陟之
此固已兼周官衆漢法矣
上疑精吏治嘉與海內臻蕩平之路
詔銓部簡守令重監司至於數四頃復責撫
按課上品司郡縣治狀功令如彼
隆古如此庶幾有遵憲崇理釐弊剔蠹如逐
如霧如齊如湯皆起四稱

意者乎而愚生竊有槩於古今之不相及
也夫封一卓茂襄一裴俠猶能使羣吏
孝風舉朝動色今歲所舉刺者幾何人
三歲所黜陟者幾何人而天下未見洗
心滌慮擴然大變其習者此豈法不詳
官不備歟抑亦法太詳官太備而所以
任官行法之意猶有未盡者歟畿輔之
吏監司一而直指使者以數計郡國之
吏使者一而監牧大吏以數計積數歲

始遷而所閱使者監司以十數計其他郡之佐比邑之長受使者監司指而來偵事者歲以十數計稟仰於此又復遥制於彼則一瓢而百人輿之矣區畫於前又復更端於後則十羊而九人牧之矣不當其意指吾疑其為官盡伺其意指吾又疑其為人彼徼其上者厚而所以為其下者薄矣幸而受知而又不能不虞忌幸而得譽而又不能不虞毀彼

憂得失之心合而營職業之念分矣夫官則何嘗不備也以是為備則不如其省已按事則微情隱慝靡不暴陳於攻不肖則詳矣而舉賢抑何畧也課能則累牘連篇動以數十於舉賢者則易矣而退不肖抑何難也通綸初綰輒以上考見褒墨綬平遷動以微文見督於當官則恕矣而去任抑何刻也孤逖無援挂於密網根株既固漏於吞舟於下僚

則嚴矣而大吏抑何疎也不問功能而
問聲望天下乃始翹跂鶩於名矣不舉
循良而舉卓異天下乃始矯虔炫於奇
矣舍撫按之公牘而別詢於毀譽之口
則守職奉公者後而黨同養交之士進
矣禁胥人之私揭而陰用為殿最之階
則模稜苟容者免而守法任怨之吏絀
矣夫法則何嘗不詳也以是為詳則不
如其簡已故陸贄謂黜陟之使宜省官

之不急蠲法之煩八荀勗謂省吏不如
省官省官不如省事古人之言信有上
哉今法不可盡蠲則莫若寬文罔省議
論官未可卒省則莫若明職守正體統
夫制吏者必使之寬然有餘而後可以
責其効彼其四體之不能展布則未及
在民也救過不給則未及興治也長民
而使民不測其端則難使民測其端由
晝而入我則難有所操舍於法而不復

於民則難有所操舍於民而不使於法則又難且漢治累功効唐法紊優劣今一言不相應目攝之矣一舉事不當旋不復振矣然則陽城拙催科之政士元非百里之才此人何由而進乎故文罔宜寬也

國家成法纖悉具備人臣奉法而治無俟多言矣今一賦役也一邑便之遂欲天下行之一丈量也一人倡之遂欲天下行之以議士事又欲成議息之以事生弊又復以事止之自古及今固有以法強授之人而治者乎為之而敗上又無以責之則朝不以其言責其事以其事責其功而直為此擾擾也故議論宜省也守令拊循百姓則寧寬勿猛監司肅清百職則寧折勿缺今少年新進喜以強厲為精神仕路久淹反以含容為蓄重且上既可以定下之臧否下亦可以

持上之短長下既可以參句稽之權上
遂不能持激揚之體始未嘗不相伺相
察終於上下相遁競為周容耳愚以為
守令以安民為職以循理為賢以敢于
訐簡為功効而鷹擊毛鷙猾賊任威者
必罪之監司以檢吏為職以執法為賢
以弊絶風清為功効而奸邪起不能禁
官耗亂不能治則罷之勿使假器亦勿
使代庖勿使失於職之內亦勿使求於
職之外以縣聽令以郡聽守以[illegible]察
監司以舉劾聽撫按而吏事舉矣因縣
以知令因郡以知守因糾察以知監司
因舉劾以知撫按而計吏事舉矣故職
守宜明體統宜正也夫惟師周漢之省
約祛宋唐之苛煩罷方進夏侯之浮說
循陸贄荀勗之篤論以無失
祖宗命官立法之初意則吏稱其職民安其
業天下平而無事矣漢人之頌曰載其

清淨民以寧一夫清淨寧一宰天下猶可何論吏事哉

問自古兵變未有如唐之季世者也說者以唐之失政始於藩鎮太重夫藩鎮誠重彼偏裨士卒何以得易置之歟宜武之亂涇原之亂河東之亂陝虢之亂一時智謀之臣方畧各異而皆以定然於天下之歟無救也

興創治立法上下相維逾二百年而臂膂

使指之勢尾無不掉之虞其所為度越前代大效可睹矣一二睨巾之變稍見嘉靖中大同其最甚者也當時經畧之得失亦可指言歟夫唐之諸臣吾不敢謂盡失策而無救於亂嘉靖中諸臣吾不敢謂盡得策而無害於治其故何歟頃者鄖陽之事至犯上至亡等也

天子第誅二三首惡曠然與更始

恩德至深厚今雖小定而尚有訛言流傳徹

於　朝聽且以三年之中而變者數起紀
綱廢維施憂不獨在鄖矣諸士有所以制已
然防未然者否
今天下一尉候家胡越將吏櫜弓臥鼓
無烽燧之驚而士卒往往脫巾而呼譟
於浙譟於寧武譟於粵譟於薊譟於鄖
今神木孤山又見告矣夫亡紀亂常命
之曰變三年之間而變者數起則是以
變為常也非所以習天下也生楚人耳

鄖事第以鄖斃而借唐事為徵譟者
以為唐之敗始於藩鎮太強權太重綜
其實不然當唐之季偏裨淩主帥士卒
淩偏裨凡後之矯命雄行與天子為難
者皆其故扼主帥吭而奪之位者也強
在士卒弱在偏裨強在偏裨弱在主帥
由此言之吾方以為輕何重之有凡唐
之所由敗者不在有事權而在無紀綱
紀綱之失自乾元始而其後遂陵夷不

可振救然其深謀遠慮之士非乏也定變正傾之畧非無可紀也故有急而定之者有緩而定之者有用甲伸威而定者有不用甲不伸威而定者李宵之亂韓充以兵入其境藉為惡者千餘人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故有急而定之者韓充是也田希鑒之亂逾年而李晟不問也偽出兵援涇州者與之並轡行結歡道舊供張三日伏甲而執之一軍股栗無敢動故有緩而定之者李晟是也楊弁之亂朝廷且議赦之矣馬元贄為游說以沮師李德裕曰寧舍劉稹無舍弁也卒禽弁而殲其黨故用甲伸威而定者李德裕是也陝虢之亂李泌請無授節而領轉運使以行賓佐請屏人言事盡謝不聽行一人械五人而反側以安故不用甲不伸威而定者李泌是也此四子者皆智能應卒斷能當機

芒刃斧斤譙然立解然而無救於敗者何也彼能為一軍而不能為天下能戢叛而不能使不叛也我

國家修內攘外綱舉維張兵將之勢易如使指上下之分順如建瓴故二百年而天下安於覆盂也嘉靖中蓋嘗一再變矣五堡之變天城之變說者以為無重誅故相繼而起而撫臣倣者謂是役也苛將皆之為禍請一切勿問諸叛卒廷議則固已藉藉非倣矣督同源清請濟師意未盡非是顧不深惟所以綏定臣服之畧而虛張先聲頓師城下諸叛卒內憑城而外與虜市卒之智勇俱困無尺寸之功蓋撫臣無論有罪無罪而撫之督臣無論有罪無罪而剿之當事者狃于撫狃于剿事機已移而無變計也旁觀者忽言撫忽言剿情形未睹而鮮成算也一時經畧之跡曾不得與唐四

君子並卒所以帖然定者則
肅皇帝宸斷寔式靈之
肅皇帝以尺一之詔賢於十萬之師以一使
之任賢於百將之畧則
朝廷威靈振而紀綱肅也夫唐之諸臣吾
不敢謂失策而亡救敗者紀綱廢也嘉
靖中諸臣吾不敢謂得策而不害治者
紀綱存也然則鄖陽之事可得而策已
夫鄖陽之事非有五堡之役棄以予虜
也又非天城之役籍楚不堪命也其人
又非唐之列鎮坐餉而奉以為驕子者
也而至犯上至亡等
天子即芟夷蕩滌之亦何辭之與有
天子若曰是故吾爪牙赤子其不戢則叛也
其戢則猶吾爪牙赤子也毋是剪棄而
曠然與更始如天之福豈有量哉比者
諸軍亦稍斂而就撫臣之約束即鄖事
無慮矣執事之憂不惟鄖策諸生曰制

已然救未然愚則以天下之事未有不
制已然而可救未然者也夫治賊非治
所揆也用法非治所刑也亂行必誅非
為一卒也奸命必誅非為一鎮也法也
者用少而怵者衆施近而禁者遠所以
觀示天下也今詔撫臣罷撫臣矣辱監
司罷監司矣當其亂時當事者不能無
遽詞以謝也索金錢不能無予而不敢
以聞也夫人情意有所激不憚以死易

之利有所[illegible]不[illegible]得[illegible]
利而除其所不便以快其意所欲逞反
朝廷索首惡然後驅一二駕下以代之死
人亦何憚而不為者且夫以兵變削籍
者十人不一免也以變正法則千人而
一耳下操不必罪之心而挾上以必罷
之勢則安能無驕其上而上安能無嫗
煦狗之也然則壞
國家之紀綱必自此始矣夫所謂紀綱者

何也張弛操縱而有條理是之謂紀綱
造父之御齊輯之於轡衡遲速之於唇
吻正度於胷臆而執節於掌握內得於
心外調於馬故能取道致遠而無泛逸
蓋治軍亦猶是矣夫上下非素相信也
亂者與定亂者又兩相疑也處相疑之
勢急之則亂緩之亦亂彼方緩而吾急
之是趣之使亂也因其緩而遂忘乎其
為急則又養亂也故緩急之勢不可不
審也凡人之情急之則合緩之則離離
則易披合則難解今之亂者固向之奔
走服役而稱一夫者也合之則可以干
國法喪師紀而辱
天子命吏既合而離則故一夫也使無罪者
自別於有罪而有罪者不得脅無罪以
逞則一獄吏治之足矣故離合之端不
可不揆也法行則知恩恩窮則傷法令
即訛言繁興衝風之末也恫疑相恐虛

亏之餘也以衝風之末與虛亏之餘而
曲狥之後何以訓定矣夫諸卒豈其無
悔於厥心無有虞心而冀自免也乘其
悔心與虞心合而稍以法裁之以法裁
之而微示以可避也比其既定乃稍以
恩結之以恩結之而必使其不得冀也
故恩威之用不可不權也夫法一也而
以順逆爲差故比諸卒於大同之變則
異比唐之亂卒則又異何也彼至於抗
朝廷拒
詔旨而此則止於辱制官也故其罪薄也比
之於浙於蘄於粵於寧武則又異何也
彼由於減士伍刻軍餉此則爭細故譟
而起也故其情惡也
天子固時有非常之恩耳而驕將悍卒則不
可使一日不在紀律故法宜明於下恩
宜歸於
上夫法明於下恩歸於上而紀綱正矣故輕

重操縱之用不可不度也彼伯國之師猶司少長有禮欒糾荀賓之流訓以知禮訓以時使今縱不得若人而用之獨柰何陽翕陰煽躬為戎首寔生厲階於茲役也彼以一裨將激以片語猶使異軍特起今誠得良將循而拊之以恩信部署其衆而士心有不豫附姦萌有不逆折者乎故將率偏裨之任不可不擇也雖然此不獨將卒罪也今天下輕介冑極矣即不齒於官紳卒不充其枵腹邊疆死綏箕裘世業其中能即精卒窮鬱相依能不室怒市色思一日酬志隴首者幾何且

國家歲儲數百萬豈盡以享士也財殫於上力殫於下然而中飽矣嗟乎法之行也何獨在軍士哉

宗伯集卷之六十三終

卷六十四 至卷六十六

宗伯集卷之六十四

上海馮時可 復初 著

策

問蓋官制莫備於周官其大者曰公曰孤曰卿國有六職皆有主者而公孤所職何事歟冢宰之職曰統百官均四海則盡乎事矣而公曰論道孤曰弘化豈於百官四海之外而別有所謂道與化歟秦漢以來舉三公六卿之職屬之一相六職未嘗不

修而論道弘化之肯蔑如也其得失可指
而言歟我
太祖高皇帝罷中書省而重部卿之秩
成祖文皇帝設閣臣以參帷幄之謀
神謨遠慮高出千古大肯與周官同歟否歟
宋人之言曰有權臣有重臣又曰有羣臣
有腹心之臣夫權臣與重臣易知也羣臣
與腹心之臣易知也獨取重臣與腹心之
臣較之亦有別歟且臣何以重何以親豈
上下之交根本固自有在歟諸士其切磋
究之
人主不能自為治則屬之臣羣臣不能
以相治則屬之大臣而大臣亦人臣也
均之為人臣而不為之制則虞其太輕
不得不假之以權假之以權而不為之
制則虞其太重不得不分之以職分之
以職而不為之制則虞其太隔不得不
通之以情蘇轍曰權臣不可有重臣不

可無操權以為國則重臣操權以自為則權臣蘇洵曰有羣臣有腹心之臣羣臣所分理者在政事而腹心之臣所與聞者在政機孟子曰王無親臣矣親臣者腹心之臣也重臣者假之以操柄親臣者委之以腹心假之以操柄權久而疑疑久而亂委之以心腹情久而孚孚久而親假之以操柄操柄將在臣委之以腹心腹心故在君故人主與其使臣

重寧使臣親人臣與其為國重臣寧為國親臣也蓋自古建官之詳莫著於周官立三公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立三孤曰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而冢宰之職曰統百官均四海愚以為公孤非異官也論道率屬非異事也曰貳公明相同也三公不必備則三孤必設也四海不均平則陰陽不調矣陰陽調則四海固已平矣其所為異

者公孤所重在主德常在事之外于上
最親六卿所重在朝政常在事之內于
職最專主德修則朝政自舉此公孤之
任所以獨重也故坐而論道謂之公作
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行者不必論論者
不必行率屬者未始不通於上而論道
者不必行於下[illegible]大體不可下侵
大權不可專假也[illegible]說之[illegible]曰若作酒
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illegible]

非羹麴糵非酒非羹非酒而可以為羹
為酒可以為而不必自為也則商之相
周之三公是已故明主委人以腹心易
而假人以操柄難今夫慶賞刑威人主
與天下共者也而曰惟辟作威惟辟作
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股肱耳目君所獨
有也而曰臣作股肱耳目汝翼汝為汝
聽汝明以天下公共之刑賞而臣無敢
作也以君獨有之股肱耳目而惟臣作

之以是知委人以腹心易假人以操柄
難也自秦以後始舉三公六卿之職屬
之一相故綜理朝政嘗多而輔養君德
嘗少既已為麴蘖又復為酒既已為鹽
梅又復為羮既已坐論又復作而行之
盡總國權則勢或上逼專理外事則情
或中格使賢人居之則為重臣不肖人
居之則為權臣故威福有時作而股肱
耳目不盡假也大臣既外重而內不親
人主乃始以意向為親幸而所親者亦
以承意觀色為務主好議則嚴助主父
偃之流為親臣主好法則張湯杜周之
流為親臣主好貨則桑弘羊宇文融之
流為親臣主好藝則王伾王叔文之流
為親臣甚而疎大臣親小臣疎廷臣親
中臣恩以狎生信由恩固蓋未嘗無親
臣而其所親非也夫有重之而未必親
有親之而不足以為重則親與重兩分

而以為治難重臣貶重以求親則大臣
降而行媚臣之事親臣挾親以為重則
媚臣亢而奪大臣之權如此則親與重
兩失而以召亂易大約二代以上三公
六卿之職分而親臣重臣則常合故主
德修朝政自舉也三代以下三公六卿
之職合而親臣重臣則常分故有朝政
清而主德闕主德闕而朝政亦卒不修
也蓋自漢唐以至於今其得三代命官
遺意者莫如我
朝我 朝重臣分而親臣專
高皇帝罷中書省為六卿故重臣之勢分也
文皇帝設閣臣參機務故親臣之職專也古
之相臣躬自行之今之輔臣代人主言
之古之相臣如元首之於股肱今之輔
臣如心之於意古之相臣所重在朝政
便於督下今之輔臣所重在君德易於
格上故閣臣預機務論道弘化之旨也

六部分中書分職率屬之遺也論者不必行行者不必論可以為酒醴為和羹而不必自為也故無重臣而有重臣之利有重臣而無權臣之害雖然重臣分矣而情不相通吾懼分者之漸輕也親臣專矣而形不相接吾懼專者之漸疎也蓋臣無常重亦無常親君重之則為重臣君親之則為親臣今日堂陛之交愚生何從而知之然朝著之間猶跂而

待

臨御也旃厦之上猶[illegible]而待獻納也公車之牘猶積而待

[illegible]決也廷臣疎而近臣不得獨親近臣不得親而廷臣益疎意者其有真誠密契出於耳目形跡之外者乎則非愚所知也自非然者請盡其愚慮蓋君臣不相接其弊有六凡人情日接則親日隔則疎始因隔以為疎繼因疎而益隔上惟恐片言之誤見短長

於下下惟恐一事之忤取譴責於上門
既隔於九閽堂遂遠於萬里聞事未必
得實實事未必得聞故君臣不相接則
壅塞之機也章疏之稽留語言之傳奉
在人主行之則為權宜在左右假之遂
為弊竇以緩為急急可以為威以急為
緩緩可以為德緣隙而入其入也必甘
而上無從檢察也依形而出其出也必
峻而下無從覆覈也故君臣不相接則

假借之端也神明之主剛而多斷一不
慎則或乘上之斷以為權共儉之佐
而守法一不慎則或乘下之共以為利
參君臣而居其會環上下以成其私是
於鼎鉉之間復有釜鬵之隔官與民隔
則吏重矣君與臣隔則左右重矣故君
臣不相接則旁落之漸也人主賞罰當
使人明見之意旨不可使人微測之不
得之於公見必求之於微旨上以慎為

為營壘下以窺瞰為機緘巧者可以逢迎佞者因而熒惑如寒暑之較然則推測何用如陰晴之未定則占候滋多豈非明則難欺闇則易偽故君臣不相接則窺伺之隙也凡人情從好不從令奉意不奉法彼見上下情意不通精神不貫必且以玩愒為當然以窺避為得策士風安於惰窳法道壞於因循變之間廢闕急之則欺謾令屢申而益衰偽成習而益工故君臣不相接則廢弛之階也天下之事近者常信遠者常疑下不悉上之動定則傳聞異詞上未定下之品流則是非互執懿美之德意未宣切摩之苦詞漸格訛久傳而成實議相持而滋煩

朝廷之士既漸分為兩途宮府之間益復難為一體故君臣不相接則議論之叢也君臣一不相接則六弊滋六弊滋而

萬機挫人主欲綜萬機而袪六弊則莫若聯天下之情通天下之志而欲聯天下之情通天下之志必先自親臣始故明主之遇親臣也三旌非尊三錫非寵而其大者乃在言必聽計必從無但與之以操柄而務委之以腹心可以我之心諭於親臣可以使親臣之心諭於我可以因親臣以諭於天下可以使親臣盡以天下心諭於我夫然後可謂有親臣矣親臣之報明主也數焉不稱慎溫樹不稱密而其大者乃在保王躬箴王闕無但綜理其政務而務輔養以道德故君無我心而心不在我我為君股肱而身不在我集衆思而斷之而事不在我持衆美以效之而名不在我夫然後可以稱為親臣矣臣言而君聽則壅塞之機通君令而臣共則假借之端塞獨明之而獨斷之則旁落之漸消明聞之

而明見之則窺伺之隙杜君執要而臣
執詳則廢弛之階絶上道揆而下法守
則議論之叢息由前言之則有六弊六
者之來君臣隔也由後言之則有六善
六者之來君臣親也故為人主計則莫
若有親臣即為人臣計與其為重臣亦
寧為親臣蓋重臣進言於人主常難親
臣進言於人主常易張良之尊寵何如
盛相何何所不敢言而良言之何重臣
良親臣也李泌之勲名何如汾陽王子
儀子儀所不敢言而泌言之子儀重臣
泌親臣也重臣操國之重過激則跡似
於要君親臣為君所親泰切而益見其
憂國人主深居九重外廷隔絶上之所
為寄腹心下之所為屬耳目微二三親
臣復誰望乎杜黄裳曰人主患不推誠
人臣患不竭忠魏徵曰君臣同心是為
一體若但存形跡則興衰未可知也敢

以是為今日一德交修之助

問自古論治者皆以博詢衆謀咨諏善道為務而漢人之言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然則詢謀可廢歟而又有謂議其盡天下之心者夫使天下各盡心以議是亦多言矣則何以責力行之效歟自古議論之多者莫如宋有請廣開言路者有欲盡罷利病者有請分別君子小人者又有不欲分別白黑者此四人者皆世所稱賢而其言若枘鑿不相入也則將安所取衷歟今之持議大畧兩端省議論廣忠益此二言者皆當矣顧議論欲省何以使衆思之必集忠益欲廣何以使衆言之不淆執事者願聞酌中持衡之論諸士具以質

對

謀欲廣斷欲獨謀不可為斷而斷者不可不詢謀議欲衆令欲一議論不可撓政令而政令不可不詢議論議論而可

以橈政令則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下務交而不求合於公法則黨同伐異之論多而成功少矣政令而不詢議論則用未必賢賢未必用上行意而不求合於公論則集思廣益之效少而議論轉多矣故欲興事功當省議論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言省而力行可幾也欲省議論當廣忠益王仲淹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天下之心盡而議論可省也蓋自古議論多成功少者莫如宋宋之士大夫隨時而爭而爭者三其論人而爭者遂與宋終始所謂二者曰議禮曰議法曰議和戰而所謂與宋始終者則邪正之辨也就邪正言之亦復有四有因議論而明有因議論而生有因議論而爭有因議論而成何以明其然耶夏竦之罷也韓琦范仲淹之相也前此邪正未明也自歐陽修蔡襄之論

而賢始進不肖始退天下始曉然於邪正之辨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明賈易之攻蘇軾劉陶之攻程頤頤與軾吾知其為正人也然而彼以此為邪此亦以彼為邪是原未嘗有邪正之辨而辨者強生邪正也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生司馬光王安石此兩人者行相若也名相慕也一以為豐熙一以為元祐吾終不謂安石為邪人而力引奸邪之黨此

與善類爭則議論為之也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爭元祐之黨未必皆君子而人持君子之論豐熙之黨未必皆小人而人持小人之論前此邪與正未成也一涉其津涯而遂不能自還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成蓋天下不可無邪正之辨而不可分邪正之黨爭愈疾辨愈強則君子之氣稍薄而小人之術愈工何以明其然耶天下有盛世之君子有叔

世之君子落落穆穆如玉在璞盛世之君子也皎皎錚錚如刃發硎叔世之君子也故君子有品流而小人有差等有慶曆之君子有元祐之君子有豐熙之小人有宣和之小人君子之氣漸少合黨而漸滋小人之術愈無忌憚而愈工則亦議論為之也故邪正之辯因之以明有議論也邪正之黨因之以生以爭以成者亦議論也君子有所依小人有所畏者議論也使君子之氣稍薄小人之術愈工者亦議論也故李沆罷言利病善論利病者也窾言罷而事理乃見也吾以為沆之心即司馬光請開言路之心也韓琦不欲分白黑善分別白黑者也辯言息而邪正乃明也吾以為琦之心即趙抃分別君子小人之心也大抵宋之大弊以同異為好惡而即以好惡為邪正以聞見為議論而即以議

論為政事不賢者以辯口濟其私心而又加之以巧心賢者以正論濟其公心而未忘其為成心夫以小人之巧心伺君子之成心則君子不能無過而小人不患無辭是以士論愈爭而愈不定人主萬聽而萬不當也嗟乎何獨宋哉今天下議論何其紛紛也朝端未嘗有新舊法士大夫未嘗有甲乙黨而大臣小臣意見分而為兩言事任事議論分而為兩迄數年未嘗息者何也蓋天下之事皆起於識之不平而成於心之有已今有法於此未見其便不便也此指為利則彼指為害見其害者矯之而不能無過正見其過正者正之而又忘其矯枉者矯枉者矯矯枉者爭而未有已也今有人于此未見其賢不賢也此以為賢彼以為不賢此申其說而以為大賢彼激其忿而以為大不肖稱賢者稱

不肖者稱大賢大不肖者爭而未有已也此其心皆始於有已既已見矣則復有人既已見人則復有同異同復生異異復生同展轉糾纏無有窮已譬之秋蓬從根生株從株生葉及玄霜既落而根株枝葉一無所有執事試觀數年以來士大夫所為紛紛者爭

國家何法何事哉宋人有議論而無成功今人有議論而無議論且天下有大患

三而世之所爭不與焉夫事有當然有所以然今一事也無論當否而先指所以為者云何一言也無論當否而先指所以言者云何中則為察魚不中則為竊鈇使天下之人相伺相疑用其心於杳茫所以然之地愚以為此世道之憂也漢有南部北部而後中人乘之宋有洛黨蜀黨而後小人乘之君子與君子爭兩敗之道也士大夫與士大夫爭兩

輕之術也故奸人者嘗欲合天下之爭天下之爭奸人之利也今中外幸而無若人有之士大夫不得安枕臥矣愚以為此朝紳之憂也夫人臣之通於人主惟有章疏而人主虛心委政於士大夫者正以相信相重之一念耳今相攻相毀而未嘗爭國事也一再至而疑三至而厭矣人主所最忌者非專則擅而下適以相詆人主操是心不復信大臣大臣避是名也不敢復言事矣人主所最忌者非詐則矯而下適以相詆人主操是心不復信大臣大臣避是名也不敢復言事矣使天下之人避嫌如賦避怨如毒汎汎如水中之木而莫敢自堅愚以為此國家之憂也然則議論亦可以省乎曰議論可省也而為省議論之說者非所以省議論也衆實有心不可壅也為之說曰清言

路衆遂指清言路為議端為之說曰戒越俎衆遂指戒越俎為議端且天下議論何常之有有異之而適以同同之而適以異者有愛之而適以害害之而適以成者有議雖工而無當亦有用雖無當而不可不存者事有難而非正亦有明知非正而不得不容者解紛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擊爭不可以息爭議論不可以勝議論勝之不如息之之易也

息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救浮之弊當以質救躁之弊當以重救爭之弊當以平救議論之弊當以政事如以為議論而已則今之議論固已多矣如以為政事則今之議論吾猶以為少故錢穀登耗何以釐之甲兵強弱何以振之役煩賦重何以寬之抗弊巧法何以正之事不及我何以待之事已及我何以處之上下以此相維僚友以此相質建議者以

此考實聽言者以此責成使衆人謀之而我因以斷之使衆人議之而我因以令之事不斷則患謀多事至而斷謀之多不多皆吾用也令不一則患議多令布而一議之多不多皆吾用也其言非其人是吾用其人言之當不當置之可也其人非其言是吾用其言心之有所為與無所為置之可也成敗質之事理邪正歸之人品是非付之公論紀綱握之

朝廷羣策輻輳而我為之轂衆議低昂而我為之權考言於建言之時則事為之的論功於成功之後則言為之符無所謂同亦無所謂異無所謂合亦無所謂不合非惟無合不合亦且無人非惟無人亦且無我不惟不禁其言亦且責之以言不惟責之以言亦且責之以實責之以實則賢而議者效賢而議者效則

不賢而議者絀矣責之以實則人精求於職之內精求於職之內則無暇及職之外矣故下馬者與其以議論為職業不如以職業成其為議也上馬者與其以政事待議論不如酌衆論以成其為政也我為君子又使天下為君子則吾寧使君子之氣厚無使其氣薄也無為小人又使天下無為小人則吾寧使小人之術淺無寧使其術工也要之任天下事者以實心二天下事者以虛心持天下之議者以平心既以平君子去其成心亦以平小人去其巧心則天下復何事之有雖然所謂平者賢不肖各得其平之謂也深山大澤咫尺千里而總謂之曰地平也水激波搖高下相臨差以尋常而總謂之曰水平也君子用小人舍賢者進不肖者退而總謂之曰政平也故所謂平者君子小人賢不肖各

得其平之謂也若夫賢否並用邪正互攻務以調停其間而謂之平則建中靖國之所謂平而非吾所謂平也

宗伯集卷之六十四終

宗伯集卷之六十五

此海馮琦用韞著

策

問自虜款塞邊人二十年不被兵頃歲渝盟西陲頃動款之利害居然可睹已當議款時言可不可者半及今日言戰亦可不可半其說安是也虜求款各矣

肅皇帝勿許以消虜謀也

莊皇帝許之以修邊備也留之而虜患反以

劉修之而邊備反以弛何故也即以唐事論之突厥入寇門是時中國新定廷臣爭請和何以反用戰也及入龍眉有隙可乘復之反手策論將爭請戰何以反用和也辛之將而收和之效和而收戰之效抑何術也今之策要難矣虜情向背明以測也兵勢虛實明以料也士氣強弱明以振也邊奏盈實明以程也朝議易紛明以覈也

廟謨易搖明以定也諸士其悉心方畧以對夫策士者觀諸士意職耳當與否亦各其志也惟勦襲舊說無取焉

北虜款貢

莊皇帝實決策受之而議則自

肅皇帝十九年始先是虜款塞督臣史道翁萬達上其事議未定而邊人再殺其使為首功虜恚而寇澤潞寇宣大已遂深入薄都城復上書求通貢有

詔勿許明年大將軍鸞用事主貢市議虜以
屢勝輕邊臣小不如意則閉而起鸞誅
復嚴通虜之禁邊臣不敢復議而時時
私與之市陰以漢物中之大約幸旦夕
無事以隣鎮為堅而已至隆慶中虜以
孽孫故執我叛人以款邊氓二十年不
被兵而頃歲乃渝盟以為難於西陲此
市事之大畧也蓋嘗總而論之嘉靖中
諸臣拙於戰而巧於款隆慶以來巧於
受款而拙於用款夫既開關以擯虜又
不稍為之備又斬其使以挑之彼忿我
怠乘釁蹈瑕大入大利小入小利二十
年間求一戰勝之功不可得豈不謂拙
然而和戎之議邊臣不能得之廷臣廷
臣不能得之於
上數議而見格稍示之利而輒止虜之求款
也如孺子之視鵝鳥蹲蹲然若將可獲
也而卒不可獲夫人情當其所不能獲

則其求滋益堅而一旦得之則又持而不忍釋然則前之失策乃後之便計也故曰拙於戰巧於款也虜既稽首稱藩臣我撫而受之其事順其體尊而歲所省輸將之費以數萬數歲生息塞下生靈以百萬豈不謂巧然其初議固曰可以圖戰可以圖守今圖之二十年而戰守一無可恃今日增市明日增賞已如例矣而又求之例外予之則又以為例如牽騎子有所索不得則啼畏其啼輒予予益數啼益不止然則前日之便計異日之隱憂也故曰巧於受款拙於用款也夫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智者用之以縻虜而愚者用之以媚虜智者用之以修備而愚者用之以弛備智者用之貽數十年之利而愚者用之貽數百年之害何者智者能用款而愚者為款用也請先言虜情虜未得款則求款

我既得款則厚求於我不得則微以不款要我既得利於款而欲兼得利於掠則借搶番以假道既假之道則乘不備而侵我已侵矣則陽為罰服以謝我我兵力弱則遲志於我我兵稍集則又為謾詞以緩我既得志於掠而不能忘情於款乃始遷延而去將以復厚求於我虜之罪已極而謀已敗矣一時廷臣爭扼腕談虜事大約不出戰守和三端而未有所決矣見虜罪之當誅而不悟我之未有以破虜則舛也見今日未有以制虜而又不為異日制虜之地則虜終無時制也緩之則一鎮急急之則七鎮皆急以一鎮之急易七鎮之急智者不為也處之則變速而小不處則變遲而大以今日之變小易異日之變大智者又不為也夫戰兩相害也而時有利款兩相利也而大有害守無大利亦無大

害而要之虜不利則固已害矣我不敗則固已勝矣故守常道也而戰與款皆可用之以為權蓋聖人必有所詘有所伸有所取有所予而後能用天下之權我將急之而固緩之緩縻之而急備之我誠號令明士卒奮干櫓修守備設虜宜不敢桀即桀亦有以制之而後市可罷也絕必忿忿必寇我入而收保內憑城外固壘彼進不得戰退無所掠邀其

疲極而我乘之可勝之策若漢財物而攻戰而無[illegible]不能生而得又不能盡而常其勢必復出於款能絕之能予之絕之武予之惠夫然後款可久也養馬者始未嘗不蹄齧蹄而有所苦則終身劓矣賈之欲贏未始不欲急售也然我須之急則其售彌緩物固有急之而緩緩之而急者不可不察也故善馭夷者以守為經以戰與款為權以款為守

以守為戰以戰復為款以款復為戰守
挾載而獨運游環以無窮意有所出而
謀有所寄何以明之唐高祖時虜入寇
門廷臣爭言和封德彝曰虜輕中國不
宜示以弱請與之戰既勝而後和帝從
其策而頡利遁已而復和親吾以是知
古之善用戰者所以為款也太宗時諭
利未輸平諸將爭請戰帝曰戰勝則彼
懼難以得志姑與之和以驕之彼驕而
後乘之不數年大破突厥突厥以亡吾
以是知古之善用款者所以為戰也故
善戰者不輕戰善款者不輕款其戰其
款皆有所用之以為權若夫戰而戰款
而款則已下矣至於戰而不能戰款而
不得不款則又下矣夫貢市也
蘭皇帝勿許惜虜之雄斷也然虜患所由充
斥者失在邊臣不善用戰也
莊皇帝許之制虜之大機也然武備所由廢

地者失在邊臣不善用款也今言款者
覩其利於前而昧其害於後言勿款者
又不務覈用款之失而反指爲受款之
非言罷款者鑒和議之害於宋而忘和
親之利於漢唐言款者又徒見漢唐許
和之事而不務求漢唐所以用和之策
總之班固所謂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
究匈奴之終始也夫款者邊事之大利
大害也即虜今歸渝盟而前日之利自

在也即虜今日悔罪而異日之害自在
也故虜之款不款無論也制虜之機請
得借箸而籌之夫以利害參虜情則向
背可知也以分合揆兵勢則强弱可料
也以死生取士力則惟怯可振也以虛
實程邊奏則功罪可明也以聞見覈朝
議則紛呶可省也以賞罰定
廟謨則權衡可持也夫虜之嗜利蓋其天性
虜利在款而反敗款者邊臣示之隙而

誨之盜也款愈於掠何苦而不款款不如掠何愛而款我能制虜之死命虜何恃而反我不能制虜之死命虜何畏而不反故以利害參虜情而向背可知也虜稱臣以款中國而稱王以長諸部落東結屬夷西掠番番與夷折而入虜而我不能禁也我自諸鎮言之則各鎮已分自一鎮言之則各部將又分劃鎮撫夷而禍移於遼宣大通貢而禍移於陝

虜合款與掠而兩收其利我分款與掠而兩受其害故以分合揆兵勢而強弱可料也虜自款貢以來利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如饑者之趨食也其在邊地利亦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則挺而走耳則譟而挾其上耳無恩則難以用法無法則難以用兵故平居則宜予之以生臨事則宜予之以死進而死敵不必且有餘榮退而死

法必且有餘辱即介冑之士不旋踵知死所矣故以死生取士力而惟怯可振也

朝廷所憑督撫之奏報督撫所據將吏之移文夫豈其建牙專閫而明為謾然而候尉欺偏裨偏裨欺大帥則有不及察與不欲察者亦常情也邀而致之而或以為輸誠尾而送之而或以為血戰

朝廷既不得不信士論又不能不疑則胡不執言以為契考事以為徵輸情效實雖大可原張虛駕偽雖小必罪則竄言不生而功實立見矣故以虛實程邊奏而功罪可明也兵交於野議戰於朝言則盈廷謀同築舍邊臣之言確矣而未必公廷臣之心公矣而未必確邊臣全得其形而未必肯盡其情廷臣微聞其情而或可至併夫其形處事甚難論事甚易百聞難執一見易憑戰守機宜當

以邊臣為主功罪情狀乃以廷議相參
故以聞見覈朝議而紛數可省也兵難
臨度事難中制故當兩陣而決機者實
也踰千里而請戰者聲也今之邊畧動
藉指麾事成既可以歸功事敗則因而
避罪邊疆之事惟戰守和三策
朝廷之事惟賞罰兩端賞誠信罰誠必駕
馭誠得宜即三策者虛已而聽操券而
責耳故以賞罰定廟謨而權衡可特

也此六者制勝之機也而事不獨在虜
也蓋彼已參焉故勝有機而敗有階握
其機杜其階然後可以不敗夫不修備
而恃款敗道也不訓武而輕戰敗道也
忽言款忽言戰款與戰兩不覩其利而
兩受其害敗道也邊臣意不在戰而朝
議趣之戰外畏敵甚於畏法內畏議論
甚於畏敵者敗道也戍守擇便利任用
狥請謁外橫而借援於內內輸而取償

於外者敗道也邊臣不以邊事利鈍爲身利害則其爲國必輕淺謀事深寄禍敗道也邊臣以款事成敗爲身利害則其爲媾必重陽安邊陰媚虜敗道也邊圉之民出而通虜小之爲尉史大之爲中行說情外輸而計內洩敗道也旃裘之俗入而習中國小之爲匈奴突厥大之爲契丹女真意無極而敢深入敗道也此九者致敗之[illegible]也而不[illegible]在外也

蓋亦彼已察爲故擊內外審彼已察六機祛九敗然後三策者可得而用也雖然用策易耳而用人難今天下武備疎文罔密遷調煩責成寡議事者多任事者少當事者輕覈事者重無事則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有事則以輕銳爲勇詳審爲怯譬之病者病小則聽庸醫病劇則聽躁醫醫效而可以爲功不則奪稽而已荐醫效而可以爲德不則旁立

而觀之耳此於醫無所不利而獨主人
受其病即所稱三策者能自用乎而六
機九敗誰使審之而誰使戒之夫誠得
天下才臣而用之才臣又盡以其才爲
邊用則夫三策者兼而用之可也
問自古名將戡難破敵戰勝攻取其經畫
皆有深意非倖勝也試舉一二與諸士籌
之有冒雪夜進而士卒不知所嚮以破蔡
州者有愛惜士卒緩攻持久以破廣固者
有起土山攻城而忽併兵撤圍以[illegible]
有聽其樵牧而後晝夜無攻[illegible]
盛修攻具而反以野戰取勝者有先設[illegible]
圍俟其食盡而後攻者有不殺間諜而[illegible]
招降者有殺其使而反降其城者此八人
者事勢相反而功烈同符可縷指而明其
意與夫兵法攻守勢倍而又曰攻有餘守
不足談兵者宜何從焉往歲洮河之役守
既已不足今歲寧夏之役攻又非有餘其

失安在諸士其詳著於篇用觀方畧

凡兵守易而攻難所謂攻難者勢兩敵力兩敵不然則仗名義以自存不然則僭竊之久以私恩自結於其下者也若夫以我之兵攻我之城原非兩敵勢力又兩不敵以順討逆彼無所假以召號其衆而又非藩鎮僭竊之久有以自結於民處此四資而稱事難意者其有遺策耶自古談兵者皆曰攻不足守有餘守者主攻者客攻者勞守者逸十圍五攻難易可知也然攻者有所不攻而守者無所不守有所不攻則常聚常合無所不守則常分常散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彼勢益寡則此勢益衆故孫子曰守不足攻有餘愚以為顧用之之術何如耳或以攻為守或以守為攻或自守而可以攻人或攻人而反不能自守或以有餘而不足或以不足而有餘或內

示之以有餘或外若有餘而藴
見其不足故善戰者以我制有餘不足
之勢其次則聽其有餘不足之勢而從
我從之其最下則用强勢反以弱用得
策反以失我本有餘而反至於不足敵
本不足而使至於有餘往歲虜嘗攻我
矣何其易潰也今歲我嘗攻賊矣何其
難破也虜爲賊用賊挾虜勢賊已困而
虜能制其命虜已去而尚復虞其來內

未能攻賊而外反憂虜之攻我則愚未
敢論有餘不足之所在也吾意古之善
用兵者不然古良將破賊有以急攻者
有先急而後緩者有先緩而後急者有
攻而反以不攻有不攻而反以攻之者
有受降而以降之有不受降而反以降
之者以急攻之者李愬是也雪行七十
里乘夜以入而蔡州平以緩攻者慕容
恪是也愛惜士卒須時日以取之而廣

固破先急而後緩者朱儁是也破其外城忽併兵撤圍俟賊出乃擊而韓忠禽先緩而後急者司馬懿是也先縱樵牧乃復晝夜合圍以攻之而公孫淵死攻而反以不攻者耿弇是也盛修攻具以誘之卒以野戰勝敵而張步降不攻而反以攻之者郭威是也按兵不戰俟其食盡然後進衝梯以攻之而李守貞滅受降而以降之者高仁厚是也諜來不殺因遣歸招降而阡能誅不受降而以降之者寇恂是也賊將迎謁就軍前斬之且令固守而高峻下此八人者急亦勝緩亦勝先緩後急亦勝先急後緩亦勝攻亦勝不攻亦勝受降亦勝不受降亦勝方畧相反而成功畧等何也則以我制有餘不足之勢而勢從之者也夫論軍食則司馬懿一月之糧比今為寡論外援則李守貞三叛之助比今為多

論兵力則朱儁耿弇數千之衆比今爲少論賊勢則段龕吳元濟比今爲劇論將權則寇恂高仁厚比今爲輕論天下大勢則彼當分裂搶攘之餘與夫叔季陵夷之後而我乃值海内之全盛仗天子之威福集滿庭之羣策簡九鎮之精銳古人操數不足之勢而反以有餘今人處數有餘之勢而反以不足意者其有遺策耶請循其始賊之初起揭各邊通

行之例指爲[illegible]動搖九塞而躬首難以爲倡[illegible]而[illegible]無有應者而賊始窮矣[illegible]左右衛圍平虜狗各城堡不下者自謂自河以西可斷而有我兵渡河賊僅守一城而賊又窮矣賊以我財勾虜以虜自衛賊爲虜導虜爲賊援可以併力一嚮及虜入而縱兵大掠滿意而去賊自賊虜自虜而賊又窮矣大約使賊外憂攻内憂應則

我之利也使我內憂賊外憂虜則賊之利也入而誅重賄於賊出而邀重賞於我持兩端操兩權則虜之利也虜所掠賊所賄我所賞皆吾財也死於賊死於虜死於攻戰或虜皆吾人也於我無不為害於虜無不為利賊於虜猶讎也不能[illegible]已猶我誅賊之策[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攻之賊未始不可離而離之乃益合未嘗不可

降而降之乃益梅未嘗不可次而攻之乃益堅凡人情同利同害則難間也僕其自為利害而後說得入焉間之所微間之跡誨受逞而不知乃可以得志今謀始起黨始合而遽曰使彼圖此使此圖彼三人童子皆知其為間此所謂施之有烏之處而駭烏者也故曰我欲離之而益合也賊之初起奉其部卒以身下之彼猶懼事不成禍有所歸我亦陽

信之而無盡暴其情異日彼於可死可生之間而求生地則事必有變而善事藉之以行其權業已名之為賊彼無生理我無受理而始曰招安則是賊明以愚我而我自愚也故曰我欲降之而益侮也自古破名都大城必藉已勝之威以氣奪之不則有必勝之策以計取之不則有必不敗之策以久持之今三者無一焉而驅士卒冒鋒鏑蟻附而攻堅城死傷蔽野士氣阻喪賊既得計其堂益合城中望王師者撫襟拭淚而無所復冀故曰我欲攻之而益堅也大抵今日之患用離間之術則太早用招降之術則太晚始之應變則太緩後之攻賊則太急但務多將不務選將但務必進不務必勝但務調兵不務養兵但務增餉不務護餉在軍士則輕進輕退在將吏則一彼一此論賊勢則忽易忽難報

虜情則倏來倏去聽朝議則作使作賢
奉部令則且行且止問將權則隨重
隨輕行賞罰則忽予忽奪嗟乎此寧可
令古人見乎頃者決大壩以灌之而賊
勢稍蹙矣法曰以火助攻者明以水佐
攻者強不得已而用之未為非策顧
國家二百年權鎮三十萬生靈以與此五
賊者為殉以是而成功不忍言也以是
而猶不成功不忍言也執前八君子之

事以律今日之事未必合也據今日之
勢而八君子之術可終用也夫賊之計
五而已不戰則守不守則走不走則降
不降則死今不能戰不能守又不肯安
坐而待死計必走虜而其下非世所指
名者計必降當其將降將走各操其意
必且內猜而相圖譬之同舟遇風則自
相救援及船失墮水二人而遇一壺則
爭而相擠者前懼於同死而後利於獨

生也乘必死之會而微示之以可死可不死以待其自為計可以離之使貳可以招之使降可以猝入之而使下利鈍有期成敗有機前之難而後之易者前當其懼同死而後當其利獨生也自古叛逆戰則勝敗未分守則死亡立見今但以我策之得否為賊命之短長為今日計者惟在守強勢用全策而慎防其來必然其最急防虜入其次防賊出

次在士卒不用命其次在將吏不同心比者虜入而我邀擊之亦既挫其鋒矣虜陽有所忿陰有所利勢未必不復來虜即來不能越水與賊合賊不能出粟餉虜我堅壁列陣而勿與戰可饑而走也乘勝而撫之則易為德且撫且不撫伺間而奮擊之可大勝也必欲害賊無寧利虜利之不可得則因其聚釁而忍之若不能利不能害虜勢盛而賊勢乘

之事之不必然者一也我以水環城以兵環水備多而易分期久而易懈賊千人同心以爭一旦之命勢必不獨死我非但防賊無亦防水我可以壅水為我用賊亦可以決水為賊用獸窮而鬬為害猶淺川壅而潰其傷必多事之不必然者二也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平居無事時有譟呼死亡在前亭無反側無以操之太急後之不均將既各私其

軍人亦各私其命賞之則驕法之則怨呼之則不為使不為使者為亂之漸也事之不必然者三也師克在和善均從衆今師無成命人有成心功欲已出而尚恐分於人害欲已免而不顧移於國顰笑各異號令不齊見不同而生愛憎心不同而生耽阻賊以救死欲圖生則謀深而黨合我以邀功無避罪則心二而權分相州之潰可為烱戒事之不必

然者四也夫惟杜意外之變而後可以保意內之勝去不必然之害而後可以全必然之利急攻可以為愬緩攻可以為威先急後緩可為儁先緩後急可為懿攻而不攻可為弇不攻而攻可為恪受而降之可為仁厚殺而降之可為惰故曰據今日之勢而八君子之術可參用也而愚尤有說焉兵不厭權法不離正無權則不足定亂無法則復生亂自寧夏兵變以來而陳州遵化之卒打繼鼓譟今蜀中又見告矣大畧以犒賞稍定法非盡行也夫虜去則議戰來則議賞軍餉無事則議減有事則議增是謂招虜使來買軍使叛寧夏即平憂未歇也夫惟去不必然之害而後可以收必然之利亦惟伸必然之法而後可以杜不必然之變使無變可定無賊可破其功乃更出定變破賊之上若區區較難

易於攻守抑又末矣

宗伯集卷之六十五終

宗伯集卷之六十六

壯海馮琦用韞著

策

問今天下北苦虜南苦倭邊與海等耳制禦之術同歟否歟倭患莫如嘉靖中其所縣躪至慘矣以今計之將復然歟否歟倭破朝鮮其氛甚惡一時議臣諰諰然持籌而計有欲調客兵者有欲募民兵者有欲搗彼巢穴破之海外者有欲集我舟師禦

之海上者其說孰為得歟矣以蕞爾島夷
事在境外而我廩廩自擾非所以為名也
朝鮮既破賊不即歸其意叵測而我晏然
不為備非所以為實也茲欲酌於名實之
間求之情形之表使無事亦無擾有事即
有備則何策而可諸士其各以意言之顧
籌策足採否耳文之工不工勿論也

執事以備倭策諸生愚未覩其形何知
其情請對以臆按關白本以人奴戕其

主而竊其國以詐役屬六十六州之君
長為封豕長蛇蓐食朝鮮朝鮮剪焉傾
覆越在草莽以赴告於我一時廷臣以
為倭破朝鮮勢必內犯有形矣而又或
謂未見寇先自擾無為也愚竊以凡所
傳倭形皆未必實吾所疑者其情耳夫
以窮海島夷一旦益之以一國金帛子
女惟所取其欲有不饜者乎不發不掠
久留而不歸意何為乎駕長風破巨浪

不血刃而下人數十城此其兵力有不足者乎平壤去義州數舍而按兵不進陷以甘詞意何為乎彼攻朝鮮而我以兵撓之有不愈者乎無損於賊而我偏師不返有不輕我者乎且愈且輕而漠然不報我為是愛我而弗攻乎凡倭常情常態皆無足畏欲已盈而不歸兵有餘而不進且愈且輕而不即入則非常情常態不可測也夫倭猶鬼蜮也未覩其形未測其所向而恇擾奔驚是自疲也雖然與虎狼為鄰倭其搏人噬人而始備之則晚也吾非以一島夷遂足為中國難也顧天下承平久武備弛一旦有風塵之驚猝未有以應民不死於賊則必從賊不則別去而為盜賊無之民室九空軍需百出催科轉急流亡轉多天下嗷嗷易為亂始中國所備豈必在倭故倭來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備無

倭亦備備不為倭設而可以備倭備倭而可以無所不備則全策也蓋倭與虜異今之倭與昔異禦倭於北與禦倭於南又異虜騎倭步虜聚倭散虜衆於倭倭慘於虜虜疾勝倭倭狡勝虜虜驟入驟出時出時入倭入既難出亦不易非聚而殲之則坐而須其縣躪耳故曰倭與虜異也昔之倭不過部落今之倭乃其酋長昔之倭乘風以入而奸民為之

役今之倭成師以出而奸民為之主奸民為役其欲淺奸民為主其謀深昔之備倭以衆擊寡今之備倭以寡當衆故曰今之倭與昔異也在南則川澤沮洳為賊三屈且隱且出倏忽無常賊利在盤據我利在攻在北則平原廣野一望千里內無勾引之奸外無伏匿之地賊利在速戰我利在守在南則原野富饒餘糧棲畝縱復嬰城自守彼亦游食自

如守者反饑掠者反飽法當先戰而後守在北則地多斥鹵野無蓋藏我能自堅彼將立困攻者常勞守者自逸法當先守而後戰故曰備倭於南與備倭於北異也一時藎臣謀士持籌借箸議調兵議募兵議搗彼巢穴破之海外議集我舟師禦之海上亦庶幾羣策畢舉矣顧未見事而調兵兵至無所事而罷則是示天下擾也行者苦暴露居者虞侵奪屯戍則斧斨易缺事苦則庚癸易呼愚以為與其調客兵不如增土兵有事而調兵策應則可先事而調兵戍守非也未事而募兵少募兵而特遣廷臣以出則是示天下輕也未者未必欲欲者未必來今日籍游民而軍異日驅市人而戰愚以為與其募新兵不如補舊伍能練則舊伍亦強不能練則新兵亦敝也簡卒旅以破之海外以我之全加朝

鮮之半此智士所必乘也惟是少出師則不足以破倭多出師則無兵以禦虜即有兵吾憂其將即有將吾憂其餉即有餉吾憂其戰即戰吾憂其勝即勝吾憂其繼以卒予敵一之為甚矣愚以為越境攻倭異於出邊搗虜搗虜巢於塞外易攻倭城於海外難也集舟師以禦之海上以我之逸待彼之勞亦守險者所必資也惟是沙舟習水未必習戰北兵習戰又不習水且以海岸數千里海口數百處竭吾力而造舟不盈千竭吾兵而防守不踰萬此如乘鳧飛鴈翔集沙際一處暇而數千里皆虛矣愚以為沿海以備倭猶之築牆以禦虜禦零竊之寇易禦大舉之寇難也夫倭之來不來未可知也吾不知倭之情而知我之情執事試觀今之談倭者有不色變者乎海濱大吏有不思釋負去者乎民

不思挈家走者乎廢閒將吏有不欲益以為名而思起者乎調兵募兵吏胥有不緣以為利者乎商船沙船有不疾言蹙額欲逃避者乎今講求一年詔旨數下而各地方守備亦曾有一可恃無恐者乎亦有舉事而百姓不知擾者乎驟而聞之則急倏而不聞則緩更數日而又聞則又急更數日而又不聞則又緩急則謂倭必來緩則謂不必來意其

來即若有倭見不即來則若無倭夫倭何足畏吾備倭之情如此乃可畏耳言戰者多戰者少言守者多守者少假張皇以示其能任假鎮靜以掩其不能任有如言戰而戰言守而守則竊言止而武備飭矣業已有事方始問兵業已集兵方始問餉始可為而以為不必繼欲為而業已無及有如用兵而兵具用餉而餉具則籌策預而應變速矣賊既以

聲動我我復操響以傳之相驚以强相
諉以猶有如用五間以測其嚮操九變
以逆其來則虛詐窮而民志堅矣下執
形以罔上上復執影以覆之相應以文
相欺以詐有如邊將以兵力强弱爲賞
罰邊吏以守備修否爲殿最則激勸明
而軍實修矣旁觀者易而言之主計者
易而聽之言事者以議出已而行任事
者以議不出已而止有如言必責事事

必責功小過小疑勿易法大利大害勿
狥人則令一而視聽不惑矣任事者既
非始議之人當難者又非初事之人問
之去者已非見任之官問之任者又
無首事之勞有如事必考成議慎謀始
用兵與養兵者共功罪修城與乘城者
同誅賞則法具而規避不生矣人有必
死之心而後可以戰有可生之路而後
可以守凡城以衝僻堅瑕爲差有如以

某人守某城以某城當某口以某兵援某城凡城皆可討目望敵以免則經畧定而臨事不惟怯矣人必有利當其前而後有為有害持其後而後不得不為凡守以寇至又近為是有如守三日當小捷五日當中捷十日當大捷望風棄城者殺無赦則功罪明而臨敵不蓄縮矣凡事必務有益而去其擾必務有實而隱其名倭來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

備無倭亦備修城垣飾車騎練土著積軍食可以備倭而不獨為倭設也即倭不來而吾城垣亦修車騎亦飾土著亦練軍食亦積也寇未至以必備為主寇既至以必守為主郡與邑相援海與陸相接戰與守相權南與北相用而根本之計則莫若倣漢人扶風馮翊之制建河間保定永平以為三輔三輔皆宿屯重兵取衛所尺籍倍廣其額汰老弱補

精銳以一偏將將之取民間驍銳為民兵以農隙講武事無農事願長為兵者聽以郡佐將之兵主戰陣民主城守兩軍相為表裏而總其事於備兵使者可以衛京師可以為沿海聲援可以收徼少亡賴為我用可以鎮服邊兵驕悍而使之不起其最要則莫如積餉積餉莫如暫留一二歲京運令民以本色輸官而貯之倉其次莫如令民輸粟三輔得拜爵免罪三輔皆有額至數十萬而止趙充國欲積粟三百萬斛以破羌鄧艾積粟三千萬斛以謀吳意正如此總而計之其利有八民以粟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由郡輸京師輸一而費三反至有事又從內帑發金錢召買則何不令民以粟為賦官以賦為餉是國與民兩便也中原夷曠無名山大川一有緩急民必望名城以為歸既可以實積貯

亦可以食流移避亂者使勿走死而生
變計是都與鄙兩利也當無事時兵自
兵食自食而一有事則食即為兵待哺
之民授之以刃數萬之衆可立而具是
食與兵兩足也人情非甚急不肯收保
自為煩擾及其急則寧棄以資敵今以
計括民間有餘之粟貯官廩無事不稱
厲有事易收斂是堅壁與清野兩益也
天下有事調兵策應度道路遠近出粟

以餉之兵不憂裹糧餉不煩飛輓是主
兵與客餉兩充也嘉靖中設四都御史
環京師未幾復罷又募兵督餉使者四
出今此制一定一旦有急兵可三日達
京師而儲偫亦無不給是備倭與制虜
兩宜也比歲不登民食半菽
天子發帑金以賑之此制一定可賑可蠲可
借以予民可予民而豐歲復收之是備
兵與備荒兩當也邊徼僻遠一遇歲侵

計無復之今積貯既豐永平可以餉遼左保定可以餉雲中是重內與安邊兩得也所謂備不為倭設而可以備倭備倭而無可以無所不備者意在斯乎蓋自古禍亂之興或以不備亂而亂或以備亂而亂從備生擾從擾生困從困生怨從怨生亂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天下大患不在夷狄第使元氣不傷雖有外症何損正須靜以鎮之整暇以

圖之求實心任事之臣而以必有益必無擾程其功效耳夫倭也即使與我互勝互負互利互鈍以兵相弊我故勝之即使與我無勝無負無利無鈍以糧相弊我故勝之我何所不得乃至凜凜畏一島夷哉

問古稱諫有五直為下而復咨咨於萬乘之爭臣不亦諷與直無重歟夫弼君之違非直何以乃有謂欲道行於君者其詞婉

欲名高於世者其詞訐又有謂諷施於明而不害於直直施於闇而無事於諷果篤論歟後世進言於君有不先事而强聒不後事而失機未問不言言則必當其可者有對客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封事數十上皆削其草而外人不知者有過事不便屏人進言備極痛切至其主不忍聽聞而終善遇之者有時進逆耳氣色和順使人主中懷已盡而不能不從者有諫幸東都但請徐加修葺而車駕遽止有申救遷謫但言其親老而人主以爲愛我者此數者皆人所難言言所難入而諸君子獨得之彼所爲回天悟主者操何策歟孔子論事君而歸之勿欺後儒亦謂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本於諫諍則絞切由此言之顧誠與不誠何如耳直與諷勿論矣願折衷著於篇

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下相疑而上下相

疑始於不信之形日積夫所謂不信之形者何也上有所欲苛而下以法繩之而下不能無私愛則不信上有所欲急而下以法緩之而下不能無私憎則不信論人不能無過辭其言當則疑在被言者之人而人輕其言不當則疑在言事者之言而言輕論事不能無過討言不中則曰事固未有是而以相恐耳言而中則曰彼固利有是而以自實耳意

有出於相軋既疑其傾軋而厭之事有出於同然又疑其比周而抑之小臣原不足疑加衆焉則疑其黨大臣原不必疑託權焉則疑其專不言既疑其易與有言又疑其難近未事而言既疑其窺伺已事而言又疑其阻撓人主操成心以待曰是將然矣已而其下果然而不信之端啓矣人臣操苦言以進曰是且必然人主曰必不然已而事或不然而

不信之心固矣言以直而譴勢不能不
調護以存國體而調護轉疑事以抗而
情勢不得不委曲以合事機而委曲轉
疑一疑其過所見無非過者一疑其欺
所見無非欺者而不信之形成矣下程
不可信之形以事上而上疑上懷不必
信之心以待下而下亦疑於是上以形
自閉而益為不可測下以形自疑而益
為不敢知嗟乎君臣上下交相疑惑欲

一言之入可得耶夫真元安危治亂之
機而不言則非人臣也乘上下相疑之
會明知其言不入而不務為可入猥稱
於人曰我則言矣於事無所濟而自成
其言自解其不言者亦非人臣也然則
務為可入且當柰何我思古人獲我心
焉張良之致四皓而羽翼定也其事羣
臣爭之不能得而張良獨得之所謂不
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則惟其時

也魏明帝之營土木也羣臣爭之不能
得而陳羣獨得之彼其對客不言人主
之短封事盡削其草則惟其慎也魏太
武之暴也羣臣多得罪而始終善遇高
允彼其屏人進諫申釋事理繼以流涕
則惟其切也唐德宗之猜也羣臣多得
罪而獨私喜得李泌使其氣色和順無
陵犯之氣使人中懷已盡而不能不從
則惟其平也唐敬宗之愎也羣臣多得

罪而獨兩從裴度言東都之幸但請徐
加修葺而遽止劉禹錫之譴但陳其母
年老而得寬則惟其婉也此數君子者
其心則古之爭臣也其所藉手以自效
則孔子與諷之旨也彼李德裕所謂欲
道行於君者其詞婉欲名高於世者其
詞訐真篤論也若蘇洵所謂諷諫施於
明主而無害於直直諫施於闇主而無
事於諷則其說非也明主可為忠言何

事於諷闇主不難拒諫何有於直而吾以為諷與直不必執也問其時何若耳夫事守成之主與開創不同事泰寧之主與中葉不同事剛明之主與寬柔不同開創之主在廷皆角材而臣之者也其臣又皆曾以功效自結於人主一日不見或卜其夜故其臣可乘機遘會屏人恣言若守成則堂廉已隔無機可投無人可屏即欲和顏色以進曾不得一

奉清燕而獨託之咫尺之牘其難二人主求治則言重憂亂則言重當其治也成亂未形人主無求於天下天下反以言求進於人主人主漸記輕記厭而士大夫又不能使其說必驗然後人主益自堅而有言不復入其難二寬柔之主有容無斷不切直不入不激發不勇而剛明之主太阿在握事欲造端於己而其意識機畧往往出羣臣之上轉抗轉

激轉猜轉深婉言或入戇則否獨言或入衆則否密言或入顯則否偶言或入數則否緩言或入激則否而天下漸欲多事則於激不能得之時而有不容不激之勢其難三宋人有言今日事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更難於今日耶嗟嗟自古何嘗無難事事難乃始見臣節耳數君子者其時亦自謂難矣然而衆所不能得而獨得之者賴其主不疑也非其主不疑而諸君子之無可疑也凡人主之致疑於臣必先自開其疑端而後疑生焉夫疑非一日之積也其欲見信亦非一日之積也吾謂當以孔子所稱勿欺者為主而諸君子之意亦自有可尋者凡人主舉大事常欲斷自已出而未嘗不默察人情然顯以人情制之則轉疑矣莫若守正而動之以微示以人心之所向與夫時勢之不能已當機而

發機發而俟其自至吾以為當如良人主最護惜其名最惡臣下自為名謀事而洩之必不謂功進言而暴之必不謂忠莫若自匿名之端與諫之跡人主徐而察之真知其不言溫樹不齒路馬所言獨以告人主而不蘄以名於世然後重其人信其言吾以為當如羣以言動人其入已淺言又不切誰則聽之夫明未燭事機言未盡事理而以浮文從事緩則置之急則加甚焉莫若忠謀深計盡去其濫言而以愛君之心與愛君之言行之吾以為當如兒人主有所欲為莫不有辭猶託之乎理也則人臣可以理奪爭之強辯之疾相激而怒怒則不論理矣夫我操盛氣論事而乃責人主降心以下我彼且激於氣而益忤其言則莫若平情定氣使人主之怒無自而發然後我得從容與之論理理勝則

從矣吾以為當如泌凡人臣有所論諫未形則易止既厭則易入當意氣方盛而諫者悉力以折其銳則愈急而行之愈決當其急時莫若以辭緩之彼人主所欲為者既奪於衆論而所不欲奪於衆論之微肯亦得此緩辭而漸平凡人臣與人主爭事得失易而爭人去就難爭事無可疑也爭人則疑矣必曰罔上而附下必曰口衆而我寡夫乃以衆而行強於君蓋寬饒所由刎頸而蘇子瞻所為橋舌也莫若無隱其罪而徐動之以情使人臣引咎於下而歸德於上吾以為當如度此數君子者皆諫法也而總之以孔子所稱勿欺者為主夫事實有機人臣立朝不知機則敗然人臣立心一有機則敗凡人臣見疑於君皆自有機始為智者百一愚即敗為巧者百一拙即敗為調停者百一執即敗為結

納者百一離即敗獨當如條侯之厚重魏公之朴忠自處於甚愚甚拙甚執甚孤之地而一意為國家深計無事不可覆無言不可質積之久而後可自白於人主體具矣而濟以良之時羣之密允之切泌之平度之婉以此為諫儻可十得一乎嗟嗟天下未嘗無難事也難乃見臣節耳上察則下當益密上急則下當益和上隔則下當益親上疑則下當益信遇事必諫諫必思所以入不入退而自反也蓄力而更端以進不敢意其必成以為功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為名至於勢窮理極心殫力瘁然後明進退以感動之至出畫懷郢而情不能自已焉夫是之謂純臣而范曄所謂正直出於忠誠者也然則直竟不如諷乎曰直何可少也病有標本勢有緩急飲食不能得求之藥餌藥餌不能得求之鍼砭

假令卒有大謀議大事機必俟上下相
孚而後諫則幾無時哉有能引誼廷諍
守死不移以自附於萬乘之爭臣即爲
執鞭所欣慕焉
問自古有國家者往往有偏重之勢而後
之善敗隨之如周分於列國漢危於外戚
東漢激於黨錮唐衰於藩鎮宋弱於夷狄
治亂之跡具在果始制之失歟抑漸靡使
然而失於救歟備在於此患生於彼或即
以救之所爲爲敝之所起其故何歟抑安
危之機別有在而補苴矯正非其本歟我
國家立國規模高軼千古中外相制輕重
相權上下相綰結其詳亦有可指陳者歟
前代未有吏二百年而晏然無事者而我
國家重熙累洽海內謐如此亦極治之
朝已乃識者操過計於從薪抱隱憂於竭澤
亦有說歟進言者未事常苦不信有事常
苦無及詩人所爲賦桑土也諸事有審機

度勢如賈生之策治安者乎願推古今治亂安危之本以對或庶幾乎以古爲鑑云爾

執事策士終篇以古今立國之勢下詢若將謀於野而以古爲鑑者請以臆對凡人之身必有受氣不足之處其微先見而後以身從之或憂所不足以藥成其偏勝氣血底滯則從其底滯之處受病而身從之古今國勢大畧有似之者人有恒言曰周分於封建漢危於外戚東漢激於黨錮唐亡於藩鎮宋衰於夷狄夫謂漢危於外戚宋衰於夷狄者是也謂周分於封建漢激於黨錮唐亡於藩鎮者非本論也周之衰也諸侯翌戴天子而夾輔之至後之爲七國者盡非文之昭武之穆也秦楚夷也齊與三晉篡也周封建之國存而周存封建之國亡而周亡則其分周者乃諸侯之賊而

非周之諸侯也漢之季世政出多門內參賓客典州郡榷財利蠶食百姓西園騶卒踐蹋命吏一時號為清流者急與之角而力不敵正如醫不揆緩急標本而反以藥伐其劇耳而非其本病也以彼事勢激亦亡不激亦亡漢之亡不因黨人也唐之藩鎮當安史大亂之後而餘孽未殄耳互為聲援互為制伏而莫敢先發侵伐者皆以王室為名及劉氏

敗羅氏弱王氏請盟然後汴梁獨盛而莫與之爭故河北強而唐弱河北弱而唐亡如人病一股一臂而身尚存也至心腹之病作而身與股臂同歸於盡夫唐之亡也內外相攻而盜賊起於下不盡因藩鎮也此五者或然或否然皆有先徵焉五伯先見始有列國呂霍先見始有新莽南北部先見始有黨錮寵任蕃將先見始有藩鎮契丹元昊先見始

有金元既以此始亦以此終所謂受氣不足之處而其微先見者耶然亦有矯之而過救之而適生患者秦矯周之分而以孤立亡漢矯秦之孤封三庶孽半天下而七國之變起已復矯之分王其子孫同姓幾與齊民等外戚乃始重距之東漢梁竇相踵不得已以中官除之而權在內不得已以外兵除之而權在外唐之末亦以中官監外閫而權在內

後復外兵制中官而權在外此不亦救之所為患之所起耶唐之藩鎮誠足以弱唐而夷狄之禍淺宋以杯酒釋兵權千古以為得策然遣鎮弱而夷狄之禍深至李綱復欲分天下為四大鎮夫邊鎮太強則唐太弱則宋此不亦救之所為患之所起耶由此觀之氣不足而失於救則敗救而過其則至於氣血偏勝則亦敗要之有失氣運大根本而數者

不與焉一代之氣正如四時開創之初
恭已節約輕刑薄斂滋育培養元氣盎
然如漢文景唐貞觀宋隆德於時春也
物力既盛文明日侈人主撫盈成之樂
意無所不得於是封禪禱祠征伐土木
之役窮奢極欲發天地之藏以耀耳目
如漢之武唐之高玄宋之真宗於時夏
也文明既洩物力亦詘盛極而衰乃始
補苴裒益制節謹度以名法刻核收拾

煨燼如漢之宣帝唐之憲宗宣宗於時
秋也刻核之餘天和亦損於是上下蕭
條公私貧匱國以民為氣而氣虧民以
財為血而血耗宇宙逼仄人不樂生間
有孤陽乍回而終不勝其寒沍如漢唐
宋之末季於時冬也此豈天地自然之
氣默運密移而人事從之耶抑亦人事
有得失而氣運隨之耶總之以民為本
以民心思治思亂為候然則古今治亂

安危之本可一言而蔽也我
國家立國規模高軼千古其密似周其質
似漢憲令似唐而德澤過於宋凡前代
滲漏偏重可以為禍始者皆深鑒其失
而密塗其隙竊窺其立法之意大畧尊
主權肅臣紀分政務散兵柄上下中外
互為綰結權重者以法輕之事輕者以
法重之假人以寄其法據法以責其人
如設規矩而以匠運之嚴轡策而以御

操之天下之人皆範圍於去而無敢自
為異故前代有相業而
本朝法外無相業前代有將畧而本朝法
外無將畧前代有清議而本朝法外
無清議前代有循良而本朝法外無
循良此數者皆未及古人而合之乃勝
古人則法勝也蓋前代人自行其意今
則百司無異意以奉一法前代朝自為
政今則

列聖無異政以守一法彼當其偏勝而後世受必趨之勢更亦亂不更亦亂

本朝無所不兼而無偏勝守之則治更之則亂矣愚嘗以為國家之制如魏之淩雲臺土木輕重無錙銖相負而漸靡之久亦有稍失其初者內之制外自邦畿郡國遞相內外以鈎繩相聯便控制也極控制之所至則宮闈之外莫不外之矣上之制下公卿大夫士遞相上下以臂指相承示隆重也極隆重之所至階級之下無弗下之矣任當其人無近效不當無近害人主見天下無所加損於法則以為可有可無可緩可急漠然與臣子不相親而人臣奉法以治持法而議避文法之意多而修職業之意少修職業之意多而憂國家之意少則亦法為之也節制太關於上互相鈐轄互相牽繼天下之事重遲而難舉委寄

太輕於下憲令在前議論在後天下之人束縛而難動無事不能致亂有事亦不能定亂致亂之難者權無所寄而勢不偏重也定亂之不易者權無所歸而勢有全輕也要之全輕之極即為偏重則亦法為之也以今日全盛之勢宗藩不治民外戚不干政士無私學臣無私黨大將禀於制府而夷狄稱外臣政出於一而分於六即六列亦無敢專一事然則國家所患必不在宗藩不在外夷不在外戚不在邊將而亦不在公卿大夫士所為蒿目而憂者上獨在宮府之隔下獨在閭閻之匱耳嗟嗟二正之季儻亦有先見為微象者乎而非草茅所詳也生自閭閻來知閭閻事夫閭閻者根本之計而氣運所關也本朝治民之法甚詳而養民之法稍畧養民之法既畧而取民之制則詳

試取今日租賦之額比之數年以前倍
矣比之三十年以前再倍矣易地而水
旱比省而災沴而軍興繼之而採山榷
稅算舟告緡之令繼之賦安得不增財
安得不匱民安得不貧夫已貧則不畏
貧必死則不畏死法制誠密根本無乃
傷乎根本傷則微風可以隕薛元氣病
則六氣可以生疹乘虛而入耳又非獨
虛而已氣血交爭而不定則五臟自相
尅相為病執事曰以古為鑑竊謂周漢
宋事不相肖也若東漢晚唐之弊則異
目不可知耳漢之季宦臣以黨傾外臣
始而外臣受其敝已而中臣受其敝而
乃移之於國唐之季南北司如水火矣
始而外臣受其敝已而中臣受其敝而
乃移之於國夫激則爭之漸也爭則搆
之漸也搆則獄之漸也獄則兵之漸也
以宮府之隔而成閭閻之匱以閭閻

之置而開中外之隙執事所為過計者
儻在是乎夫揆無疆之祚極年世之卜
則八百為春中天適值之時也
累朝以来奏雲門歌大夏極盛矣然非有矜
侈揚詡窮極物力塗飾觀聽者也而察
顛連於道殣睨荒涼於逃屋顧似有揺
落變衰慘淡而為秋之象内而觀於筌
宰之間堂簾之際又似有天升地降閉
塞而成冬之象以上下之閉塞而欲救
民間之揺落士寧得無蒿目而憂乎夫
寒暑者四時之序也斗柄所指分四時
者也當折膠而曝日不啻挾纊日南至
則春候耳人主日馭也政令所出則斗
柄也德意之沛取諸方寸施諸六合六
合滿矣施者不勞也自有之利我以不
奪為與民以不損為益益者衆矣與者
不費也至密之法通之以意至峻之等
聯之以情情意洽矣而至密至峻自在

也前代之救弊也弊在法不獨在一時救者不得不矯矯之則勢不偏輕即偏重權不在外即在內故其害在變法今之救弊弊在一時不在法救者復其舊而已無所事矯不矯則勢原不偏重亦不偏輕權原不在外亦不在內故其利在守法夫推創守之旨觀治亂之原衡輕重之勢通上下之情社中外之隙一日而祛四海之患一日而存萬世之計獨在至尊耳一念轉移即為氣運明主在上執事亦可以無煩過計矣

宗伯集卷之六十六終

卷六十七至卷六十九

宗伯集卷之六十七

北海馮琦用韞著

祭文

祭楊封君文

羅浮之野夙號地靈篤生令人為士儀刑少負儁聲雅志緗素經明行修期于歲暮海陽文學德秀是師飭躬作範潮人化之解組而歸其用未究式穀似之克昌厥後公既龍蟠嗣乃鵲起入家承學出綜國史校書天祿起

草明光青宮翊贊紫禁回翔再命既須五福
未艾子方歸養公年不待凡我詞林實同所
戚薄言設奠臨風沾臆

祭顧宮贊文

公家司馬命世稱賢長發其祥鳳雛翩翩
歲來儀九苞散翮東觀抽書鑾坡儼直乃書
宮贊乃參講僚啓沃廣厦羽翼東朝遽厭
明堅請休沐給傳言歸碩人之軸遊心于澹
返服之初南陝藥只東方晏如石渠久處
飈待卜未返遵鴻已傷吊鵩悵失國華悲纏
朝列何知疇昔遂爲死別風流邈矣河山間
之生芻一束俯以哀詞

祭閣學陳公文

先皇御極畀公政本天下猶謂公延登之覽
而不知淵蜎蠖濩之中所以光輔 帝德蓋
已遠公大拜踰年而四疏請去天下惜公之
車之遽而不知廉頑起懦之標去而彌著之
事 爾及 莊先師而臣宣麻禁秘祖帳都

門鳳覽德而甫下鴻潛舉以離塵照鄰殆庶
知幾其神我儀圖之其惟古人當其飛聲雞
林振跡鸞掖四部七畧高文典冊類楊子雲
之校書而棄其僻虎闈論道鶴禁談經國士
冑子惟公是程類桓太傅之稽古而遺其榮
詔嬾衢違以匡衮職出順于外我后之德有
宣公之論奏而不著其跡垂紳正笏一德和
衷四海安瀾六合同風有召公之夾輔而不
尸其功難進易退機決識洞師留侯之勇而
享年則永黃髮番番優游林泉齊潞公之年
而有子則賢彼陳之三堯克世其家惟震器
之濟美肆鳳采而蘭葩蜀之三蘇式稱哲人
惟翰學之啓沃行繼體而秉鈞天眷明德亦
孔之厚為時甘霖為國黃耇　詔使下存同
朝獻壽天下闢其隆替四夷問其安否固宜
誦樂只以無期歌抑戒而彌久也云胡厭世
騎箕上列豈維嶽之精散抑中台之星折
帝悼良臣士慟前哲蓋世間純全之祉既畢

集於厥躬而沒後哀榮之典亦咸備而罔缺
嗟神爽其何往紛芳徽其未絕配崑岳以等
峻挹錦江而比潔某等辱以後進託在世講
雖萬頃其未挹亦千仞之可想人之云亡吾
將安仰慟執紼之無從臨悲風而慨恨就靈
宇以陳詞庶洋洋其來享

祭王封君文

惟公世濟明德蘭芬玉度含華隱曜守其純
素斤斤先程不失跬步捐貲趨急折券棄負

譽望風揚仁義所附懷惟珪璋衣則褐裋好
行其德以恢于家篤生哲嗣鬱為國華茂膺
鶚荐大對以車委佩銅章危冠觸邪英英風
節播于幽遐績用孔昭　帝則汝嘉乃賜之
命榮以簪組公寵受之皇皇章甫長君出守
在漢之滸郎署回翔不遑將父瞻雲永嘆三
復陟岵宜其永年慰此遐思云胡一夕太命
淪澌松蘿無色猿鶴鳴悲日慘丹旐風吹繐
帷哀哀棘人式遄其歸某等誼在世講實同

休戚聞公哀訃潛焉共惻哲人云亡鄉閭曷
式薄言致奠臨風傷盡靈之洋洋監此惆悵

祭蹇太夫人文

嗚呼有濬惟源有衍惟川含醇長世韞采開
先譬之蘼蕪厥有豐年我儀哲人其惟母賢
始自望族嬪于儒宗椸枷餘裳家無宿舂婦
有蘋藻既虔既供婦有簪珥惟以御窮薦以
惠溫婉婉其顏姑謂貧家得婦而歡祝婦異
日娶如婦賢自內暨外用無間言克相夫子
既順而正奮跡賢科施于有政傳家一經受
國三命奕世蟬聯惟母餘慶詒不獨贏貴不
替故或澣或否職思其度豈無紈綺而躬荊
布先姑之思不愆于素用如不盈施如不給
我倉我庾以周緩急內宗外宗以逮遠戚庇
其德宇既睦既輯歲赤大侵閭井無煙閔其
轉恤以粥以饘扶携瑣尾嗟來一餐野有暴
骨解槀葬焉茫茫鬼神若有若無精誠所篤
若荅若孚悄悄心目寢寐告符以茲勤信敬

供不渝哲嗣建節大奮厥功績茂邊陲名垂
鼎鍾亦有金昆大官是供婉孌弱季冠冑趨
風鳳雛翩翩鳴鳩在桑厥心則一厥德用臧
展如之人弗祿爾長胡天不弔靈萱殞霜疆
場之事五兵是司匡濟艱難敢圖其私忠畧
外揚孝思中違忽承遠訃涕泗連洏曰自弱
冠違養從官中閒覲省一再堂前有不得見
二十九年會言有待胡寧弗延嗚呼哀哉某
等奉令守官夙承嘉則遡德知源怛焉心惻

六師隕涕豈伊私哉設奠陳詞靈其來格

祭大理丞黃公文

惟靈含華體哲懷翰擢瑾行無軌迹心無畦
畛公車對策江邑製錦茂明庶政以康羣品
既馴春雉乃厲秋隼朱帷霧褰白簡霜凜按
行朔野聲馳外闖窮荒緩帶全晉安枕中夏
氣舒左賢謀寢惠我東國風裁靡拕總總百
邑惟公是軫明明三尺惟公是謹一弛一張
或搜或引令肅秋濤政清雍本有赫皂囊簡

在　玄衮乃陟廷理五刑惟允圜扉以清肺
石靡隱荃胡不居嬰此疾疢霜露既零被于
椒菌風流已謝芳徽未泯寒雲倚薄凉颸凄
緊孤櫬宵征朝紳同慼其等久荷覆露彌仰
標準臭擬芳蘭悲同朝槿生芻致奠有涕斯
隕靈之洋洋鑒此素悃

祭王太夫人文

運符名世朝登碩輔山川出雲為時霖雨於
惟夫人實惟女師鼎鉉之業式是母儀厥初
奮庸以及爰立奉母而出亦奉而入翟服横
玉以充庭緣大官之賜以備滑觴入而承歡
出而造膝言如投水政如調瑟孰不為子無
孝與忠孰不為臣無始與終母之就養碩輔
將之母之懷歸碩輔康之子也令名母也完
福曾是菽水遽悲風木道光彤管慶流黄扉
欝彼九原含笑長歸其等綸閣岑侍詞館後
游欒欒素冠為我心憂臨風致奠侑以哀詞
桂漿蘭藉靈其鑒茲

祭將夫人文

於惟禕靈出自望族闡德風揚令聞蘭薌于歸鉅公言結其褵載淑其儀允廸前徽椎髻操作鹿車共挽德耀少君其則不遠夫子筮仕司理維揚誰其佐廉擁驢負箱有美蘭臺踐歷華要夙夜在公雞鳴以告孰代 天子狩于晉陽誰代夫子有母是將貴而能貧約而有度豈無綺紈而躬荆布劬勞以瘁尚勤于家勿寧藥餌而問桑麻圖史長違縷幃虛列哀哀藐孤悼心泣血嗟爾夫子痛而憑棺中宵霰集悲風夏寒某等誼託姻親情關休戚孺人云亡為我心惻不腆之奠侑以誄詞神理如存尚克鑒之

祭張封君文

惟靈少秉高節質行力田其業不遷而以永年一丘一壑懷玉抱璞匪雕匪斲以完其朴百年樹德既實既秀亦孔之厚以昌厥後鳳雛蹌蹌蘭署是朔 帝命斯皇章服以光公

寵受之脩然林麓無改初服宜其遐福大命
不居溘焉淪澌丹旐素旂式遄其歸嗚呼哀
哉文化既隱聲利糾紛公返於真孰維而淳
斯道已亡喟焉疚心重以世誼太息彌襟我
酒既馨我殽既陳靈風森森來格來歆

祭鄧封君文

惟靈孕奇禀哲經明行修鬱爲時髦譽起南
陬董生之書惟常下楊子之奇字兼收方擬
掉文場之鞅挾机苑之鞠而竟千金未市三
獻不投衆方抑首扼腕以悲其遇翁獨夷然
而忘其不讎時蜀山以寄傲步中江以夷猶
式其廬者鄭真之居谷口耳其聲者徐穉之
在南州乃啓祥於嗣公若大衡與天球都亭
攬轡塞上鳴騶運玄畧於惟幄制黠虜於纖
韝諸引弓之國鳴鏑之衆靡不叩關而格青
回面而寢謀天山息霧瀚海澄流邊人用息
肩于嗣公之宇下而長無虜憂封章荐逮
帝寵既優豸繡金章足明適意而翁猶蕭然

壯山之芰製嚴瀨之羊裘差素節之高厲宜引年而增籌何捐館於一旦溘御風而上遊以翁之達觀處死生之常數亦復何憾而以嗣公為子雖死且不朽當亦有樂乎斯丘惟是嗣公之去西人靡恃無不泣白日而悲清秋南陽藉禹吳郡思攸征憑渺以信邁淒風交於素杵某邉人也不能悉翁生平大凡而獨以享其利者之德歸之貽謀痛執紼之無從寄素裒乎一卣

祭馮封君文

嗚呼先生天啓淵哲倜儻負奇振此高節少辭功曹弃如敝屣仁心為質狥人之急人或負公折券弃責好行其德以亡其業貧亦何病夷然不屑乃撫長君是訓是廸鳳雛翩翩亦修其翮掉鞮詞場萬夫辟易蜚聲雞林振羽鸞掖　帝賜之命章服有奕被此光榮守其純白乃辟拙園翛翛林樾蔣生新經謝公故屐室有餘清座無雜客一酌一詠于何其

適荃朗不居有此泉石乃捐館舍遠卿窀穸
猿鶴悲鳴澗流嘆咽秋山收雲春林羅月哀
哀長君腐心泣血百年長違一詞永訣蕙帳
巳空蘭藉虛設容輝杳矣清芬靡絕某等長
君同袍寔相朝夕忽聞哀訃臨風太息不腆
之奠將以束帛監此素衷庶其來格

祭新城王太夫人文

太夫人豈所稱備五福者耶至於今而始考
終也縉紳間稱母儀壽考無如海豐楊太夫
人子孫貴顯無如姚江孫太夫人若太夫人
福壽實克兼之年登九袠庭列五世簪笏盈
牀門施行馬自卿貳詞館臺省藩臬以及郡
縣無所不有有孫夫人之子孫而境加順有
楊夫人之壽考而祚加行其在今世未嘗兩
見也夫福與壽及子孫貴顯故係得天豐嗇
無足異者吾所嘆服獨以溫厚恭儉操趣若
一官無失職士無失行人人有君子長者之
風以建慶之篤慎守沉默之烱戒符茂弘之

地望奉柳氏之家法非太夫人慈訓何以有此始太夫人相太僕公以顯太僕公以死勤事卒於貴竹太夫人間關萬里不自意全寧遽謂蟬聯玉映充庭漸階有如今日今日歸九京而報太僕公亦可以拊手含笑長無遺憾矣不佞仰止德門託在姻戚一介弱女庶幾長而奉蘋藻自結姻以來竟未得登堂一拜弱女又先太夫人以死今日之事不以慶而以吊不以棗栗而以椒漿蕪葭易催蔦蘿

先殞每一念至者刺于心對懿親之凡筵悲亡女之寒壠楚江芳芷粗可薦陳蜀道哀猿不堪躅擲反袂拭面涕泗從橫敷臆陳詞靈其來格

祭王太孺人文

嗟嗟太夫人其遽已耶自太夫人歸封公以婦德聞里閈封君連蹇不第太夫人斥簪珥佐之且從旁慰藉順適其意手荻編以教諫議君卒成諫議名蓋東海之為婦若母者皆

以太夫人爲程人謂太夫人福壽且未艾則
胡以卒然遘不意耶方　主上更化之初亟
言路正塞廷臣熟視莫敢先發諫議君憤然
以身爲倡論罷不法大臣天下以此知　上
意所向而後脫大奸之距朝廷肅清諫議君
則又上書請釐科制重名器朝入　旅薦之
耳而夕播薦紳之口天下靡不仰諫議君之
賢而諫議君願退而不敢當曰母氏之訓於
是海內無不知有　太夫人矣嗟乎嗟乎何

以死哉聞太夫人之就養也與諫議君別久
矣無道而進晤於邸中持諫議君泣不能自
止也而遽以病嗟嗟別以三年行以千里不
能博一日舞綵之歡而已宛轉牀縟二豎爲
災妖夢是踐獨得一面爲永訣而旦莫哭臨
躬自上食耳嗚呼存者沒者何以堪此耶夫
理有必至事有固然虞必至之勢而以諫議
君爲之子死且不朽世固有一詞未訣含歛
靡親者視諫議君之情何如也嗟嗟太夫人

可以無憾諫議君亦可稍自慰矣某等於諫議君稱同袍兄弟周太夫人至方擬致一觴之獻以為壽忽乃易慶為哀徹享而奠執筆陳詞淚淫淫下矣不腆之祭薦其明信太夫人其享是哉

祭范舍虛文

楩楠杞梓惟豫章材豐城椎劒光矚斗魁有美巨麗並集燕臺瑞鍾鳳沼價起龍媒奮跡清華棲志澹泊青蟠四部手披七畧上林同工國子遜博曾是長離而嬰繒繳溫溫恭人厥德粹矣芳蘭當門世所忌矣于臯于藩公往涖矣十年外僚諸艱試矣在閩之陽在洛之滸泱泱大風于齊于魯文章政事餘勇可賈如公兼才豈可指數相彼振鷺聿翔于匪怒伊教六館從風乃陟端尹三命滋恭經論道羽翼儲宮石渠弘敞總國三史命伯夷典朕三禮不競不絿垂紳端委神人允諧清和咸理人皆謂公旦夕揆路未作慟

霖已先朝露國隕老成特方多故曾不憖遺以元天步先君與公同薦春闈先君亡禄公亦長歸松楸寂寞風雨凄其思我父執涕泗雙揮宿以後進參侍耆舊忘分忘年自宵及晝曲席而談如鍾斯叩余也醯雞公發其覆余與劉公退而後言公神嶽嶽殆將百年公時詫余匕握真詮曾幾何時遽返九原公竟何歸大江之側嗟我浮生大海之北江海易合生死永隔薄言致奠公其來格

祭王翁陳年伯文

稽古世臣伊陟在商玄成嗣升漢業以光我朝公卿亦多濟美代掌絲綸惟公父子公在詞臣夙稱冠冕有如國僑博物閎覽執經旃屢袞袞日臨如趙師民勸講獻箴一代國紀頌公總緝有如吳兢一時直筆　帝采羣望俾公登庸有如魏國自許朴忠不隨不激氣疑識洞正色端委如勃厚重　先皇潛邸文端是詢公侍　今上學焉而臣文端甫相奉

身心退公亦三載而薨于位再世相國再世
帝師風雲既和霜露間之嗟公之遇世未一
覯嗟公之才百未一究寰宇多故中外九閡
人之云亡孰濟時艱　天子曰咨奪朕良弼
慘慘羣僚潸焉涕出乃晉穹階乃營玄宮易
名備物恩禮始終某方宅憂痛心疾首無父
之孤哭父執方〻與先公契合交聯進既同
籍沒亦同年公念舊好使來歸賻書猶未達
已聞公訃夙在講幄奉公指南衣冠晝接

炬宵談舊事堪憶音徽長絕瀕行數語遂成
永訣公沒燕山公歸蜀川蒐銷望帝涕隕哀
猿人世之別間以生死不腆絮炙敢告知己

祭宋鑑弦母舅文

嗟我舅氏豈其遽已頃聞臥病謂可强起嗣
有傳言尚在疑似是邪非邪竟果然矣臨風
涕淚載牲陳几招魂設奠彷彿千里嗚呼哀
哉自我外祖生為人豪百年植德陳義最高
以迄於公令問爾昭齊魯質行公遺其標誠

貫金石氣靄雲霄瞻其德宇鄙吝以消大對
公車初令於宿洪水滔滔民無半菽公曰其
咨予寔爾牧不腆之俸爾饘爾粥我倉我廩
以輸爾粟不有宋公淪胥以蹙遷秩戎曹視
師塞下組練橫霜旌旗縟野使節繽紛持衡
蓋寡會帶可求衛纓已假誰其無染惟宋司
馬東修之問亦無受者鬱彼淮陽實枕大河
公之出守衝風揚波宣防既築瓠子載歌誰
能徵發而無煩苛敷政優優民是以和陂陁

如雲公勞寔多增秩賜金 帝知我勤乘傳
以覲拄於苛議奪公九秩沉在下吏逡巡奔
走無改夷粹何升何沉亦不屑意畿北河南
諸鄭歷試歲中三遷乃陟亨衢望我舊階紱
綬以紆宛彼洛陽為天下樞譽望風翔惠澤
雲敷民亦寧止公貌則癯食少事繁以殃其
軀嗚呼哀哉兩典名邦家如韋布居無爽塏
衣仍褐裋何有何無不愆于素無小無大遼
公雅度孰是人斯遽即長路茫茫大鈞嘯知

其故孰不有死在天一方吉往凶歸孤櫬宵行丹旐蕭蕭行雲蒼茫垂白之母兩泣於當生養其志致遺以傷死別吞聲蒐亦徬徨某也聞訃痛心疾首行則吾師親則吾舅當其臥榻靡問安否當其屬纊未與啓手執紼靡從寸心何有九原不作何謝茲負巳卯之歲余始東歸比屋而居時欵荊扉脫粟之飯侑以蕨薇披我素襟啓我金徽談詩夜分清露沾衣昔不暫捨今當永違人琴兩亡涕泗交揮我送舅氏灞水之滸蕭條古寺淒其風雨舅執我手悵未能去明年覲王會於茲所孰知永訣且復笑語別如俛仰杳矣今古嗟嗟舅氏與世長乖蘭觴不御總帷自開青天夢夢白日西頹望斷齊山恨盈燕臺淚與冰凝悲逐風來陳詞不多惟此書哀

宗伯集卷之六十八

北海馮琦用韞著

祭文

祭王連塘文

嗟乎敬卿十年交誼遂盡於此乎僕非為世惜才為身惜知已數日以來隱軫鬱結不能自喻于懷者獨以公款款朴誠耳公磊砢多英其文高曠而有氣其意純法古人有矯世俗而孤往之思此皆世所不易得而僕所為

深痛者不在此夫世未嘗乏才也曲不高行不獨亦何難於知己天下所少者正以質心質行無纖芥可疑如敬卿者耳憶昔爆直禁中長日對談疑難相質篇章相和異曲同調如塤如篪兩餘月下閒步相過卿杯聯席趨朝並馬火城未曙禁鼓已嚴連翩以馳如形如影竊謂同在近列可長相保以引以翼並奮清朝如味得和如方得比而公溘先朝露頓成隔世書劄在笥衣冠在陳前歡已往後

期永絕同心之痛如何可言以今訣別思昔笑語言不違心行不違言始終十年無一妄語無一偽事世道交喪煩縛宛轉質心質行如公者當復幾人而公竟死乎上有老母下有稚子百年之身忽焉已盡千秋之業鬱而未成敬卿苦心亦何可道者公之將歿呼其所知表屬馮生誌屬蕭生草已具矣家居行誼多所未悉畧記所聞多缺疑亡褒詞不敢以偽事公故也公有遺文請輯而傳之傳不

傳不可知心不忍使公遽泯泯耳公有遺亂遠在千里緩急不相及如可為力不敢相忘嗚呼敬卿不腆之奠尚一臨之食設不御酒盈不酌公之靈爽竟何往乎十年交誼遂盡於此嗟乎痛哉

祭陸敬承文

嗟哉陸生遽歸冥漠高山輟絃延津銷鍔與子生別不勝間關與子死別能無悲愕寒日寒緊林飈倚薄白髮飄蕭素交零落中秋之夢子南來知君已死不忍無情欲問子故恐子驚回午如欲笑忽若含哀殘月在窓風雌自開彷彿平神流景徘徊爾其託跡曼倩寄心元亮達士遺形至人不相神龍難羈澤雉自王小事近疎大言近放躭臥似嬾縱酒似曠談天戈輙世或未亮乃若識洞千古學擅百家氣涵雲夢華漫若邪矢口江河揮手雲霞立簡居要有文非誇世矜雕龍子詡鳴蛙展如之人惟邦之華知子文章十人而七

知子經濟百人而一杞天未隕周緯是恤壯
手闌干仰天涕出欲披閶闔何由造膝苦言
不入甘言逃疾我儀圖之惟國之初惟高
皇帝為當世模乃推祖德慷慨上書其意
則苦其言謔如忠擬更生讜如敵興約本自
牖戇匪牽稽類卒披猖驕虜助逆借筋上前
為畫三策野兵不擊攻城何益夷吾江左頗
牧禁披邊臣謂子儒而兵革子謂邊臣大而
巾幗詞臣所競斤斤操觚子抱雄畧侃侃矢

謨世豔近列子請留都已之留都子曰歸歟
公孫相漢季鷹歸吳優詔再遷君遂五湖憶
昔餞別淋漓杯酒子獨沾纓顧謂諸友世事
如此吾將田畝今日之別知復會否與子同
心況未白首安得不祥急掩子口妖讖是戕
哲人亡祿尼父泣麟賈生悲鵩昔者相見在
越冉宿今日九原渺然空谷遺容在臆遺札
在牘語不可聞書寧怨讀茫茫多故惟子料
矣耿耿隱憂惟子告矣我有肯蓄必子召矣

調笑之來亦必報矣我有庆者子相勞矣子
有兒子我哺抱矣居則比屋出則聯轡詢或
同調情如同氣施及先君歡同把臂忘分忘
年陶然既醉棋或爭道倦即同寐何知爾我
幾忘天地誰無朋友誰非過從名齊不忌心
遠能同而子吾子吾翁若翁藏環何在當尊
已空先君之思及汝阿戎俯仰存殁慟哭悲
風自子之歸青山流水對酒徵歌二難四美
月我之歸荒廬是倚瞻望越江不聞尺鯉子

即疎曠豈應至此我以愛生子以樂死生而
相憐死忍相捐我聞子前為汝悲酸子知我
懷為我永嘆汝棄塵世日華黃泉我失良友
白眼青天嗟我陸生生死永隔二三兄弟實
相朝夕生者各天死者幽冥獨從千里萬此
絮炙杳無音響誰為生者為吾黨為國
家惜嗟我陸生生浮死休為古一骨何短何
修彭殤旦暮天地蜉蝣蓋不足戀死不足愁
今惟陸生古惟莊周仙游歸千樂我蘇丘

祭宋太安人文　代[illegible]作

祠部行義類陳太丘誰其捐之厥有好逑若伯弘雅類黃叔度實惟慈惟敏自童孺教儲如賓德誼勸勉類伯鸞婦而大判顯平[illegible]訓牧伯承歡類不疑母而于則[illegible]無文綺而衣澣濯豈無婢僕而身親作炊煙論縛亦責于躬處豐彌約在貴彌沖人實有[illegible]母卵翼之豈惟翼之又訓廸之人實有母供養之豈惟養之亦克葬之藁砧既捐之蘭亦仆穆伯文伯悲哉朝暮以蒸以嘗惟孫是將曾孫繩繩母也不已其少當不造孔孔在疚宜宜宜家幸託華胄翁也是師母也是依飲之食之教之訓之母德未酬忽焉長別爰及兩甥腐心泣血總惟育徹素輒晨興悲風蕭蕭墓樹霜凝舊宇長違新阡是即薄言設奠彷彿來格

祭葛鳳池文

嗟乎仲明竟長已耶我輩與君同荐鄉書十

有六年出入孝明者九年前日之歡遂盡於
此以君仁厚恬雅雍容有度聲利不繫心喜
愠不形色望之者皆以為公輔之器後福未
有量而一旦溘先朝露滿朝咨嗟致疑于人
理歸責于造化刎于我輩契如斷金言如投
水相隔幾日生死長辭從歡生悲悲來橫集
從悲憶歡歡緒不可復尋君疫之次日檢君
遺書陳編滿前君之手跡而我輩所商畧也
几席尊罍君設具而以饗客者也二三兄弟

不遠具邇所少者主人啓君手足耳目四體
眩而具有所少者氣耳嗟乎仲明人生世上
不滿百年其仕宦交游多不過二三十年為
歡幾何悲亦稱之人命難期塵緣易盡人間
事大畧如此無足異者余所深悲獨仲明意
若有遺恨而一詞未訣耳人誰不死遠在京
華後事託友朋家事任僮僕九齡弱子僅辦
衰啼夫人臥病經時且暮死生不自保重慶
在堂賢昆在遠招魂設奠千里之外嗟乎仲

明何以為心人當一身不保則萬事皆置如君萬事盡可悲酸歿不受含意必在此君雖不言余已悉矣惟是楠桁所以籍幹者庶無後悔夫人志在同穴亦已載蒲圃之櫝以從為君狀者門人黃君也誌則不佞瑣不敢辭墓道之石請介書求之于宗伯必可得也君才未盡究其用文復未盡究其才要其所存已有卓然足傳者請為詮次使世人見之君之嗣子標質不凡是弟之子猶子也君有兄弟在何患乎無父吾力所不能及則無如之何所可及者以引以翼不敢有所靳凡君所欲言者即不言吾已悉矣吾所欲言者即盡言君不聞也嗟乎仲明今日之祭猶是向時杯酒殷勤之餘遺像儼然屋宇如故君不為主而為客為客而不知其一享否也死者吞聲生者惻惻所不忍言況甚於言嗚呼哀哉

祭李太史文

嗟乎成甫往歲都門之別遂成永訣乎成甫

同去就一死生於塵世無所戀戀然安能無戀戀僕也別来十月耳不知何病遽至於此歿時亦復何言僻在海上何從得聞之昨得陽生書至彌日不快竟夕不寢即有以成甫病時狀歿時語告僕者僕復安忍聞之也成甫別時欲僕書數言揭座右荏苒久未有以相寄昨為一書屬陽生致之而成甫已矣去秋告誡之語僕謹受而載之厚意不報則長逝者私恨無窮成甫死僕尚復誰與語即有

語奈何今成甫得聞之言鬼事則吾所不知言人事成甫已無所用之矣嗟乎悲哉吾不患無參苓之品而苦無藥石之言成甫死誰復以言規我者茫茫世路知己幾人往歲亡敬卿仲明今歲亡成甫此皆後来之秀故是國家可惜之人人之云亡豈但臭味相悼而已予淵無年伯道無後世皆以為天之未定夫天豈有定與不定時直以受氣有厚薄而延促因之當其薄時造物不能厚當其促時

造物不能延自栽自培自傾自覆吾不知其然吾不知其所以然其生也浮其死也休成前素精名理故當了了耳嗟我成甫語笑永隔寤寐死友尚若生平執筆涕流臨風氣結薄言設奠畧見寸心成甫其享是哉

祭外祖母文

自癸未辭太母而薄游不意別至今也又不意自今而為永別嗟乎痛哉太母之視內外孫無以異也別而日夕念之至今歲春而病

病而念甥益甚日未嘗不數數問也所親冀寬旦夕則謾之曰已束裝矣以某日就道矣太母喜為加飯居久之不至而始知其謾明知其謾而日未嘗不數數問也甥聞之亟圖歸計而猝猝不得聞此時謂甥歸者謾耳然果以此時歸則尚可以一見今甥真歸矣而太母不及待也嗟乎痛哉太母之計以四月朔達京師再旬而有亡女之變悲不自堪為詩曰兒痛母有母母痛兒有女強欲寄家書

涕淚不成語當事者讀其言而悲之其乃始
得請也自某東歸拜母堂下母未嘗道太母
病中狀某過亡女之墓而未敢哭也母不忍
傷子意子不欲傷母意語將及而輒易淚欲
下而强收昔以母子不相對而悲今以母子
相對而悲耳嗟乎痛哉某去故鄉十一年而
歸姻戚故舊少者壯壯者老骨肉至親大半
凋謝舅卒于汴隔二千里太母之歿去某歸
葬隔數月而皆不得見登太母之堂拜舅之
墓見素棺與封土耳追憶少時婉轉懷袖小
坐膝前顏色笑語宛在心目而渺不再得求
之夢寐若存若亡起而瞻其像像弗肖也讀
鍾淑嬸所爲狀則儼然肖矣雖然吾終不忍
以肺腑之情干鬲之痛而求之紙上蓋吾嘗
以吾郡有大賢人三而非阿所好也外祖居
鄉似王烈舅爲政似劉寬太母之誠篤真至
求之近代未得其比凡所稱賢淑大畧有名
與迹太母之品確在近代母儀婦行之上而

無名與迹可尋常欲模其行事而不可得即模之而得則猶之紙上也獨且柰何哉人世之隔無如生死然精神所至則幽明可通故有雖隔死生猶然相待所待不至柩不為行友朋如此何況骨肉太母即遠原以九月弛期而更為日待甥耳甥在斯矣太母亦知否當其病時思一見甥訣一詞而不至令即于百言安得令太母聞之執紼設奠亦復何益亦聊以盡甥意而已

祭二伯父文

伯父之歿以九月十二日更十五日而姪琦始聞計既與弟瑗設位而奠又五日而值國慶典大禮有淚不暇揮有聲不敢出月餘事稍定乃始為文哭之操筆欲書萬行俱下引聲將發五內先摧蓋慟伯父且慟吾父也吾父與伯父自髫年迄白首相與朝夕同飲食笑語者五十年而吾父即世又六年而伯父卒伯父與吾父別六年今乃同遊于九原

也嗚呼逝者有知乎無知乎吾父與伯父同
遊與否不可知而姪與伯父則生死長辭矣
嗚呼慟哉猶記丙申之歲吾父屬纊伯父又
已病劇即吾弟季韞亦劇病也以兄弟至情
存沒永訣而家人不敢使伯父聞之恐以父
之沒傷及伯父以伯父傷及季韞耳伯父聞
故而扶掖以來夫以偏枯半殘之兄哭幽冥
不返之弟撫割裂垂盡之孤當此時天地爲
之晦明鬼神爲之嗚咽今日伯父至於大故

而姪遠在千里不得與于哭泣之位吾弟斬
焉衰絰襄大事而姪不得與相也以今日伯
姪之訣思當日父子之慟方寸幾何堪此楚
毒耶自姪免喪侍伯父左右忽而自慰忽而
自傷不見吾父猶見伯父也伯父即病蹇澁
猶時道舊日事今欲見吾父生平所與飲食
笑語者可得乎自髫年迄白首事誰復爲姪
言之者乎當姪之壯來拜於座前伯父以手
扶之不及衣者尺有咫以十年久病千里遠

分寧敢必其復相見而且自相寬猶以一二年為辭嗚呼孰知與別為死別乎自伯父之病而吾父及大伯兩叔相繼卒伯父先諸兄弟病後諸兄弟存天其有意乎以伯父之厚德而將食其報也以吾弟之積學吾姪之穎出其能有成天將使伯父見之而孰知竟不及待乎夫啓手之際有餘則戀不足則憾伯父於世無所有餘亦無所不足人誰不生伯父生前無所點染人誰不死伯父身後無所憂慮九月之初猶有治湖之約病革前一日猶與弟姪飲甚歡裴公之時至則行伯倫之卒以樂死斯不亦安常處順翛然去來者乎世上浮榮有與不有見與不見豈足動易簀一念哉姪以考績受　制詞更五月復以覃恩受二品之誥而弟德韞適同之德韞拜命而喜姪亦喜已而低徊泣下吾父贈也叔父封也乃知尚書不如[illegible]書郎遠矣嗚呼逝者而有知也伯父[illegible]慰者當不減

吾父而吾孝吾姪[illegible]為低回泣下者當亦不
異於姪天地間功名可以自樹行誼可以自
砥所難得者親之年一可姪之哭伯父而不勝
慟也蓋亦慟吾父也[illegible]傷哉

祭八叔文

嗟乎悲哉叔何往乎春初聞叔病狀深以為
憂僮僕繼來皆謂小恙柰何一旦遽至於此
前日報書遂成絕筆前年餞送遂成永別即
使姪親視含斂已隔生死況復遠在千里又
阻河山嗟乎悲哉叔何往乎世間聰明才辯
原自不乏而叔遠紹聖真潛心性命世間高
談闊論止辨口吻而叔實學實行獨在倫常
邁軸之士抱真自樂而叔居同畏壘道存善
俗縉紳勇退多因倦遊而叔方舉孝廉已決
高蹈賦性剛直濟以溫克見理明徹體以真
純布衣蔬食絕甘分少蓄德甚厚自奉甚薄
孰是人斯不得半百天道福善我不敢知屬
纊之日士嘆於邑農泣於野行道之人亦為

酸鼻叔當壯歲頗憂嗣息載生載育二惠甍
爽未勝衣冠已嬰衰絰當其眷戀幼孤顧惜
短景以孤託兄以家託姪姪讀來緘且爲腸
斷使在左右何以爲心叔立嘉會命曰敎姪
謂我諸父本自一人二三兄弟不遠具邇宴
語既洽商畧家政即使今日行葦勿踐萊萸
遍揷其在四坐已少一人況此好會亦將廢
壞事有得失於誰取衰門祚衰薄達人先殞
嗟乎悲哉叔何往乎前歲請告叔常顧我聯
牀夜話互有長益隱微衰曲無不布陳尺寸
之過亦見督訓山林藪澤屢奉清游謝安携
姪王濟得叔比謂暫別行當來還回睇山川
終歸杖屨何期今日叔成古人姪即歸來誰
與游者忠言相長復望何人寤寐興刑追思
笑語總爲陳跡空對遺編稍存彷彿惟此而
已叔生平之契外則朱公內則不肖姪之視
叔同姓師友叔視朱公異姓兄弟比皆宦遊
生死長辭當其彌留能無此望無復見叔思

見所與見其所與轉蓋悲傷姪之憶叔終無了時不知冥漠之中還見憶否嗟嗟相悲相憶是謂人情既曰人情因人而有人既逝矣情復何依故當超然曠然永同南面非但不必憶姪無亦不必憶兒余父余母已受至託琦雖不肖亦殫厥心其能成立叔之靈也若其不效姪負叔矣存殁之歎傾竭於此掩筆掩面痛復何言

祭九叔文

悲哉乎叔也其以為家興廢也悲哉乎家也其以為叔生死也當叔析居時廩無餘粟出無乘馬修故業而息之勤力操作佐以節嗇用能豐殖其家為德於鄉其出粟於鄉人樂歲凶歲無二價其入也或取或舍或遂予之卒之日環其鄉無不累欷太息者此所謂好行其德死民之思者耶叔以士兼農農兼賈賈兼漁漁兼獵當其治亭榭修陂池種花樹養魚鳥騁駿馬逐原獸其樂足以忘死然亦

以積勞而病病且起而視其家廢落則復困頓以及於卒嗚呼悲哉何至是乎自叔之沒花辭條鳥辭籠馬辭櫪陂池亭榭閱若無主衰衰兩孤憑棺而泣猿狖悲啼流水嗚咽蘿月如故蕙帳已空叔生平精爽竟歸何處人亦有言每過中年與親友別數日作惡況乃親以骨肉別以生死其為淒痛何可究言追憶往時在湖同舟在原聯騎且飲且食且笑且語忽若既夢而寤不可復尋越在千里不知即遠定於何日兩鬟近日能解世事否能執箕裘不墜先業否叔之係心無過於此此藐孤託在諸叔諸叔慷慨不侵為然諸孺子何患乎無父如姪力有可及自當以駑鈍佐之平泉之戒乃在一木一石晉公且死自謂死且不恨獨恨松嶺未成繡尾魚未長人有好而情以之情有所鍾死生以之以古揆今叔其猶有戀戀耶事有大於此者則諸叔任之不以憂逝者矣

宗伯集卷之六十八終

宗伯集卷之六十九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答王荆翁老師贈言書

自王給諫建議後視篆而得乎假未嘗有也講僚得給驛賜金幣已為異數至於屢詔旨定期程前此未有也詞林贈别上煩元宰百年前有之然不過片詞隻韻若夫連篇盈軸又親灑翰而贈之前此未有也近世贈言

不過誇詡遭遇與夫悵別道故之詞若夫談
涉世之難盡舉生平夷險榮枯悲歡夢覺之
境以相告而憂其相靡相忌前此未有也語
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夫士之相與在相知
心耳言感則已淺言酬言報則又淺雖然以
吾師披腹心教我我獨匿意隱情無一言半
詞相別夫乃以我為非人也頃者吾師移書
諸司戒無輕言建儲事須冬初併力廷諍此
背水陣法也言不聽而諍諍不已而以去就

決之此如駿馬下坂勢不可止愚則以老師
當以此事決去就不當以去就決此事也此
事在持之堅定而不在處之決裂即如友朋
相與過失相規為勸解之詞則易為決絕之
詞則難隋文帝曰吾於高熲勝兒子比其去
冥然忘之人臣之不可以身要君如此夫建
儲大典不出於上而決策於下在人主必不
安處人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嬰人主
之逆鱗而激之以不為又激成宮闈騎虎之

勢而使不得不為其為社稷計不完今第宜
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為太子死之意堅
不可奪而其氣彌平其詞彌順以俟上之裁
決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
大善不則請預教皇長子即兩皇子並出亦
須明立等差端今日之蒙養正異日之倫序
儲雖未立固已定矣若二者皆不得請然後
以廷臣之上策為老師之退着要之言者自
言且無及去就去者雖去亦無忘君國明決

忠厚人臣皆合如此而況受恩深重禮絕羣
僚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臣不敢意其
必成以為功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為名據
事理守典章款款朴忠正不須文聖經賢傳
如瞻古法帖一筆似即一筆佳全體似即全
體佳矣是事也成天下誰復不服是事也不
成而諍天下誰復不服從此紛紛之說皆當
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為老師
畧陳其槩門生入官獨見丁丑以後事於時

上成其勢下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芽至壬午之冬而下之為議論者始勝於時回邪屏斥忠讜登用人心國論庶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酉之秋而下之為議論者始敗於是天下厭異同之議習和衷之論而其末勢乃至異者外同者內天下異同之論乃復益起至己丑之冬而下之為議論者復勝則又排擊不已角立而爭勝不已其勢必敗敗不久其勢復勝同門為異根異為同始大如風輪之特世小如水車之激水相循相軋無窮已時故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未嘗得其平譬之味然非飴則苦蘼也譬之藥然非烏附則大黃也夫治病者不計虛實而輕以大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反以為病後來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寒熱之性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血氣未嘗得其平夫人吾人也事吾事也相與語是非耳何讎何隙而成兩敵血氣有餘即為火病

病已則復爲血氣天下紛紜惟在考其實修其本以服之天下私邪惟公以服之天下僞邪惟真公以服之服之自佳不必論是非勝負也夫我一人耳人且千百兩目難以視衆鳥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難調衆怨易結善解結者當于結心結根若除諸妄自滅竊觀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八九就言而論因章奏而起者一二因語言而起者八九以老師忠孝大誼懸如日月文章氣節神識力量天下惟以爲赤幟而比遂見疑於悠悠之口且昔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疑人在事先此何故也或以言入或以言出以言入者必有所傅會以見其親以言出者必有所增減以見其不黨夫裁節文義更易訓詁即古人之言誰不可疑者兩喜溢美兩怒溢惡是開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既傳聲彼又驅影影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法莫如大疏所謂不爭不講而不爭不講者不

但不形於章奏亦願致慎於口吻夫事待言明其味已歲意因言晦其疑轉深古之慎言者身在事外則逃之玄虛身在事內則歸之功實問四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之廢興詢備邊之虛實一切是非毀譽絕口不道傳搆何由而起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虎可銷亦且海鷗可狎夫天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議而漸大因爭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濃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即漸無事矣此議不立則彼機不生後釁不開即前嫌漸弭譬之作文已盡必有問答以為波瀾若無波瀾勢將自止夫相猜的也射名者趨馬射利者趨馬相猜舟也順風者乘馬逆風者乘馬言法便者與言法不便者皆有所挹取于我者也言便者與不便者為兩敵我居其一即在兩敵之內言便者以附我為利言不便者以抗我為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而

我獨受其弊故謀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衆所以爲勝而用獨所以爲不敗郤克破齊王剪伐楚用衆也趙雲文鴦出入萬衆單鎗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二人將數騎入堅陣左顧右盼則難以濟矣衆之紛披其勢必寡與其用寡不如用獨用獨之久勢必得衆我在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非得失內者皆來取衷而我持其衡我持其衡則人輕而我重我重而物自附矣內閣之有事權與得衆也以漸其失之也必以驟失而復得也又必以漸失其君之吳也若迫得之則事又未可知也大抵今日之事上下兩難然下紛易定上隔難通至公血誠天下斷無不服之理惟夫中外相隔上下不交則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古人謂安有知政事而數日不見天子者況乃彌歲經年不承音旨下既無由接見上又未盡聽覽六部能題覆而不能使一內閣能票擬而不能使下即不知大

權將安歸乎自古基禍往往在英明之主而禍不見于英明之世彼能以法繩下其上凜凜憚以身試斧鉞而以其家爲撲滿故猶惕而未即逞至於後世無前之英明有前之隔絶而爲禍始大此如人之有痞疾也膚之內膜之外針鍼藥餌之所不及以肥甘奉之則邪日盛以藥石攻之則氣日虛奉之而不可繼則必攻攻之而不能克則又必奉之比侍老師仰屋而嘆煬竈意念深矣此類勢成如虎未成如兎搏兎者但患其窟穴深耳獵師手一矢臂一鶻可伺隙而取也戊子之役則幾如搏虎建旗鼓聚卒徒雖有千羣萬騎僅以當一矢一鶻之用反以震驚山靈蹈藉士馬雖能取之所損實多不言則滿朝無一言者一言即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既以同聲救言官之疏特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外廷乎凡攻君側之惡者必上憑主斷下仗公論而中乘其相疑之勢董澤之蒲不可勝

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不為一為則不可不力惟慎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審圖之凡門生所陳只論事理未必盡合事機又涉世之日淺所見僅廿餘年事遂欲引而伸之以槩其餘故多所不合昔有見豕白頭而上獻至河東見豕頭盡白乃始嘿然而慚以門生之愚而謬陳說于老師之側不自知其為遼東豕也雖然其意則忠矣

上王相公論三王並封書

伏見三王並封事詔文深切羣臣引誼疑爭羣疑必不可解而所疑又不敢出于口上心必不可回而又不能以其心取信于天下其所稱引以為詞者皆其意之所寄而非其意也相抗相激恐遂成大禮之續中間調停區畫惟老師在而老師苦心亦復不白數日以來紛紛藉藉不忍聽聞門生在諸弟子中最少最不肖受知遇最深欲效一得之愚以佐末議而未知所出竊謂君父尊親宮闈微

曖皆臣子所不忍疑與不敢疑然而終不能解者何也羣臣屢請而屢格　明旨屢下而屢更其更彌多其詞彌順而持之彌急彌峻類若有意為之者耳夫長不立以待　中宮也中宮恩寵賜予遠出貴妃下即中宮之父視貴妃父卹典何如哉遲遲于捐數百金葬其已死之父而虛　東宮以待其未生之子此廷臣之所為疑也今曰有嫡立嫡無嫡立長雖是至理至情而羣臣深憂過計終不能已何者長幼不可為而嫡庶可為也　肅皇帝時　方皇后不自九嬪進中宮乎幸而景王非方皇后子使景王而方后子也則嫡庶宜何論焉羣臣所憂所疑實在于此即使萬無可疑而三王並封亦不能無後患古者豫建太子非獨蚤端蒙養亦以杜息爭端彼自襁褓而受冊若生而為太子生而為諸王者故其意消而爭息今遲之數年而諸皇子知識漸廣血氣方剛少既逼長長亦疑少小人

窺之傳構語言傳會形跡分左右袒使水火爭雖父子之間亦可以得志苟可以携其入必甘　主上不能自必而老師安能必之于上乎今庶人百金之產兄弟不憚破家而訟士大夫爭一官半級相構陷者不可勝數況于至尊至貴而不早為定分安得無如遂兎之說乎一定之中猶有不定不定之中何所不有即使萬無他虞而傳之後世亦自不可為法夫嫡一而已六宮盡庶也故人君有嫡子常少無嫡子常多如今日之法則人君有東宮者常少而無東宮者常多　高成而下以嫡立者有幾繩以今法則從此以前皆不當有冊立事矣從此以後亦不復有冊立事矣二百年之家法千萬世之國典在此舉也且庸君作事後世猶有矯其非者若英主行之便為後法令後世之主盡英明如今日可也春秋鬼盛如今日可也以中庸之主襲英明之跡必為福以衰遲之主襲鬼盛之跡必

為禍　世廟時二王與　莊敬太子同日受
冊今猶援以為例況明有三王並封事而後
世不為法者乎有引此為法而不長亂者乎
今夫士庶人多子中猶不能無偏愛或至私
藏以遺之語曰丈夫亦愛少子乎母愛者子
抱故懸位以待其所愛中主所甚便也中有
甚便而又引英主以藉口羣臣欲開一言可
得乎悠悠道路之言皆歸咎老師乎者謂不
能引誼匡正而刻者遂無所不比擬不佞竊

悲老師以忠諒素節調停苦心而被此名于
天下也凡士大夫私語與衆語異衆譖多乎
私語多刻事在是非間則直從其非過在輕
重間則直從其重積獨而成衆積私而成公
積一時而成萬世當吾世而不見白後誰復
能明之者蔡襄之疏未必有也微大臣力救
則其禍不可測萬一時異世改形跡故在一
夫開說百口難分得無為子孫憂乎夫二王
並封始未嘗不操兩端而後乃始定大業歸

裕王天也假令今日事終如裕王則子孫不可測之禍也終不如裕王則千秋不可滅之名也老師何不超然改圖布所失于天下與百餘併力廷諍請仍行二十一年冊立之旨事成功在宗社事不成亦有以自白月月之更何損于明改過不吝彌見盛德事至今日已不能無悔過此恐遂不可悔惟老師留意無忘

寄申相公老師

夫某海濱賤士耳老師拔之疇伍而登進之又拔之疇伍而置之館局又自館局掄侍講幄某在門士中最少最不肖而被知遇最深恩德最渥十五年來未有涓流纖土仰酬高厚獨有一念朝宗仰止之私日在紫閣絳帷之側耳老師德致中和政行寬大其斡旋在密勿其培養在元氣天下國家並受其福一旦釋重負而高謝斂神功于寂若巖居川觀振衣千仞其視塵埃野馬不足復溷靈府惟

是明主之眷蒼生之望天下有所疑而未釋老師有所欲為而未竟恐未得久為東山臥也頃者悠悠之談遠者習誣者之言而未悉老師之言近者悉其言而未明其意悉其意而未覩其效蓋自古父子之間未有人臣可以力爭而得者也天下之患養成與激成者正半君事英明之主則不患其養而患其激獨可以微容轉動而微防其不然真見不然然後以死守之耳竊觀老師之意蓋以正直為體而以委曲為用顧天下之疑已叢于我雖有欲為之志未能明吾意而收其效即後世誰當知之者願吾師一出而定　皇儲之是非然後茹芝商山未晚也歷觀古來通患莫大于君疑其臣君輕其臣而今皆有之輩門圭竇而亦可以難為其上名節毀矣體貌輕矣使人主孤立獨任而無所信嚮大臣凜凜身之不保何以規切人主且政事皆在六部而政機在內閣內閣輕則政機旁落而羣

臣無所稟裁人主未必躬攬六部又難統一
朝廷大權安所歸乎令內外之臣皆如今日
可也異日者內可徑請于外外可以徑結于
內外內可以相通而內閣為贅員天下之禍
從此始矣愚妄以為上下之情欲通內外之
實欲塞而通之塞之之機皆在內閣正德之
季閣臣不得稱重矣自永嘉相而君臣始親
機務始一人謂永嘉奪館閣之官而不知館
閣得永嘉始重也永嘉蓋嘗暫歸而屢召其

在今日上所親信安近莫如老師願老師早
膺特召再入中書以副主上之眷以收天下
之望斷宗社之計重機務之體門牆下士不
勝懸切伏辱賜書故敢具陳其意惟老師老
其狂簡而教之

寄申老師

都門別老師三年於茲矣不能以時通訊問
於左右負負無可言者憶老師柄政匡維調
劑備極苦心於時天下無事朝廷無過舉中

外不相隔上下不相激百司皆得舉其職雖未及古治安然歷觀漢唐以來興替之跡其在今日自是小康乃議者紛紛歷年未已譬之操舟長江千里豈得無少留滯無少蕩搖而舟中舟外輒已號呼震恐歸怨長年及至風水相激波濤際天汎汎無所薄乃始知前日楫師之難而恨其不可再得老師向來匡維調劑之苦心蓋至於今始見也門生夙受國士之遇不敢妄自非薄兢兢守官庶幾得一當以報知己而事乃有不然者竊見近年郡理縣令資俸未久而人指之曰某可為省垣某可為銓部以此招敗十人而九往歲廷推何以異是童子而掩人于朝班在七人之下而蓋其上天下其誰能說之惟有長擯林壑可以自完而事又有不然者不肯請假以歸假滿以病請三請而復得予假主恩深厚向來所無假已復請即使弟子於師長前亦且厭其煩瀆何況 至尊為人臣子不忍使

君父以禮始以怒終故復如長安先無失事使之禮而後敢論出處之槩耳往歲京邸未敢獨見徒以掃門之跡併虛立雪之誠至及今日欲一披絳帷瞻衮繡不可得古人薄恩感而重知已矧其感與知兩無也門人袁生作令仁里謹以其便致尺書候起居狀亦望得老師數言以為周行臨書不勝馳戀感慕之至

上政府乞歸書

家君自去歲轉官時已病暑道事七月始得代未幾入洛中未幾入賀馳驅炎暑中往返數千里遂至委頓入都以來日親醫藥未拜一客未赴一席此士大夫所共知也即辭朝行至新城道午前瘡轉劇覽止足之分惕滿盈之戒具疏乞休已赴通政司投進矣門生亦願乞其不肖之身一圖省覲謹以真情苦語具為老師陳之其薄德薄命止生一女近復夭折十年以來都無生育未至四紀先見

二毛外强中乾氣血衰耗天之福澤此豐則
彼嗇人之精力彼兼則此分年來始知造物
之難全頗疑詞章之爲祟儻得告歸田里偷
安榆枋盡絶酬應之煩盡謝筆札之役休息
心力保嗇精神冀回朽木之姿或霑枯楊之
潤此某不容不歸者一也女亡未幾婦病繼
之疾勢沉痼殆將難起兩旬之内食粥七飯
日夜悲號以不得生歸爲恨歸而得見姑嫜
與其親戚兄弟儻可徼倖十得一乎不幸而
死死且不恨皆前無棄著簪儋還豈有與人
結髮同處二十餘年知其將死而尚不一歸
尚在可生而不圖生之之理此某不容不歸
者二也竊自思惟離家十年違親千里一婦
一女及身而三女已歸土婦將就木一身落
落萬慮茫茫人非金石豈堪銷鑠然身愁身
病尚可以借命理相寬呼醫藥自救而某乃
以兒女子故傷父母心昨家君入都相視一
殞以後絶口不談當其獨處或對親友未嘗

不低頭嘆息家母自聞孫女之信不食者三日未幾而有外祖母之變母念子之女子念母之母無使則憂有書則泣總謂平安猶難信耳稍聞違豫便已驚心老師試以常情度之豈有母子並抱痛惻子不見母母不見子而可以自寬自安者此某不容不歸者三也某之情事獨苦原不論官之淹速即以官言之亦自當去某未壯而入官未强仕而視篆未卯而晨未丱而弁以古揆今有必敗之理易稱曳其輪濡其尾無咎夫緩為無咎則速必有害矣譬之嘗果取之生摘與俟其自落相隔幾日滋味迥別老師試觀近時館中有以年三十六而至宮詹翰學者乎亦有子刃官詹翰學而父尚戀戀藩臬者乎有父以疾致仕而子不歸省者乎亦有積俸至十七年不一退避如嗜飴含蘗不忍暫唾者乎非老師教訓拔擢無以至今日既至今日願老師忍所以全之韓魏公不遽用蘇軾知制誥欲

老其才而用之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略十早爲翰林學士而識者謂其如何得老其之不肖不敢望軾萬分一而論官之早遲已復過之竊願使老師爲魏公勿使門下愛憐予則相愛相成雖一歲九遷未足喻其德也此類猶是俗情俗見門生本意亦有所惟願早還家一見父母耳予告予假老師命臣子不敢必于君父弟子亦不必于師長惟老師察之

上政府諸老請告書

某本以虛庸謬塵館局猥蒙提訓踐歷清華既奉明恩擁傳歸省身輕德重無可仰酬惟有竭節殫心當官營職上報大君之遇下酬國士之知近接邸報知皇長子出閣講學端蒙養于今日正倫序于他年仰惟夾日之功實仗回天之力雖復窮鄉小吏薄海遺氓言語相傳式歌且舞況某夙忝講幄服在宮僚敢不祗奉嚴程樂觀盛典直以真情真病

未敢戒途粗陳微衷仰干台聽家君一從解
組便已懸車家務既所厭聞人事亦倦延接
精神一無所寄獨以杯酒為娛不飲則無聊
過飲即生病比來吞吐酸水胸膈否塞問之
醫者皆云非老人所宜某前既以省覲而歸
今豈以親病而出且因某嗣息未立日夜焦
煎某實不天遺累父母家君尚能用名理自
遣借友朋相寬冢母當饋而差撫枕不寐力
勸于儔祠情窮于盼望某獨何心而能自安

自從東歸雖亦時逢歡笑然苦情難抑強笑
不懼常恐傷慈母之心未敢遺亡妥之事欲
欲下而暗拭語將及而更端雖當欣聚之日
尚有悲酸豈于悲酸之餘更堪離別某身本
多病心在慕親常視親之慘舒以為病之深
淺今親之憂心如此即某之病骨可知風寒
外乘痰火內積頭目眩暈心氣怔忡醫藥屢
投茫然無效心口自語夢寐乍驚自惟福緣
淺薄畧如升斗鬼神執概常欲平量蓋有未

滿而終虛未有已盈而不損細推物理頓息
塵機挹彼注茲或亦天道自離都下盡屏詩
文獨以久客乍歸尚苦酬應體則勞劇心頗
安閒小疏既發便當謝客身心兩逸思慮盡
蠲或於三數年之間猶有萬一分之望某爲
一身則當達爲父母則當急今即不敢遽望
箕裘之亂第得一介之女留置膝下寬慰目
前即可輕身而出無復內顧怯夫慕義何處
不勉雖復荷戈免冑猶將甘之況乃高[illegible]

文之署揖讓人主之前有何艱難苦欲辭避
某之不出既非欲沽恬退之名又非真有難
進之節但以真情真病爲父爲母不能割情
于絕裾希榮于捧檄耳伏望恩慈即垂聽許
使得即安田里長奉庭闈雖由朝廷逮下之
仁亦是老師錫類之孝三靈在上片語不欺
仰覬矜原不勝懸切

上王老師

伏諗 皇長子出閣講學一事 皇上遲久

之而始兀兀而復更更而復兀非吾師格心精忠納約善誘何以有此大根本大局面既定則其餘紛紛皆可以不問蓋凡關係國家政事與已身名節則大不能使小有不能使無若閑是非閑口語惟視我所處以為起滅以大事處之則大以小事處之則小以無事處之則無如風過水上塵土隨之風止則輕者自浮重者自沉水性終自澄淨任之則早清之則遲外感之來利中有害害中有利紛紛者皆可因其勢而用之用天下之不附以成其孤用天下之有言以成其量非是矯情鎮俗直亦事勢不得不然耳今日之事譬之雙陸放遲隨地散馬今日既難為取異日又難為下願老師深思所以善其後者泰交一疏本以剛質用柔道無謂感之不應更生疑貳也病中削牘不悉底裏遥瞻絳帳第有神馳

宗伯集卷之六十九終

卷七十五　卷七十二

茶伯集卷之七十

沚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上王老師

頃奉嚴旨及老師溫諭君命臨之則臣子不敢違師命臨之則弟子不敢違不敢即安而聽命于途再布其情惟師垂察尊教責其以斲輪之用操刀之割其取土石亦知盛心疇昔教訓如場師執材惟恐不長今日眷知如

工師求木惟恐不用豈忍自棄清時自孤恩
造第愚父子圖歸計久矣家君以踰艾之年
正服官之日遽自乞罷非有他故但以不堪
父子久離欲圖聚首耳家君為不肖而歸不
肖豈忍棄家君而出凡宦遊者誰不辭親而
出然使身無疾病心無感惻則親自當教忠
子自當移孝而不肖乃以桂華不實貽椿萱
憂相憐相愛更倍常時一聞別離便如割裂
某亦人也獨何以為心天下事可望則不當
急絕望則不必急今於百分難得之中猶有
一分可望若復躭非分之榮進工無用之文
詞自敝精神自折福力數載之後更無可圖
不肖即已矣如父母之望何古人垂老而始
衰不肖未衰而得白時一對鏡惕然自驚惟
有日侍親側自視如嬰兒稚子羞以自安耳
不肖形體似無病而氣血實虛中夜初寤手
足須麻右足橫筋拘攣掣痛常恐臃腫之材
便成廢疾之漸既不敢告之父母又不能達

之至尊老師如不見諒則誰復告語者語云
肌體忌太豐仕宦忌太速此兩言若預為不
肖而設原其初意只為速行必蹶早發先衰
欲稍休閒以自韜斂無圖山中靜攝省思慮
專精神以冀生育耳其在今日視之則功名
沔身以外事子女為身以後事惟有與父母
別萬分不能為懷心多感惻身有疾病親為
子憂子為親憂百方萬計無可解釋若使不
肖歸休而有所出即無所出而或兄弟有子
父母有孫以少寬不孝之罪則亦可以辭親
而往矣乞休請告原自不同詞臣予告多者
三四年少者一二年原非自棄堯舜之朝永
投麋鹿之壑今但望老師救目下父子分離
之苦不敢拘時之久近也天下事惟人情事
理而已如門生之言非情非理則老師麾之
斥之如近情理願老師哀而許之情迫心亂
不知所云

王老師

恭諗老師新奉俞旨暫輟繁機門生聞之且喜且懼老師出緣明主歸緣老親忠孝大節出處大義皎然粹然無可私議而宸衷隱軫詔文溫切不圖今日復出古君臣相與之際此不肖所以為老師喜者也天下多事元僚去國如泥塗失車輔渡河亡維楫天子深居孤立而無腹心之臣上益隔而難親議益紛而難持外侮益滋而難戢天下新事奇事危事敗事益多而難量憂天恤緯安得無懼竊從史局觀老師數年來謀議于上前者不減陸宣公李鄴侯然在近代則為殊絕而在老師分量猶是太虛片雲滄海一勺願朝廷始終不忘正人正人始終不忘朝廷則天下事尚可為耳往歲門生得請老師召而飲食之別時云我且歸矣過東省當一語相聞今念之依依如昨日事忽已隔歲經年未知何日再承音旨悠悠世路寧可預期敝郡僻在海上又新予告歸不敢扶病謁老師于數百里

之外謹崇下价代門生一望顏色道路悠遠交氣甚惡惟老師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

上王老師

頃晚使南行念當老師衰苦時門生私情不敢以告今事稍間乃敢畧言之門生自去秋奉手教以北來竊自量度以疑而來以疑而隱皆未是重以再假之後而復有請非事使之禮故先欲自處於無非之地而後徐圖其私及近畿而病又留滯許時乃始入見門生所處極難耳入朝後人情稍稍自安佐部之缺有留都二亞卿在門生言於諸老至再四諸老亦見許可為之遲回兩月而忽復推不肖命既下不敢辭又不敢即言去去意又不能自已俟改歲乃敢言耳再入長安杜門自守幾於耳無聞目無見因欲遂成之天下事欲以不聞不見處之不如真無聞見耳承手教數百言皆是真情實理得天下至言敢不

亟拜不佞才未及中人年未及强仕乘時缺
之忝竊崇階講幄未一進講修史未成一字
日食大官歲時受賜予揚揚入部署此志士
之所恥也世所謂榮不佞所為甚懼甚愧而
入都方新不敢遽有所請即幸再得請而受
恩已深用物已弘徒取一大銜而去國家何
賴於此去就語默皆負國以此為恨耳至於
毀譽欣厭久已忘言有心避患不如無心任
運隨日可度隨地可止事涉聲利無論意之

是非但有意即不是矣去短取長無一人不
勝已不推甘就苦無一事不益已者方當借
以練心練事非但日去日忘而已使旋草勒
奉謝雅言何時面承臨書悵惘

謝王老師

不孝逢天之慼無所控籲而告哀於我師師
延見使人垂涕洟問病狀既不忍逆拒其請
又介書束帛而奠之雖尼父荷杖問弟子脫
驂贈館人亦何以加不孝酹靈几致師命已

乃發函讀所爲文三薰三復自疑自驚如景星在天神符出洛又如獲芝丹液肉白骨起死人而傳以生色也逝者而有知寧敢冀易水郊勞半面之歡遽成片右千秋之託乎我師體絶羣僚道光千載有李鄴侯輔三朝之忠悃而加以華國之文有韓昌黎起八代之文章而加以格天之業古之附青雲施後世或以其人或以其文未有如先君今日之兩無者孤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賴　主上之恩至而及其永訣天籍老師之筆殷而使之如主信　君師之在三並覆載而爲一者也草土之孤伏守丘墓不敢遠涉江河躬陳謝款謹崇下力代叩崇嚴翻爲素冠渺然絳帳南雲在望涕盡毫摇

寄王老師

不孝聞先君病上章得請以五晝夜至于舍要三日而先君見背傷哉不孝罪大惡極罹此酷禍天不可問親不可起痛不可忍身不

可隕徒有淚成血髮成絲耳賴　主上恩德
生而予誥沒而予卹哀榮之典貴於九原而
不孝所以自致於親者毫無有也獨計得名
世之文使生平政行聞於人間傳之來者即
先君沒不朽矣謹南向稽顙以請於函丈惟
老師憐而許之先君官蹟半在塞垣自負其
才足以當一面而中扼於權倖晚惕於盈滿
未得盡究其用而自老於田間居常謂人使
吾居官守法蹈常習故無以逾人若當倥偬

之會事變狎至卒然而起卒然應之飈發電
邁不失肯綮似當有一日之長既解組以歸
不復問世事亦不問家人生產時與故舊以
棋局佐酒耳不孝歸而省先君於榻前不大
食已數日尚與友朋調笑如平時既革而以
少弟屬不孝教之遺令數言仲理不亂忽而
長瞑嗚呼傷哉先君於雅之地皆有惠政處
鄉黨無間言未者而掛冠垂沒而易簀出處
死生之際仙亦有足紀者伏堊草行畧且書

且庇惟老師紘孝錫類俯賜採擇而以片言銘諸神道之石焜燿先壠是先君死賢於生而不孝亦且藉以自慰可以無死臨書不勝悲心摧骨悲哀懇請之至

答山陰相公

黃扉三疏照映千古夫賄事不可而諫三諫不入而去使朝廷知有不愛爵祿之臣天下後世知朝廷有守禮義明進退之臣此其為身輕於一羽而為國重於九鼎不知者乃更以為激近世以來務為先意承志結納左右遇事不匡正不得已一言以塞責其自解則曰不得不然而天下皆見亦為當然一旦有獻替匡維之事人主大不能堪而天下亦遂以為大異夫裂麻焚詔何人哉今時不見古人事已久矣敢受知人主不得不事左右事左右不得不嘗賄賂而說者且為之解曰枉尺直尋嘗乎尺則枉矣或直尋或直尺或直寸或無所直所直不可知而所枉則真枉矣

天下之患常在重去官而輕去國重去官使人主之心厭必將曰吾以此位與此祿誰能去之輕去國使人主之心離必將曰吾以此位與此祿豈無他人而以此要我也此兩者誠不能無過不及之病而要之今人之所謂過古人之所謂常庸人之所謂過聖賢之所謂常合則留不合則去進以禮退以義人臣故當以王陵爲正耳今上下隔絕中外困窮降胡小卒據土地僭名守戍守從征之士亦時時呼譟而挾賜予譬之絲然一絲不得其緒則亂二絲亂則衆絲從之亂久則遂不可解唐之季世是已事勢至此而羣臣尚不得一望上之清光不務擇將但務多將不務必勝但務必進舉棋不定當局全迷棟橈榱崩僑將壓焉閣下雖高謝人寰而係心宗國諸公如有咨籌策者當不廢新令尹之告耳手教知已抵舍途次安穩僕夫無恙不勝欣慰士大夫所同願者惟朝廷無棄正人正人早

還朝廷則天下事尚可冀也卒爾占對不盡
欲吐

寄山陰王相公

自去歲接尊翰不通訊者一年矣閣下獻替
精忠出處大節百年無與儷即如近日元
子出閣遠近騰歡人但知數年苦諫不能得
今乃以調停得之不知激發上心潛消異
志今日得庸其調停者正是疇昔苦諫力也
大典既定則議論亦可小休而是非互持紛
紛不了前既以羣言策免元宰今又復羣然
而起則用舍之柄不在朝廷而在衆論此其
勢必不能得而在上者不務厭服天下心但
欲杜塞其口其勢又必不能止上下相爭相
激殆將成黨錮之禍而國家受其弊天下事
平心公道便自可了而兩端互執相待成搖
用題目作文章因文章生題目譬如稱物莫
肯平衡此昂一分則彼增其二彼昂其二此
增其三畢竟不平何時可已且上有政權下

有公論不務純意國事常假借而用之用之即有意有意即失平用政權則政權壞用公論則公論壞上與下兩疲而中貴人操其兩衡異日小臣欲求內閣持一政不可得大臣欲求士夫建一言不可得則今日之所厭恐更為異日之所思耳家君致政不肖歸省日侍父母飲食為笑樂自離都下未有一文一詩獨久客初歸尚苦酬應轉假之疏既發便當一切謝絕蠲思慮專精神或可少蘇疲薾

粗延嗣息業已決策冥鴻之舉不敢復涉關蟻之途矣閣下近況何似仍有意海上之游乎山中無事曾著書否　本朝典故甚缺畧所傳又不足憑閣下立朝三十年撮其大要勒成一書亦佳事也遠在千里會合難期載書敬心臨風棲悶

寄山陰王相公

蓋自古君子其為身與為天下無甚異也以身為天下故其持世甚真盡歛其為天下者

爲身故其葉身甚固譬之十尋之木千霄蔽
雲蔭映數畝及其寒陰凝節必盡斂其液脉
[illegible]而完而來歲華滋乃更於是乎始則閣下
今日是已詩三百篇其稱壽之什大畧賢而
在君侯公卿之位非但要劇之地構頌所集
彼其所壽者大也其君燕樂其臣而靳其壽
考其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其國人祝其
君壽而願有老成以施及於國其詩曰三壽
作朋如岡如陵夫一國是禱豈惟一人至於
後世上下不相信世局日以變進不得關其
忠退又不能嘿又不安言又不敢乃始仰屋
竊嘆羨在野之閑逸一時所稱高賢大良遷
矍繳而遠引彼其精神力量足以擔荷天下
一旦盡斂以自完其壽固宜異於常人然終
不如南山閟宮之什所壽者大也夫洛社諸
君子豈非千古盛事而識者憂之曰此皆仁
宗所養之君子至是皆老矣不復於閣下之
壽也始而三祝繼而三嘆蓋亦有感於林行

已之言閣下壽六袠耳其在洛社計當與君
實相上下天而有意斯世乎則不佞請從百
僚班見之後而以周雅魯頌為獻

寄山陰王相公

自閣下歸後世事凡幾更矣大抵持正易激
持祿易隨以激繼激益慷慨論列前與後相
迸而禍益烈如東漢以杜喬繼李固以陳蕃
繼黃瓊是已以隨繼激惟人主所欲為禁不
敢出一語人主以為忠順無忤遂謂人臣禮
合如此而恨前之激者益深如以孔光繼王
嘉以胡廣繼杜喬是已自三年以來士大夫
過事輒言甚或求多於事之外及雷霆一權
折而向之激昂者一變為緘默再變為巽懦
緘默巽懦不過不言而已勢又將變而言言
則順人主意向承權貴風旨宇宙之大無所
不有矣即如部署執持亦有太過不近人情
者執持而見絀亦將變而詭隨無復有為國
家守法者大畧其言其執皆謂可以得名名

可以得官及見摧折不已漸成禁錮名不可以得官則名亦非所恤不但緘口結舌之風成抑且塗面裸形之事出矣往時小臣喜攻大臣大臣急於自保故大臣惟患小臣之有言小臣惟恨大臣之有權今言與權兩去大臣與小臣兩絀舉盤巵而奉之中人誰實爲之　主上聰明神聖誰敢奸法然上太威嚴下太隔絶有獨斷無兼聽五官之計寧能日聽悉覽左右乃更陰陽上下而操其從臾激

發之術則今日之獨斷恐更成後日之旁落耳夫破的者矢發矢者弦發弦者決飲決者指弦雖有待而發然矢實出於弦今羣然一詞盡歸之決與指更不關弦矢事官儼然坐堂皇而謂發蹤由吏則官豈有不怒者夫惟怒可以不察事之虛實不論情之輕重使人主自與言者爲敵而已之事可以不問不辯故奸人嘗欲激人主之怒而言者適中其所深忌此受攻者所以愈急而愈親攻之者彌

衆而彌相蹈藉者也往歲閣部相持大臣言官相爭一切斥逐禁錮之事濬其流而揚其波今日言官部司幾空署矣豈遂無槩其中而僅一疏一揭以塞觀聽是衆之所非扶衆之所摧衆之所摧政地不能芘也勢不能無借援于内内又借策于外中外之黨合結納之形成將來更進用事事不關決于相雖欲開一言可得乎夫天下未嘗無異事也患在以異為常當其異也且疑且駭及其習以為

常視為固然而後因循漸漬以至于亂往時中旨用陪推者以為異今以為常往時一缺遲月餘不補以為異今空其官逾年以為常往時逐一言官羣起而爭今連翩去國數十人以為常往時言官因論人而去所論者躐躐不寧上疏力救今以危詞激上怒逐十餘人而恬然安之以為常往時朝政有缺失皆責備輔臣以為不言言矣又以為不力今相習為依阿淟涊容容自保以為常以前可

驚可愕今皆以為常事無足異而又有異者繼之竊恐後日又以今日為不奇而出於今日之外則愚未敢料事之所竟也上下隔矣政本輕矣言路塞矣法宮中之獨有左右左右亦人人自危毛髮淅灑重足而立至尊孤立於上而大臣未有焦勞為國家忠計者近獨見一疏耳朝廷置公卿輔弼而直言乃出一中人殆魯連所謂三晉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要之數年以來前持正而稍激今持祿而稍隨今昔相提而論則後彌見其順而前彌見其忤此所以久安而閣下一去至今未復也自入都來常懷歸計於時事不復措意遂成三緘聊為閣下一吐所見聞亦以當一夕坐談耳

報王山陰相公

自去冬承手教倉皇裁報意俟後訊詳鄙懷乎至後訊又復冗迫如前日東省計吏之典乎完南宮校閱之命已下相繼戒嚴併無訊

矣自夙昔奉令承教相期以同心報國家每念先人死生存歿之時未嘗不流涕不意入朝以來遂成繞指一事無所匡正妄意既不能格君心匡朝政若隨事盡職竭其不肖之力雖無大補益聊盡此心耳不意尺寸未效而賤體已自病困若此計吏初竣肌體減十之四矣塲中校閱强自扶將出闈又當進錄藥餌筆劄羅列左右沈約之病已深江淹之才已盡無可奈何取各房所擬及士卷襍就之而心氣冲冲尚不能支也杜子有言客子關身强身已劣弱如此世事復何說乎已矣行為歸計矣不得歸亦當別圖吏隱之所或可尚冀休復耳比已邀崔蘭谿入都與同臥起旦夕診視調理似有起色以老伯之芘不至隕越粗延視息歸臥雲山守先人塚墓此生足矣比來部事齟齬差少而朝事益不可問新法害百姓極矣非晉中司馬公不可救也天下之病襍瘡入條款則深條款見襍瘡

則亟今所謂條款者兩端國本虛而未定民力困而難蘇已自無可着手而主心之猜疑中鐺之操縱人情之險惡綱紀之陵夷又復種種不一此所謂條款而見操瘡者也臣子不肯以良藥進君父又不肯用醫醫之已效者乃主人所拒而不欲其入者也天下寧復有瘳乎日坐病冗久缺茵鬻之間即程錄主今日乃始呈覽稽緩之罪無可解者惟老伯矜此勞人不深督罪耳

寄山陰王相公

不孝罪通于天以禍先考老作惠使使者吊之摘誅詞而酹之賁幽鬼以如生泣遺孤而欲絕道路阻修無能一叩階墀西望三雲淚淚如兩頃託盛使以先君像贊仰干鴻筆語曰人貌榮名先君已矣誰貌先君而似者討者伯不忍拒也使者行後不肖即感胃肝之經之疾神理恍惚如不自持飲食減少者四十日至孺子夭折而賤體始有起色豈非命

途險惡非此不足以自代耶不孝薄德薄命
路人亦知為之而不孝反自寬自解知其不
可柰何而安之耳一切世事無復措意但布
衣蔬食守先人墳墓啜菽飲水以奉老母即
一丘一壑足寄此生而警譯日傳海氛甚惡
鯨鯢扇浪燕雀偷安徒有憂天未能避地今
之議者徒恃登萊之水兵夫以二千七百里
之海岸而以七千兵守之三人一里可恃為
長城否敝郡東控大海西阻羣山三面皆險

而獨正北一面與中原爭衡天下有三大勢
自西來則先得殺函者重自北來則先得山
後州郡者重自東來則先扼敝郡諸山者重
彼如有間諜有知畧則此地為異日所必爭
而我今日所必備者也敝郡與登萊猶臨羣
之視甘肅夫虜豈必經甘肅始犯臨羣哉從
日照樂安渡海登岸兩日至城下矣而晏然
亡戰守之備居是邦者安能無凜凜也老伯
近日情緒何如往於緘書中多有鬱鬱之懷

老伯自是完人完福如此身名如此兒女宇宙內更有幾人即有小不如意事亦當置之度外閒於憂虞則有疾疢姑謀樂乎無為自苦

郭山陰王相公

不孝自遭喪以來百憂一心萬事一身痛裂之餘神理罔罔乍飛乍返右股作楚一尺之階亦難登陟常恐溘先朝露古人乃比於不孝強而自抑以求苟活至五月間乃自知如為人矣苦塊中無他獨經理兆域諸事而淫雨為祟百堵皆傾荒原野草不孝孤何以自忍奉先君遺命課家弟讀書家弟才質可進但不能使用志不分如乘騏驥而左右望一進千里一退千里適燕適越未有定詣也諸事皆可置之獨此日夕縈心曲耳比者三殿大災遠聞尚為病悸不審　聖躬何以堪此震驚憂中都不敢問長安事然受恩深厚豈能自恕天心仁愛真若呼吸可通似聞諸政

稍易絃轍廷中條奏頗盡事宜而根本未之及也夫使安石尚在東山司馬老於洛下何以俯弘時務仰對皇天山榛隰苓獨於西方奇慨耳先君像贊仰藉鴻裁望閣下手書數言子子孫孫瞻拜于下如見先君如侍父執也初擬遣小价同往而使者苦辭已復念之秋間申候或可又作一次相聞故暫已而以書授使者雖遵來命然將禮也不勝惶恐悚息謹西向稽顙以謝

答山陰王相公

伏承手教具悉愛君憂國之盛心疏草敘時事艱難明進退分義令人奮然以興肅然以恐知必啓九重之聽不煩再三之瀆矣至謂此疏一上大無復留之理必欲繼以三四則鄙心竊有疑焉蓋願為忠臣人主所不樂受獨為君子同列所不能安且古人獻納必先盡所欲言諫而不入然後以去就決之今先乞身而後極諫失先後着矣譬如友朋語之

曰某事不善與子相愛不忍不以告也此雖未必聽而必不怒即怒而異日復思其言今語之曰吾與子絶矣子某事某事不善也其人必拂然怒怒而異日不思故言一也言之異而人心變矣朋友且然況於君臣之際凡人臣進諫則當養其力欲其君聽納則當養其知語曰勿攖人心人心不可攖也而人主之心為甚今日之事極知忠愛然自主上視之未必不謂以言語翹君之過以去就要君之從先操疑心復厭苦口以此求聽不亦難乎凡諫必先思所以入思其終也思其復也諫而不入亦當思所以繼之必欲以此去國竊恐于事未必濟而國體且大傷矣聞荆師亦有疏人已先言而我乃後發反似和其口吻在士論則指先發者以為高在主心則疑後入者以為瀆竊謂今日之事會可便止不盡之悃俟異日自開端言之可耳大臣進諫要在以樸質之詞將真懇之意理到心到正

不須文若度不能得之於上等語似不必用
盖將進言于君父而即逆度其不受義之所
不敢出也承下問不敢不以實對

宗伯集卷之七十終

宗伯集卷之七十一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賀陳玄臺相公

榮膺　帝簡晉位台司仰惟樞斗之階即是
箕裘之緒是父是子　本朝所無即前代世
臣多由族望老伯用吹才碩德致位機衡章
平王謝未足擬也然而不肖不敢以為賀不
肖所為賀者乃在上格　主心外弭邊釁而

中消士大夫異同之端非閣下不可夫上
深居簡出久矣無論六卿庶職即細旃廣厦
何曾一望清塵數年之前朝夕納誨虛已以
聽者惟閣下在耳由舊學則眷遇易深憑舊
知則籌策易信奉交巷遇意者在茲此不肖
所為賀者一也倭虜之釁似已漸開鋒未交
于原野之間議已戰于堂皇之上比年侍左
右促席抵掌無所不談雖復千里之外了如
借籌聚米竊計明能見事斷能持之無以易
閣下雖使海氣揚波胡風吹塵而大賢在事
自當折之樽俎制之縛紲此不肖所為賀者
二也近日士夫異同已分是非互執驅天下
之才不為國家修政立事之用而盡用之是
非同異來諭所謂跡若因公情實難測其照
物情朗如懸鑑矣今自要務莫若黙消兩岐
之釁鼓舞天下人才宣力于國程能于官而
欲消兩岐之釁則必身在兩岐之外閣下自
來于是非曲直一無所染如人坐堂上在曲

直外而可以曲曲直直併可以化曲爲直平康正直之世行將見之此不肖所爲賀者三也由前言之則前人所無而閣下所有也由後言之則今人所難而閣下所易也然不肖所爲賀者在此不在彼聞命以來不勝彈冠之慶獨以僻處海隅無由從百僚班見之後又以身在予告不敢遣力入都謹因房公齎捧之便一布私款遥瞻台曜第有神驅

上沈蛟門相公

不肖行能無所比數託在世講過辱栽培嘗不肖之請急也先君垂歿猶及見子不肖遠歸猶及見父生而親受制詞歿而特領祭葬皇上所以優禮儒臣施及其父者已無復可加伽閣下爲念年誼以施及其子者亦已無所不至不肖即捐糜此身寧足言報稱哉日月不居忽屆稱禫驚魂未定朝命已臨祗奉王言寧遑俟駕第不肖自離閩以來瘦濕爲祟股臂攣腫不能屈伸歲餘稍愈則又感脾

泄之證元氣益虛此身遂為病窟且家母春秋漸高戀戀少弟一日不見倚閭而望又安肯御板輿走長安道也　君親並重家國兩難顧朝宁之上俊乂如林比肩事主展采錯事故當不乏而老母晨昏育年之養惟有二子不肖今日明發二人之懷惟有一人病子離母病且益病老母離子不病亦病是於國家無補萬分一而徒自缺將母之奉自外孝治之朝恐亦大君子所不取也惟閣下垂憐早賜票允俾得以多病之軀守先人墳墓奉老母餘歡不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臨啓不勝感激仰望之至

寄沈龍江宗鉤

不佞嘗謂是非毀譽不足以輕重人而可以觀人凡非毀之來天下疑信者正半若使非者自非毀者自毀而天下真是真譽不損毫髮則自樹者厚而人品足以觀矣閣下以素絲之操抱朱紱之直海內端士皆以為歸往

歲之事中傷閣下者其跡甚似其術甚工然天下信閣下不信毀閣下者譬之鏡然磨則益瑩即閣下之自樹者足以觀矣邯鄲道中秉燭對語真如黃粱夢覺萬境皆空功名比之浮雲富貴等於脫屣惟是芟製初返蘭芽未茁恐未必盡遣之懷抱耳夫善必降祥仁必有後此天道可信者也天既可信吾復何患如作善不必降祥仁人不必有後則天道不可信天且難信雖患何為人生于地上寄也姑謀樂乎昨見寄漢中書念及不佞且稱種花蒔竹無多兒戲天下事究竟與兒戲都無分別惟赤子無係戀世人多執著彼為嬰兒方且方與之為嬰兒夫與為嬰兒何所不快乎不佞受知最深遠席餘芘執籤講幄濫竽宮僚竊謂才不必濟時期于報主韻不必諧世期于守身有心可銘無力可効常恐僕官辱命以羞閣下知人之明閣下且何以教之臨楮不勝引領

荅于[illegible]山宗[illegible]

魯城壓齊境兩少微耿耿相映何時使太史奏德星聚耶不肖病甚不能離父母上迫嚴旨未敢即安於家故於中途拜疏以請俛成易毀早發易衰不有高才實行而以少年情虛聲階榮進其後必有咎不佞自量審矣郡誌借重鴻筆此魯之春秋繼獲麟而作者然組綬甫謝鉛槧常操亦是閒人忙事某若幸而得請海浮之下治湖之上高樹萬株脩竹數畝可以獨遊可與客共之雖復鳥獸亦可同羣文字障緣一切謝絕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不能留混沌未鑿之竅聊復同樗櫟不材之用耳瘠土無歲流亡滿眼無當官之責有同室之憂農圃之學亦是本業開閤閉關士各有志既不能枉尺直尋以取世資便當翔于千仞何但元龍百尺而已敝郡志出浙中薛文學筆粗具體例頗有陳壽求米之譏青魚四十尾已過時不鮮然是故人所寄故

當愈於長安五侯鯖耳

候于穀山年伯

伏承來翰以不肖近四十而弄璋未四十而聽舄以為不肖喜何其詞之工而意之篤也不肖以中才平進非閣下訓廸提携豈其至此第任逾才表秩在齒前心且自知人復誰諒百慎而虞其疎百謙而虞其忌此正可為懼不足喜也他鄉遊子幸得生兒敢謂遽為門戶主第且可以稍寬父母之懷而秋來一病沉綿四旬古人謂多男子則多憂夫多男則何憂惟少乃愁人耳中夜十起還且不寐第五君所言故為未盡以天之福數日來始有起色矣由前言之當懼不當喜由後言之且喜且有懼閣下在遠寧知此苦心否長安諸公風生雲擾推魯儒生杜門下楗所不敢知閣下從鴻冥鳳隱中瞰左右蝸角足一笑也秋色深矣誕辰在邇謹遣下役馳一緘為壽華封之祝所急者乃在第三不知近曾有

佳兆否魯史既就可繼獲麟謫陋之語敢汙首簡心事稍定當即操筆成草覔便寄呈耳

寄曾余二兄

南浦之別黯然不能自制恐淚登車入他席得鐘鼓亂之乃稍能遣于懷客都下十七年別諸故人如去其鄉抵家乃反如客道路曲折已不復記憶人家宅第十更其七親友相迎遂多不識面者久游乍還欣慨兩集入門孝父母弟妹皆在側滿堂讌笑極驩家君自抵舍七箸稍增而杯酌無減或醉或不醉而未嘗一日不飲時時嫌酒伴少耳一切家事皆不問大而婚嫁小至米鹽瑣屑皆取辦于家母一弟一妹並以兩月內成禮禮皆豐腆而家君不知也親友以為家君逸樂家母憂勤皆世所僅見第其勤不能一日暫釋而樂之極一日不飲則不歡人子互有喜懼耳山城少人事數日便已了稍葺書舍息機習靜漸覺有少佳趣念二兄客京華相隔數里不

能共朝夕即間過從亦止兩人相對古之所
嘆惟在離羣我則離矣而二兄亦不成羣更
可念也送役旋草草寄聲都門厚愛難以書
謝惟日三復隰桑之卒章耳

與余雲衢年兄

小价入京仰煩指教弟無他病獨患手指麻
木足痛掣痛昨邀崔蘭谿視之以為痰濕已
久須急治之戒以專精神省思慮弟方壯年
頭顱如許既任文字之官寧得終日無所用
心昨別父母明知非久而悲痛不能自已家
母憂弟無嗣食不甘寢不安見弟孑然北行
殆欲以淚洗面誠不欲無子有病之兒遠離
膝下弟不孝已使親食不甘寢不安豈忍更
絕裾以出也步有遲速只是一途花有早暮
不過幾日長安衆卉爭欲先春藏之窟室溫
以火力未及二月爛熳盈枝一開之後生意
斬絕然則為花計者寧早開而速斃抑遲開
而久延與文入仕近二十年曾見有年未強

仕而至宮詹者否前輩給假有以六月而還朝者否且丈不記到任時物情耶弟已就道矣父母不能不離而又不能離子息已是難望而又不能不望榮進已過而又將復益之福力已折而又復損之如此情悰如此病態丈試以身處之可復入國門否老師但以出京時無恙今日稱病跡似假託人非金石豈有情況如此而不病者遠在千里何從吐出肺肝望丈請間具道弟苦懷老師當自惻然耳自弟東歸兩人職業獨累足下足下急欲弟至恐未必肯為弟盡力往時代實甫嘉猷講朝房皆含詞不盡勿更以此施之我也事成惟子之德不成惟子之怨豈以十八年相與便惜一舉足一啓齒之勞乎

候王老師

老師居京邸嘗欲引去言至太師母鞠育顧復淚承睫不可止當是時家國兩難上憂明主下憂壽母未得一日開顏而笑始釋重

負專意奉慈闈曾不能一載而遽罹此大慼悼心摧骨何可道者顧老師向之歸也主上虛席虛懷待以為政若遂不出若出而無所濟世且疑其為臣出矣太師母不能從即不能無絕裾之憾以母出而不能以母歸世亦且疑其為子乃者綵衣就道在扳輿迎養之年哀繡言歸在青蒲定策之後忠孝兩盡始終兩全則老師完行與太師母完福皆人世所稀而老師亦可以無憾已頃詔旨款款

憂老師清弱恐不任毀瘠直若家人父子相慰藉此意可念也願老師稍自慰以慰至尊及天下士大夫心謹耑吏致不腆之奠臨書惻然不能盡所欲語

寄王老師

自去歲通問訊仰辱還答勤勤懇懇如在下風今忽復一年門生且免喪矣內之不得毀瘠奉先君外之不得援棊見夫子日月易邁悲慨萬端嗟乎先君歿矣沒而使之如生則

有老師雄文在仰惟我師以赤誠結　主知以正學弘時務當時遇事未嘗不言言之未嘗不剴切婉至至於流涕而　上亦未嘗不歛容受之也奉　神斷之主而世必責以焚詔補牘之事處燮和之任而世必繩以折檻牽裾之義以今日視之何如哉敝邑有沂山馬史所稱為東泰山者也武帝時有封禪之議以山小不能稱其費然遠而望之實與泰山相埒百里之內逶迤而上至山下轉失其

變極矣夫山中望山此居老師時而論老師事者也其在今日思前日則山外望山矣以李鄴侯陸宣公之忠讜而當時士流猶有同異以今日視之何如哉本朝輔弼忠清大節實心憂國事如我師者當復幾人士大夫當茂弘既去始思茂弘耳門生孤植淺識辱我師甄收以至今日文非蘇軾而有歐文忠之深知才非冠準而有王文正之密薦乃者塵緣易盡福力難消逢天之感越在草土幽憂

以來百病相尋豐腕漸消鬢髮反素不意不祥姓字猶在廷議月旦之評既不動心亦不洗耳獨念時勢如此身病如此必無報主恩報知己之日也出即一無所濟處尚可以自完在山泉清出山泉濁我思古人獲我心矣我師往日勳業如山在山外地彌遼遠勢彌高峻門生今日自處如泉在山內雖無沾溉亦無點染大鵬之於斥鷃小大則有間矣士各有行亦各有適　主恩師誼所不能報者獨有此心耳因便畧陳所懷諸俟後訊不一

寄陳心谷[illegible]

閣下孤忠大節表百僚師百世楊伯起陳元方其人乎掌銓以來天下引領思治而僅數月以去國家清忠不貳心之臣養之數十年用之數月去之一旦用甚難去甚易此有識者所共嘆息也要之以公道為用舍以直道為進退真可稱古大臣矣不佞海濱賤士素

未得奉令承教於左右不知閣下以何賞識而謬見推列古人薄感恩重知己不佞即不敢為私謝豈獨無知己之感哉惟是童子而掩人於朝班在七人之下而蓋其上不待再計而知其必敗且業在里中豈忍更違初服入畏途顧以四品詞臣蒙　上恩紀予假而請病請病而復予假假滿復稱病則跡涉偃蹇詞涉煩瀆況以孤危多忌之身而當　主上恩威不測之日其以加我罪則有詞矣故復入長安恭　上命盡臣禮而後別圖其私竊謂天下事必我自處無毫髮礙綻而後得失利鈍一切任之耳悠悠世事寧可究談惟有守官守道澹泊寧靜以蘄不負名賢知遇則所夙夜自矢者願閣下更有以教之

答趙心堂司寇

承翰教知閣下期望不佞甚厚顧不佞可以報國者何事也不佞予假以歸者三矣即弟予於嚴師前敢三求假否而不佞乃幸得此

於　明主以及生而與先君訣也未考而賜封甫沒而賜卹種種皆在格外不肖欲得一當以報如蔓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誠自知時之艱難才之蹇淺然傷　上三以恩放我召我而我不至也既陛見從士大夫後見時事日亟一日上下日隔一日不勝仰屋竊嘆不悔其來而恨其來無所濟報　主者豈必相我假令不佞得一毫補益國家退就田野豈敢有恨也今天下嗷嗷朝夕急矣其本原

在　主上於羣臣相疑相厭與之爭勝如不克耳譬之藥然無論甘苦攻補入喉即嘔而今且拒不使入喉藥且不入何論有効　上拒天下士大夫至此故市井之子操牘而入貂璫之羣乘軺而出也來教所謂厝火未發厚毒大潰忠臣有心誰能不憂天下所由未亂者正賴　祖宗德澤與夫世議尚清吏治未壞而耆碩不二心之臣如閣下者相與維持之耳館局後進私淑景行伏辱賜書輒對

以臆遥思劒舄不任企瞻

與陳虹岡司農

適見廣東開採李内官全抄代省祭葉本立等進銀六百求把總名色或於本等雜職上加納職銜已奉　聖旨下貴部題覆在臺下自有權衡顧彼以所騙　朝廷之財買朝廷之官此端一開效尤必衆就事理輕重貽害深淺較之必不得已寧量與武職名色勿與雜職上加納也盖雜職上加納典史之上必係縣丞主簿既與職銜則便為本地鄰近職官以本地之官虐本地之民於勢更便將來地方佐貳不稱其意者必將衆論趕逐而以此輩代之今日以雜職加職銜異日將以帶銜易見任矣武官開採民所習見雖假中鐺之勢然於地方仍是客官耳若文官之路一開彼既可以六百金買縣佐將來以一二千金買府佐則何以拒之今日之事隱然於榷利之中有鬻爵之意總非佳事而予之武官

為害淺予之文官為害深凡事慎於謀始將來各鐺援例以請者自今日始矣事關民生吏治偶有一得之愚敢以聞于左右惟臺下審計之

答楊楚亭年兄

使者紆道至海上接手書問足下動定語次及之蘭谿吊敬承事不覺潸潸承睫沒者已矣存者何時當聚首耶足下何罪而置之外僚又何罪而遲其內轉開之已擢司成且歸矣不歸已為卿貳而足之下猶連蹇外藩豈事理之平哉詞林故事龍頭僭前科之半外轉讓後科之半龍頭盡讓前科自戊辰始也外轉仍盡在次科之前亦自戊辰始也今即不得比戊辰例庚辰已盡癸未已半為司成以上官而足下尚叅知行省何哉然有可解者足下方自田間起耳秋冬間當事或將有處也弟已無用世意往在京華日思丘壑時時與足下書中言之上不能以遇卷結 明主

內不敢以枉道通中官外不能低首摧顏託
跳蜉之援下不能含華隱耀消蠻觸之忌徒
以孤睽之跡獵虛聲取大官動而得名忌亦
隨至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固其理也即以請
急歸歸已晚矣離閔以來萬念俱盡中間情
苦未能殫陳去歲取堂弟之子為子今歲三
月復自生子又連得兩女最小者荊人出也
荊人出萬死得一生二十年中飾巾待盡豈
復知活至今日不自意復見兒子又自生女

老母數年攢眉近始一開口笑耳弟愁病已
久苦盡回甘差可自比於人此外更不復置
念矣來諭无冲云云弟在京日相與實未嘗
聞吾丈安所受此語若稱為傲有無不可知
若云東之高閣語意與傲不相涉也丈即有
所聞不必遽形詞色何況筆札從來仕路相
與斷無因講說責望而能全交之理徒使淺
怨益深小嫌成大耳近世大臣往往因言語
小嫌相爭相防漸成猜忌又各以招其門人

鄉曲互相擠排自處於原被曲直之間而待堂上人之聽斷亡論遠而牛李近而徐高即如寧陵秀水姑置其是非曲直然初所爭細耳因兩公而上章疏幾何因兩公而禁錮朝賢幾何國是幾淆　主心亦厭向使二公有一人降心平氣寂然不應則彼一人者亦將興闌意淡久當自止即使不止受其所中亦不過罷官止耳官寧有不罷時耶人生地上寄耳毀譽得失寄中之寄譬之大海因風成波因兩成泡風兩定有息時波泡竟在何處凡人相與一說破則不可復合弟之心尚冀將來誠意或可感通復完舊好耳文異日會世用伯植當具悉之每遇此等事輒思敬承天乎何奪吾敬承之速耶其文寄覽吾三人者猶爲是然也折其一而足下猶浮沉行省多諱少與弟已決策高蹈不復與世相關每念嘗昔歡笑一一皆爲悲既耳

寄黃慎軒宮論

不佞向以請急歸受　明主恩予制詞而閣下以國工代天藻起九原而光千秋先君雖死猶不死而不佞亦藉少追終天以無死永念明德惟寐忘之跧伏空山幾不知甲子乃亡論朝報都不聞丈西歸北上之耗然即之聞之亦不敢數通京國書而丈遠貽芳訊惠顧舊好乃始敢以尺牘相復凡丈所朝夕皆非山中人所敢知山中人所知治湖以北雲山以南事耳治湖一曲萬竹環之山復環之河又環之荒圃在焉去家遠稍難日涉遂復營之近郊平地有衆數百即其地建一畝之宮以居名曰小治治湖以與小治以敵百里內外一覽可盡折芰燔枯足以自老自免喪以來得一子兩女子庶幾藉手奉老母膝下歡也士各有行丈不必效友人自逸　聖功始自蒙養　主知起于巷遇天上故人為羽翼而俾稷下野人為黃綺則兩得矣久疎筆扎荅諭不詳惟閣下原亮

答黃宮諭

來教感慨時事真可隕涕吾儕藿食何知國謀所稱譚諫誣詐巧端無窮即不知何指自古風俗人心必先有所向而謂以天下全力趨之二十年前蓋嘗用之為法已復用之為容已復用之為名而不意江河之變至如來教所云也夫以天下全力趨之則焉不至矣採山告繒之令遂遍天壤虎而蝎鼠而社以蠶食天下而首發難于敝邑民既告瘠山亦屢空前代貂璫之禍始于宮因以及民今日之事始于民因以及宮長此安極獨冀望

高皇帝神靈啓聖主心耳用于無用而後為于可為此實至言顧僕何人而又以此期之僕真無用耳非能用無用也少時喜為詩未成而棄之向與文從膝有所揚抗今亦不記作何語大畧有詞人語有英雄人語唐諸家皆詞人也少陵則英雄人語矣今日詩多學人非詞人文與石浦獨具法眼僕宦意文情

一時都盡然不敢謂不識詩殆王元美所謂目中有筆腕中有鬼者耶六休敝門人也小脩向曾讀其詩咄咄火攻伯仁矣煩為寄語各以近作書扇見寄為荷

答張玉陽少宰

某之不奉顏色八年於茲矣北雍振鐸多士彈冠不佞亦庶幾面聆提訓以慰契闊而復聞留銓之命瞻望崇階漸遍揆路遲思良晤復彌歲時且以喜懌且以悵惘遠勞芳訊具悉記存敝屬來伻布陳謝款黃扉虛席時事多艱特召非遥為時自愛承諭今日之事不宜過激恐君臣爭勝其後愈難收拾至哉言乎漢唐宋之季未有不由此者也上與下相激內與外相激士大夫又自相激事鮮降心朝多變色人臣如此何以禁切至上哉然事所從起寔始于抑僥倖杜請托比來進退頗合公論而稍傷于驟施行少次第無所欲去者既奪之以大利而復被之以大不肯之名

則誰復能堪之者大畧故太宰假為公而譎為正君子既指其為假為譎而中貴人復恨其為公為正彼見近日所用皆士論所與故士論所與者偏不登用儻亦事勢之流相激使然乎或戒其子慎無為好夫好非不可為而有意為好則不可耳王年伯當事一切請謁盡罷之中貴人大恚所以齟齬之者故萬狀不言則尸素一言即為激不去則輕傷一去即為激要以合則留不合則去自是古大

臣風槩也閣部以中貴喜不喜為去留中貴以囑託行不行為喜怒蓋天下之事有必壞而無策者三以款制虜終必敗敗則不可為今舍款則無策以堤制河終必敗敗則不可為今舍堤則無策以囑託制中貴終必敗敗則不可為今舍囑託則無策事至今日大難措手非高賢大良不能鎮非至公血誠不能安則微閣下孰望乎不肖日以望台馭之來也內憂如此外患又未必可量千條萬端難

以書悉聊以復來諭所及耳

宗伯集卷之七十一終

宗伯集卷之七十二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答蕭漢冲司成

吾丈以紛蘭之姿抱當門之忌竟爲脩郄所中鴻冥龍臥而網羅尚設亦其矣世之爲議也第以今日上下否隔粃政亟行謁帝既難憂天頗劇與其爲折足之鼎無寧爲衛足之葵矧太翁年踰鈞璜公子才稱抱玉丈即散

髮扁舟為五湖長亦自宇宙完人況浮議易
消公平具在暫淹漢浦終作商霖恐不免投
謝安之鼻勿遽謂洗鼓由之耳也從龍遠來
具聞動定舟泊水次宅枕山岡辟疆之園常
開廷尉之羅未設坐有問奇之客庭設景范
之倉恨不臥遊第有神往耳弟姿類蒲輕身
同樗病比得稚子粗慰慈闈若既有子而求
官是謂得隴而望蜀儻藉口捧檄恐心絕裾
人且謂何心寧自愬時事大異宜付高賢來

諭所期未敢聞命為報知己遠隔天涯瞻望
停雲永懷舊雨心目俱盡筆扎難宣

答葉龍潭制府

夫天下事口易而身難臺下功彰萬里名震
四夷固已獨有其鉅而不佞審正于夕議明
于暗雖俛得之非其質矣乃亟辱蒭蕘之擇
奬詡過情皆非不佞所能堪處讀露章具悉
苦心遠畧至云上令而致下槩而奪揣事處
變處置當機非真正英雄不能語曰有非常

之人而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斯言信矣禦倭之議積日而無一成臺下數言洞其情形如指諸掌夫邊事壞之二十餘年而欲收之一旦業已有成功矣倭發之一旦而臺下熟計之二十餘年用臺下囊底餘策足以收廓清之效而臺下無能多其身以分東顧憂蓋不佞之策亦在采芑之卒章矣薄伐玁狁荆蠻未威是功成于西而威伸于東亂秋人過計竊謂海氛之起也不憂其張而

憂其伏不憂其急而憂其緩不憂其近而憂其遠何者近有備遠無備也今天下所恃南則水兵北則邊兵若淮揚齊魯間既無水兵又無邊兵卒而出不意得海上一二城為根本彼據之如彼之據平壤而我攻之如我之攻寧夏南北之兵既不能盡撤以來即撤以來彼為主而我為客彼遊食自如我處處城守南北隔絕則天下大擾矣今有人於此上有手下有足未事而上下捱擾營救或從旁

而擊其腰腎之間則立中要害矣出師遠討自是必然之策非救高麗爭高麗也我出師則高麗為我用不出師則折而入于倭必為倭用第師之出也蓋有三策攻城則必敗野戰則勝負未可知計莫如連營稍前固壘而守與之相持以不戰屈之蓋我之出師當如漢人保西域以制匈奴而我之決策當如楚漢相距于滎陽成皐以待其斃我第與倭無勝無負高麗必為我不為彼未破者既自堅而已破者亦生變然後我乘以全力制之彼以孤軍久駐處處為敵勢將自走據目前事勢如此若夫臨事多變頃刻異形則未敢揄度懸料耳

答葉龍潭中丞

門下雄才大畧贊為時棟塞事視所急則以門下往門下所居西垂屹若長城每讀門下封事詞嚴義正真有滅此朝食之氣天地為震怒烈士為飲血鄒縣之士亦奮然有封狼

居胥之想即執鞭所忻慕矣向者復所再四致雅意若將委節鉞之重而以下交德意甚盛頃復寵以長箋況以隆禮勤勤懇懇虛懷而咨籌策丈夫相與意氣誠乎奥味誠合即千載旦暮千里几席豈必[illegible]哉不佞誠無以佐末議然竊外計虜情內計我力款固未能盡罷也盡罷款之後[illegible]未款之前其勢異今有人於此飯而絕食不[illegible]此[illegible]下氣為可憐之色其[illegible]其[illegible]之食

而從旁奪之則攘臂盛怒而起何者彼前急于求其所無而後忿于奪其所有也今虜衣食我中國久舊日邊臣所以媚之者無所不至一旦盡罷九塞之市盡奪其衣食之資聚數百萬餓豺狼于境上而我所為備者蔑如也我無所不備而力分彼有所必爭而黨合戰不可勝勝不可必此於計不完然在今日不罷積之數十年而遂不能罷事至於不罷不可欲罷不能其憂始大矣故其要在以必

羅款之心而行之以漸在我者不必論虜順逆而在虜者則隨其順逆而姑漫應之語曰因事制宜以敵為師虜犯一鎮罷一鎮之市犯一邊罷一邊之市虜所不犯我姑與之彼且為陰陽我亦陰陽而用之譬之大寒之後衣難盡減大饑之後食難驟飽事有機而虜事有漸市以漸革兵以漸練久之而後可盡議罷也蓋自漢唐以來未嘗特和未嘗不和正不必諱和而為款顧其所為用和者異耳

款既不能盡罷則莫若以不和之心而行和之事夫漢文帝時無歲不議和亦無歲不犯塞而匈奴終不能有加于漢宋自澶淵定約之後四十餘年不被兵一開隙而遂不支者虜固宜和不宜久也故善和者嘗以不和制之我能制虜則虜于和我不能制虜何取于款且稱臣納貢亦何足為我榮者彼當其得利即稱臣納貢不辭也而當其爭利即叛父叛君不辭也稱臣納貢稱得好言不足喜惡言不

足怒直以禽獸畜之而我但借聽于一二通事之口遂謂真臣伏我矣此如公冶長介葛盧辨鳥獸語而以語人即有非是誰知之者蓋天下之患常在居間者操其輕重鄉與市不通而駔儈居其間官與民不通而吏胥居其間華與夷不通而通事居其間君與臣不通而女石居其間譬如鼎鑊在水火之間終于太蒼不竭而鼎鑊不為損則其患不獨在邊事而已今以窮邊僻壤皆得通于大內操錢神而得其所欲在陝什二宣雲什五薊遼什之八矣挾內以求閹挾閹以求部請寄不行而危法中之近日之鹽部是已故其人在外之外而其根抵在內之內內外交通相與為市罷虜之市易而罷內之市難門下且何以策之辱承清問遂娓娓無所不談近于交淺言深要於門下知則深矣

答邢崑田中丞

臺下起自田間受兵戎之寄三鎮事皆莞于

制府制府以為參籌策佐戎昭者惟陽和憲使名雖憲使實不減一中丞行且真拜中丞矣不佞不敢以世講至戚私有彈冠之喜喜國家得鎮鑰之臣耳今甘肅洮隴之間蕭然苦虜矣邊臣上疏請戰以示武于衆廷臣紛然建議欲興問罪之師以不練之將御不教之兵持梽腹操鈍械用百戰百不勝之術以與虜爭一旦之命此皆足不涉邊地而欲空喝高步以自矜厲者也當議貢市時以為得

三五年無事我可以有備今已廿年矣所為備者安在假令河西諸鎮有備可恃有威可振虜宜不敢桀驁至此即桀驁亦或有以制之而今直為此凜凜也河西恐終未能絕虜即河西絕宣大貢市未宜與虜隙也匹夫之鬬旁解者亦且剛且柔以為權豈有以一枝之變遽聲各部落之罪以一鎮之急遽罷各邊鎮之貢者哉大抵今日之事不可有必戰之事不可無必戰之心要在緩縻之而急修

備令異日足為扞蔽耳宣大幸無事然惟無事乃可為備若有事則用之非備之矣今之任事既非始議之人後之當難又非今任事之人日復一日天下事誰當任者門下官河西久今又執憲塞上諸虜情形九邊緩急知有必然之畫某雖書生願一聞之以壯心鬼耳

答邢崑田中丞

承諭知諸夷帖帖奉約束蓋由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伐其謀耳三雲重地方將厲兵坐甲以待驕虜而三月無糧三軍枵腹蠢之宗稼不給儲偫空虛門下慮在蕭牆誠是也國家給邊無慮數十萬一旦空缺至此而說者爭言開礦以濟困乏即如五臺歲議礦稅一千二百金此何濟乎緩急而舉數百里關山使奸人聚黨發掘其間遠近聞之釋南畝而營利窟非完計也利大則必爭黨聚則易亂異日者大奸據之貪吏激之　朝廷聞而厚求

之中貴人慕而求使馬恐今之利源乃為禍
始耳自古未聞開礦富國者若使可行何待
今日河南嵩縣開而復止豈無故也此由南
人睹利不睹害而北人輕聽之聽其利而不
能不虞害則以委之邊臣異日有害則邊臣
任之耳夫是用者開利孔不如塞弊竇願門
下熟計之

寄邢經畧

特膺節鉞遠討荒夷受命九重之上伸威

萬里之外丈夫宜力策勳此一時也甚休甚
感以兩省全力討叛夷有遲速而無成敗往
時用兵於西南夷未嘗不克但有不必勦而
未有不克勦者叛酋之罪深矣此天之所以
賞幕府也或以為彼世守其地得士死力彼
誠得士民心何至舉數千百人聯章訟之此
其黨已携矣蕞爾土酋其與幾何備多則力
困一不備而我乘之法輕人不為用法重即
人人自危矣我第以厚蓄兵力明懸賞罰而

無輕入以與之爭一旦之命非久事必有變
千條萬端不過多方以誤之耳

答邢崑田經畧

伏承翰札具悉行師次第真如聚米而談虜
在目中矣大畧今日之事兩言而決耳前殺
土人宜用土官法後殺漢人當用漢法前日
招之來則來責以勘則勘有何逆謀遽至議
勦及至抗拒王師殺人數百乃欲臨勦一勘
苟且了事彼弱則誅彼強則宥罪小則誅罪
大則宥不但土夷羊犬益增驕悍亦恐草澤
英雄以此窺人此則紀綱為重勞費皆勿論
矣勘勦原是兩事然非勦不足決勘之機非
勘不足完勦之局彼坐恃險阻未必死出勘
即恐誘執而死守則生勘則死何苦而就死
若見我有必勦之形彼有必敗之勢形勢已
見支黨相疑出勘即禍輕待勦即禍重開以
大信理可受降所謂以勦決勘之機者也嘗
嘔難以驟攻久持亦苦難繼近時馭夷者以

戰始以款終討賊者以勦始以撫終多由事勢不得不爾彼既知非勘不足以退師我亦謂非勘不足以存體如文成之處蘇受受其生降薄示處分受降以順土官之情薄處以明中國之法所謂以勘完勦之局者也惟號令肅則其氣奪處置當則其心服震以雷霆之威諭以丹青之信土司自當效用黨與自當離心殺馮惰者即黃防誅劉積者即郭誼酋不出勘內變作矣決機忌遲用間忌早自

古遊說離間二法皆借外之兵勢為之兵力大集成敗已形我外勢強彼內勢急然後說之可下間之可離自守之虜道里險遠正須以久制之立意在久乃可以速若求速則有利鈍成敗不萬全矣伐謀為上浪戰為下此意當先說明直以身任破賊則朝廷之上議論自省往時經畧諸公所以多議者正苦金城方畧未明悉耳設兩贊畫未為失策可以合而共謀可以分而集事可以督察地方官

為耳目地方官不相宜者可即以其人奏代之安見其非計而言者指為敵規乎大疏入京士夫見諭賊之檄皆以為必可成功不佞第執簡以書戡定之烈耳使旋草草布復方在師中不敢及寒温語

與邢崑田制府

恭喜榮踐樞斗光奉簡書推轂受脹朝廷掃境内而屬之内而六師外而屬國無不寄命於掌握此丈夫遇主之極榮而策勲之奇遘也伏誦詔旨倚任極專鄭宋二公之廷遣何足比擬大疏經畫兵餉具有次第何必決機兩陣只如此任人如此任事必能迅掃海氛又安夏裔頃見部覆五日一報疏仍是討西夏之舊稿耳魏制府失著正坐此在彼為傳報之報在朝廷則制府之報所報既多先後抵捂以矛盾議論風生大疏首革此弊最為得策主將外有機宜内憂議論虛信既少浮議自消内外兩敵此足弭其一矣至於

彼中事宜豈能懸料但自有倭事以來並未得一的確消息所傳皆聲外之聲影外之影而朝廷從聲影起議論用口語為籌策譬如病人不診脉息不望顏色臆度病瘵傳會古方豈有取效之理閣下當事磊磊落落說盡前人張皇拘攣二病倭奴真情真形計已了然當機應變必能辦賊無疑也默菴兄奇識奇氣東入無敢鴈行者偶見其文甚為驚歎元則未必魁可期也敢預以賀

寄邢司馬

比見六師奏凱迅掃鯨波此社稷功也屬國無復兵革之憂中原無復轉輸之苦勳隆中外威振華夷丹青所畫紀傳所載何以尚茲淮西之功惟晉公與憲宗同心耳今日之事頗類之儻如老師費財之說何由克捷大事既定則我之慮事當益慎而居功當益謙一倭不留即是無前之績正不在首虜多寡嚴諭諸將勿溢勿爭從公從實無令人得有纖

細指議以全盛美至於天下備倭兵餉一槩加於地畝稍俟撤兵之後明白陳奏盡照原額蓋有事則增無事則減異日復有事不妨另議若聽地方官挪移別用有增無減而奸吏反得借之以實其槖使百姓困窮無已時則非弔民之旨矣此事撫按言之未必聽而在閣下言之必聽不但仁人之功垂于千秋抑且仁人之言福及四海幸惟留意

寄邢制府

閣下於張元老故相厚善人都來微聞兩懷不能無介介也詢之不得其故竊臆之得無有居水火之間而使之爭者耶數年以來大臣小臣相爭而久之大臣與大臣爭大臣與大臣爭而國受其敝以意見分爾我以爾我成恩怨以恩怨造言語以言語入風聞勝則偏敗敗則兩傷以至今日主上不信羣臣激成隔絕之勢大賢在位不能匡救忍更相左以重其疑耶凡始以言相告者或見影響

或聽傳聞即使溢美溢惡猶是無心及見我有所疑稍形詞色觀望者乘是而進其說當其所喜無敢以惡語至當其所惡無敢以善語至聽聞既多而我之初心亦遂不能自保不知觀望者乃見我之詞色而我之詞色乃始于人之聽聞耳語曰寄戮苦少寄言苦多近有一種風尚專好傅會簸弄使人自鬬而已反居淨地觀成敗又或別有讎釁而轉嫁之他人使人代我報復其深言軟語使人信

其愛我而不復疑如古人所謂以秦攻齊以齊攻秦者兩人皆受居間之害轉疑轉鬬轉鬬轉疑始終不能自明久之亦遂各持勝氣不肯自明也今日之事得無類是者乎若各平其心堅塞兩耳以靜觀好惡愛憎之所自起人我恩怨久當自平凡言之來也疑以為階愚謂人臣之義寧相爭勿相疑爭或為國或為身若疑則未有不出于自為者也朝廷之上外愈相疑則內糅之愈重下愈相搆則

上疑之轉深古人嘗謂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愚謂當於有心中求無心不可於無心中求有心若人人皆操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心即天下事少一半矣夫鼠鬬于穴穴不為敵而龍戰于野則野之左右皆受傷語有之二賢若穆則國之休不肖之為是語亦以為國計非但自為大臣計也未知高明以為然否

答宣府巡撫王懷麓

今邊事蠢蠢動矣士大夫抵掌談者未有不言罷款者也而愚以為罷鬬中四鎮易罷宣大兩鎮難罷雲中易罷上谷難彼名王直上谷塞者原未有隙何名而罷之然陝右之款罷即宣大亦終不可久彼將款于東而掠于西我以金繒東撫虜而以甲兵西修戰是虜再得而我再費也且以理言則前歲當罷今歲不宜罷以勢言則異日當罷今日不宜罷以彼前歲之橫也我閉關而絕之其義正其

氣奮今既用經畧以好語約之東歸彼業已奉約我却罷款而循師如兩人相爭力不敵則求其少息彼既已坐我却攘臂而起則曲直安在乎賄虜之禍緩而深激虜之禍大而速若不賄不激緩縻之而急修備卒乘輯睦將吏兢勸以任隙之自起而待機之可乘則尚以俟異日而目前未可輕動也今天下所患者武夫言款文士言戰當事言款旁觀言戰近虜則言款遠虜則言戰大畧令其言成

一議論齒牙間得利而已虜來則無以戰去則又忘戰急則且以款縻之緩則以款自縻丈親師塞上經行數鎮人情邊事畧可覩矣其赤心為國家計久遠者幾何我天子憫然西顧特簡丈而畀之節鉞我同年中開府自丈始夫才可有為志欲必為而無粉飾脂韋態者弟所見惟丈耳曆注宜安靜規畫宜長久我為之而我必收其效即我不收其效而以遺後之人卒亦與我何異也督撫或三歲

而遷近者二歲耳以二三歲而肯為國家千百年計非丈吾無所望之矣勉樹勛猷以光同志諸離索寒暄之語固不足為丈道也

答王懷棘中丞

屢承手教具悉邊臣苦心向来邊事頗類弄丸使人屬目全在運用究轉一住手則丸墜矣至於實心實事不事粉飾則反指為瑕瑜譬之宮牆用磚用石方可久而不能無小破缺惟用灰一塗觀者反無隙可指然外飾太

盛內必不堅此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兄丈有識有力弟所傾服但願自保始終不差一着毀譽飛語則堅塞兩耳無聽耳詞林冷局不宜以薪水之費累兄丈懸魚之節辱貺賜又不敢不拜願後勿復為煩一切交游已多謝却一餽一否一受一否人將以為詞耳如何如何大計紛紜幾無完璧惟丈則無一人敢置異說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舍親王霖宇感兄丈特達之知不言鮑叔即

弟亦且欣荷附此道謝諸未具悉

寄李霖寰制府

播事更數年撫勦迄無成效　天子舉西南半天下屬之幕府臺下起田間仗鉞剿殺而登壇即山河震撼風雲變色矣播酋悖　天日殺生靈以一州之地抗王師真與螳臂無異以尉陀之才據有南海陸賈折之使具臣伏但云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閩越相攻第遣戈船下瀨二軍出會稽境上而餘善之首已懸于轅門矣故曰以夷攻夷中國之形何況幺麽小醜渺然在方域之中譬之蚤虱之處豚蹄蟻蠓之在盎瓮耳以聖主之威靈幕府之籌策外之兵形既合內之惡黨將離大號一倡自相魚肉倒戈剸刃寧須崇朝戡定之勳事將垂手伏讀封事虜在目中矣不佞草土餘生豈更有用世之想惟是疇昔之歸主恩深厚寧有上以三假予臣子而再召之不至者論情論理不容不出第出

而一無所濟更成負國今且何以自效顧臺下之發吾覆也遠承翰札期望過殷非所敢聞草勒布謝臨書神往

答張念碧撫臺

不孝歸三日而先君弃不孝孤也先君倜儻諒直精神奕奕豈其年不及耆指使而遽無祿即世惟不孝積譽累咎以及於此也先君沒之日猶與客談笑如平時病且革呼兩孤而誨以立身涉世數語一無悲惋一無繫戀若將有信宿之行者嗚呼先君於生死之際可謂了然矣獨恨不肖別以經年見以三日三日之後永無見期傷哉不孝何所怙而自存乎臺下惠念舊好使使者吊喪又以主上寵禮俯相勸慰親恩罔極主恩亦罔極而為臣為子毫無報答三誦來緘適足增其罪戾增其割裂耳頃者道出貴邑邑人問安否者趾相錯於旅人之館歸而為先君言之先君尚問河流遷徙士庶家興敗苦樂不孝

具述其槩先君為之三嘆使者來致書歸賻不孝哭而致諸几前曰此吾東土公祖加禮於士大夫者也雲霄故人加禮於舊邑大夫者也而先君寂然不復聞矣無父之孤每見父執友故舊未嘗不為刺心讀臺下書猶之見臺下也顧安得先君復起侍左右如平生歡乎謹西向稽首以謝臨書第有泣血

宗伯集卷之七十二終

卷七十三至卷七十五

北海馮琦川韞著

書牘

答尹春寰中丞

伏奉芳訊以栩栩園圖長示披閱數過若即遊夢遊不知漆園有此奇遇否勝情真致故自不減古人夫夢幻近幻而實真境夢鹿近真而實幻境要以出不訢入不即偷然往來愚未見真想之為形跡拘也篇什又廢謾擬

短歌終是不韻其以廟子羣玉之側則奈何
先君營之衰治水上二畝之宮竹居其半有
亭有樓有池飛泉出其左澄湖帶其右大江
以地言為一若以語三湖七澤之間恐不
免為遼東豕耳去郡城七十里頗雖日涉不
佞遂欲謀之近郊兩邑之間有瘠土約五畝
遍地出泉民棄不耕不佞以善價易得之澤
國愛山山城惜水物固以少重耳以土為垣
以茅為屋以曲木為棟僅堪容膝名曰小蓬
南臨小河鄰壤高柳數十株可坐以風遠山
青蒼幾如四塞蓋不佞所有者流水一曲借
樹於近借山於遠十步之內數里之外盡欲
攬結而為吾有來諭吾自有園豈向子平之
五岳而不佞直欲向子平五岳為吾園耳不
揣欲借片言於大君子而不敢請敢因使者
私布之大既過腆何德以堪以尊者命臨之
不敢不拜謹頓首謝

與王對滄少司馬

昨見制府疏請招安叛賊不勝驚異叛賊之惡極矣遣將徵兵聲罪致討未有寸效已議招安損威廢法而隳紀綱未有如此之甚者也九邊之亂從此日起無復憚矣且往年大同所以用招安者蓋未有背惡主名未有僭稱官爵未敢公謀反逆故而可撫諭而定耳今賊勢既有顯不可赦之罪又有的不可掩之跡即使招安豈有容身之理且我鋒已頓賊勢未減何急何畏而請招安且賊果急畏

畏則束身歸虜盡劫城中貲以媚虜耳豈肯安然於廷尉望山頭耶不敗而稱急無約而請降賊之狡計殆欲驕我而乘我不意或緩我以待秋期耳朝廷原無招安之意事勢必無招安之理而制府輕上此奏其干必自有說觀所謂久聚不散難於明言者則其意可知矣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安居無事時有譁讙危苦在前能無反側守壘有不繼之餉攻城無可圖之功此必其已有怨咨之言

漸露驕橫之跡故制府欲乘機退師借招安爲名耳今日之計增餉急於益兵野戰愈於攻城撫將變之軍急於破已叛之賊若招安之請斷難從也惟門下留意深計之

答王霽宇

昨見三邊制府有招安之奏恩威兩損紀綱蕩然天下之亂從此益長矣受降如敵況於招安彼自知罪大無容身地寧肯帖然非設詐緩師則阻兵自守撫鎮雖入城亦在其掌握不敢動搖異日安望其能正法也海氛甚熾賊氣已盈高麗連推行文請救入犯內地勢所必然而當事泄泄沓沓循舊套棟撓攘崩僑將壓馬大約天下之事患在真現惕假張皇真偷安假鎮靜事至張皇已非勝算矧其請兵請餉原無制敵謀國之誠只是欲朝廷見得任事科道可以無言異日事之不濟則曰當時已曾言之矣至於肉食者計畫無所出只得外示閒暇苟安旦夕異日有事

則淪胥及溺而已故所謂張皇鎮靜皆非真實惟玩愒偷安乃其本色耳南兵事已與孫月老言之矣併此上復

答蔣元軒侍御

寧夏之事是謂反逆不謂激變而議者乃獨歸咎兩公何也當守處分大畧欲離之耳大凡閒人者必示之以不閒今明言使此圖彼彼復圖此離間顯然豈肯見信張網而使獸見之何以得禽其無乃堅之使合乎屠城之

[illegible]亦不可為先聲大同劉總督之事可鑒已大畧今日之事惟慮勾虜及各鎮有應之者耳若虜不來各鎮無變賊獨守一城不出則慮其外出兵則虞其內蠭蠭惶惑其黨必有自離者王師政須以全取勝諸道並進若寧易交鋒賊一戰而勝則其黨堅而我鄰鎮亦震動矣聞大疏之肯甚佳然後段不必及遠儲事儲自儲邊自邊當各為一疏若因邊事而及建儲必謂臣子借邊事恐動之將來

伏邊報亦不信矣承示迎二公家眷憲牌具悉爲厚親親至意第此事正當示以不急則二家皆可安全而無患若求之彌急則挾之彌重挾之而不遂或因而甘心焉此亦事理之不可不慮者素知高明以爲然否

答王晴江兵使

承示戡定南兵功次持論既正敘次惟允至謂處之得宜則爲石門不得宜則爲寧夏尤爲確論大畧此與有李德裕之斷無羅紹威之錯憐舒揉縱最爲得宜鄭浙之事都未正法事後取一二最下者以塞觀聽紀綱不振誅賞無章故要挾四起漸成叛逆此舉始見朝廷有法疆場有人夫將且必誅況不止將功疑惟重況無可疑佐饔者嘗近朱者亦即真有玉石難分鋒刃併及亦未爲罪況本無三奏殺而流言雜沓軼於京師此有識之士所爲太息也愚意但當論此功明與不明不必問此賞厚與不厚思其終也思其復也乃可

以萬全而無後患南兵親戚黨與布滿京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而又有士大夫為之主主者又復有主必主名無一毫差訛數目無一毫同異然後可以伸公論而杜異議不然異日有人指曰某係某處人某係某生理一一指其主名而辨析之下因衆詞中有內主謂攻瑕則堅者亦瑕也不使每論數年來變變惟此最光明正大故序次亦宜出於萬變耳自入京來從未談及時事因門下相知深乃復娓娓門下如以示人即不敢復以一語相報矣

答張憲副同年

得來教具悉雅意向在中途亦曾見示弟已中心載之矣大畧仕途最難得者二一曰公論稱許以為才稱其官二曰公論稱屈以為官不滿其才此皆異日遠到張本文以腹裏調潼關所謂公論稱許為才稱其官者也由名諫議回翔藩臬十餘年所謂公論稱屈官

不配其才也若官配其才衆望已滿無有餘不盡之意則扶之者少而過求之者至矣今最難得者文皆有之遲行速行終有到日不必更論內外藩臬內轉近日惟見二王然二王亦皆不利大凡破格之事難以預期即得之亦未必為福不如從坦途向上更穩更遠潼關無邊臣之危苦有邊臣之聲望今第一心營職厚自樹立稍加至觀察即可建牙矣二老雅意良厚然尚難預必如弟樸直却是實理實事耳

答左海樓侍御

藐馬孫子何足以保任大惠而仰煩隆眄即弟心亦甚不能安然以文福德多男之餘慶精意所注即為吉祥或可仰庇寵靈蠡延宗亂則既肅使者而拜賜矣弟處非其據文去非其罪吾輩自處顧道理何如耳在弟當戒懲無文當坦夷今且明農課子奉老親膝下之歡亦自快事一縣之內生齒不下十萬成

科居為仕宦者不過數人豈吾輩才德福澤
偏當在萬人之上以此思之無適非佳境矣
居家惟靜惟儉為要讀古人書以自娛耳

寄李翼軒大參

蓋士有曠世相感忘年定交而不肖於閣下
幸以世講得望絢屨閣下辱而收之若以為
孺子可教者即奉教之日淺而知則深矣閣
下文章政事卓絕一世上可以潤色鴻業為
國光華下可以展錯藩維備時緩急而多讎
少與為世所疑豈不以白璧難工蛾眉易妬
知希彌貴和寡彌高者哉不肖才不踰中人
年未及强仕乘時缺乏塵點九卿往歲東歸
便欲長往不意恩假至再嚴旨至三臣子之
誼不敢自處於不敬去而不敢不來來而不
能不轉既踰分量亦違初心高鳥遊魚有慙
色矣仲輿請告附以邇訊先曾祖官憲副自
遼左遷于青家不滿百金三十年一紵衣居
官如貞女居室如嚴師居鄉如寒士未知於

古人何如今實未見其比先祖兄弟四人後先繼起皆以清白砥礪不潰其家聲先祖以王事卒于外先祖母恐死存家君家君時百辟耳此其槩皆可紀獨念必得鴻筆如閣下乃可以彰往事詔來者敢因仲輿以請閣下若惠而為立傳則百世之德百世之感也誌狀一冊附呈紀載殊畧得閣下許可而後敢據拾軼事以聞典記者

與呂新吾大參

士有契友不如有益友乃幸於門下見之盖此道廢也久矣杯酒徵逐笑語詡詡一言投合立謂同心片語唱酬輒稱不朽世所謂契友大畧若此矣於是以美疢為愛我以藥石為惡我以降心相下為知我以盡言相證為不知我夫人各有能有不能物有所不足亦有所豐知其能知其不能知其豐又知其不足乃稱相知今不論妍媸盡廢箴警而徒取其相狥相合私昵則有之何名知己哉不佞

向以舉子業就正於門下指摘彈射不失尺寸不佞私心固已伏矣乃至瀕行數語勤勤懇懇指其迷津偕之大道不佞罔然如失恍然如有得也雖拱璧駟馬何以溢此吾師乎吾師乎何但益友云爾哉所恨者數年同遊輦下不能時領教旨自淑身心妄謂門下水鏡人倫自宜門無襍客不敢以造請之跡黜染庭階恐耳食者漫與置騎掃門之倫同類而姍笑之也古人之言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不佞於先生猶見吏部焉固知不及古人遠矣要以繫匪匏瓜臭同草木此燕彼粤不害為同心此韋彼弦不害為同德襟期無改萬里比鄰無令雷陳獨稱膠漆僕與門下勉之而已人臣用職期在報主何內何外何毀何譽眼界欲寬脚根欲定不愧于世人易不愧于君子難不愧于友朋易不愧于心難僕與門下勉之而已

寄呂新吾

先叔祖母陳者大司馬公女憲副公妹也歸先叔祖莧泉公先祖以大行卒於廬州叔祖往扶柩痛哭嘔血而卒卒時叔祖母年二十矣聞訃不食欲以身為殉姊姒百方慰解得不死而依曾祖母以居曾祖母歿大歸于陳三十年其兄副憲公歿則往來就養諸姪子家又十年家君自雲中罷歸乃始有定居與先祖母同臥起形影相依也生平端嚴簡重不輕笑語錦綺無所御親戚慶弔無所與今

辛茹苦五十年而卒卒之日檢其遺笥嫁時衣裝具在隨風縷縷如敝帚焉外母陳者王先祖母從妹也歸外舅姜嵐五年稱未亡人時年二十三矣有姑年六襄女纔兩歲貴長適不佞不佞登第迎至京邸一年輒欲行室人固留之曰若不能離母余亦不能久離姑而處於此也灑泣而別竟成永訣焉至家凡六年而卒卒年四十有九當其病時姑為延醫視之辭曰未亡人宜死久矣終不使他人

屬手而軫息竟不視疾而死此兩母者皆忘
酬于同穴而事定于盖棺且外母獨一女耳
無子叔祖母無子亦無女兩母不敢殉夫死
者獨以有姑在世徒謂立孤者難於殉死矣
立孤之與無孤可立也豈可同日語哉惟仁
人君子早為題請表章徽懿發皇幽耿亦維
風興化之一端也先是去歲以懇范公祖業
已許諾旋爾遷秩詹公祖銳欲表揚而府中
文移未至移至又以入賀行已而裁書白屠
公祖莊苒間謝事去矣念惟兩母生前艱難
萬狀歿後又復齟齬卒難表白不佞私心甚
痛焉敢盡布之執事惟執事留意圖之

答蘇紫溪大參

遠承翰札無之既賜若以代言移德于我者
夫以代言則不敢受以同袍則不敢辭而周
誦來教勤勤懇懇知雅意相念甚厚不獨以
代言故也則既肅使者拜賜矣乃至侈談細
旃金匱之業令人踧踖汗背而自斂吏稀人

靜鳥鳴山幽則更翩翩神往恨無由一望吏隱風調耳大抵監牧大僚易則易于則于即當盤錯之會一閑閣無復事矣輦轂散局非劇非閑非有事非無事稍暇展卷操筆作數字蒼頭持刺來輒披衣出肅客比入前緒已不可復尋終歲役役而課功一無所有由此言之則來諭所謂冥搜今古窮兩緯極九淵竟屬乎要以世有作者亦何必僕世無作者僕欲何為豈不亦天民之逸樂者哉顧且如老丈期望何冗中占荅不多及

荅張岱輿太史

別離八年隔絶萬里忽奉手教何啻足音閣師在相位久久則于身不能無得失於海內不能無恩怨而于宗社不可謂無功當主少國疑法弛人玩斤斤操三尺以幹國政强主威宮闈不干政中外無慢令府庫實邊境安此以比古救時之相何讓哉身死未寒羣議蜂起向之稱功誦德者皆操戈為難首厚其

罪蔽其功官削謚奪禍流子孫嗚呼亦太甚矣世之為議也足下才足自達而亦卒從吏議投荒炎徼在古則柳子厚在近時則楊用修皆為流人說者以為此兩人得窮文乃工以自見于後世視當世貴人所得孰多少也此則足下之事願足下勉之來諭欲同館諸兄言之執政我聞有命敢不良圖第事求可功求成非乘機遘會雖焦唇蔽舌不為益上怒未怠非執政所能得也明歲建儲或有恩赦儻可冀望什得一乎

答呂新吾方伯

不奉翰札三年於茲知門下不欲輕以刺通長安客耳使者來乃知門下不以長安客例視不佞也甚厚甚厚門下榮晉行省儼然尊重矣而羣望未厭士大夫皆望門下即拜中丞而不佞竊以為行省故不減中丞重也古人外臺行省皆與內比肩地方事並取裁決即國初亦然自直指出而外臺之重損中丞

出而行省之職侵且如陝西一省兩司之上有巡撫有總督又有經畧大臣不知古人行省原不減中丞昔之總督即今之經畧今以地方官不足信而假中朝之銜以爲重久之亦爲地方官矣則又出中朝之尊貴者以臨之禮節滋繁文移滋費而彼此牽制不得行其意功成則衆任之事敗而罪亦不獨加也彼此相仗相委視蔭玩日其原皆出於此如古人凡事皆屬二千石而刺史糾彈不法事猶治也今於二千石刺史增官數等而事反不治此其病不在設官矣且論政體原出自行省外臺而直指糾察之以其身在事外也今事事皆關白直指則自指及身在事內非糾察之旨而行省外臺亦稍失其職矣事相沿已久今雖議亦無所施聊相與論古今任官之體耳來諭問不佞進修之益及亂嗣之兆過許楚錄而索近作誠自慙愧未有以復也長安散吏供奉餘暇方欲小休而士大夫

輒以此相役既為世人不得不為世人語而非其意也稿皆棄去不存且恨不得焚却筆硯耳讀風憲約一書盡事情持法體凜然登車攬轡之志此何必減內臺重耶我知門下所以為行省矣方病起作報書不能盡所欲語

寄朱鑑塘侍御

使者行已罄鄙款以復憑限既改惟臺下從容就道以對天下慰士大夫心蓋今天下邪正消長之機極可畏正人君子惟應靜以鎮之若使居者欲去去者不來消得幾時正人立盡小人乘機進取無復顧忌士夫持兩端觀望者皆就彼一途則蓋施之黨相慶而鴻鸞之跡如掃矣愚意君子在朝猶可撐持世界但不隨不激安坐以待事之變則彼亦無如我何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君子處靜持重則小人無所藉口以起彼此稍定白黑自明賢不肖自形如張遼處亂軍不為亂者皆坐

則亂者立可得而遲疑未定者皆不敢動處小人惛惙之時亦猶此矣寧夏之變令人痛心此自是謀反不名激變如項梁殺下相令田儋殺齊令耳而議者第歸咎死者至欲梟其首何其言之痛而不德乎時賢處分恐亦非策欲離間人而明示以離間之意則適堅之使合所謂施之有鳥之處而又駭鳥者也相對非遠諸侯面陳

與連巡按小嵩

敝鄉葛太史以公輔之器中道天閼以死朝列悲之太史娶于任子如鳳任之自出也而任夫人亦相繼死孺子煢煢無所歸命其兄尚寶君收而養之為之締姻為之延師甚有恩紀尚寶君視孺子猶子也是孺子無父而有父太史雖死而不死也而任夫人之弟光謙者頗肆其淩侮繼以告訐今孺子在尚寶君所端肅公夫人儼然在堂假令逝者無知則已逝者有知必不欲其出令之外家與同

胞兄為難震驚其祖母以不利于孺子先是太史歿于京邸先謙薄有所獲尚寶君逆而閱其行李于途執其所有以還孺子先謙大懟失望即任夫人亦不謂善也任夫人歿而所蓄散入諸戚屬家先謙忿前日奪其所取後且復然因羞成怨因畏成讎故為先發制人之計其詞曰尚寶君父子故與任夫人不相能任夫人以氣憤抑鬱而死任夫人先太史而病後太史而死其歸也實載蒲圃之櫝以從而曰死由尚寶君父子此詐也渠計且將訟之臺下以臺下神明臨之無所遁情顧此事始末曲直具在闔邑士民之口而士民之口不能自達故諸生據情實採公論以聞于下執事夫葛氏之獄可勿問也此誰非葛氏之甥舅親婣其以為孺子捆敵而召怨也難為任氏非任夫人意也縱任氏以凌葛氏非太史意也惟臺下酌情法之中稍一禁戢之太史與臺下幸附同袍之誼值臺下持節

按東土此所謂千載一時知臺下必將以亦光振之也敢布腹心伏惟登炤

答葛尚寶龍池

鳳池歿後至今不能喻遣于懷屢奉緘書詞旨懇惻以鶺鴒之痛增黃鳥之悲感念亡友若在初歿憶鳳池屬纊時弟輩悼心驚骨失聲長號諸事倥偬人語雜亂實不聞內人有他言及書來云云諸君皆不測所謂就而問弟弟亦茫然鳳池溘歸九原孑然一子不有

兄弟誰則恤之假令無兄丈撑持門戶經理家計有司必至改觀鄉里必至異態債負必至抵賴莊宅必至蕭條紛紛萬事何所不至彼其病母弱子依藉甚厚而不自知也弟遣荆人具道此意勸以惟長兄是聽始而拒既而疑終而相信因曰凡事當聽伯兄亦望致一言于伯兄彼既已聽下使言似難盡違其請故前書畧陳此意而不能詳婉非他有所聞也婦人女子難以理諭不痴不聾不作家

翁故當以不聞不較處之赤心血誠以感動之耳彼能感動吾復何求彼猶乖忤彌見盛德凡處親愛而敦睦甚易處乖忤而敦睦甚難忍人所不能忍處人所不能處此自丈夫事也自古家族離心皆由僕婢傳語兩喜溢美兩怒溢惡飾少為多積微成巨諸如此輩皆當遠之至於乘機次竊理所必有或以私費或以封藏勢難盡得撫之太急彼將不堪搆弄是非更成釁隙此夢老所謂撫孤為急

餘付無可奈何者也投鼠傷器覆巢傷卵弟所為諄諄者非為其母為其子非為生者為逝者耳詞不宣心幸惟鑒亮

與臨朐令盧君

敝邑素無蓋藏兼值荒歉民實不大以老父母為天諸所為撫輯區畫既殫厥心老父母之于敝邑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獨以水潦為災比邑更劇粟無所出而有所往故至千歲暮民遂無所得食啼饑號寒蕭條窮迫之狀

城中麤可而城外為甚城北麤可而城南為甚民既無所得食勢不得不借貸借貸不得必至搶奪搶奪不已必成禍亂且貧者急則富者不能獨安富者盡則貧者更無所望今猶未耳冬令不寒又無雨雪薄暮西望絳氣橫天恐又為旱徵則民何以堪處比聞窮鄉流民頗有搶掠數石之儲皆不自保夫自上貸之則恩歸于上自下掠之則禍成于下且強者起而索弱者不能坐而得則強者飽而弱者饑強者飽而弱者饑則亂民滋長而饑民無幸矣家叔是以有請貸之議其斟酌事勢劑量貧富頗亦平允芻蕘之言不知足采末議否然須委得人行得法然後不為擾而為益惟老父母留意熟計之大畧今日之事在早行賑貸以圖窮民旦夕之安嚴禁搶掠以杜橫民禍亂之漸寒家請出粟數十石即充公廩以賑不必取償于異日也極知纖細無以佐仁政聊為百姓倡始耳

宗伯集卷之七十三終

宗伯集卷之七十四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答費似鶴年兄

況君來具悉動定且稱是下官情甚薄以詩篇自雄于漢沔之間浮大白醉長夜長篇短詠興致淋漓古稱使我有千秋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矧其酒與名兩得之也快哉微官何爲乏溷靈府然足下年未强仕豈有孤落陸

之理會當一出願少抑情韻以就世法蹔
[illegible]神爲其未足何得遽習懶成翁乎足下
[illegible]茶立弟所憂與足下正同世之榮辱了
[illegible]久謂盡悟此事不能遣之懷抱耳實甫
[illegible]兩[illegible]新命戊仁中熙遂作古人足下未
[illegible]手[illegible]痛不能書故命吏代之勿訝也

答[illegible]山開府

[illegible]綱[illegible]一疏皎然與日月爭光當其時身
[illegible]之下至今令人病悸一出一處關諸
[illegible]之龍驤豹隱終不肯共鳧鴈嗄粱藻
[illegible]天下承平久虜實有輕中國心而禍始
[illegible]朝廷倘門下爲萬里長城平時犯顏敢
[illegible]之士即今日仗節戡亂之臣綏靜邊徼伸
[illegible]殊俗門下復何讓馬扇頭小詩故是學步
邯鄲語何足以辱許可倘以橫槊之餘不惜
塵垢粃糠以陶鑄我則不佞願安承教楊公
[illegible]家居何似王陽結綬禹貢彈冠願門下
餘光棫之時事多艱外不寧而內憂未敢

陳第有嘆息

寄張滸東中丞

家君之備臬河上也謂得奉令承教圖效犬
寸不意忽有易水之命席未煖而別去不佞
雖近瞻親舍而家君遠隔師席悵悒之懷何
可道者頃以東謁制府取道都門進小子而
訓以先輩師弟恩義因出來函授之如侍下
風而聆謦欬忽焉忘其身之在遠也惟閣下
殊采駿望士民倚毗乃高臥丘樊邁軸自矢
然而朝議推轂皆有安石不出之懼閣者民
瘼方殷上思禮老成而登用之則閣下安得
優游林皐嘯傲風雲而已碌碌下走違範有
年慵以益愚疎以益拙謬參講幄啓沃無聞
軀負聖明貽羞知己而閣下獎詡過分寵賚
駢臻感戢私衷何能已已謹因撤同年赴任
之便代申候私秋風生矣眠食自愛南瞻洛
下悵矣神飛

答楊月川中丞

門下高臥林壑瀟然物表有年數矣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無力垂天之翼以六月息深積而震發固知其必有合耳遠屋緘書具悉存記鉛槧下士謬塵講幄啓心未效造膝何階附命僕官以榮為愧門下不賜之藥言而侈談厚望之何也風便肅此布上謝言瞻對未期臨楮耿耿

答顧充菴中丞

老公祖親舉玉趾以平兩關兩關之夷滿伏

嘗息委命下吏而已敢二三此我三韓百世之利也豈某也敢私承之而私誦之將與遼人共百世銘之耳軍中良苦暴露而未解馳一介以勞旋師賀成功而華箋珎貺儼然貺臨且以三湘七澤之材侈不佞之游也不佞何德以堪此耶楚實材藪而某枵淺非衡鑑任形過照窮物勝權殆自凜凜役之不終事幸而蹶則老公祖芘蔭實波及之方覔便以賢書請正而會奉下執之明教輒附使者以

往然已晚矣春序方和惟為國崇護以迓休寵

答張念華侍御

前歲聞文已就道諸兄弟懸榻以俟清驩不虞伯母悼棄素韡南歸離羣索居以至於今忽奉翰教非但空谷足音而已諸兄弟擬修不腆之奠日日在口而苦乏便羽遂成稽緩來札之辱感愧交集諸兄比晉宮僚弟亦與馬總之不離史局常職何以當來札侈談之

[illegible]何日復可晤耶壯上別已久矣安得[illegible]地便相見乎吾儕比益落落莊沈二兄皆化為異物在長安者六人家居當入京者可屈指數也晨星風萍俱成感慨意氣何由復似昔時足下來當得一開寫耳

答党蘭窗中丞

自門下建牙以來諸所規恢措注度越一時條奏八事皆石畫也王公入佐莞樞邢公新授節鉞吾郡此時自九卿中丞省臺藩臬部

署無所不有宦業之盛向來所未有也然士所為重以人不以官諸大夫相煦相濡左提右挈以共濟國家事以箴警不以矜誚此則惟門下實主齊盟執牛耳而命之耳翰既遠臨敢不拜德歲事將闌邉籌方急惟努力自愛以為祝

答鄒四山太史

太翁自田間起自合風夜以從簡書王陽叱馭在此行也且非久召入為九卿矣文常有明發之懷太翁既出內不奉舞綵之歡而外大虛荷槖之列無為也不使為太翁彈冠為文懸榻願執事無淹久里中

寄柯立臺侍御

日者主上之使使不肖于楚形過照窮固非其任其不能盡楚材也是其之不敏也事幸而竣得藉手以報命則門下之力與諸執事之勤也門下寔彌縫其闕匡救其不逮以免我于戾其為惠已侈大矣乃若樵期既合

肝膽可披無明畦無城府忘人我釋形骸臺松示心白水旌信此則名途所眇曠代所期而不佞所心服心感不能一日去懷者也三於拜既賜仰供億懷宴語宣寵光抑又其家矣使者出疆復致尊命三肅裁牘布上謝言道路既遠山川間之然每飯意未嘗不在臺磯赤壁下也良晤尚遥臨書約結

答麻老師慶謝

憶老師臥病京邸時其偕二三門弟子詩

伏謁問病勢一懼一喜及台駕南發秦中無使來詢之楚人亦都不得起居狀忽奉翰札知宿疴已平眠食無恙門弟子相對大喜已而念榻前造膝時了不可得而又愀然低回久之時時把誦來教以當瞻覲耳大既儼臨敢不拜德仰旋肅此代上謝言遥想絳帳不勝企戀

答張華岑禮部

憶昔與文晤於李可齋處遂爾定交傾盖陰

未移而契已深矣當老師執政時丈雖居長安而不欲數通賓客唯不佞亦遂不敢相見於時近而遠及丈家居且數年而追念疇昔握手之歡未嘗一日去胸中也於時遠而近僕懷此心丈豈同哉朱生來承翰教久不奉答心甚缺然因長兄西還率爾申訊令叔老先生榮差不佞方以病註籍及開籍走候則已行矣此之為罪即一百口何以解惟丈為不佞一謝不敏臨書倍有依戀

答鍾文蕃侍御

家君受教之日淺而受知已深其然晉藩也亦惟臺下寵芘及之也家君不敢以遷秩為喜而以去惠文之側為快快臺下居常以真精神為官箴不肖謂士相知相與亦然精之所結神之所符家君雖遠在千里猶宇下也憲節西發不肖款款之私未布其萬一而再屢溫諭重以大既何臺下之與人周如此不肖則何德以堪之敬拜賜矣第有慙悚頃不

自意有湖湘之游事幸而集寔藉宏蔭謹以賢書請正惟臺下教之

答趙心盤兵道

承芳問者再矣年家子姪未能以時修訊于下執事而過厪存記重以大貺拜命之辱敢不稽首伏誦來諭諄諄憂齊俗難治夫里中豪之凌下姓也惡少羣而軼士大夫也訟獄繁興陰爲主而顯爲佐也門下所謂任俠使氣四言者實盡之門下揭綱維而宣風化則業已稍稍改故步而言復及此東人士可以彈冠相賀矣仔旋肅此布上謝言瞻晤有懷敷宣罔既

答李翼軒大參

老伯才擅一代識淹千古宜長在供奉之班待燮和之任而回翔外服歷有歲年濩廡謂蕭望之議論有餘欲詳試政事而重畀之耳不肯閔然不敏未敢希文章之業當老伯入都時私心實欲有所請正而大雅之藩難窺

小巫之氣易索遂復莊荊以至分携比來塵務經心日忘日損恐於此道長已矣家君來承尊翰重以大貺長者有命敢不拜德家君亦以近畿為喜而以遠知已為恨老伯同袍之戀想同之耳郝生行迫率爾布謝披對何日臨風惘然

與呂位吾太守

臺下所涖漢京兆也漢以三輔分治之而治臺下合三輔無治之而治此於張趙諸能臣三累之上也漢制二千石入為九卿無論京兆京兆得拜御史大夫而臺下四年不遷秩此無異故則國家詳試政事而重畀之爾客自關中來者稱臺下治績以為當循良第一纚纚盈耳銓衡蓋將以參知薇省歷階而升耶惟丈遠心曠度靜以俟之除書旦暮且下矣遠承芳訊重以多儀辱在葭莩敢不拜德俾旋肅此代布謝私披晤何期神與楮往

答顧中丞

伏讀剿虜二酋之奏翩翩籌策何其工也不一勞不永逸此與營平之計先零罕升有以異耶敵服敵服至謂遼左事不理人口則大疏所謂明得之君子微得之小人盡物情矣丈夫提數萬之卒扞蔽荒塞以報國故發何計毀譽第浮談游說之士則不可不禁耳使彼滿志去則聯袂接踵以來不如一大創之使此輩裹足不東向亦遼人無窮之利也草草報命諸容嗣陳

答李順衡傳御

足下大節皎然原無可議自有論冢宰之疏而人心不悅者十之二有論司寇之疏而人心不悅者十之七足下猶不已自建旗鼓攘臂爭先而人心始盡失矣今多口交攻訛言三至蝇蠅亂集市虎將成此恐慈母未必信其子安能使君臣之間無少動搖者哉今復激切爭論　上未必省覽省覽未必聽受而天下之人誰肯自以為非謂足下為是自以

為曲謂足下為直言雖明辯雖強適足激其怒而助之攻耳足下謂難與二公異同足下身為言者所詆二公從旁持議事體原自不同與其專受怨者之口三人同之不亦可乎至於稍生異聆等語未得其故然足下意已露口吻間揆勢度理不宜有此足下無輕以竊鈇疑人使他人間之間張耳陳餘之事復成千古笑端近日吳沈諸人已薄其責于二公而專攻公輩若復秉羽先登攻排不已又將薄其責于江半而專攻足下矣此事理可立見者主恩難恃威名難居專欲難成衆怒難任惟足下慎之

簡李侍御

外間皆傳足下將有舉動未知然否此甚不可事之初起足下原非事首而顧自標赤幟為諸公先於是人薄諸公之怨而獨切齒腐心於足下足下舉事雖勝愈一小快耳獨不深計異日之有反覆邪衆謀難勝衆怨難居

人主私恩何由可保必欲以二三人之力與舉國抗衡而取必於不可恃之主恩雖幸而勝之通國之人誰肯自任錯而帖然服足下邪前與楊文懇懇勸足下而足下猶有司寇之事使人得歸曲而責直既已誤矣豈容再誤今日之事在足下猶項王鴻溝之勢百戰百勝而漢軍大合楚歌四起更番為敵足以寒心而必欲以二十八騎驕斬將搴旗之勇弟以為非完計也自古有以小敵大以寡敵衆者必其內有持循先占地步未有內無所據自居以不韙之名而徒以力爭氣勝者也今之為計者固欲足下之力盈氣竭以乘其敝而足下同事又多欲推足下為鋒事成則均其利不成足下獨受其怨耳弟以為動不如靜語不如默文其留意熟計無輕忽如前日也

寄王見峯司徒

臺下不勝慈闈之戀得請而南春令熙和社

福嘉曾膝下之驩豈不甚適然而王程在近
天眷維新豈可以李令伯之陳情忘汲長孺
之戀闕乎哉近閱邸報郭中丞辨疏可異焉
南中縉紳皆謂何心行無三游罪浮四凶置
之憲典孰以為非三尺之平今中丞不辨其
當罪而以罪之者不在已若將移事於臺下
者蓋季孫行父遂莒僕而自以為於舜之功
二十之一也意在搆怨而適足歸功於臺下
何病焉願臺下無自疑而急就道以對海內
蒼生之望

答鄭範溪宮保

以經畧邊事而無節制國家命官未嘗有邊
有之自閣下始朝廷掃境而屬之方且倚為
萬里長城邊事之成敗利鈍此其一時也願
閣下詳計之而無與俗同朝議紛紛待金城
方畧而決耳丈夫提七鎮之師制五單于之
命以報國故發身且不惜何暇問是非毀譽
今日簡命之隆異日功烈之盛史臣執簡以

書一時歟歟了不爲損益也遠承翰札具悉動定方寧之殷而猶治書問及故人既整既暇亦足以觀矣率爾占對臨楮依依

寄馮開之太史

數年之別始得一緘長號讀棄書如見故人顏色書中所言解衣臥茅茨軒時真如昨日事而忽已數年往矣足下鬚鬢已如老翁弟亦已見二毛十年之後當與大馮君俱成皓首華年易徂修名不立可惋惜也餘杭米賁

居大不易雖屢空晏如不復慚兒女子然以弟輩私計十五年第一人無便聽長孫理竊聽朝議將補足下官既補之後似當一出官不足營亦不足棄聊爾玩世我復何損非以腐鼠相嚇也足下憂弟異日恐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誚近知我愛我者天下事見長實難藏拙甚易長林大壑世寧知我淺深耶今亦未敢沾沾自道保不至貽足下憂耳一笑一笑

寄秀水李大丑

門下出宰壯縣聲實並茂甚休甚休長安邸中眷戀之雅至今在心偶值便羽寄聲相訊而併布其腹心沈凡軒太史與不佞同年同館雅相善也凡軒早世藐焉諸孤恃年伯以為命年伯又復捐館門戶蕭然惟一寡母及二弱子在耳年伯將沒以書屬不佞不佞發函而泪淫淫下也語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遠在數千里外雖有力安所效之所恃仁人

在亭萬姓昭蘇豈有衣冠遺裔而使之失所者故敢以為託沈故巨宗越又薄俗內隙外侮未必可量沈氏有子門下實翼而長之即凡原之惻可慰而千里之託不孤矣

答馬連城侍御

別來遂久忽得芳訊真不減一面開函三復念離析而嘆羈旅顧足下執三尺法按行部中風行霜凜何言落莫也若以稱陸沉吏隱之儔則可矣二三兄弟比皆量移總之不離

鉛槧尺寸即弟叨列講席逾時矣而未得一望屬車之清塵以受尚方之賜寧無內愧汗沾衣也足下自言按閩狀平平亡奇御史嚴重如神正不患無奇要在持大體不苛小使百司各循其職耳足下所謂亡奇乃奇也向所言閩縣唐公鄉賢事來諭畧未言及豈忘之耶唐公名維城為青州守卒于官不餘一錢至今百姓歌詠思慕之也惟足下留意無忽

答何侍御

伏承副諭仰諗惓惓憂國之誠上以星變下罪已詔旨躬親廟享昨復一出視朝羣臣得一望清光便不至內外隔絕成瘖塞之漸也前日悔心之萌逐在內奸邪亦是盛德事蓋邪鋭輩作惡已久杖斃數百命入恨之切齒而向為上所信任不有危言無以動上意而重其罪故上信而形之詔旨非有他也建儲事雖未有的音在臣子亦未敢逆料然竊

觀上意旨事欲自出不欲從臣下建白如視朝之跡盈百而不省一月寂無人言而反出臨御前歲張鎬事傳旨云因應對不實故處之不以外廷紛紛論劾也即此事可例觀此時惟有積誠以待之至期合詞以請若單疏則或反至僨事耳辱在至愛輒布腹心若地方事宜則臺下游刃有餘無為問不佞矣

答朱鑑塘廷尉

廷尉天下平固宜用天下貞勁端亮之士無論察麗求中三尺惟允即正人登用朝列誰不彈冠相慶者聞當事便欲以節鉞相處其在棘寺猶遽廬託宿耳邇來用賢遠奸士論明白庶幾小元祐矣然君臣隔絕政務壅滯章疏發票多至日暮政本之地漸以益輕外論既多見格即中臣亦不得以時見上內之內復有內隔之中復望隔真不啻九閽矣上不宣下不達而中人操其兩權居者欲去去者欲來而中人操其兩權天下紛紛方當始

耳亟望清塵敬為勸駕定有奇策俾益朝廷
瞻晤非遥諸容面悉

寄楊客雲鑒石

鳳池令德雅望溢棄賓客至今念之若剌于
心子然一子生十年矣年嫂又多病計獨有
結婚名家倚以自存此子之視外家猶父也
外家視之猶子也則遺孤可立而逝者長無
憾矣我二三兄弟在都下者相與計有女未
許字者乎不敢以遠為解而皆無之昨得知
書始知丈有次女年嵗相若門地相若無
乖風昔同心境土相接丈若惠而許之無為
之羽翼訓廸以視其成立是公子無父而有
父鳳池雖死而不死也楊焦山之投王大司
馬實以女字其子吾丈高義豈出大司馬下
耶鳳池世德古心固宜有後推以天道其儻
必昌吾丈為女相攸計無踰此敢密以請于
左右報可而後敢問于葛氏耳知吾書附覽

答馬岐岡侍御

伏承翰札以兵事下詢憂時體國濫于毫端其欲專責督撫罷經畧尤為確論天下所患惟在不能任人而聽其自任耳平居不肯詰戎修備一旦有急乃始更移事任改定官秩徒滋紛擾何益成敗之數我往歲經畧之遣蓋欲聯七鎮聲勢為一以當虜當時議者已有一柄兩持之說今地自為戰城自為守經畧既屬遥制督撫又非專官將來意見異同功罪推委恐反誤事機耳司道倏南倏北大

臣忽賞忽罰朝議乍佞乍賢時政忽行忽止種種乖刺難以究陳第使上能任人下能任事何事不可為豈一倭一賊遂至滿朝惶急計無復之我適有冗役未能劇談嗣當竭底裏另相復也

答王兵憲

海氛傳警震於其鄰老公祖拮据助勸遠紓籌策蒐卒補乘精采一新此天以東人溷臺下以臺下福我東人而不棄其遺黎也辱承

翰札軫念時艱豈伊書生能佐末議關白起自羈旅盡竊其國兵柄役屬六十六洲酋長越千里破朝鮮兵不留行此其智畧才力有過人者顧其事在海外且本一島夷水冦我以全盛之力何遽為此凜凜如天津調兵募兵民遂不堪其擾而議者遂矯張皇為鎮靜曰毋動為大耳彼既已破朝鮮我遂與虎狼為鄰與虎狼為鄰必待其搏人噬人而始備豈有是理夫無而求之實難過求何害今天下漸多事內憂外患未必可量物不素具何以應卒愚以倭來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備無倭亦備修降國圉飭戎除器自是守臣常職不因倭為輕重也備不緣倭設而可以待倭有事可以為用而未事不覺其擾乃為勝耳召客兵即不如練土兵募新兵不如覈舊伍舊伍未必可用則宜畧倣古牙兵則募精銳為軍鋒如各邊家丁然者不必問所從來今天津奉旨募兵而仍屬之各州縣吏胥

反借以爲市來者未必欲欲者未必來是名
金派何言召募也齊人任俠使氣一旦有急
振臂一呼不患無兵第苦無餉耳有事之日
民棄田廬入城市計無所得食稍畀之餉則
皆可使爲兵故上計無如積餉而積餉之策
當請于兩臺量留登萊二郡錢糧半徵本色
以貯倉廩備緩急夫民得半輸本色入官必
大喜此官與民兩便之術也民以穀易錢以
錢易銀由縣輸郡由郡輸京師中間所費不
啻倍之一有事又從京師發銀接濟則何不
疏請留本地爲各項備兵之用如異日無事
除公用外貯倉廩者仍可變價以補今歲之
入無事則於京運無損有事則於地方有益
亦一策也其次則今歲稍豐當以官銀易民
間餘粟士夫及百姓富實者亦可諭以此意
使自買而自貯之無事則利在積貯有事則
便於清野無使委弃餘糧爲寇資也敝郡兵
額原少無發驛東防守則存者益無幾人計

莫若練民兵齊民喜技擊好結聚各鄉之中有能聚數十人以衛其鄉者以名聞于官量給米穀為犒賞其首事者視其才畧可用訓練稍精亦可量畀冠帶以勸之事急則徵發以守城應敵鹽徒礦盜皆可權馭而計使也大畧民兵止堪乘城城守不下寇將無所得食而自剉若決戰則俟各處應援兵力大集乃可議耳修城一事亦似不可緩度此時府庫恐未能辦也當預屬各州縣預計其城當大修量修者費幾何士夫及百姓願助貲者幾何州縣官可用法設處者幾何不足者量以官帑助之人以九則為差上七則量出磚石工力則合縣均派而時以官廩犒之地僻山險寇所不能至如蒙陰等處則勿以煩民也頃海上傳關白已死僧玄素領其事未知確否即使關白定死何遽知玄素不如關白然竊計之倭由遼左入成擒耳由天津入暫擾而即定何者王畿近地邊兵四集平原曠

野以騎但步萬矢俱發易殲滅也若由登萊登岸而西既無重兵又鮮堅壁彼散而掠各州縣游食自若而我處處城守坐而自困土兵既難決勝邊軍又未能盡撤以來百姓不死於賊則必從賊不然則別去而為盜賊天下紛紛從此始矣大約自古夷狄不能為中國患惟以中國之人為夷狄謀即以夷狄之力為中國禍則其憂滋大哷拜降虜也據中國大鎮出而勾虜以虜勾虜其合必固關白中國亡命也合海島諸國入而與我為難以中國習中國其入必深總之此兩患者其策皆以固守為主西賊不能出城則無能為海賊不能破城則無能為而愚所憂者非此兩人足以禍天下而天下之禍所從以起也辱承清問具以臆對惟臺下教之

宗伯集卷之七十四終

宗伯集卷之七十五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與計益軒

頃因風便惠我雲箋相去萬里故人尚爾惟是手簡可致足音終遥既以喜豫轉增感慨門下懷瑜握瑾士論所歸謂宜一出以對蒼生之望則何以戀戀泉石與猿鶴為羣者哉來書為家君勸駕家君業已出山矣旋復自

悔介居江表越在有司奔走簿書忽焉半載語云仕無中人不如歸田信然哉家君在郎署獨於門下及平陰趙公稱莫逆惟某時亦得謁竊妄意門下高標雅度靜一流風而趙公慷慨爽豁足當一面維時家君以為然曾未數年而門遊再不遂趙公亦以單詞罷歸乃知規步矩趨非諧俗之韻長才遠畧非持祿之資二君如此家君復何望哉寄家舅書受而無所致嗟乎嗟乎天之於報施善人何如也乃無論世局矣王生矯矯奇士讀其文未嘗不擊節其試卷甚有弘博之氣業已收錄以其多衍詞置稍後僅得副藉耳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古人所嘆何獨在今生意頗憤惋見於形顏惟門下有以廣之遇合有時正不宜戚戚自苦然平居却不可忘憤惋時也王生立馬索書所懷百不布一

與詹兵憲

勅讀臺下上　先皇帝封事未嘗不肅然相
之也夫事關宮闈貂璫此人臣所難言而臺
下呼闇抗疏犯威怒逆隆旨當與古牽裾折
檻之倫爲行矣即爲執鞭亦所忻慕而況辱
在治藉託于宸宇乃不能具咫尺之牘上候
崇嚴何以瞻彼景行慰此仰止敢顓下价代
布私衷無有瀆陳非爲私請先叔祖母陳氏
大司馬東渚公女也先叔祖茂才公沒時年
二十矣守節五十年而沒先岳母陳氏與叔

祖母爲從娣妹亦以廿餘守節二十五年而
沒此兩母者皆以青年誓節迄於華髮其諸
母儀婦行難以楮頓悉而大節孤貞固已爝
如日月矣且先岳母獨一女耳與叔祖母皆
未有三尺之嗣奉蒸嘗也兩母所不敢殉死
者獨以有姑在而煢煢無以爲生瀕死者數
矣世徒謂立孤難於殉死而不知無孤可立
者視立孤情獨苦也蓋古稱貞臣烈女異轍
同符臺下以忠義之標攝風化之柄不佞不

以此時聞於典記復誰待也伏冀關白按臺一為題請不肖業已以情白毛公祖毛公祖惻然許可矣率爾奉瀆幸惟烱原

與張惺宇邑宰

衰貞一事仰荷轉懇即九原有知兩母且不朽矣吳公有意乎門下之言而未深信不佞也謂節義之人沒於孤寒而表於後之有達人者恐無以示公此其持議甚正執法甚嚴不佞誠私心伏之顧所謂後之達人者獨子若孫人情迫切獨為其父母與大父母耳其厚者亦不過庇及兄弟兄弟子則遠矣兄弟子之子則又遠外家異姓則又遠處遯遠之勢而腐心焦思以為疎屬外氏邀死後虛名門下以為此人情乎其又飾詞說罔事實以自墮貞士之行為也先叔祖母守節五十年無子然之嗣往來寄食諸子姪家煢煢而無所歸處外母奉一老母與一弱女相依為命耳世之孤寒有逾此者乎若獨以五屬之內

有一命之官而遂謂後有達人則是兩毋之事不自徒以不佞故夫前以無人言之者而泯泯後以有人言之者而泯泯則是終無時而白也豈不悲哉不佞伯叔兄弟有在學者有未入學者不佞即欲邀恩澤於吳公祖居間言事當別有在乃獨舍近者言遠者寧負生者無負死者門下以為此人情乎夫惟門下知我顧門下更一言之兩毋懿行俱在鄉評明有士民幽有鬼神不佞斷不敢欺天欺人欺吳公并欺門下也冒昧瀆陳語無倫次幸惟鑒亮

與郜總督文川

不佞豎儒耳未得承顏接詞然從縉紳後聽覩風猷仰止行誼願效執鞭為日久矣比以荷蠻承明之署職當紀司馬曹事每讀經畧諸蹤未嘗不竦然壯之也夫今三陲可謂至難矣昔防番今防虜叛服無定形和戰無決蒙漢之關中直布賢王塞籌畫一稟幕府令

制款在宣大而甘肅當往來之路獨受其必
趨之勢其難什百於往時夫西夏其渺小者
耳韓范兩大臣左提右挈而責成功彼以天
下之力供陝今以陝之力供番與虜此微獨
今時即古人難之矣臺下計形制變圖事機
業不鏡而融無轂而運此所謂批大郤導大
窾故經肯綮之未嘗而謋然已解者耶我僧
大既已授首而乃酋旋斃鬼神寔不逞於虜
而假手於番亦惟是臺下威靈式震疊之綏
寧絕徼伸威殊俗豈惟功在下三陲亦且名施
兩社矣不佞即不得仰承清塵而家君嚴屬
鞭弭櫜鞬以陪周旋以受匕於陶埏之下不
佞父子心惟而自喜也家君登第廿年里居
十年不敢言蹇滯而獨以得奉指麾為幸不
佞附通家末行歟然無一字以候崇嚴即長
者幸而寬我顧於心何以自安乎謹因風便
畧布私款膚功已奏歡至非遥瞻望台旌日
日以冀

答陳里所大參

客歲過彭城聞車騎行河而以使事有猶不敢請見相距雖近渺若河山一水盈盈太息而已一介行李以煩重館又勞使者導之出疆及於報命取道關浴無由一侍顏色面布款款然不肖之業在隰桑之卒章矣遠承華翰憂時念國讀之凜然辱在交戰之內雖無言責豈其反出嬖恤杞憂下也頃廷臣議恤災之疏甚備顧言者一人覆者一人行者又非一人議論滋繁推行濟礙不如撫按監司自為議而自行之屬吏承風仰流誰敢後者兵難偷度救荒亦然不知門下以為然否

寄李文亭固安令

老丈治邑卓有聲績主爵復移文近畿蓋欲許試政事而重畀之家君舊尹是邑邑去輦轂雖近而輪蹄之跡甚簡事易辦治以丈吃才臨之則迎刃解耳民有訟獄往往走都下謁中貴人間有持尺剌為關說者事可聽稍

聽之不可則爲好言慰遣之大都事至即決無使淹久則請託之跡稀矣邑俗淳厚即如弟居京邸數年邑人推家君之愛問謁不絕士文雅倍於他邑鄉大夫絕無持吏長短操邑大夫權以規利者願吾丈重士而禮鄉大夫夫令視民猶子也士大夫賢子也愛子而不重愛子之賢者非爲民父母之意世乃謂抑士夫以安小民此可以待豪强胡法之流非謂以此槩天下賢士大夫也比來歲時不易民頗失業比之舊冒風物蕭然惠此困窮策將安出股肱近地得失流聞朝所曆注夕傳都下矣茂實英聲易至騰達爲報知已勉作功名以弟辱在石交而家君復有舊令之義故敢具以聞於左右

答蕭巡撫念渠

頃聞滇南亂卒臺下盡戮首惡而扶其脅從著萬里之外始知有朝廷不赦之法此其功在六詔者甚鉅且使四方庚癸之呼其亦知

所懲艾而有悛心則勿何獨在六詔而已鄭
卒呼譟冒上干紀大畧以恩澤覆露之稍定
耳法未正而施之以恩恩已行而難乎其爲
法夫當宁所以移臺下鎮鄭者意在斯乎以
臺下威名臨之即易爲震讋震讋之餘益易
爲德耳辱以世講之誼未能修咫尺之書以
賀軍吏而重枉瑶函貺以隆禮且申命再矣
某也豈其硜硜自處以外於長者惟是以代
言故而徼大賜職業之謂何敢頓首辭諸使

者頃席苞蔭濫等宮僚附命僕官未有以稱
臺下不惜詰言示以矩矱雖有九鼎駟馬詎
若斯渥重哉謹以爲請惟臺下鑒之

寄王師竹宮庶

頃有報書付星吾使者計已達矣申陽爽愷
南通大楚介以黽阨鬱紆盤鄂故多山川奇
勝而長孺之吾未滿辟疆之園始開滄霞枕
流長嘯雲壑何物欲界塵世有此天際真人
想耶秋色深矣倍有無羈懷人之感道阻且

長何時得奉色笑如此屋居時也朝議頗與兩相國同時見詆中必自有說姑無論實否恐主心不能無疑國體從此傷矣諸閣臣主內釁多端方藉二三大臣匡救力今且身為質的即異日欲開一言可得乎而上復肯端冕聽之內無少慢易乎今議者意閣部相低昂權不在閣臣則在部臣不知內閣與中貴人相低昂內閣輕中貴人滋益重假令人主不親萬幾而事權又不在內閣即不知大柄將安歸乎即今邊事皆責廟謀愚以為邊事有戰守和三端而朝廷惟有賞罰兩端第恐賞不信罰不必駕御不盡得人耳正不必有所指授以為邊臣異日脫罪地也閣下素抱憂國之懷故敢冒及之

答邢崑田

承諭邊事確有定畫至謂重處擠酋則火賞鼓扇為黨華東酋市賞則擠酋糾合為援至哉言乎忠臣之心謀臣之慮何其遠也夫責

宣大以搗巢此與耳食無異宣大之不可為
洮岷明矣然亦終有為洮岷之時虜之貢市
直貪我厚利耳彼見搶掠之利薄於貢市固
不為也如使厚於貢市彼且生心矣非為之
未兆且終為洮岷之緒然此時罷市搗巢則
未見其便即使虜謀難測亦當漢過不先順
則撫逆則戰彼陽順而陰逆則我亦陽撫而
陰修戰彼順於東而剌於西則我亦東撫而
西修戰且以一鎮苦虜與諸鎮皆被虜於策

安便天下之事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要
之能起能應則不在有事時也今之議者皆
責政府以籌策愚以為政府正不必有籌策
耳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千古惟子房一人然
子房惟為高祖籌策不聞為韓信籌策也若
欲邊庭之事取裁廟謨坐失事機益滋推諉
事成則為內閣敘功之地事敗則為邊臣分
過之階不如擇人而任之盡以便宜假之廟
堂惟持其賞罰而不必遥制機宜言官惟覈

其功過而不必多生議論蓋　祖宗設官職掌原自如此愚竊謂以夷治夷而和戰可決以邊治邊而功罪可明功罪明人人盡死力而和戰無失策矣偶覩時事輒陳書生之見未知高明以為然否

答何震川

自甲申之議興而士聽幾惑然閣下皎然心事若揭日月而行終當見白於天下不佞嘗謂天下事不患不信於大下而患不信於君子不患不信於君子而患不信於心即如科場一事閣下反之於心何愧我棘闈大典文罔甚密有識者明知其無它則閣下亦既信於心信於君子矣即天下自不自不足為閣下損益而要之信於心信於君子未有終不信於天下者也伏讀辨扎事理了然無可疑者嗟乎以閣下高標偉度而世獨以科場事疑之瀕年以來益多禍穽後來者安能無視為懼府也率爾布復惟有慨嘆

與南吏部趙徽陽

老伯吰德亮節天下日切霖雨之望鼎鼎樞
[illegible]匪夕伊朝承示復古編直欲返恍靡而還
之大雅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異日執此
以往可矣莊誦來諭愛君憂國之衷溫於言
表謗曰嫠不恤其緯凡在廷臣誰不欲定儲
闈而靖君側第往歲之事外廷之力已竭而
內璫之召方新以外制中以已竭敵方新
主上既不肯反汗外廷又不能拔山或至上
下相疑激而為他端不如從容鎮靜徐為後
圖使元氣不傷而病良已知難而退乘隙而
動即不能除病而姑縻之使不為患即不能
使無小患而姑使不至大患擇禍取大擇禍
取小如此於計未可失也要之圖事揆策有
大臣在鉛槧之士非所宜言聊以復清門耳

答張斗樞太史

憶昔承明之署班次相聯曝直禁中笑語彌
日言念此驩未嘗一日離於懷而音塵隔絕

闇問疎闊慙負故人何可道者尊先公當
主少國疑之日實有社稷之功其操持法度
或與人情相遠要之不如此法不行朝廷不
寧而後人引繩枘根一事瑕而百事盡廢前
之功狀皆爲罪端門下兄弟並以賢科鋼於
聖世夫功在天下而禍流子孫豈不悲哉癸
未之歲曾託劉司寇致一書於門下計此時
家難方殺不知亦曾省視否前固謂天下公
論必在無怨無德之口士論非久且大定士

論定矣而主疑不解不平年怒未息也今七
年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惟門下讀書窮理
以待天之自定耳門下居常有禪定之想今
於此道精進何似岱輿年兄尚在戍所見蔡
柱史疏惻隱不忍讀家信得時往來否便中
一爲寄聲是祝

答蔡運長

國家大計未有如鹽筴重者也而或者見謂
間而無事夫安常守故便將歲月則誠無事

矣若乃揆利源革弊實畫矯末流因循玩愒之習而一循祖宗之舊則天下事孰有重此者乎丈以高世之標覺利國之柄固且爲此不爲彼今內帑絀矣百僚講求利源而未得其要領丈專職且何以策之諸寒暄語不多及

答王鳳洲司寇

先生網羅百代彫刻萬物爾詠則宿舞回姿顧盼則短丘生韻一時文雅同仰宗盟某風以弓裘妄操鉛槧手追心慕歷有歲年雖行潦蹤蹄朝宗東注而涓滴微潤終難自達乃承存拊奬以溫言拜命之辱重拜大貺感慰之極繼以嘆息昔文舉以通家自拊長源以小友見呼此皆忘分忘年定交傾蓋先生抗志雲壑渺若冥鴻不佞拘守樊籬有同澤雉恐於斯事永無忘矣長公抱玉乘龍鬱爲時棟王家玉樹故有鳳毛時一叅承典刑尚在茲復遠別約結如何敬屬來伴布陳謝款別

具不腆仰冀麾存

寄諸親友

不肖去里中而薄遊八年於茲矣缺然未有尺書通殷勤於左右不肖即疎慢寧若是自遠自外蓋無歲不爲歸計以爲旦暮侍談屢耳不虞至今未得請告去也湖湘之役西省父母於晉闕以故馬首不復能東然且冀報使之後即圖請假書筍已發而會有講幄之命遂復荏苒以至於今臣子理不得自遂固也獨奈何以其故稽長者書問即長者幸而寬我我且何以自安乎夫結綬漢庭擊筑燕市終不如故土樂也傾蓋譚冠從海內士大夫游終不如故人歡也故莊舄之吟仲宣之賦雖通塞殊途而感懷則一某獨何心能無戀戀哉某本海隅賤士幸以經術依日月末光何才何能可以自致惟我懿親謬見謬可故得竊鄉曲之譽以至於此乃若德薄寵厚無基而墉日隳隳焉恐不免於戾惟門下賜

之藥言以卒相不敏

寄楊夢山太宰

閣下拂衣高謝忽過歲年客自東方來者皆道閣下眠食佳勝葛巾野服棲雲壑而狎魚鳥不知而遇之者以爲神仙蓋自古稱賢人君子如蒼松古柏則知其國之興洛下諸公關諸隆替非偶而已向承翰札娓娓數百言老臣忠慮斯吐遠矣天下爭爲虛論而不求實政議論繁多頗類於宋宋人病在各偏主其意見然故實有見耳其議論皆成片段文理不似今人虛憍恃氣而畧無意見也宋人有議論而無事功今人有議論而無議論故其品彌下而其害稍淺耳今朝議復興諸老在風波撼搖之際而閣下方披襟散髮臥桃花嶺上此如振衣雲表下視人世塵埃野馬之一笑也客遊久矣日有歸心幸而得請當取道貴邑一侍杖屨耳停雲在望臨書悵然

答蕭寧國漢頴

君家兄弟起家漢水間海內談文章家以爲
嚆矢今伯子橫經胄子門下綰綬劇郡漢家
儒林循吏併在一門非古二難所敢望也宣
城故小謝試吏地小謝第稱文章清發未聞
以吏名以吏名則自門下始當以蕭宣城奪
謝宣城矣方今西北病兵東南病賦天子南
北顧而咨嗟惟此良二千石爲股肱郡重有
如奉宣室之問必有以佐當宁籌策即以高
等入爲九卿何言濫格也重承芳翰詞旨敷
篤弘毅之獎非所克堪謹誦斯言以爲師表

答王兵憲

臺下執法殿中風裁凜凜我敝邑僻在東海
臺下不鄙夷而辱臨之此天所以福我東土
而不棄其遺黎也下車以來吏奉法民安業
風行霜肅繼以膏雨四民之頌如得艾焉如
得意父母焉不佞雖遠處京華猶躬被之也
遥屢使命過爲獎借稱大小馮君非不佞父
子所敢任以至海沂之康頼有王祥則敢爲

臺下誦之大賦儼臨敬拜賜矣俾旋肅此布
上謝言瞻晤未期臨風馳戀

答南部蔡

得翰教兩紙再三周繹不減面談且知秋間
將奉最書入都南部清暇多名人韻士相往
來且吏且隱從靜處看世事何所不自得而
欲中途請告去耶壬人者業自敗以去無足
論者惟是處小人之法處之則勿留留之則
無示以處之之跡今不容不處使之自居必
敗之地況尚冀一逞故以井蛙之見恣國狗
之齒無所不至耳比來時事大可慮大畧小
人養成之君子激成之君子之激是以自離
於君上而小人復內交外連以自濟其私天
下之憂從此始矣所懷未悉俟與丈面時盡
之

寄于宗伯年伯

自不肖奉令承教十五年於茲矣情則骨肉
教則嚴師肝胆可披金石可泐自伯之東神

馳心折顧不能數通聞問於左右而三奉翰札不減面談兼示雄篇二歌一詠欣然以樂歡然此懇即欲如舊時曲席憑几商畧風雅知何時乎不肖之薄遊惟閣下是瞻是依今且誰與處而立於此則亦從閣下歸耳庭議雖敎且見公論雖相麻未下而羣心虛佇咸以為先今已半月不聞報決在內為不足之事在外為可逐之鹿山陰相君以直諫忤首自是名宰相事正人去矣必來順育從諛者而用之此治亂一大機括而姑未敢詳言之也

與王相峯

令郎來承翰教令郎才本超軼調復沉穩能使高眼不置俗眼不警此必中無疑且當前列耳敢預以賀來諭以國事紛淆建議各持其說為憂尚未覩今日事聞之當為仰屋竊嘆矣雷霆震驚羣僚辟易省垣選部遂至空從此言者未已或激而為他端則今日之朝

陽易爲異日之仗下矣開之極塞之漸丈以爲何如

答王晴江副憲

寧夏之變令人心折氣盡此事關係紀綱興替邊圉安危非但爲一人一家痛也而言者不深惟定變之畧但歸咎兩公兩公皆弟至戚即弟亦不以兩公爲無罪譬之子孫殺祖父母夫祖父母使其子若孫至此豈其無罪而於法不聞追究致殺何故但置子孫於極典誠欲以正名分遏逆亂也今不正殺者之罪而反指爲被殺者之罪至欲暴其屍而梟其首此豈法之平哉總戎之疏盡出亂軍之口第借用總戎印耳今便據以爲兩公罪案則是亂軍既奸生殺之權又竊是非之柄快意之事近而正法之死賒人復何憚而不爲哉兵驕無如亂鎮糧匱無如雲中延綏亦苦中丞之嚴明遼左適當大將之易置如此畜處置失宜九邊將聞風而起異日者一夫

訛言遂至變法各邊相仗而朝廷不問如唐之季世其禍本見於此矣承教甚服高識聞亂軍搶掠為主者殺數人而始定夫不能鼓之而起安能戢之而止此其事了然矣第昔之兵變如亂蜂莫適為主今則已有首領有節制其可憂滋大耳何期邊事一旦至此然而內之可慮更甚於外杞人憂天第有嘆息

答唐太史抑所

閣下以文學侍從持節擁傳往建諸侯王且以其間過家休斂近臣奉使久客暫歸豈不甚適何恙不已而復以為請耶京洛風塵素衣易緇游五湖之間卒千秋之業亦自佳事惟是逍遙供奉久虛班列交戟古人日日以幾忽辱瑶華知當予告眷言離別復彌歲年既羨閑逸倍相憶也謹因來使布上謝言披晤何期臨風約結

宗伯集卷之七十五終

卷七十六至卷七十八

宗伯集卷之七十六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答郭太史明龍

門下常過視不佞不佞亦推心以奉門下披襟而語歡甚無間漸並依麻蓋實臭味同焉素鞾返舍閒闊至今然停雲在南目逆而神往士大夫自南來者未嘗不問門下動止也意密跡疎天涯此鄰門下豈同此心哉伏承

芳訊俾為尊公作傳以太翁行誼不佞不辭執鞭況乃執筆歡以承命何辭之有而適以微疴註籍未能即屬草付使者草成即相寄耳盛儀不敢當敢再拜辭惟門下諒之

寄郭北野開府

臺下建牙假節拊循塞上虜方雄行西海而上國貢事受約束惟謹則以國有人焉伐之謀而奪之氣耳今西鎮動欲宣雲出師以為乘虛而入虜還救根本則彼當自解竊恐無救於洮岷之急而橫挑宣雲之釁且論國家大勢以一邊有虜患與諸邊皆患虜於策安便惟應蒐卒補乘厚蓄兵力令異日足當一戰耳朝議紛起多出險度老伯石畫咨議可以舒邊患定國論者願一示之即鉛槧士亦可壯心鼂也

寄孫鶴峯年伯

某以稷下俊儒校秘大邦得以其間從長者陪下乘以彷徉於黃磯大別之間俯長江之

浩渺披雄風之莽蕩固已稱奇遘矣設廣坐列長筵發呂迭陳絲竹競奏曜靈戢景繼以華燈妙論緒言厭心領耳且不佞一介鉛槧之士而年家子行也即順風而請曲席而坐以奉長者殷懃之餘驩爲幸已厚而乃比諸王人享以賓禮以會府之重俯而禮於君之下臣而姪子私情不得仰而伸於父之執友亟不肖所以刺心汗背夙夜靡寧者也僕夫戒途郊扉設祖旌麾所涖載道以光行出楚

疆復屢尊貺內自循省何德以堪蓋不肖之業在隰桑之卒章矣

答蕭念渠開府

臺下移鎮於鄖而再移書不佞以爲一試之黔再試之滇而獨兢兢於鄖也夫鄖則何足以難翁以滕薛則勞以齊魯則逸此言治小難治太易也趙廣漢兼二輔治之差易耳則又何難乎介三省之中我臺下之操心虛也詢謀周也夫亟爲難易將至矣敢頓首復於

掌記

答張考功

人臣患不為主舉職耳門下乃更以舉職為罪且如叔向子朱爭對客事至於仗劒拂衣而當時且謂吾臣所爭者大假令在今世則用何法也雖然門下去吏部而吏部之職存依阿唯諾濡忍不發可不去吏部而吏部之職亡門下雖去得去所矣川中之任比長沙為遠然在近地則須之任受事遠則可無往而胥後命當事者意在斯乎

答莊公子

向與尊公亟連職事講德問業莫逆於心往年燕市言別握手太息不謂死生永隔也遠承翰札悲慨交集誦以周復情事宛然少孤如此萬年可死即尊公沒無恨矣世態欣厭亦復何常悠悠萬事惟身為重即有橫逆不足較也尊公遺文已成編乎刻成當以見寄故交零落尚欲見其吹噓之餘耳

荅周

虜氣方張國恥未雪一時縉紳爭攘袂言戰而未堅決也惟是計形便將軍實不知能伸威瀚海天山之外否而大司農能具數百萬餉餉士否兵危事也跌而不振則何以善其後門下夙抱奇畧新拜節鉞之命計必有定畫以慰宵旰百聞不如一見盈庭之言待金城方畧而決耳

荅張長史

門下敭歷邊州久著聲績宜有殊擢懋賞不當使在藩封也古者賈董之儔皆命世人傑亦且相諸侯王敝郡雖僻在東海何至出長沙江都下哉藩王奉法傳職優閒古稱吏隱可謂無之幸惟命駕

寄劉太匾

憶昔修業長安邸中胥如志也蓋諸兄弟同筆研者一而與丈同筆研者再漸芷依麻其益豈有量也壬午東還奉候以數計而丈嘗

避匿不見我我豈有所失哉丈既以棘闈之
役下捷謝客時弟復以悼心失圖遂缺良會
一入國門音塵渺然乃始悵後會之未期悔
前事之多闕亦復何有及乎一別故里忽歷
歲年嘗欲馳咫尺之書以謝前負或值乏便
羽有便即又苦不暇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寧
不嗣音不佞即百口無以解矣惟是意密跡
疎形留神往則此心可以自信而終不敢望
知己寬而赦之也歲行盡矣歸計莊然明年

貰酒燕市待丈於長安邸中惟丈首應弓旌
以張吾黨

答郝緡雲令

承手諭具悉近況無之分俸相遺公操行甚
苦何煩將寄殊令僕不能安耳傅公薦疏見
遺以拘於時為言雖是託詞然猶幸有詞可
託於觀聽未甚損也客自南來者未嘗不問
公稱狀間有謂微傷嚴急者未知信然否然
僕有聞不忍以不告凡為政真寬真嚴皆可

爲惟似寬似嚴不可爲耳似寬猶稱之曰長厚即有忌者中我猶淺有如以嚴構怨人有假嚴之跡以構我疑似之間皆罪案矣

答張斗樞

伏承翰教文彩翩翩何其工也誦以再周如對顏色以足下才何患不能自致世奈何以竊鈇之跡疑懷寶之士我國朝大魁博雅如用修者幾人足下才不減用修所遇亦畧同用修惟益博綜厚自表見於世以光昭先人之令緒非但自爲不朽而已古人因則思勞則歌窮則著書願足下勉之以重賜環賜玦仆碑立碑上在宸衷下有士論惟修德廣業靜以待之耳

答王康宇文學

承翰札兼寄示試卷冲襟雅度具可想也細閱大篇明順條達無少滯礙此必中之文可以彈冠相賀矣凡塲屋中平者常多新者絕少厭常喜新賤多而貴少人之情也弟竊以

應試之文不必平不必奇但以機杼自出爲佳耳譬如飲食無論穀蒸無論蔬新則可食若稍留時日顏色不鮮雖龍膏豹髓難下箸矣時文筌篇記憶最能害事若以已意爲主而少藉爲風簷寸晷之助則可耳大抵用時文中策也爲時文用則下策矣惟親家超二乘而更求其上如何

答鍾侍御

我土荐罹於饑饉加以氛霾塞天佐歲爲虐

真人民怒焉枵腹無所控告其士大夫仰屋竊嘆而計無復之也老公祖既疏請於朝又發倉粟以賑貸之躬爲籌畫躬爲稽覈民得徼賑以爲福吏不得借賑以爲奸我東土則何歲之有臺下即我東土歲星也士民所懼惟懼一歲即移此耳盖古稱救荒無奇策姑無論亡奇即有奇安所用之凡荒政在早與不早實與不實舍是而求奇猶金弓玉矢不當用矣來諭所謂蠲之在未徵收之前賑之

無在既死亡之後是言也豈我東省敢專承之即著之簡冊傳之天下後世其皆被仁人之賜

答李翼軒

使來致兩函存記鄭重拳拳無已拜命之辱敢不稽首頂得臨海令周君書道縉雲聲藉甚傳中丞薦疏遺之不肖且驚且疑以為才如縉雲豈不能受知於上官此必有短之者夫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及得尊緘果不謬更調之說太宰執之甚堅自入部來未調一人人有例則或可循以我輩力未能為人作例耳越中來者或言縉雲操下頗嚴古人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乞以詔之勉處中和以杜忌者之口

答朱鑑塘司寇

旦夕望車騎至柰何稱病上書此疏無論上否總之無予告事也初意且遣上之以待部覆勸駕而首揆止之難相違異仍付來使齎

還目下乃邪正消長之關時事喜佞而惡直喜從而惡違勢不至君子去而小人進不止然小人所以趦趄而未敢公然顯傚者尚畏有清議耳若小人係戀不去君子引避不來則彼輩彈冠相慶無復忌憚且使人盡如此誰當主張國論支撑世界也願門下亟命駕以慰士大夫之望天下事尚可為耳寧夏之變令人魂飛心折一以痛親厚禍患之慘一以痛紀綱陵夷之漸党年伯高明而頗傷嚴急賞不行而法必用石姑丈亦不能諫止兩賢相推俱入禍門悲哉身受奇禍而世仍被以惡名也所懷萬端俱俟面時詳之

答郭汾源

昔在雲中奉令承教於左右不佞所為制義門下實彈射之不佞於門下分則通家後進也道義則師也頃在都門下求執弟子禮不許求執通家後進禮不許使者待賤刺往返者數四不佞遂無柰何也雖然不佞之有今

日門下與新吾先生實示之向方豈敢賴其
未忘其本哉丙戌春奉尊翰盖吳生實致之
會有分校之役以引嫌不敢數見吳生既撤
棘則吳生已行不及裁尺一報命又遠在數
千里外誰肯為書郵者門下再賜書是門下
念我厚也是門下知我無便也盖古之知己
如管鮑者不過曰知我貧我有毋然未有來
而不往眾在稽命失禮猶然知而原之者不
佞所以感而慙慙而自喜也大既遠須敬拜
賜矣輒因使者布上謝言新吾先生處幸為
不佞道意

答蕭中丞念渠

既儀再錫而以尊命將之過為存記過為奬
詡誦以周復如奉話言歡然承命敢不拜德
盖不佞心儀門下而引頸願交久矣自門下
在省垣時每一蹤出未嘗不折而伏也引太
體廷爭不苟小汲長孺陸敬輿之流乎語曰
能言之者未必其能行門下於滇南可謂能

行矣斤揮斧斷飈至風起雖李鄴侯張益州豈有以過我乃不自功而謬許不佞程士之文虛已下詢此與借聽於聾何異不佞即無以佐末議然以是知門下之操心一也與夫咨謀之周也我知門下所以為鄭陽矣國有良翰豈但彈冠私慶而已俾旋肅此布謝佩荷深衷匪詞可悉

寄余君房

足下雅意不欲折簡置驛通長安賓客亦遂以長安客例待僕耶自別足下無所與談未嘗與賓客至夜分坐有所揚抗也客歲不自意有湖湘之遊以足下訖蔭事幸而竣錄文成自倉卒不堪覆瓿奈何令君房見之將報命而敝同年失偶與之兼道而馳歷周宋江漢間不能成一詩此游不負僕僕負此游矣

答王對滄

門下按行塞上市事方報而猶及治書問故舊門下之周也其整暇也名王之共也邊事

之安枕而無他慮也不佞以是占焉家君至
易水去節旄咫尺耳庶幾奉令承教以免教
疾然旦夕且解綬去來諭云云望不及此久
矣不然豈其既失於東隅而復見誚於壯山
也

答易州道江續石

道出新城班荆而語故舊不勝感惻華筵豐
貺至今飽德醉心也不佞以報國故出碌碌
隨班行一無所效即受俸亦有媿心何況故
人之賜遂一切辭之華賜未之敢承祗領一
紵以識緇衣之愛餘付使者歸璧草勒布謝
諸容另悉

答耿天臺中丞

先君夙奉顏色三十年尚蒙記憶讀來翰不
覺黯然沾衣也得侍同朝親聆教旨一自分
袂忽焉四年自惟草土餘生塵黷班列外量
時勢內揆識詣出處可不俟再計而決直以
主恩深厚三年三予假以及與先君訣也再

召而不至我則失禮矣守外多端殷憂難測
然能使君臣隔絕至此我輩不得不任其咎
尊論所謂疑於對越於好名有旨哉使旋
勒狀布陳謝罪貴領君恩弘濟時難歸念雖
殷未敢聞命

答周太史礪菴

別來遂彌時節忽奉翰札次於面也王人出
使久客還家皆人世快事承示諸什意沉厚
而詞雅重絕無近人口吻內如王氏園亭及
上谷老八章尤為高唱再加以精鍊便當獨
步一時矣暇中更望多讀古人詩要見用句
用字皆當有意而意故不顯使我膚理色澤
皆肖古人而機軸自出精神自運乃為劭耳
倭警如許吾鄉有備否制禦長策惟丈不惜
為當事言之

答劉遼督院邢公

初聞毛國科輩送還必自侈其遊說之功恐
忌者且借以為辭比見士夫都未有言及者

蓋公論已定矣軍中間使自是常事貴如李
宗城校如沈惟敬尚不能止倭之不來國科
輩何能為即使真能為酈生亦自不損淮陰
之功耳況必不能耶草勒布復諸容另悉

答王對滄司寇

老親家駁歷最久德望最著六年考績行有
喬擢何遽云動尊鱸之興也客秋云云今已
寂然不必更留留臆矣時事大難人情孔亟
在朝無補徒自憂天大畧此時仕者之情北
不如南吏不如隱不佞思歸甚切不知冬底
猶能與臺下晤於京邸否草勒布復諸容嗣
展

答朱金庭宗伯

春初論相廷議首推羣望喁喁僉以為允翹
首白麻佇迎赤舄而天聽邇遠鶴書久遠倘
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乎今西事披猖海氛
甚惡民窮財盡餉缺軍驕中外多虞君臣久
隔能弘斯任非伯而誰帝用作霖國望如歲

老伯可以趣舍人治裝矣

答沈鏡宇少司空

門下入仕垂三十年而屏居林壑者且半弘此素風靜一流競而說者妄有為人指摘之疑此所謂謠諑貞女而視冥鴻於藪澤者也兩公子高才絕足並翔大苑朝廷將選文學侍從之士必且秉羽以登左提右挈詞林生色一日之雅契分不薄誠不敢廢韋弦之益乃門下遽比之馬林兩先生則愧汗浸浸下矣使旋肅此布陳謝款臨書馳戀詞不能宣

寄于穀峯宗伯

別來半載忽已如數年山中起居計當甚適暮禽與還海鷗可狎第陽春白雪里中未有屬而和之者耳長安賓客如雲至於披心而語無伏有顧慮者亦絕不可得或隱而隱或吏而隱其為離羣索居一也明歲請告挾崔公兩生策蹇西遊候老伯于泰山梁甫之間便邀車騎東觀海市期以兩月盡東土之勝

無令名山太海笑人耳國家事大畧見邸報
報所不載者亦未易以筆札盡也廷推內閣
時人人自以為得大將雖名位未至者亦馳
騁而起古人所謂無虛大位以塞爭權真有
見也寧夏事二百年來所無雲中遼左方之
懸矣以全盛之世降胡小卒使規據土而有
之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耳一切
處分頗覺恇擾舉棋不定當局者迷新鄭江
陵安可復得自祖宗來未有君臣隔絕人才
缺乏如今日者婺不恤緯何得無憂也起居
注俟錄完另寄

寄楊太宰

朱明當令蒼緱屆辰福壽駢臻休祥總集雖
遠在京華無由躬祝而望闕門之氣占海屋
之籌固已知樂只之無疆歌抑戒而彌劭也
謹介屬池使者一布喜豫之懷頃見報石浦
書有太岩之作未論他事先問聖躬老臣忠
款一何篤至自惟列在旃廈未望屬車偶誦

華篇遂成短詠謹以呈覽伏見時事外不寧而內憂人亦有言詢於黃髮江湖魏闕豈容恝然康濟時艱策將安出四兄文擅才名學識淹博昨禮部諸公取其會場卷觀之皆以為佳譬之鏡然磨則益瑩此何能為四兄損益言者自損耳連日冒暑暴下倉卒申訊不盡私款容嵩布之

柬王對滄

昨見倭報令人驚駭從來倭奴伎倆止辦野掠未有破長風巨浪攻人堅城取人國都如今日者也既能越萬里以破朝鮮豈不能越一水以犯內地天津海口當其要衝兵備新陞例不候代若使舊者既去新者未來猝有緩急誰則任之即家君易州道之缺至今未補畿輔重地亦難久虛且易州邊道須得代乃離任而陝西按臣之奏又請河南司道警備潼關新者未來舊者難去猝有緩急又誰則任之此兩缺者似應就近推補有才望者

以往恐遠則躭延時日或誤事機也又如關
中奏報賊勢披昌從來事變必得賢守令乃
足憑城自守平涼延安似非應變之才若待
臨時更移即恐變不及事愚意莫如預擇府
佐州正有幹畧者比任環董邦政事例於寧
前聽用如運糧等項可以委託有邊道及太
守員缺軍門徑用以相代而後奏聞但取其
才足以集事資格品格皆不必論也杞憂婺
恤不能自已故敢具陳其瞽說惟門下裁酌

無轉聞於石老先生何如

宗伯集卷之七十六終

宗伯集卷之七十七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與王辰玉

老師蹤已上尚未得旨君親兩重家國兩急上若幸而許之亦是治朝盛事顧且奈此荒生何來諭謂昔之是非可分而不分今之是非分而未常分可謂確論天下是非不分正坐欲分耳假令百司各守其職各效其用豐

不肯自明白黑自形今事欲區別人立同異
宰執數易大臣旅退白衣蒼狗何其亟也班
孟堅有言哀平之際禍福速哉世議亟變則
世事從之宋時嘉祐以前其變緩元祐以後
其變速以古揆今大可畏也諸什別才別學
似不從人間來足下之於詩也人之有仙草
木之有竹也公孝與貧病不能支比以不弟
憤惋欲焚筆硯弟招之亦不肯來便中幸寄
數言以廣之

答趙中丞蕭渚

來教注有開函三復門下知我勝我自知其
愛我又甚於知我二十年來搖精敝神成得
何事追念前日如夢如幻預期後日如風如
影心口自語形影相憐不有心知誰見慰者
來諭謂以其真保身以其餘為子息是天以
先生開不佞而不棄其顓蒙也秋風生矣歸
興更劇而敖官洗先人舉事狹路相逢轂擊
柰何彭澤解組嘗俟黃蕉三徑時耳珍奉瑤

華以爲師保肅此報命臨啓神馳

答朱中丞鑑塘

吳越風土物情不堪相遠而吳中撫臺之難倍於兩浙者獨以催科一事耳催科事難不在士大夫亦不在民難在以民而託之士大夫士大夫受其投獻之利而小民受其偏累之害緩之則課虧於國急之則怨歸於官而士大夫之持論者不肯以爲不便於士大夫而以爲不便於民前人不徵民戶獨徵官戶之說雖覺矯枉過直然竟相與巧詆密嗾排之以去此亦足以見吳俗之偷矣臺下直躬而行故自不吐不茹一切厝注自有權衡用法貴寬用意貴密革衙門弊當驟而處地方事當漸彼中豈有杜口抑且傾心不依薄德薄命小女又復夭折驚心自痛顧影相憐歸期尚在秋深此中以日爲歲昨見塘報有犯山東之謀萬一果真何以應卒若不得保有丘壑則更苦矣

答劉靜臺侍御

再承翰札以出處見咨吾丈素有才名無顯過乃以數年公用而責之一旦數官舊套而歸之一人此在吾丈何損鵬之垂天以六月息天驥一蹶終不害其歷塊蘭雲而馳也丈夫盛年壯志正宜經營四方士論所不棄未有詘而不伸者願吾丈早出補官亟收桑榆之效閒居太久今人不復與世事相宜無遽自阻負清時虛歲月耳葛丈以氣虛成病醫不知病主人不識醫藥餌亂投以至於此至今念之膈隱隱痛也周丈近復見處同年官都下者益稀俟兄早來一慰寂寞耳故事京察補官者部中徑補若外計則須赴部恐終不免一行也如何如何

答王兵憲

承諭具悉遠慮退守開城與之持久未為非策自古備敵之國餉常有餘攻敵之國食常不足倭從來因食於敵未有裹糧千里而自

給者也朝鮮即稍有儲蓄而二年都無耕種數萬坐食計當且盡我正當以糧相敝阨其要衝朝鮮自保者益堅已降者將貳不煩頓刃勢將自走惟是我孤軍深入亦非宿飽病在已用飽而始問飽已無餉而始急餉譬之奕棋一着既下始看一着終非勝算耳頃議者欲從海上濟師轉餉春日風自東來我舟東指可必達乎若海若有靈借我閶闔風數日則可耳吾鄉目前雖無事然一有事則遂無以應燕雀處堂得無為子順所笑乎失時之諭未之敢聞弟父子得安於丘壑即厚幸矣

答陳光宇開府

門下欲請告也得微有尊鱸之思乎誰無此懷然皆去則誰出而分猷念者大疏來適與鄭陽南贛二老之疏先後並至皆非不佞所敢聞既不能使振鷺之充庭亦何忍餞白駒于空谷耶乞抑遁思以濟時艱臨書不勝馳

注

答鄭東里開府

承諭知己之白下視事矣撫臣之推至再至三時事需才羣情虛佇而明旨久不報居官淹速固自有時獨柰缺官廢事何來教守官無論南北東西盟心不計升沉利鈍此當爲海内士夫座右銘矣草勒布復諸容嗣展家弟承念及具悉世講之雅媿未有以報

寄何震川

業師受閣下特達之知携數口之家而仰給於閣下食以其食衣以其衣居以其居恩德至深厚徐二者長安俠少年舊遊於敝邑與崔楷揮者相善崔故與業師有連使其兩家人就業師借居初乃不知其有所營也已見徐二時時往來就兩人者謀事而業師從旁得聞之以爲留此兩人者非事也渠以千里投我而逐之非情也計猶與未有所決而徐二遂與羣小結謀以市於外其情想閣下所

聞也羣小既去業師見敝鄉校尉費攷而告之故攷以告其同事而執之羣小謂之發覺自業師始思與業師並肩接踵而死無所恨業師聞羣小之恨之也盡空以行主詔獄者遂據各犯口稱飾以文法叅送法司不佞聞故為之食不下咽寢不成寐業師既不能別疑遠嫌以負知遇為門牆羞而生又不敏不明益於成敗之數今雖太息流涕亦何及矣頃攄衷悃陳之言路幾者慘然憐之得從輕議以受聽斷於直指業師之得受聽斷於直指是死人可起而白骨可肉也業師既得受教門下二長兄執經而師事之縉紳先生以閣下之故頗相嚴重即為崔子有所營為不言於縉紳先生而與二三不逞之徒計乎則業師何緣而與二三不逞之徒識耶夫始謀事者一也執揭帖以付張奉先者徐二也取想法於張奉先而付王東泉者又徐二也與羣言謀事而復指騙之又徐二也今鎮撫

司招中署徐二指騙之實而曰監生張士化家人徐二夫業師家人有徐二者乎此閣下所明知也業師歸家兩月鬚髮半白悠悠六合自容無所一二兄弟無復相關妻孥遑遑寄食他氏嗟乎孰為為之孰致致之語曰迫生不如死業師含垢忍辱以至今日者獨以受知門下不能無萬一冀耳相隔遼遠恐傳言失實以重業師之罪頻行囑以致書閣下所謂疾病則呼天與父母者也惟閣下垂察

少加憐焉

寄何窓丈

自侍筆硯以來睽違者數年始得晤於京邸離而合合而離睠惟疇昔殷勤之驩頻年眷戀之篤與夫中間事變悲心驚骨未堪陳也令叔年丈溘先朝露檢其遺札對之流涕吾師之事一至於此微服潛出送之南郊含詞未宣泣交頤下獨恨綿力無能為輕重耳往歲在令叔處銜杯對奕歡暢竟日繼以華燭

令叔既捐賓客而吾師復離垢辱鬚髮幸白
無復人色日伏枕蓐生死如寄嗟乎生者奉
知復相見否而沒者長已矣茫茫宇宙知已
幾何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師之罪起於羣小
妄攀而成於兩造未備事初起羣小計不與
俱生老師微問其事不知所為曰以尊公為
師以足下與僕為弟子而蒙被此名以相及
也則何以生為弟從旁勸解得免曰奈何以
河公為師以足下與僕為弟子而令吾師無
生也竭日夜之力以圖今始有緒大司寇傅
以輕比行御史御史行司道則事小挺緩矣
令親劉公實為政足下得無意乎

門下以高節直氣上簡聖心下孚僉論建節
鉞於湖襄民仰濊澤士想風采此誠丈夫宣
猷報國時也車騎南邁未能郭外一望旌旄
至今以為歎遠辱翰教諮諏雅言安取說而佐
末議惟有執簡以頌江漢之烈耳使旋肅此

布上謝言繕將未期臨楮悵罔

答潘印川

良鄉道中一侍先齋於今十年不意猶在記憶也戊子秋祗役楚闈道出行部辱承豐餼雅意良勤使事有指未遂瞻覿以茲悵歉至今在心忽奉雲箋重以大貺三肅拜賜感悚交懷昔司馬遷感毖子之役作河渠書以上豐功偉績遠出宣防之上而不佞無能紀述項諸君子以贈言見屬倉卒具草未盡百一第藉以為請教地耳使旋勒狀代布謝私暑氣方炎歸途自愛

答沈鏡宇少司空

向者屢承顏色輒布腹心每見門下當衆言殺亂之時超然獨詣執引古誼斟酌時宜虛往實歸爽然自失一歸海曲在旅蘆蓬艾之間再玷班行處冠蓋風塵之列德寧既遠玭各隨生獨寤寐言吏隱而已自前歲言旋遂擬終老一丘一壑差可自完予假至再進退

維谷不意復蒙拔擢塵黷九卿鶴既乘軒蝸復升壁德薄而祿反厚齒後而秩反前將恐出處一無所依身名兩不能保來教期望太殷非意所及也至若惠重篚筐誼同縞紵長者有命敢不拜嘉屈指祥琴佇看徵命期奉色笑恨不須臾附布謝私臨風神往

寄李念方

一違顏色歲云暮矣懷人在念我勞如何前承翰教論世事及處世法覈而中矣揭諸座右永戢良規詞林之篆以南昌未至關西苦辭故以僕代庖耳始由權直遂成真拜凡世之美官美名以及佯憎佯愛皆是必敗之途此僕所以褰裳而去者也既已抵舍日侍親側烏鳥之情既遂麋鹿之性亦安方當隨雲將而東不復與知北遊矣公考最已久當勉出受制詞為二親光寵報命時幸過山城一晤計迂道三四百里耳千里之別一年之約無相忘

答韓惺宇中丞

臺下擁旄建節為國干城東制強倭北禦黠虜奠安巨鎮勛勣惟光凡我同袍與被其寵矣來諭謂東事不了只因和之一字誤之自非親見灼知何以洞悉若此古人或用和以弭兵或因和而召兵求和自我彼已見輕外與之約而朝議不應外不能不和而內必不和掣襟露肘彼將執以為詞其無乃欲弭兵而反以召之彼不進不退久留而不動此兵法之所謹備也臺下光奉簡書專閫以外下可與制府決策上可為朝廷別白言之廓清之烈弟謹槖筆以書

副啓

寒家遷於青四十年矣丘隴所寄日夜係心道路遼絕久缺祭掃舊日居宅轉易數主臺下捐俸而贖之欲為營立祠宇此先祖九原之所想望而後人百世之所銜戢者也先曾祖居官三十年槖中僅二十金居第直不過

百金衣必補綴食必菽素清苦之節近代所無竊謂宜用表揚清德為名而以家祖兄弟四人配享則非馮氏之祠而清吏鄉賢之公祠也蓋以為馮氏之祠則修理乏人終當廢壞且子孫不往祭祀不親既無如在之誠安有居歆之理今以為清吏鄉賢之祠既可以褒揚舊德為世法程又可以列在祠官不廢燕享老公祖之德澤亦可與天壤相敝矣

答沈仲潤

得手教凡六幅即抵掌而談亦不過懇篤若此僕王程已滿親恙未痊兼以心氣受傷歸來增劇不得已有請告之疏元良出閣國家盛事僕忝宮僚豈無留滯周南之感直以親病身病萬不能復出耳長安棋局何以復爲紛紜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同於我者異於我者皆不能正也來教謂憂之則如理亂絲達之則如觀聚蟻誠為至論憂其亂則愈擾任其聚則自散此議不立彼機不生有對則爭

興爭興則黨立孟子以為性善荀子必以為性惡楊子必以為善惡混然後知子思善之言也於論性未必合涉世則精矣世態多變口語易傳惟寡交游慎言動可以自全僕每事不欲在是非內亦無心出是非外來教云云似之而非也承惠湖筆多而且嘉僕方盡屏篇翰筆硯亦當焚却後無煩復寄耳

與王柱山

一違光儀十易寒暑人止幾許長是離羣弟客都下數年而丈不出出都五月而丈入豈天故欲隔吾兩人耶抑龍劒分合自有時也汲黯在朝王朝結綬自使僉人屏氣正士彈冠然獨處盛名既是難居之地衆所嚴憚即為招忌之媒惟當老成持重鎮服羣情詔不來麾不去澄不清撓不濁與西臺體段又自稍不同耳弟假限已滿而親病身病萬無復留理第得早允所請即安田野以奉庭闈兼可習靜葆真為後嗣計則如天之福也惟諸

美圖之

答葛龍池

承手教知令姪守師訓解人事漸向成立即屬池在九原無憾矣彼哉者欺天欺人處之之法惟在使是非曲直了然明白而不必盡與之較蓋處惡人如追窮寇故當開一面使之自走不宜致之死地危地以激之必鬬也討賊之說不過恐公明正其罪故大語相嚇以相劫持然天下亦有羞成怒假成真者不可不防也近日才風頗熾朝中但據一面之詞或主先入之說即使事體異日自明而月前所損已太矣大畧王不能與瓦爭富不能與貧爭士大夫知道義惜體面不能與無賴惡少爭來諭但欲兩家省事極為善處前公牘亦是此意但明事理以破上官之疑不請處分以平惡人之氣若上官處分過重彼忿愈甚謀愈深或至激成別事弟意但欲事之速平非謂委曲調停持兩衡也草草陳鄙意

未知高明以為然否

宗伯集卷之七十七終

宗伯集卷之七十八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荅葛龍池

使來承翰札真情苦語令人不忍讀仁人愛弟一何篤至以鳳池之恬雅不得永其年以兄之友愛不得見其弟以端肅公積德累仁不得食其報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不佞嘗謂鳳池有大臣之度何期中道捐弃失此良

反令人神摧心折經旬彌月不能自喻于懷先是不佞有武闈之役鳳池過敝邸坐良久意依依若有遠別者既撤棘則業已病甚脆不知人庸醫忽補忽瀉藥餌亂投以至於亡不能出一語託後事乃知過敝邸意依依不能去者即永訣也人言一死一生乃見交情鳳池病時則無復有歡時及其歿也又無復有病時平日友朋相往來直以為常事及其既歿視衣冠几席皆為悲端舊歡渺然後期永絶乃見當年相與之情耳來諭乃以經紀後事移德于弟二三君子實共襄之弟何所能效鳳池歿不受含若有遺恨計獨為其嗣子耳來諭急趣令姪南還弟豈敢獨為君子邀立孤之譽因其日舉家哀號虞有驚動暫邀過敝邸今已隨病母扶柩歸矣弟輩不過憑棺一慟出郭門一送至於撫立孤子飲之食之教之訓之則鳳池獨從九原望春令原耳兄弟之子猶子也則子之視之猶父也夫

有猶子而猶父則鳳池雖死猶不死也先是楊四兄入都鳳池曾告不佞云此兄有女為小兒求之如何不佞以為此事宜求之家中決之夢者當覆試時姑未急言也此後遂未言及今已數月矣竊意楊氏既稱德門無之世好且出鳳池遺意時不可失也可否惟兄再裁酌之鳳池捐館年嫂臥榻中外無主衆人為政弟輩終是外人即經紀亦不能無遺失家事任長此後凡事兄當獨斷已亡之弟

未亡人之婦未成人之子軫在尊懷不佞弟之喋喋也執筆悲嘆詞不暢意伏惟垂炤

答葉龍潭總督

閣下甫膺節鉞專制師中巨鎮削平逆賊授首國家百年以來叛將悍卒至茲役而法始正遠如雲中遼左近如浙西鄖陽定變之畧方斯蔑矣四夷聞之始知我實可以戰九塞將士始有自奮于功名之心不軌之人始有所懲艾以銷其驕悍叫囂之氣是變也費帑

金二百萬殺生靈以數萬於國家不可為不病譬之傷寒得汗則生平潛疾伏痾一時都已調護如法更健于未病時則朝廷恃力託重于門下者更宏遠矣伏辱賜書值有武闈之役缺然久不報試事良已謹裁尺牘仰賀軍吏併以武錄呈覽惟門下進而教之

答陳侍御

承問時事弟未有識也即聞有一得又苦無便即有便相聞已後時不鮮矣大者無如上下相隔章疏留中其次莫如獎忠直錄遺決近時爭端煩興幾如聚訟論臣子之誼則當先公義而後私鄰論朝廷之體則當先實政而後議論又士大夫重此輕南重內輕外遷調不常被命者又不時至遂使留都一人署二三印信而兩司中有一人攝四五道者總之情勝法私勝公耳倭奴不歸終是未了留兵則苦後費之難支撤兵則憂前功之盡棄若使倭得朝鮮中國無一日得安枕矣如此

類皆時事中可言者惟文裁酌更乞密之

答左海樓年兄

遠承手教幾如面談且以喜慰且以感慨披誦疏草具悉遠畧忠臣憂國猷畧不忘意義甚盛再三籌之欲止復止蓋因建言而謫官則可已謫官而建言則不可悠悠世情相猜相忌彼將以我為沽名彼將以我為好事彼將以我為可已而不已彼將以我為有所蓋于前而有所邀于後縱使言中機宜事應措置傳之四方能讀至終篇熟計利病者幾人曉人讀之將賞其言疑其心不曉人讀之將疑其心併廢其言且倭奴事在海外終難懸斷兵事多變呼吸萬端安能一一盡合疏中與當事合者則已申飭矣與當事不合者又必不肯見聽謫官如胡少參范僉憲李主政支別駕皆有疏來或止而未上或上而不覆士夫相目以為套數如文深謀遠畧計畫誠足採第恐當事未能畢舉羣策取人于形跡

之外耳辯揭云云弟所具悉我開有命不敢
告人怨毒之于人深矣太上能置之其次能
報之其次能忍之置之者出于常情外者也
以常情論之强則報之弱則忍之若不能强
不能弱不能報又不能忍無損于敵而徒深
其怨則將焉用之今有人於此相忿也攘臂
而起我能勝則應之彼將勢屈而不來不能
勝則勿應彼亦將意銷而不來今我之勢既
未能控拳搏戟與之交捽而徒以惡聲相加
是樹敵而益之攻也無害于彼而有不利于
我古云遵養時晦正在此時處天下事當靜
當緩久即自明我動則人將以動為我罪我
急則又以急為我罪在人者我安能必只可
自保此心以待天之自定耳弟以平心看事
理實是如此非謂身在事外故為此不關痛
癢語也惟文察之

答劉晉川開府

老伯授鉞建節以鎮畿輔去京師咫尺而不

肖無能以時問訊起居亦惟是憲臺嚴重不敢輕易奏記以煩裁荅乃辱翰札無之多儀數以拜命敢不稽首比者時事多艱國計已詘出塞之師相持于千里外未有所決勢不得不發兵輸餉以佐之征調未止中原未有息肩日也海防久弛無之備多而力分翕而出不意必且望風奔潰兵力既不易集客兵至亦往往多强掠而生荆棘避倭者且為倭征倭者亦且為倭倭未必成大患而大患或

因倭以起老伯以重臣當重地未雨徹桑策將安出家君既歸北海乞休之章且暮且至一丘一壑有以自樂第恐海氛方揚不得保此丘壑耳使旋爾此布陳謝款臨書贈遡第有神馳

荅馮開之

得手書及雅貺敬拜賜矣聞吳復老將有司成之命代掌留院者計無以易之下漸向崇鉅第恨未能即奉顏色耳弟已決歸計而道

路傳海氛張甚萬一入犯則敝省首膺其鋒
坐是未敢輕發乃其神理意興已翩翩東山
下矣書竟俱去進退兩難且當奈何時事漸
異杞人憂天遂至忘寐方戒足下多言不能
更為足下言之爾瞻汝虞時時相與游甚善
元中不能通訊為我寄聲蘭居已正郎闈彼
中常相見否來書推轂陳公敢不夙夜第恐
不足為此君輕重耳草草占答未悉欲語

寄于穀山宗伯

兩承芳訊及奉佳篇曠然不知身之在遠諸
什莊嚴渾雅在初盛之間四小詩寓意妙纏
一覽即緘之中笥惟恐或傳恐後世不能不
傳耳建儲之議廷臣幾百餘章皆不報而禮
部諸君遂無一人不罪奏者趙考功計與公
而太激當事處之不為無意假令一二論救
亦不為過而數十人連翩上奏備極詆訶則
幾于黨矣趙雖高品終是郎官豈有處一人
而滿朝傾動之理蓋此事宜救不宜多所謂

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也從此又當是
又一番局面蓋自甲申之議起士大夫角而
爭二年始息今歲事頗似之十年必復倘亦
天道乎大抵懲于不言而言始貴貴而始有
言者言必處處益復言而天下亦遂有言之
弊懲于言而言始賤矣悠悠世事真如轉轂
尊鑪之興尚俟秋風瞻晤何期臨書三嘆白
衣經二冊附上使者數日即返故未以抄書
付之俟錄完專寄耳

答楊磐石

伏承來教篤念亡友眷是藐孤惠許姻事義
薄雲天事垂金石其自端肅公而下拜吾丈
之賜即當一介聞之葛年嫂矣葛年嫂近有
奇疾危在旦暮此子若非外倚宗親何以自
存弟非望丈為之岳丈實望丈為之父耳今
愛長二歲異日持家政尤便女長不相對之
說敝處無之但聞女大兩黃金長之諺耳婚
姻大事不厭詳審俟葛嫂書來再當役奉聞

取進止也制詞關領即持一刺索之中書君
安況極草草不盡欲言

與康驤漢年丈

文宏才高品尉為世資出宰畿邑風猷宣暢
遠承翰札重以豐儀對使登嘉感悚兩集弟
病萬不能出直以假至再疏至三恐以瀆請
干嚴譴故復與行以了前給假事而後徐議
進退耳來諭云云豈所敢當俾旋肅布陳謝
款臨風馳戀第有依依

與康密雲

恭喜榮遷劇邑聲華尉起蓋百里非大賢之
路而檀州地當邊徼治雜軍民乃可展其驥
足耳弟初入京國繫心庭闈雖問寢尚違而
舍飴已遂庶藉握蘭之夢少寬寸草之懷乃
辱瑶函重以珍貺藐焉孺子何足以保任大
德惟是仁人君子精意所注即為吉祥或可
仰憑寵靈粗延宗亂對使拜賜附布謝言感
豫私衷臨風馳慕

東林座師

宮端翰學夙稱華貫如某謬劣躐級以進惟我師既登進之又訓廸之以及於此且業已視壯扉之篆首西清之班而家君遂東山之遊不肖循南陔之養饒魚無得烏鳥相依給驛賜金種種異數伏惟　明主之恩不可勝量老師之恩亦不可勝量第不知何日始能報稱萬分一耳束裝將發而顧生持手翰及雅貺至謹再拜登受從此雲間海上音塵隔絕欲長奉翰札亦不可得乃無論面覿矣惟老師早應蒲輪之詔即門弟子披侍絳帳之時書不盡言神與俱往

副

楮君以手札見示始知老師無故為鄉人所疑士夫居里之難如此此無根莢之言旋當自定譬如氷土相消一靜即澄矣老師鄉人一時在講幄者二可謂極盛兩月中皆相繼以去惟鄧張二生在都下何落落也像贊漫

題其端詞翰並拙亦由繪日月者難爲形容耳謹併宜菴所題寄呈朱鑑老處已再三相懇尊教爲地方計慮甚遠俟有便人當再申致也啓行前一日門生某再頓首

答三邊督院李公

臺下威讋諸夷風行四塞變數十年積弱之勢爲雄鎮跡射之士皆用命引弓之國皆遠塞誰實尸之臺下力也即今宇内多事民朝夕急銷萌厭難亦惟威望大臣是賴 主上眷顧勲勞推誠相信譬之鏡然磨則益瑩矣上章求退謂中翹倚望何不使恂以三假歸以再召出君臣之際寧有三施而無報傷哉藉 主恩以報先臣不能代先臣報 主且當柰何願臺下以其餘教之西望三垂不勝引領

與康驤漠

檀城畿甸也而無邊文吏也而無武民事也而無軍能弘斯任非兄而誰前有召父後有

杜母皆在吾同榜其為重地與吾同袍兩足賀也詩扇二握辭翰皆拙冗中未能成相贈之什聊以當遠望耳賤眷過貴邑承厚程豐饌感戢之極附此代謝

寄王相公

老師授敎以來幾易寒暑而某以定省縈心進退維谷什一在官什九在田僅僅一再奉尺牘布腹心至疎節矣某方跧伏林樾蓼莪自痛援琴而鼓尚未成音而 主上以鑪鞴舊人召至再使備小宰之職仰媿玉山頹慚金鏡惟日服膺於所指授兼欲因風請益奉以周旋而長兄以台翰至矣自念門生在諸弟子中最少最不敏而過蒙記憶過蒙期注撫心自語何以仰酬今日世道陸沉時事旁午即欲展布四體圖効涓埃而上下之交隔若秦越一肘而十掣閒信而九疑則柰何能貢微忠置寸纓於袞闕也恭惟老師忠結主知道先民覺海寓嘱嘱日雲霓於綠野香

山之間蓋醫國者必用國醫醫不夙效不服其藥信與不信也今在朝在野夙為　主上所信復有何人倘以上池一勺沾潤四海社稷危而安生靈悴而蘇者計獨望之我師耳為子陽者敢不厲鍼砥石以從尊患儼臨三肅拜賜謹南向頓首謝

又副啓

某海上寒士不自意至此至此則我師之賜也事逾望初任出才表即可不再計決出處矣顧以先大夫之病也湯熨次心三請于上而三予假病得娛侍沒得訣別請封請卹皆非分而得之夫臣有心以順成而君有命以元應既非人情亦失臣禮以故巾車就道扶服以前倘可代先人一報恩厚退就田野死不恨矣既入國門見目前事勢乃全與所聞所期不同往時所見常事相輕相疑日深一日言之必委諸填而不言又安用此瘖為也某自顧惝惶真若鍼氊之不能去體唯是出

處司南式型式范惟老師片言教之久疏裁
候漫遡裏言中情不極惟有神往

荅王弘陽開府

門下介然特立穆然深識執簡仗鉞當兩浙
盤錯之地為天下保釐重臣首士大夫無問
識不識皆翹首引領想望風采側聞視事之
初振久弛之綱錯將形之變指麾易置氣色
精明而來教猶凛凛于悍兵之難馴也夫亡
為難也易將至矣倭事初定然大畧以貢解

之外輕許之而內堅不肯予則議論必內戰
于朝外見內之必無予而且滋議勢必不整
以鬬而業與倭有成言前與後不相蒙中與
外不相應我以貢犒兵彼以兵求貢沿海之
地未易息肩也所傳即妄過求何害若一有
驚備之為瘳願門下圖之浙兵戍天津者縛
將領而奪其橐貪將已罪而悍軍不問綱紀
蕩然矣天下之惡一也當其解散一亭長力
耳役旋勒狀仰荅清問不盡之悃容嗣布之

上王老師

春初偶聞之邑大夫朝中議論復起僻在海上無由見全報妄以為吾師方開布公誠嘉與天下士大夫更始而感之不應復有紛紜此在常情必不能無動我但一動心動色人即借以為辭蓋人利在有事我利在無事故有無事處事之說小价還盡得吾師諸疏揭讀之始悉苦心雖量而自慚其計之過辭之贅也所謂鎮俗之警如器如蔣婉喜愠不形

韓琦置成敗度外令人無端可尋耳若尊教好我者必墜諸淵惡我者必加諸膝以此為矯情鎮俗則不但謝安石司馬實所不為即為二公門人者亦不敢以此言進不肖方尋遂初豈合復談朝事但以受知深厚不敢自同越人書草既就覺傷煩復反覆刪改十存二三轉使意不明暢蓋有未定之見而無不盡之心伏蒙嘉納倍有愧悚老師責我以昔之相勸者今自為抽身之計此實有之豈敢

文飾老師下詢據心所安而對爲老師謀與自爲謀豈有兩心戊子湖湘之游過敝省而不入意在報命即請告耳不謂竟成遷延之役然歸心歸計時時向同列言之昔在京華即思林壑今在林壑即趨京華前後既不想符進退皆無所據矣且以三十七之年而至官詹前輩未嘗有也而有之自某始前輩請假如陳如沈如劉多者四五年少者二三年未有不轉假者也而無[illegible]某始有前輩所無無前輩所有心知不可人且謂何吾師之樹人也固將取而材焉樹松栢則遲樹楊柳則速樹樗櫟則更速若某以少年取膴仕無以異於三日而大拱則世必謂之妖祥某之不來無論狗馬之病烏鳥之情而亦事勢之不得不然者也昨日別父母執手悲痛路人亦爲惻然明知非久別而慈母苦不見信以爲謾語相寬耳別來數日不知母淚盈幾掬與言及此心折骨驚蓋前日猶預愁別離之

難今日乃親經別離之苦吾師以大義責某
某敢不心服某今以至情告吾師亦願吾師
哀憐某雖在千里與處宇下無異異日必不
敢負國必不敢負老師筆札不工併乞矜宥

上張洪陽相公

不肖自戊子之歲即圖歸計累年往返書中
亦屢及之不謂遂成遷延之役至今日也凡
物暴長者必不祥不肖年未強仕而官四品
此神理所忌也頃與父母別牽衣頓足不能

為懷至驛舍連宵不成寐纔一閉目境界至
惡寤而枕席盡濕去家百里已爾豈更能遠
涉耶仕者誰不辭親而出然使心無感傷身
無病苦則雖遠別何害不肖乃終日使父母
愁煩豈能乘堅策肥自貪榮顯災緣福過病
以愁增年未四旬頭顧如許顧影自憐頗有
憂生之嗟但得侍父母一時歡笑即為無價
至寶免身心一時愁苦即為極樂世界生平
道義無如老伯豈遂不加憐惻耶頃者菲儀

未蒙揮頓而小併反承厚賞愛屋及烏何其渥也附言申謝

答夏仁寰開府

久仰風猷末由披對遠承輪教孳孳為地方計至勤也人臣值時事艱難屢請不能得且當就時勢量為調停使無及于亂而可以待上之覺悟亦中策也包稅最便第使撫按總斂而付之中官為費少而中官之權輕使中官自斂於府縣府縣自解於中官為費多而中官之權重若得撫按徵收中官解進徵者不解解者不徵百姓之苦可減一半矣程令敷閒敷鄧少宰實學真品人倫師表生既不究其用歿後恩卹當破例從厚無疑也

答顧愈憲

門下惠顧家君舊好施及不佞款款之情誘誘之論每一相對便可一日千載退而心感心服至今猶日在胷臆也門下出都未幾而司馬郎官備兵使者之命相繼而下今時事

無如兵急九邊無如勦重當事者舉以畀門下託重而恃力豈有量哉家君既歸林臯不肖時奉杖屨一丘一壑自謂不減古人但以念門下不能去口昔在官邸便思故鄉今歸故鄉轉思故人安得門下建節於我東土耶李念方端直有志故是國家可惜人非但以門墻臭味風流相悼而已其所著書當為表章謹為一書託劉斗陽轉致其家取遺稿付郡守公錄之若以門下之寵校訂而付之梓人亦吾輩不負死友之誼耳

寄張相公洪陽

屢溷清嚴再勞批荅不勝感激不勝愧悚史局新開過蒙推轂自以資望淺薄謬從陳沈二年伯之後誠非不肖所能堪處第官以史為名十七年來未有尺寸之效而茲乃失其一得之愚雖復駑頓敢不自竭至莊誦來諭謂金門不異窮山以涉世無出世以用世無遯世謹奉斯言以為師表豈敢固執初心竟

虛知遇第前書所陳皆是真情真病而老伯
若尚以為託詞者不肖豈敢欺偽至此家君
來歸以來杯酒之外無所寄其精神親族之
間又多怫其志意終日嘔逆腹中痞塞兩股
刺痛非皮非骨楚不可忍晨起若無病人過
午即發雞鳴而止次日復然海上無良醫不
能定其何病不肖暫別已復懸懸豈能更涉
千里之外若使指無為有指不病為病非但
不祥便為不孝矣凡父母均憐愛其子而在
婦人情異甚家母憂不肖之嗣至於兩鬢如
銀萬行成血不肖年近強仕若使屏除世事
從容調適自知有必得之理若外困于應酬
內疲于筆扎則事有不可知者居京十一年
並無生育此即其效矣日復一日忽然不覺
年光一往何由可追此不肖真情原非難見
也圖歸數年近始得之省覲未久又當遠別
未定何時再還鄉井既無一男半女慰父母
之心又即曠歲經年違父母之側心非木石

能不依戀不肖繫心庭闈真如慈烏返哺其陳情左右真如飛鳥依人倘肯惠顧家君舊好施及小子早賜允俞俾得安丘壑侍父母圖嗣息此不肖父子延頸屏息以俟者也即不然亦望老伯寬假數月來諭云綵衣之歡若猶戀戀則青藜之召亦可徐徐自非生平道義骨肉之愛何以體悉至此第不肖業已就道又再奉上緊之旨雖欲徐徐能乎昨聞家君病中夜馳歸三日而復返于長山以待命若非旨意明寬數時則私歸亦終不便且不敢久望老伯一為區處以終大惠自知煩瀆情不能已麋鹿在原命實有制走無所往鳴不擇音惟老伯憐之察之而已

與驤漢

先祖遺稿賴丈表章更藉椎篇冠於端簡左太冲賦草得皇甫序之而始重此即九原可作百世可徵其在子孫之感可知也弟愁病相仍顛毛種種去年孺子已成下殤一切世

事皆置度外惟懷想知己日在心曲耳華翰
遠貽忽如面語祗拜雅貺丈惠念草土之人
乃爾鄭重言感則淺矣同袍諸兄在長安者
落落晨星鳳翥丈去留當作何計便中寄聲
訊之久客僑居可念也

答驤漢丈

仰席休芘叨貳秩宗能薄而祿反厚齒後而
秩反前意緩而仕反速此三者弟所為凜凜
也非詭故不情直以往歲求去謂何去而不
敢不來來而不能不轉介介獨恨是可辱承
翰貺雅意良勤果酒敬拜賜矣餘俟未之敢
當謹付使者歸璧率爾占對不盡願言

候申老師

前歲尺牘通訊仰辱還荅捧函賜發如立下
風未及申訊請急奔命逢天之感殃及先君
悼心泣血跧伏草土不敢以不祥名姓恭候
純禧今當除服始敢崇力布腹心於左右伏
自思惟內不能負上以下從先人外不能援

琴以遠見天子親恩罔極師恩罔極每一念
至不知涕泗之横集也方今　主上神聖羣
臣莫及而中外睽隔幾務叢脞內憂外侮未
必可量猶記老師柄政時未嘗一事不諫諫
未嘗不婉切蔫至而上亦未嘗不歛容聽之
也委曲調劑之效外廷未必知而禁近之臣
備知之幽憂以來世事已絶不相涉即不知
公卿中尚有理喻勢禁直諫隱諷如老師當
事時否又不知上復未事下詢已事中止如

老師時否蓋上臨御久其視公合九列皆其
素所弃走小臣非復往時敬禮虛佇之意今
不及時推轂魁碩耆艾之臣雖有後進百輩
徒以輕而益輕耳晉公在唐潞公在宋今且
與我老師而三用舊德則下易服憑舊知則
上易結今天下治安一綫斤斤獨望是耳門
生自離閔以歸多病相尋兩鬢如絲萬行成
血以師之靈幸而不死便於寢苫臥塊之餘
永為枕流漱石之計於身世無所不可惟是

上負老師生成大造以斯為恨耳愁病薫心
筆扎久廢語無論次仰冀矜原

宗伯集卷之七十八終

卷七十九至卷八十一

宗伯集卷之七十九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答徐荆璞長科

門下念貴座下而施及所知厚賜之芳翰重以嘉貺以不佞叅芝蘭之臭而門下同沉澧之氣推愛因有自矣敢不拜執事之重勤俾旋肅此布上謝言節候方嚴加餐自愛

答黄癸陽宫詹

伏承芳翰過許程士之文表策淺薄未能發其所欲吐竊計不難示天下而難令閣下見之閣下以為可即可矣夫文之工不工故是才用短長不足深歉獨奈何以矢公矢慎之事而字批句駁唱為疑端以誣天下天下事盡無私而獨科場為私各衙門典試者盡無私而惟詞臣為私士夫亦不幸而為詞臣詞臣亦不幸而典試事也少所見多所惟無定異者雖是過自檢飭過自引避冀以免于世議而曉曉者復持其後從此主司無免罪之路矣閣下當亦有槩于中乎序屬惟新人方求舊講惟賜召綸閣延登閣下可趣舍人治裝矣

答劉

閣下道重人倫學優帝賚即應燮和台耀秉軸綸扉直以白雲在南暫為供奉既瞻親舍未就王程何恙不已而上章請告亦惟是三公一日權忠孝而就所特重耳某本蹇淺無

似濫竽宮僚趨步前塵藉以錯事忽聞展限
違曠彌年安得周行以為型範第時時把誦
函以當色笑耳遠辱緘書極荷存記率爾
報命未既所懷

答南吏部趙公

得手教具悉至情真古人所謂不以三公易
一日之養者不佞何敢以世情自强明旨慰
留轉聆即為考績之期不知猶可一行乎國
本既定宗社之福行取考選已奉俞旨昔為
常事今為特典矣聖心大有悔悟之機若從
此推大臣撫道諸臣皆肯黜用礦稅稍肯調
停天下太平尚可冀也叨繼後塵奉明教媿
無可自效者劇曹閒官不敢求多於職之外
就職業中可以扶正直悟主心一事亦不敢
自處於退避此外避而不問也弘陽已轉與
彼中撫按院言之俾早結前局始可推用巢
雄已推翰苑清卿而明旨不下此後或可有
黜用之機耳濰尹王公有才有守有學不佞

素心重之而天曹移旨已至五省官皆住俸矣前明旨止於罰俸部覆乃謂罰俸僅責既往住俸可責將來於是五省官皆停勒常轉言之不可不慎也如是今部中已行咨各處查各縣錢糧完否以為遷轉之地若報到不欠明有文移始可動耳近聞富平海豐皆為支所持漢高有言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哉以今觀之信然牘末云云任之而已公署持禿筆作咨不能盡所欲也

答張玉陽少宰

南雍天下文獻藪天子嘉惠多士簡閣下為師表天下賢俊圜橋而講同異彬彬比于忠皇之盛為國家楨甚盛事也道路阻修未能馳一介相賀重承芳訊無之多儀拜命之辱敢不稽首

答党中丞蘭窓

朔方遠垂天末惟重臣建節以鎮撫之下符公評上出特簡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但憑

熊分虎爲鄉里光寵而已邢公備兵陽和專
閫在即一時三鎮重如鼎足郡中感際前後
罕儷矣不佞文質無取謬躐清華即叨在旃
廈之側亦已改歲而尚未一望屬車之清塵
豈有格心敢期造膝有何意緒更以爲禁仰
承温言媿荷而已

答韓敬堂宗伯

歲籥屢更祥棣在御會膺特簡光胥綸扉辱
在後塵兼之世誼仰希崇躅日望前旌忽塵
遥華重以雅既尊者有命敢不登嘉敎屬來
拜布陳謝悃遠席休庇溫等官僚附命僕官
何以免戾更望發覆用示訓迪

寄黃葵陽

門下荷棠橫經在帝左右使應衆執大政霖
雨蒼寰何意大造剃榛光天雷電挾劍相聘
竊鈇交猜市虎何憑冥鴻已遠大豈其翮千
仞淩萬頃而直爲此腐鼠者也門下行時索
先祭比家塾寄至已解維南發謹此陂門光

祿二集因便上寄

答周二曾尚書

向讀門下一二甘事私心甚壯之以為通達類賈太傅鯁直類汲長孺不佞即為執鞭所忻慕也丈夫意氣萬里此鄉豈必接塵而游乃稱乎生雖弋客歲校文之役七澤之材不可勝收而不佞形過鑑窮重為大國觀笑獨得一二國士如令姪比者私以自快耳方將因令姪為紹介以交於門下介書未及發而尊翰徵然賜之且讀口作見以來先施為愧及閱所著子書超超遠著當在柱下史關令尹之間非徒賦書國門一字千金而已置之几案亦以為寶

答李翼軒大參

郝令行秋毫之敬不足以當一獻重辱翰貺奉之悚然訊起居狀則車馬尚往來梁衛間以帷輕近臣尚煩鞅掌誠難為意然而歷式艱難則四方之望重遍游名勝則千古之業

光惟之通家猶子不得時奉話言以為私恨
耳序屬休和王祉多福伏願為時珍攝以需
大召

答魏[illegible]

臺下吹德碩望為世巨卿仰止高山真如北
斗頃以比屋託在下風及臺下階序日崇不
敢數望銅屨然心所向往目擊而道存矣遠
屋試書般般盈幅敘述先世交遊之雅以及
比鄰恭用之勤蒯管不遺吐握可期三復來
翰感勒盈襟臺下望懸北辰風高南國景物
佳麗可謂仙曹惟是簡在帝心驛召非遠不
能久有江山之勝耳役旋肅狀布上謝言驚
望前茅日日以冀

答孫洪海年丈

丈以直道久淹郡佐挈資望拔淹滯自是銓
部職也即以轉致當事矣入都來一槩未敢
受饋不容獨當厚貺謹附使者歸璧余老頹
小女在貴治丈與楊丈作何議處愚意欲攜

一士流結姻親即以丈惠作公禮助之如何

答温

不奉顏色八載于茲矣忽辱瑶函曠若覿面丈家居修業日誦博士家言内持門户外應賔客計當煩苦弟居長安中職在筆札方欲展卷而蒼頭持刺入即出應客客去而前緒已不可復尋以此知應酬著作不能兩兄亦同此否秋闈近矣願省人事專思慮以為破釜沉舟之計耳

寄太倉王老師

客歲小僕還始知有師母之變念我師娩德同心如賔如友及抵華髮一旦中捐老師何以為情先君之變遠蒙歸賻又寵以麗挂之文對小僕垂涕泗每念此意至今心隱隱慟也師母歿逾年業歸九原而門生未能一致不勝之奠具一緘問訊起居寬譬懷抱猶有肺肝其亦無所施面目已入都即欲顙一力以往恐僕輩不解人意道路往返或生他端

會張太僕南還謹附致薄奠之藍素心薦之靈几近況具在副封統希垂炤

與侯大尹

向以外家表貞事仰溷清嚴伏蒙慨許轉爲呈請三十年孤嫠之節得不至泯沒臺亦所以翊風教者弘矣不佞衛戢之私未知所報而不揣復有發崇之請誠囁嚅不能出乎口而情又不可以已是以敢私布之妻伯姜主簿名嵩者今歲六月間卒於京邸不佞視含殮焉沒而猶視不佞視曰嗣子不能自立者請爲羽翼之乃瞑不佞憐焉悉之又顧然信死者之有知也其子名嗣簡二十歲矣瘦黃善病請不勝衣蓋家岳兄弟四人皆無子獨妻伯此一子在耳而又多病未習人事未見官府家業零落堂室傾頹如此子不能自存即姜氏之嗣斬矣而不佞受人生死之託不能一效薄力死者復生生者受能無媿也妻伯故與族人不和惡族人欺其孤孀出逐宿

忿敢斬老父母舅而奪之又編審在即此家事言已非舊日此人丁言孤然病于與影為兩耳豈不使專為外家力干恩澤惟老父母恤沒有孤垂德不報之地也

答鄭陽撫院鄭公

伏讀來諭具悉中使奸民肆虐之狀民力竭矣民心恐矣所以未盡有變者尚賴三尺之彈治兩院之調停耳若皆欲釋負以去誰當為百姓請命者大疏陳乞雖懇非不肯所敢聞也勅狀亦復詳密嗣悉

答廣東惠潮道任公

伏讀翰札知丈以最績上聞行當有璽書褒勞甚休甚休比歲倭級未錄蓋因制府報罷中朝無從甄敘耳丈宜擢久矣屢推未報邊來事多難憑遲速類若有主之者顧職掌謂何此弟所以仰媿　明主俯媿同袍者也最教敢不夙夜大賜寵須理當登拜第以天寸無補俸亦不當受何況故人之問遺業一切

辭之即丈亦未敢破例也謹付使者草惟原
亮楊復所年兄後人何似丈幸以餘光振之

答項工部

高山仰止為日已久頃家君一再過都門謁
門下風猷不能去口古人目擊而道存不使
遂聽而心醉矣再承芳訊兼之惠遺拜命之
辱重拜大貺文紀一編先達大雅之作具是
矣既雕既琢復歸于朴門下其有復古之思
乎歲事方新眠食自愛以為祝

答延綏撫院王晴江

伏誦辯揭事理了然公論非久且大定矣代
者屢推不報殆 聖主欲以慰邊人借冠之
懷耳董鄉兄才具有餘處邊地亦無過量調
暫屈終無傷遠到也調任例當赴補今至而
未補者尚數人若不至而徑補則何辭以懲
長安邸舍諸君也具以質對伏惟鑒原

答麻老師慶洲

老師雅抱匡時高標振俗琴鶴之風朝列領

仰而省垣忽持異議此即與老師品格無纖毫髮然亦以此驗人心厭實而趨華世道嘖嘖而置喋可為大息也議之初起門生六七人同詣太宰處具道老師生平太宰亦自知老師者第難以違省中意而又業留兩房公皆政府所注意者孤根易動百足難僵如不肖輩雖數人何益于泰華之毫末哉往歲毒湖湘之役甚有形過照窮之慝事幸而後議老師其陰實彼及之今吾所從講學之意

未知孫傳敢忘其幽遠也哉夫老師之所以奉訊惟冀老師强起以慰蒼生之望諸所附未有屈而不伸者也某臨楮無任懇

與張洪陽相公

頃奉徵書堅意不出惟以太夫人故竊聞歡舞綵百年未有艾何以卒然遘不意令驚怛雖然太夫人之變當鶴書之不就老之歸及萱堂之尚存此其存沒之同復何恨哉古稱生孝無取滅性几蹉渺然惟身在

無過悲哀以憂逝者臨楮不勝惻怛

答姜鳳阿宗伯

某生也晚不得望閣下立朝風采及閣下徵書爲蒼生起又遠在留都無由一望清塵然高標遠韻人倫師表即爲執鞭所欣慕頃者天子下璽書以褒顯耆碩而某也當自惟劣淺不足仰式綸言發皇徽烈顧藉以自通於長者則私心所期也乃塵芳翰無述故舊夫先叔祖既契傾蓋之末契不肖

廢彈冠之後塵然高標遠韻藉以自忭寵領大既敢不拜德敬屬來使布上謝言制詞業以具草三數日內即進御矣不腆之獻具在別幅仰祈麾頓臨楮第有馳神

答何震川宗伯

講幄巨僚斧藻聖德就情雲壑雅尚彌高閣下已矣在邁之貞天下方切遵陸之望而就者欲以腐鼠更嚇冥鴻是亦不可以已乎戊子之冬一奉顏色恕復六年自歸海隅聲塵

益隔即從便羽一聞動定便是空谷之音何況遠勞使命於千里之外情眷之厚交道所稱雅既寵領敬拜賜矣不肖才不逮人年來及仕喜遂南陔之養已勒北山之銘知已所期未敢聞命童子何知掩人于朝既貽佩觿之譏無虞折算之責自全無策仰冀周行冗次裁書臨風馳戀

答李對泉開府

天代言職也詞之不足稱代言罪也何以當

承命之辱且辱大貺哉雖然尊者有命矣敢為拜德聞節鉞已將出境我東人之戀衮衣如怙恃而不肖之瞻赤馬如饑渴也去不送來不送奈何為情不腆之儀聊以將賀馳望旌旄悵矣神飛

與陳[redacted]

國家財賦仰東南徐沛之間猶綰轂也臺下以盤錯長才處咽喉重地此誠大夫宣力展采之秋雅是資閫已深羣心傾屬謂宜出假

節鉞入奉朝請乃猶遠在藩維物望尚鬱而未暢耳家君蹇連宦途二十餘年所稱為知己者獨臺下一人乃至出處亦畧相等此所謂同心同調旋退旋進者乎向者得侍同朝日擾擾京塵中不知作何事乃於通家長者不能時奉話言此于睽違遂彌時節乃始以向未能親就有道為恨然亦以晚矣謹因風便代布積衷瞻對何期臨書馳戀

答江中丞續石

承翰教知台駕已入楚疆光彌將子儀之兵指麾易置氣色精明逆酋不但奪氣行將授首矣欣羨大兵既集第須合勢俱之以持重收全功處如脫兎用在當機不必輕求速效以爭一旦之命也草勒布復先君已入名宦祠矣微門下力不及此謹因風以謝

答江續石中丞

臺下方奏功而離閫向以生別今成永訣於人子心寧能無憾耶誰不投沒而有午若此

即九原且有喜色願臺下以此自寬大疏業已題覆入而不報　主上不敢遽使重臣釋負耳俟省中催疏當再有請也草勒布復謝書惻惻

今日朝廷正須汲黯不宜去輦轂下豈其厭承明勞侍從亦惟是吏民不相得欲借臺下之重臥而治之使百姓見近臣之出守知朝廷之念郡國耳燕越既分叅承何日臨風懷想神與牘往

寄李

楚中拳雅愛更僕難悉車騎入都兩昔冗樣僅一再瞻覿耳何落落也坐中論修養家言諸一切有為法皆非是大道之旨無為無名而後之導引呼吸皆附於老氏則去之彌遠彌失真矣每思雅談意極有會神之所期千里比肩歲時且暮也舍親王君領光州守託在末屬不勝二天之仰敬為紹介惟丈推分

謝拭之此公精敏周到治行甚茂必不負丈
維持耳

答何震川宗伯

翰札再臨賜儀下逮披函三復如奉清塵感
慰私衷非詞可悉頃部使者報命首推轂閣
下閣下惟幄舊臣帝心簡在不俟一薦爲重
然始造誣者自臺中今復得臺中爲漸雪則
羣喙帖然息矣疏至之日衙門諸公彈冠相
慶惟外論亦以爲允閣下呰才雅望海內所
宗年方及茂自應出而奏啓沃燮調之效不
宜久臥東山虛蒼生之望也張山人信佳士
惜行迫不及允與語外寄師老書一通免爲
轉致

伏承華扎兼披所緝史鑑知老年伯意念深
矣累代興替莫不由斯方今君臣隔絕中人
操其兩權即欲爲振爲瑾甚易大疏足以折
其未萌弟自古諫人主易言左右難恐只是

留中不報決耳雅既祗領附此言謝關西正
當多事丈夫立勲業時也榮膺新命勉奏膚
功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以丈直道清望不宜出在外僚惟是補拾禁
闥激揚按部孰非王臣人臣亦安往不得自
效柰何遽圖歸計耶師母高年誠宜侍養但
玉樹盈階蘭蓀繞膝何所不快必欲壯年乞
休正恐師母意未必喜耳如何如何見泉丈
已至相對誦丈不容口顧安得吾三人促膝
一談也重承雅貺敢不拜德敬屬使者布上
謝言勉樹風猷以副遐祝

答白

海氛甚惡羽書狎至弟身在事外念之欲忘
寢食矧吾丈身當衝者耶萬一關入內地內
地既知農不知兵邊地又知虜不知倭而尤
不知今日之倭蓋備昔之倭以衆擊少備今
之倭以少當衆昔之倭志在擄掠而今之倭

不可測也北平近遼近海文隱然以身爲國長城積餉練兵惟力是視力所不及者當白兩院請于朝古人云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救于事未可冀幸其不來而徒取鎮靜之名也永鎮兵馬計若干一歲兵餉若干解京錢糧共若干乞詳示之又聞募兵甚難募家丁甚易邊事急矣文亦當招合驍勇之士爲親兵以備緩急如有奇策而來見施行者當爲文達之司馬公也客有報倭情者其說甚詳爲陳玉老取觀數日後見還當以呈覽彼中有報者即以原票密示一觀弟雖不當事亦欲知之以慰憂國之懷耳雅既祗領附此言謝

荅成益齋開府

門下以吭猷遠畧爲國長城今邊事方艱樹勳立業正惟其時何恙不已而上章引退軍之驕悍便欲成風稍稍譟呼即有易置是使兵愈驕而紀愈弛也門下以自處得矣柰國

事何

答姜肖鳳

承示邊事具悉憂國之懷持論確中事機時流不易得也大畧西事賊所仗者虜耳故事虜報動以數萬今聲言三千騎以此知虜原不多假令虜多精騎自足何煩城中給鎧仗且令其下胡服以惑我耶魏公負一世之望而不能使其衆警師之日遂有違言心類熱冰事同使鶴驅之則心賞之則驕無恐所長不獨在寧夏耳今將出師忽行忽止重為難輩觀笑將及監軍皆顯有輕部心且已明言非魏某所能辦未戰則爭事已戰則爭功重重乖刺豈有同心共濟之理以至使搶酋論套虜尤為可笑虜與我有何親何厚不乘機為亂足矣乃欲其為我定亂耶我有亂不能定而厚求於虜此明示以輕弱所幸者虜中無人與無策耳近地報擊易於遠道請救來教良是見當事者即具以語之

荅黃葵陽

鴻飛冥冥而弋者猶視於藪澤何其謬也倉如吹毛議且消骨後之君子誰能免旃要之事不極不厭不厭不反讙極而黑晦極而明茲其時乎讀大疏事理了然無可疑者而衆咻不肯置士論久而明天道定而勝願閣下以天自信耳使旋率爾布復臨書第寥寥嘆

荅王[illegible]

誦別諭以籌策邊事何其明也邊報狎至虜與賊合矣大畧此事使我內虞賊外虞虜則賊之利也使賊外憂外攻內憂內變則我之利也陽爲聲援以責重賄於賊潛爲解散以取重賞於我持兩端而操兩權則虜之利也所恃者中國有福虜無志耳虜有大志則大利小志則小利今之計不賄虜則不解套虜部落頗衆此得賄去彼且復來則賄無時已也向者虜入塞動稱數十萬然實不過萬今以數千爲聲計不過一兩千耳彼蓋以此嘗

我不利則退利則合部落以來要在厚集兵力示以可攻而勿遽結怨與之購而勿過示弱也變在呼吸應在當機數千里外安能臆度聊荅來諭漫及之耳

宗伯集卷之七十九終

宗伯集卷之八十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荅陳芸窓

識時務者將在俊傑而文乃虛以詢保東方使隱何知何識總使聞雞而舞未堪捫虱以隙也夫者無如上下相隔章疏留中其次莫如獎忠直錄遺佚近時爭端煩興幾如聚訟論臣子之誼則當先公義後私郄論朝廷之

體則當先實政後議論又士大夫重北輕南重內輕外遷調不常被命者又不時至遂使留都一人署二三印信而兩司中有一人攝四五道者總之情勝法私勝公耳倭奴不歸終是未了留兵則苦後費之難支撤兵則憂前功之盡棄若使倭得朝鮮中國無一日得安枕矣丈負蹇直得無有意乎

答傅

老公祖宏猷重望綏靖東省以海邦之僻佐軍興之費而吏治民安緩帶安枕誰之賜也倭奴之不獲逞志於我亦惟國有人焉伐其謀而奪之氣耳南都閒卿寺隆重若以內外均勞逸豈不甚適哉東人士之望則惟老公祖蚤秉中丞節以莅席我也

答呂新吾

閣下有鼓盆之痛未能具尺書奉慰及致不腆之奠乃辱諭教以文見屬不敏不嫺何足以備紀述雖然閣下之視夫人如友也不使

之嚴事閣下猶師也敢不敬共筆札之役

與趙中丞南瀕

遼左三面當虜兵单無寧歲重以倭警震于其鄰天子東顧咨嗟簡于百僚畀臺下以節鉞託重而恃力革有量哉文夫當國事艱難權釁討逆上酬主知下竭臣節建封侯有土之業此千載一時也不俟風雨世講范于宸宇松楸在郊桑梓在邑其為慶忭實百恒情藉因風便布陳賀款臨書馳戀詞不能宣

太夫人以名德令範為天下閨閣師表一旦悼棄凡在懿親莫不驚絕翁壽思篤至何以自堪第完福如太夫人上壽如太夫人彬彬多賢子孫如太夫人古今無與儷夫復何憾此殆乘白雲游玄圃仙去不死也惟翁節哀自愛以慰朝野之望臨書不勝悲惋

答徐理齋中丞

歲改矣春且暮矣而不佞弟以冗生病以病

曠官林闈之役不堪勞頓古人有山中春盡不知年之語彼以閒不知而我以忙不知此其賢不肖相去遠矣吾丈仗鉞西陲勳伐獨盛貴邑三老行稱鼎足遠承芳訊重以多儀惠出同袍敢不登拜謹因來使布上謝言瞻晤未期臨風馳戀

答宋可泉中丞

頃張誠菴枉顧以臺下出處下詢不肖卽謂來疏當上之張公不勝白駒之戀竟止不上

愛則有之為臺下忠計則本也新進少年稱量前輩播弄斤兩忽陞忽調不使從旁且為悅嘆出處大節自當以此時決耳聞考功君云旦夕補官復令來役齋原疏以歸不使竊謂人之處我與我之自處異在人當為國惜賢才在我當為身明進退辱以通家至愛不敢不以實對要以事久論定恐不得高臥東山耳

與

葛鳳池太史捐賓客將以十七日歸葬故鄉
猶子九齡遠道千里風慳水澁舟楫甚難仰
藉寵靈先于所往則葛氏存歿之感也以臺
下篤年誼陳義至高故敢代為之請

答史金吾雲津

遠承翰教重以大貺祗領茶扇以識盛雅杯
幣過腆非所敢當謹附使者璧上華宗名德
世家方以雁睦無世範兄弟間即有違言旋
當平復不然則貴邑怨家彈冠而慶矣

回李戶部

伏讀門下封事以冤運而策及飛輓以運餉
而策及備倭忠謀便計足稱石畫當事者能
以實心行之自可偃息海氛豈但運道無梗
而已翰貺遂領敢不拜德容歲偕貴座師有
武闈之役遠席休戚事幸而竣謹以錄文呈
覽惟門下教之

答沈太素學憲

寶甫在都下時道丈勳望甚詳自寶甫歸後

遂爾渺然乃向往之私日在左右丈夫意氣
萬里比鄰固不必接塵而譚也新奉特簡督
學之奉命初下時既為爾瞻扼腕復為吾丈
彈冠弄一正士用一正士得失正居半耳爭
遂席休芘視篆壯辭官浮于年福浮于量名
浮于實三者皆世所大忌而弟不幸皆有之
不去且生得失旦夕解組歸矣王蓮塘太史
真心質行一時無與儷弟風以大受期之今
已矣此確然組豆于學宮者惟丈留意可也

即劉天虞必與弟同學懷慨不羈士也謀士
之賤能一顧否

答王憲僉

臺下以海上之警詰戎設險夙宵不寧隱然
以身為國屏翰為東人士郛郭今日之事何
必減邊塞重即謂老公祖資望兩崇則朝不
增秩不易地以五建節鉞于我東土奈何奪
以予貴陽題才者重遠地而輕近地竊惑焉
方欲介書布幣一陳賀悃而會以予假東還

面承在即未敢復溷典記行至瀛海道中遇
使者致尊命刺史讀之娓娓盈幅老公祖已
榮擢而惠顧士民若此厚也即士民安能無
攀轅臥轍之思耶數日之内便可面奉音旨
倉卒裁謝未悉欲言

答劉宫詹和宇

閣下吭德雅望海内具瞻榮簡宫端遷階密
勿暫頻羽翼即乘機衡凡我後進實延頸鶴
立以俟延登之命伏承台翰極荷記存敬屬
來伻布陳謝禍鴻導在即雀躍何勝

答龔方伯

門下令德名家世表南紀不佞典文武之闈
而華宗入彀者三惟楚有材惟玄家有楚材
是奕世通家也尊教命敢不祗承第方乞恩
歸省杜門謝客無由面晤當事者奈何

答劉完白

不佞以省親行固欲一見家君所與遊者得
門下書如見門下也名刺過謙非所宜蒙敢

吉不寧幸亟易之

答趙中丞鼎潤

門下撫中州不啻慈父母于嬰兒朝天不昂尋門下毋罔以奪中州萬人母耶大疏至情苦語感惻千古可以動古人貫金石至尊孝治固不待其詞之畢也墓誌見屬敢不唯命

方叨轉繼以予假刺刺長安道上無一刻暇揚使者至新城乃始具草以受之不敏不工奈何以首之于鱗後也大眩儼臨不敢不拜薄具不腆薦其明信惟門下為致之凡筵

答李都憲

數年承德愛難以言悉蓋古稱知己多在等夷未有挹上卿之尊修下交之節忘分忘年如閣下遇某者也良鄉道中接翰教何辱長者注念至此識量之喻千古名談仁人贈人以言九鼎駟馬未足為喻蘭絨之惠不減緇衣閣下遇不佞非例也都門送別百里而枉使者申以長箋非例也不佞何敢以例為解

敬拜賜矣肅此言謝海內知己天涯比鄰雖
遠處海濱如在宇下草次占對投筆無宣

答馮憲副

朝鮮之役三韓盡徹銳師以行虜猝而犯我
我猝而應之不折以戰不遺一鏃而虜驕退
舍郊保晏然門下整戎經武賢于十萬師矣
向承尊委制府贈不嫺于詞不足以稱盛舉
方用為歉而過承獎借寵須貺遺惟是長者
之命不敢辭也一對使言謝

與人論文

別來五見芳草矣大作半蒼諧健絕不襲人
口吻此士林中最難得者但思致有滲漏格
力未渾全時有卓絕不無利鈍若論萬全之
策當更別求進步處耳凡文字必欲勻稱非
是平常即錦綺之類亦須全匹如一非謂布
帛宜勻錦綺遂不必勻也

答張冠華

別來久矣恨文不須史至以敏契闊忽奉翰

教知祥琴在御脂車將發握手之歡計日可
俟長安棋局方當一新二相同時賜策太倉
師以將母不來冢宰為政不復關白內閣朝
省卿貳頗多易置而言者厚求無已時此世
事又一變也丈在浙中有定變功不知陸公
意雅相知否北上之期緩急間當自有微權
盧瑞峯出而補官孫月峯補官而出二例不
同然孫為高矣辱在極知敢不竭所知以對

答顧充菴

門下以壯猷權畧為一世所推制府之命僉
以為允金革無避墨衰從戎未嘗不可況祥
琴將御閫鉞新假六軍萬姓翹首跂足以望
旌麾聞有來章黯然失望忽爾趣行忽而易
帥以一人言而用以一人言而罷得無始季
布之言乎世議何常其責人也亡已時有如
門下不以疏請則又將有謂門下忘餘衰以
赴功名之會者國事艱難東西交急誠得賢
人而用之委任而責成功自當有濟今如此

用人如此建議乍賢乍佞忽用忽舍得無如所謂雖有頰牧來能用者乎國家需才如中流之用楫而將吏望門下如農夫之望歲非久將有後命惟門下無復有辭遜耳

與余漢城

憶與文別忽忽如昨自事已復六年相知幾何無一字相問誠自憾其疎節而亦不能無望於左右也不佞拘守樊中足下高視塵表經手執袂當復何時君平弃世世故未忘君平惟是帝鄉難期世事多故僕亦且旦夕引去矣何者誠自忍於世無所濟而內憂外禍終治難量士世此時惟以蹈東海為上策耳即如寧夏一事紀綱蕩然觀時賢處分事跡未了虜乘賊釁賊挾虜勢何所不至党石二公寬酷何時得雪僕不敢為私痛天下可痛者更什百此耳讀足下詩一死一生見交情矣其詞沉着痛切的是少陵正宗僕直後而未往耳聞邊報五章呈覽足下視之何如舊

日阿蒙耶客歲京闈之役大畧取士卷稍更定之別已六年落落故吾坐是回皇不能出於手非是相忘不相寄也

答馮開之

東觀賜環南雍振鐸公論始明非但吾黨私慶也明歲計吏後又當冊儲丈必借重宮寮下榻披襟以續舊好當在數月內耳承手札無之誰說敢不舞德敬承借丈並在舊都清曙賢歸湖山人得勝地地得主人然皆不能

又有也公亮已悟學憲計徵書亦當不遠第頃與武闈之役取辦倉卒無足觀者足下前書所謂一解不如一解者即此是矣一笑一笑敝門人沈叔敷新選南曹其人儘有學識而沉潛不發露如過足下足下留與語如對小馮君也

答李霖寰太參

憶昔游吳先生之門即與門下後先不相值然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於時慕用甚勤而恨

相知晚及燕市相過定交傾蓋會日苦少別日苦多不得盡其約結已而太乙文章移照海岱多士耳目一新瞿然顧化此其識力不減昌黎永叔東人自勝簪紱而下皆願拜下風其在不佞傾矚可知也惟是憲臺嚴重即有尺書無由達而會門下叅藩中州不佞乃得一奉翰札向者門下涖我海邦而無由聞問也於時近而遠今憲節已移所簡可以頻相叅往於時遠而近若不鄙而時惠之德音以筆札代瞻覿固不佞所禱而求也使蒙狀布陳下款

答李大將軍

武闈竣事即聞捷音此 九廟神靈所想望也逆賊授首天下驕軍悍卒破膽不敢復謀虜亦畏我兵力不敢復入塞而我乘大勝之後又可以自振厲而東破倭此舉係中國强弱之機豈但功在一鎮而已雖金石所載長青所圖何以過門下門下功已盡美矣盡善

矣願更圖所以居功者

洪龍江老所任藩臬于吾省者三而恩澤在敝郡最著不佞自束髮荷特達之遇永懷矣已念欲報之未有路也乃郎春元名崇禮者以喪偶為外家所訟屢更覆讞無左驗而復擬檢行長從纔斥彼中官游多知其寃以其士大夫家寧遂勿直其說任也吾鄉王弘老同出洪老師門下與予相稱曰天下有公道有厚道以其世家子弟而有意輕之有意重之皆非公也以兩生疇昔知遇明知其子之寃而不為一言非厚也故敢同詞以請於臺下事須有實惟臺下覈實而稍加覆露焉決子才士異日得有所就不敢忘德即龍江老師亦銜戢九原下矣

與魏見泉中丞

竊計斧衮莅晉陽者數閱月矣一受代而旌旗變色耿介當風古人所謂譚笑折衝未之

為翰頃見寧夏軍書此坐支解逆黨之具也
乞麼西賊費兵力之日久而後乃識之今海
氛猶惡羽檄屢馳臺下聚米籌邊洞其情形
終作何狀夫幕府日雅牛饗士而虜歲不敢
近鴈門此特一隅事耳不足為臺下頌也日
者謬典武闈之役事幸而集惟臺下庇蔭實
被及之錄文成自倉卒止堪覆瓿然在臺下
不敢蔽匿具呈謹以二冊呈覽

門下志行燐如日月而動遭牌遐黃河百折
終於赴海太山之高也巖嶇嶒嶝何損焉不
佞居常感念謂名倖竊古今而無一任者也
寒暑風雨自更而不奪者性也議論焦唇敝
吻而無一成者也燕雀蚊虻自過而不亂者
真也門下經濟氣節為世標幟固止有望而
思射者德之不愆奚恤人言初發難也推轂
者固欲遂委鎖鑰之重寄而事有不然門下
獲暫釋其重負以去聚訟者忽欲自棄干城

而事亦有不然海波不靜憂方始耳一賢勝於百萬師此政封疆急得人而門下發憤見奇之會也必欲自投劾章長偃息青山白雲豈不甚決第以謫宦上疏事涉怨懟左右從旁有所侵潤則危道也嶺表名山相待矣以昌黎潮陽之謫而有向平五岳之致安往不自得哉

西陲之事天壤間一大變也費國家金錢百萬殺生靈十萬此豈偶然天實為之惟兇石兩公嬰此奇禍而議者乃更指謀反為激變指精覈為嚴刻死者已矣不可復生矣而此事尚不白於人間更可悲也頃者逆賊授首親族誅夷稍足謝神人之憤殆睢陽英魂陰奪其魄而假手諸將以雪冤酷耳

答薊遼督撫邢遼東撫院李兩公

開原邊事甚急管君才足當一第以府改道向來未有司官不欲輕開此例恐有援此求

改者無以却之耳業已別推第不知明旨旨
黜用否草勅布復諸容另悉

答趙侍御

今士大夫大畧兩端非茅靡波流則虛憍恃
氣若夫不隨不激明能見事力能持之獨見
張泰亨與丈耳猥以世講之歡遂附同心之
誼握手而語莫逆於懷如味得調而和如方
得汎而直庶幾左提右挈並奮清時故當斯
之歲寒非但逆之自暮也丈既永繡按部弟

亦舞綵言歸青燈悵別宵分相對忽如昨日
事而已復改歲矣遠奉緘書重以大貺開函
拜賜如在下風至於盈虛消息之言更出世
味交情之外道義骨肉他人豈復有之亦惟
張泰亨與丈耳弟以烏鳥之情狗馬之病萬
萬不能違親遠出小疏請告未荷允俞奈何

答鄭崑岩太常

臺下才畧品格卓絕一時比推建節重臣羣
然推轂其在奉常如蘧廬之託宿耳此不足

辭亦不必辭無近日章疏批荅甚難故力止
使者持原奏歸諸老之見皆同也不肖小草
出山甚為無據直以向年過承　皇上體悉
三年三予假以及與先君決也每念此為之
痛心　君父以優渥施之不忍以偃蹇報之
耳使旋草勅布復臨書倍有神馳

寄王春元辰玉

小价歸始聞師母之訃兄本純孝悼心摧骨
何可道者吾師年逾六袠起居倍當念也送

往事居內外一身耳願丈自愛以安老師越
在海上不知師母以何時葬接會而誅不至
不肖其首也即幸而寬我我獨何以自安乎
不肖出情事吾丈所悉上於羣臣無所不權
折而不肖所蒙恩紀應時輒允其欲得一當
以報如瘖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力不難出
於已難在有益於國耳出既無所濟家弟學
亦漸落出亦愁入亦愁眼望洋而心懸旌頭
鬚已半白矣凡世上悲喜苦樂亦自關人福

澤不問何官何事不肖於老師一無所肖似
獨憂國一念頗近之自朝至暮未有伸眉開
頤時也年來多病比日神裏恍惚常恐微効
未展霜露間之上負　主恩下負知己以斯
為恨耳孝與以明經薦落落乃爾然已兩孫
不肖始得一子孱弱不如其女官次雖達了
不為人益也有便幸以近況示我

柬張洪陽年伯

頃接邸報始知有年伯母之變不勝驚怛塵
埃易盡修短難期滕國孤達故自了了第以
老伯勤勞王室此誼不遑而叔德中捐闔儀
內缺撫躬悼逝誠難為心不肖託分最深式
均休戚既不能執拂憑棺盡姪子之宜又不
能登階造膝慰尊長之懷北望引領徒有嘆
息薄具不腆之奠以薦几筵昭其明信惟老
伯善自寬譬以副　明王之眷慰天下士大
夫心

宗伯集卷之八十終

宗伯集卷之八十一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上趙懷陽相公

老伯中孚玄衮澤被蒼寰以龍馬之精神際魚水之契會正宜展究弘濟艱難忽聞上章遠近失望天下治亂決在此時豈可以一世之興替而易一世從容之適哉　帝詢黃髮恭注彌殷幸勉抑遐心以康大業某以桑淺

風荷深知昨奉報章過蚤奬詡祇遵嚴命洒
泣登途但以鳧鴈無所輕重之跡而有鳥鳥
不可解脫之情又抱狗馬不能痊愈之病此
固道窮緣盡之時乎真病苦情具在別副伏
惟鑒亮早賜允俞則如天之福雖在畎畝不
敢忘也瞻晤未卜臨書神往

與王辰玉

頃與候老師書中附致光丈一緘不知曾入
清覽否小价行迫不及取報書而返意甚悵

悵前奉老師手翰頗似嗔弟請告嗔其不至
無非望其必來轉於督過之中稱見眷私之
厚顧於不佞情事似未悉也昨出里門時家
母潸然不自勝家君從旁勸解指一月爲期
而家母終不見信以爲謾語相寬耳此一行
也嚴師疑其不來慈母疑其必往況在他人
誰復知之不肖初意一則憂子息太遲一則
憂功名太早而在目下苦情只是不忍使父
母終日憂念而更別父母以出耳道逢詹憲

使始得讀老所朝講用人一疏曲盡事理而不爭勝此唐肅宗所以獨喜得鄴侯也妄意今日之事謀主法鄴侯治國法武侯驟雖紛紜久自帖服每上老師書忽不自覺其支煩要以有當與不當意乃無所不盡若稍存町畦即擇言而發矣如有便羽無惜片語以相復

答馮開之

弟以苦情真病原非逃名而來荷允俞轉見

迎遮再答一般不知可得請否進退無據

啼兩難待命長白畧同浮繫忽承翰教真如他鄉故知久別暫面開緘莞爾讀罷悵然足下姓馮弟亦姓馮足下視篆弟亦視篆足下頭白弟亦頭白惟足下幼子幼孫擁戲膝前與夫清夜歸來擾儂不睡此兩事實壞耳來教誨以禪理一死生齊得喪回能不敏請事教斯第恐障深業重未能一切解脫聊藉足下食芹之甘一浣茹荼之惻耳綺羅之惠何

藏縞帶敬拜賜矣資治通鑑及新刻北史各
貳一部見與弟於諸書皆已閉目不觀惟通
鑑尚未相絕故是天下要物獨無奈其糢糊
足下有意新否南雍課選國士如林王之臣
大為足下賞識此弟楚闈所取士也一別五
年深詣乃爾今猶在南中否先叔祖樂府七
爾寄覽趙相國報書謹領訖附復

答詹副憲

神煩憲節暫駐海邦釐弊剔蠹綱維整肅如
臨淮代將指麾易置氣色精明矣不佞上賁
候旨羈棲長白以家君微恙子舍暫歸既不
敢於公府一望儀刑亦不敢以簡牘輕通隻
字直以微行晦跡不得不爾自顧本心豈敢
疎外也乃煩使者光賁丘園三復來緘祗
嘉既感極而愧無以為懷臺下行矣金嶺實
談已屬草草燕臺之晤亦復難期謹布謝言
悵矣神馳

答劉泗洲

老伯吆德雅望朝列具瞻久列中臺榮參京
兆憲節西指輿論未伸以蕭望之行誼而回
翔中外漢庭意盖曰詳試政事而重畀之耳
匪獨賜環會當授鉞辱在世講誠日夕望之
矣頃承左顧披示衷曲及往候則乘輿已駕
深念長者加禮而缺然不報安所得當以謝
茲負弩遠壓緘書重以大貺三肅拜賜感悚
交懷敬屬来伻布陳謝悃臨風瞻遡倍有依
依

答王

弟圖歸計數年始遂乃數月而遽見趣迫豈
初心也烏鳥之情狗馬之病實不能違親遠
出當復有請耳國史重典非綿才所能辦且
纂修諸公皆故等夷而弟乃與宿儒重臣並
處總裁之列非但力所不逮抑亦心所不安
何以當来諭之稱詡耶雅貺過腆敬拜賜矣
此上殊未有期謹遣材官先還報命

答王

業師致尊翰披誦再周吭議耿論洞心刺骨不勝忻服比来世議更復紛紜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同於我異於我者皆不能正也目下世事古人便於千載前道破莊生既以齊物名篇其要乃在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一語此所謂以不齊齊之者也弟苦情苦語具在老師書中討文讀之必且惻然動念弟之處世大類蓮花芳艷外炯衆以為好心之苦澁惟自悲憐比来室人以萬分必死之疾而忽有起色遂自信為歸故里之效妄欲更邀不可必者於天計老師必能體悉望文片語贊決則如天之福也悼已諸什不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詩至此真可泣鬼神垂金石来教欲弟為一言珠玉在側爾覺續貂之難且當奈何公孝與至郡城留連十餘日始去每對之使人念足下更深耳

答王鳳洲司寇

向承翰貺豈以三十年向往而敢以例格長

者之賜正欲借長者之重以有詞于他人耳不然一受一否罪滋厚矣代制便當屬草必不敢過二月用璽時過二月是稽上成命也某必不然敢以復于左右

答余幼峯

閣下端亮淵博冠冕詞林榮晉冰銜往視留篆揮毫灑翰從容陶瀉于六代佳麗之地以卒千秋不朽之業此真上界仙都人寰勝事惟是帝心簡在綸閣延登恐不能久有江山之樂耳

答餘姚邵公

敦之未具道雅意惓惓不佞媿未敢當彼時亦未能遠慮及此直以彼此商確往覆遂成遲滯遲滯之後兩不敢決故留兄至今日行解首耳前不敢任然後不敢任德但以年伯厚一場不佞反似因避嫌而成負心每一念至中夜漏汗望兄高發然後此言稍安耳捧讀翰札及拜雅貺笑與怍會忽若面談大作

理勝氣昌思精語練格力神識向絶時流別
未三年奇進至此從年北闈未見禮卷有如
此者無論秋闈試即春闈誰能先足下者借
評一冊奉寄粗字及禪語最害事場中當戒
之後場不拘何題後必以時事處分一段結
然觀時事所重即知後場所出矣如交泰諭
教政體人才士風史學禦倭救荒等項皆可
自出心見畧采古語預擬一通若靠舊策却
無用處也勉自鞭策掉鞭登壇即不佞與被

其寵亦可漸輕其過矣令叔聞已入京修業
何似便中乞以數篇見寄何如

答周二魯

門下謫所比子瞻稍遠比子厚差近聖明之
世文網頗寬去住得自便比二賢所遇皆過
此亦主恩也何物嶺表乃為自古才人之藪
須之久終自定耳不佞以省親歸再以病請
而再得假久客乍歸躭情雲壑未有入國門
之日也公子學業計當精進秋來必首應方

旌矣謹拭目以俟

答朱鑑塘

自東歸以來時時於家叔處問動定士誠知心不必形相接聲相問也門下朱絃素絲人倫儀表秉節建鉞當天下紛華要劇之地訓奢以儉馭詐以誠激濁以廉釐曲以直此四者皆門下優爲之不佞所爲相慶者乃在移易風俗偕之大道不以策足要路爲親戚交游光寵也不佞道謝中庸識乏康濟既無愚公移山之志亦非曾連蹈海之游直以係庭闈嬰情嗣息便欲息機省事不能復入長安世事既所厭談文章亦已謝絕時從家叔涉目山水上下其議論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洙泗伊洛之學有志焉而未逮也門下過相期望擬之若實豈所敢聞然門下教我矣望標而赴敢不夙夜盱見省中疏語似微相侵者即如諸俠少年門下目覩心畫自有斟酌而爲前之說者既嫌其下處爲後之說者又

疑其處前與後不其兩妨乎令人將安適從
已使旋勒狀敘謝記存書不盡言神與俱往

答李霖寰中丞

不安於古人文字本無所解既不能真又不
能贋今古之間鑿空兩無所據據久之既厭遂
欲棄之直以知己有命免撫鄞縣而臺下過
為許可飾無鹽為夷光適令避匿不敢出耳
氣味靖朝廷倚公為萬里長城何恙不已
欲求去內計物情外評邊事恐未有弛擔
之日也

答郭希所中丞

總憲中臺風稱峻門下新奉特簡士類同
欣一則正臣掌國紀可以主特公評一則明
主用端人原未有心阻抑其為私忤非但以
嘗昔同心之雅而已遠承清問重以多儀敢
不登嘉勒狀言謝仙驂就道繡紱將臨遥瞻
郭泰之舟擬下陳蕃之榻行當披晤諸侯面
陳

答宋中丞

朱方伯正當向用何掛冠之速也中璫聲言發人墳墓此與唐之魚朝恩何異內外相搆將來紛紛之禍未知所究也敝同年楊參藩楚亭每書誦臺下調停苦心彈壓重望當其在鎮閫寂無事也一移鎮而中使鴟張人不安枕矣一日未去臺下且為一日福星無輕重此一方民也右方伯陳公經補左轄勢甚便府甚宜敬聞命矣

答孫憲明少參

去秋一晤正值多冗無之方寸脅亂雖一吾披對未足慰契闊也仰承翰教如奉話言遠在藩維係心宗國矣嘗今之所苦在上與下隔絕而內後有隔中與外乖離而外後自離故上無所施其調停而下但增其排擊上安得無輕外廷外廷之說何從入乎杞國憂天魯連蹈海行且歸矣門下過相期望非所敢當雅意拭領時一言謝奉幸吉答臨楮依依

答李縣令總督

聞太老公祖之變不勝驚痛之公祖以獨子專征聞此不審權梨何狀然喪衰從戎金革無避且當以國事為急耳量當鎮重臣即使得請理須候代比代者至則藉酋已平矣與其解任以懈軍心不如暫留以濟國事敝部所以覆從科臣之言者以此非敢不體至情也不腆之奠嗣容專上

答支簡亭開府

門下以宏德雅望受上簡知地自田間界之節鉞內綏黎庶外折逆萌先聲所至墮其堅壘計成功當在旦暮惟是外寇易摧內奸難折不能不更煩區畫耳

寄趙寧宇開府

翁丈以特簡出撫先國家之急它不暇閒獨以資望如許尚以三品行也再言之政府政府惘然久之深以為悔欲俟辭朝疏下而擬晉秩乃不報至今遂無可柰何耳地方事閒

已定未敢踰度余老師公子甚少兄弟不相
悅出居孝感幸在仁人之宇下百凡望培植
之孝感令行時弟亦曾以為託若翁文一言
委之俾之教訓而須其有成翁文垂德不報
即不佞不啻躬被之矣餘情萬端容另悉

寄孝感縣令

欲出城奉拜會苦多冗今日訊之則公已就
道矣甚歉甚歉余老師海內名德而後嗣未
顯兄弟未相悅而傳糊其口於四方僕甚悼
逆命曾面託遂承金諾即此古義風仁政矣
少年之人須得名師豈之莊嶽乃可望其有
成公可為之匯畫如束脩等費有不足者僕
自覓便相寄耳公幸以親子弟視之若幸而
成余老師九原之目可瞑即不佞千里之託
不孤矣至囑

答陳芸窓

別來遂彌時節瞻邈可任依依京塵滿眼日
苦酬應以此思孔道賢勞勞可知已文吻才

敏識遊刃有餘主爵累功能而始進之謹俟
丈於交戟內耳遠承芳訊重以大貺敬已登
拜代布謝私素節漸涼自愛為祝

答郝少泉開府

向者憲節涖我東省不肖以諸生伏謁臺下
推通家之誼延接而奬詡之一顧增價中心
載德以至于今茲復特膺簡命填撫三韓不
佞松楸在郊桑梓涖邑其孰非藉芘于宸宇
而歡致恐天之書帝陳貢款而卒卒未有便
乃辱在記使命儼臨誦心周環曠如面對率
爾修謝未盡願言不腆私衷嗣容耑致不一

答賈春宇司馬

臺下功在邊陲譽在朝列望在天下蒼生經
畧外閫籌業內樞非臺下誰哉不佞因通家
兩世之歡而彌等缺尺一之候間曠之罪無
可解者遠承使命披誦環周固已飲如飲醇
醞如挾纊又況重以華幣佳醞之貺哉長者
有命敢不拜德敬因來使布上謝言瞻企私

衷楮頼難悉

答支簡亭中丞

睽違數年未通音驛輒因邂逅使私布腹心故少司馬佘老帥敭歷中外為時名卿羅宮南歸遽先朝露傷哉吾師不於故園又不於二三子之手也聞其殯宮寄託孝感都門諸弟子相與謀屬王孝廉徑經紀其事而懇兵部差官護喪今猶幸在仁人之境故敢以告惟臺下惠顧同朝之好垂德不報特遣一力風詣諸屬俾徙鄉之有年歸九原則門下如天之福也臨書惻惻不盡欲言

答河道劉暨川公

向在林壑遺落無事固知必無以枯木朽株而支撑淩雲臺之理獨以受恩深重寧有君加之禮而臣不報施及於父而子不報者未能陳力就列而遽委於不能者正於道亦未合私心實欲一竭款款之愚冀有所感動勢不行而後奉身以退耳來教責以納約自卷

無致上下不通反壞國體礙選法老成長慮
非淺劣所及敢不服膺奉為著蔡顧以邦國
恩而出出而一無所濟容容自保於心何以
自寧乎老伯治水茂績勲子宣防之役未足
以擬榮晉司空賞延於世自是國家報功常
典耳老伯舍孫子而蔭姪孫義高千古君得
中山不以封其弟所封其子視此何嘗實壞
詢之典例亦自無礙也役旋草勅布復諸容
嗣陳不一

答蔡寰閣府

臺下撫浙海那東禦倭西治河而中平停礦
稅盖往時之為撫臣者其勞一而老公祖且
二倍之朝廷隨事行賞猶未足酬奇績也素
冠南還東土滋多事郡縣吏凜凜不自保元
元無所歸命跂而南望月庶幾節越之復來
以為民天盖以日為歲矣不佞向伏林壑絶
意雲霄直以疇昔之歸受恩太重以君臣報
施之際抱父子死生之感不容不一出以應

明召蓋為理縛耳伴旋肅勒代布謝悃披覩何日第有神馳

又副啓

臺下南歸歲且改矣計大事已襄孝思已慰春風煽和栩栩園中爭奇競秀以媚主人此時名園乃真為主人有耳不使治圃未成時時念之獨有夢游栩栩當安所屬耶寄蕭漢老書一通敢煩使[illegible]

與[illegible]

求報政闕庭休有成績今諭更治者惟畿令邊令最重而吾丈實兩兼之宜有殊絕褒賞而言路久虛徵書未下此時官路中外兩難可惋嘆也東征之舉稍覺氣色精明幕府才本纔久心在憂國知必當辨賊第賊此時小却繼是避寒難於狂逞耳觀其進退亦頗似知彼已有着數者海外難隃度能須一大創之然後畿甸海邦可安枕也

答李修吾中丞

不軌之民以惡逆相約結其罪甚於將坐妖言律猶為輕比臺下不欲興大獄以安反側甚得策也此事長安中議論似有兩端然此中僅傳其聲與影耳故當以彼中實事為主至所謂畧其不練之小節取其保全之大功門下之衡平矣草勅布復諸容另悉

答驤漢年丈

丈才畧自可異日建牙仗鉞强項彌見力量時事即不敢知要之清議尚明何至如來諭所言乎行百里者半九十實政懋績然已見於天下矣不必更易絃轍只堅持初志而加之以慎雖終身行之可也如何如何

答魏見泉中丞

得教具悉歸意之亟以終養請屢次不報即有中官之竭恐亦未得息肩也蓋以前上知士大夫所急在進故以不進難之今又知士所急在退故以不退難之耳丈之人品上下共知總有貂璫百輩亦自無損毫髮第歸計

難定語曰有四海之名者求退實難丈之謂
矣國本已定宗社之福勑草已上而不報尚
未得其解先是數日前命查儀注中外皆知
之而伏闕者聞是而欲邀之功不亦掩耳盜
鈴乎　主上不信羣臣正坐此輩此亦諫言
之辱也政府回疏帶申救疏語說者以勑稿
不下見此而怒耳太原云云已具悉矣與情
錄向來未聞也敬復

答李森窠總兵

門下以愛君之誠抱終天之慟無之子身有
遠瞻望慈闈遠往事居兩關心曲誰非人子
忍不相體第賊滅在即王事方殷節鉞重臣
理須候代比推而得請至彼視事必俟半年
度二三月之內賊已平矣墨衰從戎金革無
避於理原不相妨惟門下勉抑至情速破賊
以報國告成功之日即盡孝思之日也草勤
布復臨書惻然

答李及泉中丞

承諭寶坻令調遵化甚善第該司稱此君先擬調繁奉旨未允今其縣士民復來懇留似難更易貴屬別有相應者另咨一人即當奉命也草勒布復諸容另悉

伍少參力抗中使拂衣高謝品格識局可謂國有人矣承翰教即如尊旨題覆以藩牧之重不能一日安其位何況下寮何況小民惟恃有臺下之彈壓庇耳

答趙壽峯大參

一別忽忽數年客士有東來者未嘗不詢動定以故知老伯超居甚詳獨恨無便羽付書往耳遠承翰扎如奉面談家君新移易水取道都門念生平知己甚以不得至新建華堂為感且以行役之苦悔出山之易而羨老伯巖居之適也然雄才宏抱具在公論恐東山亦至不能久有謝公耳率爾布復餘具副札併希台鑒不一

荅李推府

吾文高標亮節有識所欽以不隨時俯仰回翔外僚二三兄弟實爲抱腕然正直有必伸之理凡自古任高節者未嘗不始齟齬而終遇合也尺蠖之屈神龍之蟠垂天之羽以六月息者耳吾文復何疑焉遠承翰札重以多儀披誦周環感悚兩集然不敢以同袍知己之賜庚歎常格敬拜命矣肅此言謝別具不腆御暑麈存

荅田易齋浙道

向與老公祖並列交戟下即未得數侍談麈而向往孚契幾于目成神之所聯不傾盖而驩不投膠而固矣逮夫褰帷攬轡撫臨海邦某幸叨在部下濃被顧復第以憲度崇嚴未敢輕修竿牘而華箋大貺儼然錫焉三爾登嘉感悚兩集往歲不自意有湖湘之遊事幸而發惟臺下芘蔭實波及之謹以賢書附覽冗次裁荅不盡欲言贈對何時倍有悵戀

答蕭泰嶽司馬公

自匈奴稱屬國大者在界華夷嚴疆保今則兼中外而並臨刻之計畫一切稟制府寄屬滋重控御滋難臺下奉簡書以往邊大吏凜凜奉約束諸酋長解髮貢獻無敢後先周邦咸喜戎有長翰豈但枌榆之私割榮分寵而已遠辱瑶函重以大貺長者有命敢不拜德敬因使者布上謝言塞上凝嚴惟為國自愛以迓休寵臨楮不盡戚戚馳戀之至

答江達源[illegible]

伏承台翰仰稱高識直為國家紀綱慮非但以同舟之誼也魏中丞清心素節海內無兩橫見詆誣無以罵詈投讀原疏髮上指矣撫臣可參何官不可參魏中丞可誣何官不可誣從此執法之臣乃不得與言利監并相抗何況監司何況府縣小民尚復何所控語天下事益不可為矣尊教持論侃侃正氣正骨讀之凜然部院題覆幸不辱命第回天無策

竟託空言以是爲妮耳率爾布復諸客嗣悉

寄王康宇

足下下帷發憤過自刻責以足下積學邃養何難一第古稱斲輪乃在不疾不徐正恐刻厲太過或至傷神傷氣耳憶從吾師游時髮未及肩今皆過而立之年足下未仕弟嗣未立也功名子息遲速有數不能兩無耶有志竟成親家自是國器弟所期蔡如望洋然亦聽之而已